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

胡適

中國地下富源的估計

翁文灝

故宮博物院的謎

叔永

改革高等教育的討論

吳世昌

也談談輔幣問題

吳嵩慶

北戴河有什麼

秋水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版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

期，連郵費一

元六角；半年

九角。國外加

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九五折

社址 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天津	上海	南京	西安	蘭州	開封	安慶	無錫	濟南	青島	蘇州	杭州	重慶	雲南	漢口	汕頭	興寧	梅縣	成都	浙江	北平
現代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佩文書局

# 獨立評論

第十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出版

## 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

胡適

丁文江先生的「中國政治的出路」(本刊十一號)發表之後，國聞週報(九卷三十一期)登出一篇季廉先生的「挽救國難的一個私案」，次期(九卷三十二期)又登出一篇季廉先生批評丁先生的文字，題為「中國政治出路商榷」。這三篇文章都是討論中國政治出路的，都使我感覺深厚的興趣。丁先生不幸在山上病了一場，病起不久，他又出門旅行去了。他對於季廉先生的批評是否另有答覆，我不知道。我此時要說的，只是我個人對這三篇文章的感想。

先看看季廉先生批評丁先生的五點：

一，季廉先生責備丁先生下錯了「武力革命」的定義。其實這是季廉先生把文字看錯了。丁先生說，改革政治的一條路「是用武力革命，在短時期內推翻原有的政府」。這裏他並不會下什麼革命定義，只是說用武力來在短時期內推翻政府的一條路。季廉先生誤把下半句看作上半句的定義，所以他錯怪丁君了。

二，他又責備丁君的「出路」都不能針對他所指出的

七個革命困難，所以「差不多不是對症之藥」。他說：

現在是什麼時候？現在是什麼局面？社會的崩潰就在目前，敵人的侵略已入堂奧，只是對於現在的政府用「要求」的方式來改革政治，會有成效嗎？……要想由「討論」「清理」「研究」中來找條出路，恐怕路還沒找着，敵人的飛機就來光臨了，共黨的暴動就要發生了。

這段話，我看了很覺得奇怪。季廉先生似乎忘了他自己剛在半個月之前還在「最低限度的改革」裡提出四項「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哩！(國聞週報九卷二十九期)他最近發表的幾篇大文章，那一篇不是「討論，清理，研究」的文章？——他最近還提議要「改造風俗」哩！風俗的改造怕也未必比敵人的飛機走的更快吧？——如果我的觀察不誤，季廉君和丁君同是想找到三年之艾來醫七年之病的。救國沒有捷徑，也許最近緩的路倒反是最快捷的路。

三，他說丁君文中有自相矛盾之處，比如丁君說過中國舊有的政府組織很少可以利用，何以他又對現政府提出

各種要求呢？對於這一點，最好用季廉君自己的話來回答：

「我們不高唱實行憲政，不高唱徹底改革，我們為稍改進我們的環境計，為國民黨本身存在計，我們提出這簡單的幾條方案。」（國聞週報九卷二十九期）

四，他很嚴厲的批評丁君「要求國民政府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一條，他「考察英美德法民主政治先進各國，從來沒聽說政府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我想，季廉君未免失言了。凡憲法中規定總統幾年改選一次，議會的任期和解散，總統可以被彈劾去位，總統中道死了或辭了時應由何人繼任，凡此等規定都是「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

五，他又怪丁君要求「尊重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一條為「絲毫沒有替貧苦大眾着想」。這自然是個人的觀點的不同，我們不能勉強季廉君拋棄他的「嚴刑峻法」論來牽就我們的自由論。但我們忍不住要請教：季廉君贊成五年內備有一千架飛機五十隻潛水艇四十隻驅逐艦的國防政策（國聞週報九卷三十一期），是否「替貧苦大眾着想」的結論呢？

以上五點，不過是就季廉先生的懷疑，稍稍替丁先生加一點分剖解釋。以下要討論季廉先生自己的「私案」。

季廉先生的「挽救國難的一個私案」確是一個很大胆又很動人的動議，是值得大家平心考慮的。他的原則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人民要自動組織一個能够肩荷政治責任的團體，要自動設置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再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祇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

「這樣理想的團體，就是全國各種有信用有實力的職業團體，組織聯合會。由全國各省市商會，工會，農會，教育會，銀行公會，律師工會，新聞協會，工程師會等各地真正的職業團體，推選代表組織之，不妨就命名為「全國職業聯合會」。由這個聯合會的代表大會，產生一個執行委員會，執行通常職務。全國代表大會每年舉行大會二次，決議各種方針。代表大會投票方法以團體為單位，每一團體一票，一個團體有代表三人。代表大會的人數不超過五百人。執行委員會人數，最多不超過二十人

季廉君希望由全國教授聯合會發起組織這個全國職業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應該『向政府提出下列各種改革要求，願同政府協同研究，澈底合作，促其早日實現』：

- (1) 樹立有力的政府。
- (2) 認真執行既存法律。
- (3) 切實編裁軍隊。
- (4) 安定社會，發展生產。
- (5) 積極準備抵抗暴日。
- (6) 厲行鞏固國防。
- (7) 積極對俄復交。

『大會成立之後，先要作一兩件事（例如教育經費的獨立）試試力量。……有了美滿結果之後，再進一步作禁煙運動，或裁兵運動，先與政府合作，若果不能，再採取嚴厲手段。農人拒種鴉片，商會拒絕為政府籌款，商人拒納苛捐雜稅，全國報紙極力援助，這兩種運動也就不難達到目的。到了這個地步，聯合會的力量有了充分表現，經過嚴重實驗，證明意志一致，步伐整齊，然後可以大有爲了。』

這是季廉君的「私案」的大旨。他自己說（九卷三十

二期）他的提議有四個優點：一，可以避免革命；二，可以使人民得到政治的訓練；三，『以職業團體或其他有實力有信用的團體聯合起來從事政治運動，現在已經有了基礎（例如廢除內戰大同盟）。將這種運動擴大，比較輕而易舉。』四，此案有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根據。

我對於此案的原則是深表同情的。我們此時確實需要一個能够擔負政治責任的人民團體，一面幫助政府使他有力量，一面監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我想這個原則大概很少人不贊同的。但是季廉先生的議論，依我個人的觀察，未免太樂觀了，未免忽略了事實上的許多困難。

第一，我們的『全國各種有信用有實力的職業團體』究竟在那裏？季廉先生所列舉的許多團體中，除了銀行公會和律師公會之外，商會已很散漫了，工會只是無數不能合作的小團體，農會是壓根兒不存在，教育會是久已廢止了，新聞協會是沒有的。就是季廉先生所希望來發起這個新運動的『全國教授聯合會』，至今也還不會應運而生。沒有這些分子團體，又何從產生那有力的全國聯合會呢？

第二，現有的各種職業團體又往往是四分五裂，不能合作的。即以上海的商會而論，就有不少的黨派糾紛。工會的分裂鬥爭更是大家知道的。各地教育界的派別紛爭也

是不可辯的事實；將來若有全國教授會的組織，我們很難希望一個「有信用有實力」的救國團體。

第三，現在所謂「公團」，那一個不是在黨部的箝制之下的？即以報館業而論，政府已有保障言論自由的種種法律及命令了，已明令停止電報與新聞的檢查了，然而各地報紙雜誌時時還受檢查，還被沒收或停止郵寄，我不會聽見有何地的「新聞協會」出來作一點點的抵抗。季廉先生所期望的「實力」又在那裏？他們不能抵抗本業的受壓迫摧殘，如何能有「實力」作全國的政治運動呢？

第四，季廉先生說他的提案「可以避免革命」，但他明明表示，「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祇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這就是革命的事業了。這種革命的事業可以希望從上文所舉的職業團體裏發生嗎？他們能够負荷這種政治責任嗎？

以上是我對於季廉先生的提案的幾個疑點。我的懷疑是因爲他的說法有點「三分顏料開染坊」的過度樂觀而引起的懷疑。但我已說過，我是贊成他的原則的。中國今日應該有一個負責任的人民干政團體。但我們對於這個團體，希望不可太大，責效不可太急，更不必說「自動組織政府」一類的大話把虞洽卿、史量才一類的人嚇跑。我們不

能希望「全國人民齊集在一個嚴密組織之中，以四萬萬人的力量向共同的目標努力」。我們只能希望在最近幾年之內國中的智識階級和職業階級的優秀人才歸組織一個可以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並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團體。

這個干政團體的產生，依我個人的估計，在最初的時期，應該從下列的幾種團體裡出來：

(一)學術團體：如中國經濟學社，中國社會科學社，中國政治學會，中國工程學會，中國地質學會……以及各大學教授會，各地學者的小組織之類。

(二)商人團體：如重要城市有組織的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之類。

(三)技術職業團體：如律師公會，記者公會，郵務公會，以及其他技術職工的組合，如南方的機器工會，海員公會之類。

這些團體本身都站得住，都有相當的信用，其中都含有知識高明眼光遠大的分子，只要有能負責任的領袖人物出來號召，我想，在一種積極的，建設的，有益於國家民族的目標之下，應該可以產生一個有計畫有力量的政治大組合。

這樣一個團結，如果沒有更適當的名稱，我們或者可以稱他做「建國大同盟」。因為今日的真問題，其實不是敵人的飛機何時飛到我們屋上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抗日聯俄的問題，也不是共產黨的問題，乃是怎樣建設一個統一的，治安的，普遍繁榮的中華國家的問題。我們要擔負的

政治責任，就是這個建設國家的責任。如果我們能在這個「建國」的大目標之下，把國中的智識，技術，職業的人才組織起來，也許就是中國政治的一條出路罷？

二一，九，五夜。

## 中國地下富源的估計

翁文灝

雖然近十幾年來我們已够作孽——糟蹋了不少日本紙，報告我們礦產調查的結果，但還是不斷的有人問我中國礦產到底是富饒，煤鐵够用麼。有這種問題的人大約是聽了或看了外國人的矛盾的議論，覺得不容易判斷，因而引起對於中國的物質發展前途的擔心。現在且把這種觀念的變遷從頭說起。

外國人對於中國的觀察起初當然是很淺薄的，且不要說馬哥孛羅對於煤礦的少見多怪，直到了前清初年被康熙帝派到各省去測繪地圖的法國教士，還有這樣記載（見一七三五年杜赫德所著書）：

中國各山礦藏豐富極了，地方上人都說金銀各礦無不產。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好好的開採，正是

他們一定的政策，因為開了礦會弄得百姓太有錢了，太滿足了，反使得地方不安。……石炭更加豐富，世界最富的國家都不能及，山西陝西北直隸各省滿山皆是。……

一百三十年之後德國地質大家李希霍芬到中國來考察了。他因受了上海英國商會的津貼，所以沿路都有通信報告。對於山西的煤礦，他說：

可見山西真是世界上煤鐵最豐富的地方，照現在世界的銷路來算，他可以單獨供給全世界幾千年。美國代那教授曾經計算本西佛尼州四萬四千方哩中煤田面積佔了三萬方哩，他以為全世界煤礦要算該州為最富。殊不知中國的山西有五萬五千方哩的面

積，他的煤礦之富要比本西佛尼州勝過許多，而且開採極其容易，價值極低，可以大量的出產。

這是一八七〇年六月李希霍芬在北京寫的，「可供世界之用幾千年」云云到現在中國中小學教課書中還往往整個引用著。雖然全世界的煤鐵產銷額六十年以來都已增加了七倍，山西的礦藏却決不會生長，所以李希霍芬在那時說可供給那時的世界幾千年，在現時的世界決不能供給的同樣長久，這是很顯明的事實。所以即使他的觀察不，他的文章現在也不能抄了。而且李希霍芬那時已看見了二種困難：一是離海太遠交通不便；二是地勢甚高，自山西到平原造鐵路很不容易。這種困難非常實在，他能預先見到，真可佩服。

但是當時的調查實在簡略得很。一八九八年英商福公司取得了山西河南的大礦權之後，方始做了一些詳細考察。他們所聘的美籍工程師宿克來 W. H. Shockley 報告山西鐵礦只有數寸至一尺厚，最多不過三尺，雖然本地傳說從前會偶有開到二丈的。後來李德 (Thomas Read) 也去調查，得到同樣結論，說山西鐵礦分布面積雖廣，但為大規模新法化鐵爐是不够用的。他的報告曾在一九一〇年瑞典國際地質學會發表。從此中國富於鐵礦之說已經動搖。

民國三年張謇做北京的農商總長，提倡他所謂棉鐵政策，聘請幾個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丁格爾等，調查國內的鐵礦。不久地質調查所的中國人也參加及繼續那種工作。有時還加以實行探礦。做到民國十年，總算大略告一段落，著成了一部中國鐵礦誌，把全國——至少交通較便，經濟上可以新法經營的地方，——重要鐵礦都做了一個具體的計算。全國鐵礦砂總儲量是九萬七千萬噸，其中遼寧一省却佔了七萬四千萬噸。除了遼寧，在關內的只有二萬三千萬噸。即使連遼寧在內，照美國每年要開採一萬萬噸的比例，也九年便可開完。所以中國的鐵礦真不算多，從前取用不竭的觀察，真是錯誤，真是沒有夢想到近代工業規模之大。固然民國十年的計算並不能信為完全，即如地質調查所在民國十年以後發見的也可加上三四千萬噸。但究竟所加無多，大數上並無根本變動。此外如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見的白雲鄂博，以及廣東建設廳所勘定的雲浮鐵礦，也會在報上宣傳一時。但我曾經打聽深知其地的人們，據說並不能如此樂觀。綏遠也許可有幾百萬至一千萬噸，廣東更多是些浮面的褐鐵礦及少量的赤鐵礦。可見此後發見愈弄愈難，根本結論似乎不容易變更。我們只能對日本自傲，因為他們只有六千萬至八千萬噸的鐵礦儲量，而每年

銷費額却要三百萬噸，自己供給力不過二十年。中國每年銷費額還是很少，即使理想的增加到日本一樣我們還能自己供給三百多年。但除了東三省，我們所有的鐵礦便不够一百年之用了。這當然不過只給一個大概的觀念，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然而從此之後中國鐵礦之豐冠於天下，或用山西四川的薄層鐵礦，來開一天幾百或幾千噸的大鐵廠，這種念頭在外國專家之中已不會有的了。（註一）

所以除了遼寧省之外中國鐵礦真是甚窮，要是靠這一些來發展大規模的銅鐵業真要格外珍惜格外節省。不過我們現在並說不到此。除了遼寧省日本人辦的鐵廠不計外，中國已有的新法化鐵爐如龍煙漢冶萍等合起來本有每天一千三百噸的能力，現在都因軍事的擾亂，行政的干涉以及種種原因把他們都停閉了，只剩了漢口的六河溝公司一個爐子還每天幾十噸勉強掙扎着。如果我們這樣的不會用，那末二萬萬噸的儲藏量真還太多了。

不過我們對於鐵礦雖然不會自己製煉，却會現成的賣出去。算到民國二年止，湖北大冶（連象鼻山在內）共已賣出六百萬噸，安徽繁昌當塗二縣共已賣出四百萬噸。這一千萬噸都是含鐵百分六十左右的好礦，都為日本八幡等廠製成鐵和鋼了。（註二）

△ △ △

近年意見最不一致的，是關於中國煤礦資源的估計。一九一二年坎拿大開國際地質學會議，要統計全世界的煤礦儲量。那時中國還無人出席，而中國煤礦又是著名豐富遺漏不得，所以他們請了一個美國人杜雷克（Z. H. Drake 曾做北洋大學教授）一個日本人井上禧之助（方任日本地質調查所所長）各做了一篇文章。杜氏的總數是九十九萬六千多兆噸，井上氏說只有三萬九千兆噸，兩數相差到二十五倍，可見當時知識的缺乏。不過大多數留心中國事情的外國學者都不相信井上的估計，而默認杜雷克的數目為可靠，只用他來做比較標準。照那次計算，世界各國煤礦之富要推美國為第一，坎拿大第二，中國第三，德國第四，英國第五。這個估計因為是國際地質學會議所發表的，現在還有許多人信為唯一的確實可靠。所以我們地質調查所的新估計發表後，因為與此不符，便有二二個外國學者（？）表示懷疑的口氣。中國朋友以為外國人既不相信，一定是不可靠，不過原諒我們工作時間太短，所以沒有調查完全。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一九一二年各國煤礦估計太匆促，原是錯誤很多，各國都重加估計了。坎拿大原估為一百二十三萬兆噸，重估後跌到十七萬兆噸，差了七



倍有餘。德國最新估計是十一萬兆噸（連薩爾在內），比一九一二年原估的四十四萬兆噸，要減少四倍。連歐美各國尚且能相差如此，估計中國煤礦的杜雷克不過根據很窄的個人經驗，大部份還是為李希霍芬所影響，他的估計豈能作為鐵案？何以現在講中國富源的偏要咬定舊數不肯更改？

照中國地質調查所的估計，中國全國（當然連東三省在內）煤礦儲量共有二十餘萬兆噸，比杜雷克原估要小三倍至四倍，這個數目是有許多實地測量及許多參攷材料做基礎，而且經過二次獨立計算大致相符，我們自信是比較可靠的。這個數目比杜雷克的固然減少了，但若照坎拿大德國等所估計作比較，中國反從世界第三位升到了第二位，只有美國還比我們富的多。

如此中國的煤要算富的了。不過開採的却是極少，除了撫順開採之外全年只出產一千三百萬噸。即使連撫開二大礦在內，每年也不過二千五百萬噸。如此節省下去還可供給一萬年之用，真是太多了。所以煤就是一種我國特有的富源，應該大大的開發他，一方面自己用，一方面應該輸出外國，換回資本，以抵銷購置機器等生產材料的損失。德英是歐洲煤礦最富的，合衆國是美洲煤礦最富的，這

種從煤礦而發生的經濟力量他們都已充分發揮了。中國是亞洲煤礦最富的，但應該如何好好利用呢？但煤的分布又是各處很不平均的，北方的遼冀魯豫確是不少，但開發已差不多了。南方的川湘滇黔也很出名，但層薄質劣，比北方已差得遠了。最富的始終要推山西，儲量佔全國百分之五十，種類也各式皆有。只是像李希霍芬早就見到的，被太行山隔在內地，一時運不出來。所以像石大鐵路等的建築關係實甚重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一省的事，乃是全國的事。

△ △ △

講到石油，地下富源的估計更加困難了。照美國地質調查所的計算，現在剩下來的富源最大是南美洲各國的總額，共有一千三百六十兆噸。美國與俄國差不多，各有一千兆噸。波斯及美索波達米亞次之，共有八百餘兆噸。又次為墨西哥及南洋羣島，皆在五百兆噸上下。再次為中國日本及歐洲各國，（除俄國外）約各二百兆噸弱。其中關於中國的數字是否可靠，我實在不敢說。中國油礦的分布是在新疆甘肅陝西四川我們是知道的，尤其於川陝二省我們已有相當詳細的調查。只是油量估計不能全照外國老例推測，必須經過實際鑽探方能知道。中國只有陝西油田在

民國三年北京政府與美孚合辦時，曾經鑽探過，不過當時是一種臨時特別組織，技術上至少地質工作上全由美國人主持，中國似乎沒人參加，所以各事無人接洽，至少我從未看見有一個中國人的報告。美國技師的鑽探報告留下給我們見到的似乎都不很完全。地質只有粗報，油量並未確載，難道還有別的材料爲美國方面所有，而中國方面沒有得到麼？還是中國自己損失了呢？我曾經與原經手的美國技師通信，請他們做一個完全報告給我，但他們要求很大的報酬，嚇得我不敢再說。無論如何，美國人說中國儲油量有一三七五兆桶（七桶成一噸），這樣的細數，就我們現在所知，叫我是估計不出的。如果此說屬實，則中國油礦近千日本還稍多一些，已不算太壞了。但日本每年產油二十多萬噸，中國還產不到五百噸。中國煤油汽油用途日廣，對於油礦的探採是必須趕緊進行的。

○ ○ ○  
以上三種可算是最重要的礦。關於此三種礦產富源的

估計固然還有其他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是自己毫無真知只會抄襲和空想的議論，我們當然不必討論。此外如錫和鎳都是中國所特富爲世界各國所不能及的，只可惜用途有限，于經濟不發生很大的影響。錫鐵等礦中國也還不算頂少。金礦要推黑龍江爲頂富，可惜現在情形不同了。但金礦究竟有限，黑吉兩省的金礦儲量，據俄人阿也耳特近于大膽的計算也只值二千三百兆金元。

總結一句，中國地大物博固然不能信仰太過，但是尙未開發的地下富源照目前情形確還不算甚少，不宜過于短氣。我們現在已到民窮財盡不得了的時代，似乎可以暫時擱起康熙年間西洋教士的政治哲學：『不許百姓開礦，因爲恐怕他們會太有錢了。』

（註一）參看丁文江『漫遊散記』八（本刊第十六號）

（註二）參看翁文灝『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本刊第一號）。

## 故宮博物院 的 謎

叔永

最近幾天來，中外人士所仰望爲東方古物淵藪的故宮

博物院，忽然在疑雲籠罩之下，成了輿論注意的引心。構

成疑雲的事件有兩個：一是所謂私售古物事件，一是所謂遷移抵押事件。關於前者，有北平政務委員會派員視察的提議；關於後者，有北平學者陳寅恪等上南北各要人的長信及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的專電。

以上兩件事體的輕重，當然不可一概而論。如所謂私售古物事件，所關係的不過少數不甚重要的物品，論其價值，也不過幾十萬元的出入。只要他們辦理的手續完備，賬目清楚，而所售出的項款，又無侵吞中飽的弊病，似乎無論何人，沒有甚麼非反對不可的理由。至於遷移抵押的問題，則關係故宮博物院整個的存亡。故宮博物院的收藏，雖不足以代表中國幾千年文化的結晶，至少也就關係中國一部分文物的存亡。北平政務委員會，何以僅問較小的「私售古物」事件，而不聞對於較大的「遷移抵押」事件有所表示，僅有幾個大學教授出來大聲疾呼？這是我們不解的第一個謎。

中國是有名的謠言國，何況在危疑震盪的時候？何況有深切的利害關係時候？所以關於故宮博物院的種種謠言，我們以為毫不足怪。消滅謠言的最妙方法，是宣布事實的真相。我們曾經看見故宮博物院發表的聲明（見北平及天津九週四日各報），對於「私售古物」一事，已有相當

的說明。不過對於「遷移抵押」一層，雖經他們拿裝箱入庫房來說明謠言之所由起，但這決不足以證明政府沒有遷移抵押的用心或計畫。因為果然一旦有遷移行為，裝了箱子不是更便於實行嗎？進了庫房，就不能再行搬出嗎？況且遷移抵押，也不是故宮博物院的當局所能主持的事，所以故宮博物院當局的聲明，本來是無足輕重的。除非故宮博物院的當局，鄭重的向國民聲明，他們必定要盡力保全這個博物院，倘若政府命令他們遷移抵押，他們也誓死不奉命令。但是這樣的一個聲明，究竟還不如政府直接聲明，故宮博物院必須整個的保存，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決不遷移或變賣的好得多。我們所不解的，政府當局，既得南北各教授的緘電以及易寅村院長等的報告，何以至今還沒有有一個表明態度以消滅一切推測謠言的聲明發表？

這是故宮博物院的第二個謎。

還有第三個更大更難解決的謎，便是：故宮博物院的前途究竟怎樣？我們曉得在這樣嚴重國難之下，主張遷移，不見得便是破壞故宮博物院。主持抵押或變賣，當然又當別論了。不過若是有人主張以遷移為保全故宮博物院的一個方法，我們要請他注意下列幾點：

一、照目前的情形，遷移北平不安妥，何處算是妥當

地方？洛陽嗎？西安嗎？這些地方，不但兵險不能保，就是水險火險也不容易保了。

二，聽說故宮博物院的物品，裝起箱來，已不下千餘個。這樣大批的箱籠，經過長途輪船火車的運輸，誰能保定途中不出事呢？

三，故宮博物院之所以難得，不但是因為他有許多古物，乃是因為他把許多時代的古物搜羅在一起，可以作比較研究的用處。一經搬移，即使不至損失，亦不免分散，那末，古物的功用也就減少了。

從以上種種考慮，我們以為故宮博物院，若有保存的可能，只有『就地保存』的一法。要做到『就地保存』，我們以為有兩類人應負特別責任。

一，在故宮博物院範圍以內，應由故宮博物院的當局人們完全負責。政府既把這一付中華國寶，交與公等保管，公等應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決心，不容有一紙一瓶，由公等手中喪失。

二，在故宮博物院範圍以外，如何能使這個無價的寶藏

，安然無恙，渡過這個難關，則是中央政府及地方當局的責任。故宮博物院的負責人們，若保管的不得當，公等固當盡監察的責任；但在故宮博物院範圍以外，為該院當局權力之所不及，則保護維持，公等尤責無旁貸，不容有一『必烹若翁，請分我一杯羹』的觀念。

以上兩層，若做得到，我們以為故宮博物院的前途，并無所用其悲觀。若萬不得已而歸於破壞，但使這個破壞不是由我們自己發動的，但使我們曾經盡過自己的力量以圖保全過的，即使終歸破壞與毀滅，也可以告無罪於已往的祖宗與未來的子孫。我的朋友傅孟真君有句話說的好：『國寶皆是人造的。我們總要給我們的子孫留下一個更為世界供獻的憑藉，這即是國民的人格』。我們希望注意北平古物的人們，多想一想這句話。

二十一，九，五。

## 改革高等教育的討論

吳世昌

孟真先生：

讀獨立評論十四期尊論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感

佩之餘，對於我是一種興奮。我是今年剛從大學畢業的一個學生，四年來感受此問題之嚴重與深刻，無時或已，也常常與師友慎重討論過。現在把我的意見寫出來，愚者千慮，容有一得；而且因為自己是在校學生，對此問題之認識或較親切。用敢不揣冒昧，謹就教於 先生：

我以為要整頓現在的大學教育，解決私立大學及提高學術程度，改革學風諸端，殆皆可從下列兩個問題入手：

一，「學士」學位的授予問題。

二，大學的課程，講授問題。

一，「學士」學位的授予問題，——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一般青年入大學，大多數（雖然不是全數）是為將來謀職業的資格。各界（政界例外）的聘用人員，也大都以資格為去取標準。因求智識而獲得資格，本來是很自然的現象，也是事理之常。但却因此引起社會上一些不肖分子，利用青年的弱點，弄了許多私立「大學」，上則贖蔽敷衍政府，以求倖存；下則欺騙中學的青年，騙取四年學費，發了幾片講義，就實質然給他一個「文學士」或「法學士」，那些青年，也以「文學士」「法學士」居之而不慚。這是指一般「野雞大學」而言，其餘比較切實認真的大學，因為經費重疊，內容複雜，教員優劣有別，分數寬

緊不同；有的老實一些的學生，選着認真的教員，孜孜四年，僅免被斥。有的不好讀書，却善揣摩，論文有人代做，分數準有把握，吃喝嬉戲了四年，不但成績優異，方冠加頂，有時還有各種獎學金到手。我知道這類的例子多極了。這類惡現象不鏟除，一切問題無從解決。所以我以為

孟真先生主張廢止年級制極對。但我的意見稍有補充，異同，而尤注重改善授予學位的方法。茲具體簡述如下：

一，各大學，不論其為國立，省立，或私立，不得擅自授予學位。學位之授予，必須經過「國家考試」。

二，此項「國家考試」，可由教部聘各大學教授及各專家組織委員會主持之。試題由委員會擬定後送教部，由教部擇定後，密封頒發全國各大學。指令各大學請求學位之學生受試，全國同日舉行，由各該大學行政人員監考，試卷彙送教部，由教部分發委員會評閱。合格者由教部授予學位，否則不得自稱文學士，亦不得稱某大學畢業，祇准稱肄業。

三，此項「國家考試」，凡國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肄業三年以上之學生，均可應試。為獎勵貧寒子弟自習起見，非大學學生，凡有著作，於學術上確有據基與貢獻，經專家委員二人以上之認可，亦得應試，（理學院

學生固有種種實驗，限制或可稍廢。

四，此項「國家考試」，每系應考課程，至少須在十種或十五種以上。（清華大學研究院入學考試，即有多至十二三種者。）蓋非如此，不足以賅括各系主要課程；並以昭鄭重而杜倖進。考試時間可延長至一月左右，以資休息與預備。日期不必限於嚴寒溽暑。本屆不取學生，下屆可再考。

五，每屆應試學生，其屬於學校者事前由各校呈報教育部。個人應試則向各地教育局報名轉呈。由教部發給編定號碼，凡試卷，不準用姓名校名，概用號數。——教部或可設專司以主此事。

六，國家考試專家委員會，得依各不同之學系而組若干小組委員會，（如物理組委員會，歷史組委員會等。）

（一）籌劃種種妥善方便之措施。

這個國家考試制度若能實行，至少有下列種種好處：

（1）大學行政與經費的經濟——如果實施此制，學生不得不求切實的學問以應考，其他一切名義於他全無益處，學校和學生都不得力謀「箍緊」，以求增加效率。

（2）不像樣的大學，和較像樣的大學內的不像樣教授，非倒不可。

（3）減少學校的風潮，增加師生的感情。——我的一個朋友黃迪先生，他用二年功夫專研究中國的學潮，據他的統計，每次風潮的發生時間，百分之九十餘是在學期考試前兩三個星期以內，（他有 data）很清楚的，每次學潮，意識的或非意識的，都含有避免學期考試的心理作用在內。其實學校的考試本來是為定分數的標準，而分數又不一定足以代表實學。現在把考試重心移到他四年所習的總結算上去，學期考試反而不重要。乾脆廢去也沒關係。這樣，不僅可以減除風潮，並且還可增進學生和教員的感情。因為一有「分數」「季考」一類制度，學生和教員的關係不免是業務（Business）的，而不是學術的（Academic）。沒有這一套，學生和教員大家都以真實的學力相砥磨，相諷頑，學術上才有毫無忌憚的真實的發展。

（4）養成自由研究自由講學的風氣——不入大學的個人也可以憑著述而應試，是補救現在「祇有中產以上的子弟才有求高深學術的機會」唯一可能的辦法。此制如能實施，有志深造而無力升學的中學畢業生可以在公共圖書館裏鑽研，如能考得學位，便有深造的機會。又如以前的中學生或大學生現在各處供職的，也可以出其餘力，致力學

間，若干年後，也可以有應試學位的機會。

(5) 全國大學程度可一致提高。——現今各地的大學程度相差極遠。即以歷史一項而論，北平學術界所討論的「北京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堯舜的有無」，諸問題，而南方大學中却還是什麼「三皇五帝」，「八索九丘」一類問題！但如專家委員會成立，全國學生受試的題目都是一樣。各處大學立刻發生三種直接的需求：第一，各大學各學系中之基本主要課程，必須合於專家委員會所擬定的，祇能多，不能少。第二，各基本主要課程的內容必須充實。這樣一來，不但學生要用功，教員也不能祇抱「混飯碗」主義，也被逼着用功。第三，各大學必須把學系分清楚，再不能像前幾年我經驗過的天津某私立大學一樣，所謂「文科」，政治，經濟，社會，心理，佛經，歷史……什麼都有，什麼都只讀一本「導論」！私立大學經費支絀，不能聘許多教授的，不得不歸併裁縮，切切實實辦一個學院或幾個學系，再不能撐一個「大學」的空場面，叫學生摸進去了叫苦連天！

總括的說，這個考試制度，兼有現代學校和以前科舉的各種優點而沒有牠們的弊端。或以為這樣的考試也不一定會公平，考試不一定能代表學問。因此，許多有學問的學

生或反而一輩子不能得學位。我以為這也不妨事。真有學問的人他可以著作鳴於時，並不在乎學位不學位。在科舉時代也是一樣的，陳蘭甫一代鴻儒，屢試未中，素園漢才調絕世，到晚年才入榜，可是他們早已名滿天下了。英國十九世紀的詩人，多半是棄方帽如敝屣的。沒有一種制度是「完全」的，我們祇能求其最合乎情理，最經濟，最有效率的施行。據我所知，此項政府考試畢業生的辦法，福建省教廳已施之該省中學畢業生，頗著成效。

二、大學的課程，講授問題。——這問題和上面的問題是分不開的。「國家考試」如施行，最先受嚴格審查與整頓的是課程。現在各大學的課程，不曉什麼回事。拿中國文學系而論，陶潛，杜甫，李白沒人講，清真，義山，夢窗反而有人開專班！以視牛津劍橋之以莎士比亞為入學必考課程者，識見之差相去何遠！我以為各系課程應該由各大學教授先決定一個主要的大體。把四年大學分成二期，前期完全是本系及全校的必修課，基本訓練。孟真先生主張「除第一年級比較課程固定外，其餘多採選習制。」我不大贊同。我從前初入大學也反對必修科，現在才覺悟到選科之貽誤初學。一個中學畢業生，入理科的不必說，不念基本科目根本就念不上去。就是讀文科法科的何嘗不

受嚴格的文字訓練，大學生兩國竟是一概認爲沒有問題的，但我前幾天拜訪一位國立某大學的國文系教授，他皺着眉頭說怎麼辦，連國文主修生都寫不清一篇普通文字？

不是那位教授說，我也許還不信。英文更應受訓練，普通入學考試合格者，大都祇能讀淺近的英文教科書。如果要深造英文文學，如 Milton, Donne 的詩，Arnold, Carlyle 的論文，Bosquet, Santayana 的美學，近人如 Richards,

Eliot 的文學批評，不受嚴格的必修科的訓練成嗎？人的思想總喜歡往抵抗力最小方面去。這類的文字一篇兩篇着不懂，誰願意看第三第四篇，要不是必修科的話？別系也是一樣，歷史系的尚書，儀禮，元典章；哲學系的 Hegel, Kant，也決不是未受嚴格的文字訓練者所能鑽研。器之不良，工於何有？我在這裡念的是英文學系。我當初曾深悔不該不進我同時考入的某國立大學，因為我知道該校的外國文學系極好，書籍多，教授多。我對於自己的學系不滿極了，美國教員對於文學見解的迂腐淺薄，對於文學時潮的謝陋固執真是不可救藥。但他們對於語文本身的訓練真是認真盡職。第一二兩年的大學英文差不多每天都要學生寫文章，他替你逐字逐句改了，又請學生到他辦公室裡逐字逐句和你分析討論。非至你寫，讀，說三種能力無悞

不肯于休。後來我和那個以外國文學系著名的某大學的教授談起，他說他那學校的主修生雖然不少，而能寫作無悞者祇寥寥三數人。大多數祇懂得幾個什麼主義的口頭禪！他因而懷疑到中國的大學內是否應辦外國文學系！我竊恐有此情形者，不僅某校一校，外國文學一系而已。所以以爲大學中第一二兩年，最宜嚴格的訓練基本主要課程。必修課越多越好！（對於學校行政也經濟。）現在不給學生以自由，正所以給他們將來更大的自由！現在工具沒有磨礪好，將來這本書瞧着頭痛，那種材料不知如何去找，才是學術上最苦痛的不自由！所應注意者，教必修課的教員必須是有實學而肯負責認真。但如上述的「國家考試」制度能施行，無實學而不認真的教員自然受淘汰。

除必修課須要規則的訓練之外，後期大學比較高深的課程，不必死板的規定每週幾小時。因爲：第一，高深學術貴乎自由研討，學生智愚有別，同一部書，穎悟的一月所能全通者，遲鈍的二個月也許還多疑竇隔闕。把幾十個愚智不同的學生塞在一個教室裏，聽一個教授，讀同一本書，實在是極不合理的事。倒霉的是天才（他白費時間），微倖的是中智，吃苦的是下智。天才不得不老是等別人，下智却汗流浹背還趕不上。第二，高深學術，學生應



自己研究，教授不過居於指導或共同研究的地位。一個教授每週要講許多鐘點，那裏有這許多話？如果是前人或別人講過的，乾脆讓學生自己看去！必要時討論指導就夠了。爲要滿足鐘點而勉強講，則所講不是敷衍拉湊，必是陳腐舊套，勢非成爲教書匠或說書匠不可。

此函寫得長了，請原諒。關於「國家考試」許多意見是我朋友翁獨健先生的，應當說明。

吳世昌

編者附記：

孟真先生把吳世昌先生此文交來之後，他自己就生了腸胃病，所以不能答覆，只好等他病愈之後再作答了。

吳先生原文太長，我們爲篇幅所限，不能不刪去一部分，要請他原諒。

## 也談談輔幣問題

吳嵩慶

讀了高夢旦先生的「廢兩爲元後處理輔幣的小問題」（見本刊第十四號），引起我的研究興味，也想加入討論。不過劈頭就和高先生意見不同，因爲高先生認定這是個「小問題」，我則認爲是很嚴重的大問題哩。

### 幾個經驗

凡是性好旅行的朋友們，對於我國副幣的複雜，和各地的差異，大概均有同樣的感想罷。我現在且不談副幣和正幣的比價漲落不定的害處，和其計算的困難，無謂地損失了很多的光陰和精力；現在且說些我所見到的各地副幣差異的情形。

上海和南京，只有八小時車程的距離，宜乎副幣不應再有什麼差異；但是上海通用的九年十年的雙毫，到南京並不能通用；如果要使用，每個雙毫非受幾個銅元的損失不可。南京通用的七年八年的雙毫，有時從我淺薄的辨識力看來，實在是銅質，但是他們還願意接受，一到上海，竟被拒絕使用了。所以到上海旅行一次，非把從那裏帶來的雙毫，在車上揮霍淨盡，或是回到南京把他擱起，留待下次到上海再用不可！一到南京，還得現兌。十七年我離開南京時，是這樣的情形，去年故地重遊，仍是這樣情形，沒有改善。

船過南京，向上流駛去，情形又變了，在漢口的副幣似乎只有大子（當二十的銅元），換了一塊錢，真是無法在身邊存放這笨重的貨幣。長沙通用的還是大子，但另有一種雙毫的大洋票，是一個電燈廠發行的，電燈廠也居然發行紙幣，真是奇聞！（以上均是十七年的情形）

沿平漢路北去，沿路各站，還是通行當二十銅元，不過兌換率有些差異。一到北平，除大子兒之外，還有銅元票大洋票等，大洋票也有各銀行所發行的不同。據我看來，北平人還算幸福，因為副幣的兌換率還算穩定，四吊錢換大洋一毫，計算也很便利。

廣州情形又不同了，通用的是中山像的雙毫，十毫算作一元毫洋，計算很爲方便，不過廣州沒有毫洋，十元的毫洋票也很少見，如果我們帶去的是大洋或是港幣，兌換率又極不一律，兌換店的利潤自然很大，無怪長堤一帶兌換店之多了。至于劣幣之多，更非我們所想像得到！初到羊城旅行的我，雖然已承一位略能說上海話的廣東旅客，在廣九車上指教我怎樣是好幣和劣幣，但是在廣州二星期的勾留中，受劣幣的吃虧，共有四五十毫。每次兌換十元大洋，必得費十餘分鐘去鑑別優劣，結果還是不行。有一次到書局去買書，他們有一個小天平去秤雙毫，以鑑別其

優劣；結果，我所有的毫子，一個也沒有及格，後來拿十元大洋票去現兌，跑了一里路沒有換到，結果書還沒有買成。聽說以重量來甄別優劣，還是靠不住，那末，在廣州使用副幣，必須有專家的資格了。

從香港起，過西貢，新嘉坡，哥倫布，……以至馬賽，一路上使用十進位的副幣制，真引起我無限的羨慕。在法國通用的五十，二十五，十個，五個生的，計算固很便利，又是全國通用，這是怎樣使我初到異邦的引爲便利呀！譬如買一份普通日報，給他一個二十五生的副幣就是，買一份巴黎時報，也不過你給他五十生的，他找你十個生的就行，不必如國內用多量銅元數着了。譬如用一百法郎去買三十五法郎六十五生的東西，他們計算也很方便，從下向上推算，手裏加着副幣，口裏念着數目：六十五，七十五，一法郎，五法郎，合成四十法郎，五十法郎，一百法郎；就是說：他應找你一個十生的，一個二十五生的，四個法郎，一張十法郎和一張五十法郎的鈔票。如果在國內，不知要打了幾分鐘算盤，衣袋裡要增加多少的重量呢！

英國的副幣，雖然並沒有採用十進位，但是因爲正副幣比價的一定不易，所以他們可把一切價格，列成一表，

無論實多少數量，按表一索即得，找兌均很方便，都不必如中國大洋化小洋，銅元的麻煩了。

### 問題的主因

我們中國的副幣，爲什麼這樣的複雜而不統一呢？我以爲這是地盤主義的結晶！換句話說，如果地盤主義不打破，副幣製造權或發行權不統一，中國的副幣制度，永不能改善的！

副幣實質的價值，並不與其面值相稱，其實也不應與面值相同，使笨重難攜。製造輔幣應有的利潤，是應爲中央政府所有的收入。我國各地的造幣廠林立，主持者，「以造幣爲手段，以籌款爲目的，」（高先生語）以二角及當十當二十銅元，有利可圖，盡量加鑄，結果：

- (1) 劣貨幣驅逐好貨幣，光緒銅元已不易見。
- (2) 通貨膨脹，價值貶落，本來一元換一百枚當十銅元的，現在可換三百枚，購買力減小，受影響最大的

就是人力車夫等苦力和小商人。

- (3) 各地的副幣，質量均不相稱，各地的兌換價值亦不同，於是販運二地間大批副幣，成爲違法營業，各地的副幣，均成地方化了！

所以，輔幣的複雜差異，是以造幣爲營利方法的地盤主義的結晶！

如果造幣機關不統一于中央，不打破只管營利，不顧貨幣的供求的地方造幣制，無論怎樣的改良方法，將來亦必漸被擾亂的。這是一個先決條件。

現在中央銀行的一毫二毫鈔票，已盛行于京滬，如果能逐漸推行于各大城市，有充分的基金，確立信用，先把雜色毫票肅清，然後逐漸收回改鑄一角二角銀幣，加鑄五角銀幣，五分銀幣，把副幣的毫角等級先統一了，再着手改鑄一分五釐的基本副幣，那末，這複雜的副幣問題，未始不能于二年或三年的短期內，得一個總解決吧？

## 北戴河有什麼

秋水

(一)

提到北戴河，我們一定要聯想到兩件事，其一是洋化

，其二是時髦。我不幸是一個出過大洋也不會洗掉泥土氣的人，又不幸是一個最笨于趨時，最不會摩登的人。試我

的到盡頭河去——不僅是去，而且是去時心曠神怡，回時心戀戀的——當然另有一個道理。

千般運動，萬般武藝，于我是都無緣的，雖然這是我生平的一件愧事。想起來，我幼小時也學過騎馬，少年時也學過溜冰，打過網球，騎過自行車，但他們于我似乎都沒有緣。一件一件的碰到我，又一件一件的悄悄走開去，在我的意志上從不曾留下一點點的痕跡，在我的情感上也不會留下一點點的依戀和惆悵。却不料在這樣一個沒出息的人身上，游泳的神反而找到了一個忠愛的門徒。當我躍身入水的時候，真如渴者得飲，有說不出的愉快。游泳之後，再把身子四平八穩的放在水面，全身的肌肉便會鬆弛起來，而腦筋也就立刻得到了比睡眠更爲安逸的休息。但聞呼呼的波浪聲在耳畔來去，但覺身如羽毛，隨波上下，心神飄逸，四大皆空。

除去游水之外，北戴河于我還有一個大引誘，那便是那無邊無際的海。當你坐著洋車，自車站出發之後，不久便可以看見遠遠的一片弧形浮光，你的心便會不自主的狂躍起來，而你的窒塞的心緒，也立刻會感到一種疏散的清涼。我們此次在那裏共住了六天。最初的四天，是白天晴日靄靄，天無片雲，入夜烏雲層層，不見月光。但我們每

晚仍到沙灘上去看雲漢搖曳，聽海濤狂嘯。雖然重雲蔽月，但在微明半暗之中，也可以另外感到一種自然的偉大。有一天，夕陽方下，餘光未滅，沙上海邊，闕無一人。遠望去，天水相接，一樣的無邊無垠。忽見東方遠遠的飛來了三隻孤鳥，他們飛得那樣的從容，那樣的整齊。飛過我們的坐處，再向西去，便漸飛漸小，成爲兩三個黑點。黑點又漸漸的變淡，淡到與天際浮烟一樣，才不見了。那時不知道怎的，我心中忽然起了一陣深刻的寂寞與悲哀。三隻孤鳥，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到何處去，在海天茫茫，暮色悽涼之時，與我們這兩個孤客，偶然有此一遇，便又從此天涯。山石海潮，千古如此，而此小小的一個遇會，却是萬劫不能復有的了。

朝日出來的地方，在東山的背後，故我們雖可以看見朝霞，但不能見到朝陽。待朝陽出現時，已是金光滿天，人影數丈了。落日也在西山背後，只有滿天紅霞，暗示我們山後的情景而已。唯有月出是在海面可見的。我們天天到海邊去等待，天天有烏雲阻障。到了第五晚，我們等到了七點半鐘，還不見有絲毫影響。那時沙灘上一個人也不見了，天也漸漸黑了下來，環境是那樣的靜，那樣的帶有神秘性。忽然聽見有人一聲驚叫，把我的靈魂從夢游中驚

了回來。你道怎的？原窠在東方水天相接處，忽然顯出一條紅光了。那光漸漸的肥大，成爲一個大紅火球，徘徊搖盪在天水相連處。不到一刻鐘，便見滄波萬里，銀光如瀉，一丸冷月傲視天空。我們五天的忠誠的守候，今天算是得到了酬報。於是我們便快快回到旅館，吃了晚飯，雇了人力車，到聯峯山去，在蓮花石公園的蓮花石上，松林之下，臥看天上海面的光輝。那晚的雲是特別的可愛，疏散的是那樣的瀟灑輕盈，濃厚的是那樣的整齊，那樣的有層次，他們使得那圓月時時變換形態與光輝，使得他更可愛。不過若從水面上看，却又願天空淨碧，方能見到萬里銀波的偉大與清麗。

最後的一天，我們到東山的一位朋友家去，玩了大半天。我又學到了一個新的游泳法。晚上又同主人夫婦兒女到鴿子窩去吃野餐，直待滄波托出了一丸紅月，人影漸顯之後，主客方快快的戴月歸去。我們也只得快快的與主人夫婦道別，乘着人力車，向車站進發。一路尙見波光雲影，閃爍在樹林之中，送我們歸去。

## (二)

北戴河的海濱是東西行的一長條沙灘，海水差不多在他的正南，所以那裏的區域，也就可以粗分爲東中西的三部。

東部是以東山爲大本營的。住在那裏的人，大抵是教會派，智識也不太新，也不太舊，也不太高，也不太低。他們生活的中心點是家庭，常常是太太們帶着孩子在那裏住過全夏，而先生們不過偶然去住住而已。他們中間十分之九是外國人，尤以美國人爲最多，其中約占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也以協和醫院及教會派的爲多。他們大概是年年來的，彼此都很認識，但對於外來的人，也能十分友善。我在那裏游水的時候，常在水中遇見許多熟人，又常被介紹，在水中和不認識的人拉手，說，『很高興認識了你！』但實際上何能認識？一個人在水中的形狀與表情，和他在陸地上時是很不同的。

中部以石嶺爲中心點。住在那裏的人，大抵是商人，近年來尤多在中國經商暴發的德俄商人。他們生活的中心點不是家庭，乃是社交，雖然也有例外，也有帶着孩子的太太們，但這不能代表中部的精神。代表中部精神的，是血紅的嘴唇，流動的秋波，以及富商們的便便大腹。他們大刀闊斧的「做愛」，蒼蠅沾蜜似的親密，似乎要在幾個星期之內，去補足自亞當以來的性生活的不足與枯燥。但你若仔細觀察一下，你便可以覺得，在這樣情感狂放，肉感濃厚的空氣之下，還藏着一個痛不在乎的意味。似乎大

家所企求的，不過是一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樂而已。

在他們中間很少有中國人，尤其是女子。他們看見我在那裡游泳，都發出驚訝的注意。他們對於中國人的態度，也是傳統的「上海腦筋」。我現在且述一個故事來證明這種態度怎樣的普遍于這類外國人之中。我有一個朋友，在一天的下午，會同着她的丈夫到西山頂上去游玩。那裏下山的路是不甚好走的。他們正走着，忽然看見了兩個法國孩子，男的約有十歲，女的大約是七八歲。那女孩看見山崖峭陡，直駭得發抖，央求那男孩子扶助，但他硬不肯，一溜煙獨自跑下山去了。我的朋友看不過，她讓正扶着她的丈夫去扶携那個女孩子。下山之後，女孩子十分感激，便與他們談天，問他們是那一個的人，她讓她猜，她說：「英國吧？」不是，你不看見我的黃皮膚黑頭髮嗎？」那女孩有點驚訝了，說「日本嗎？」亦不是，我們是中國人。」說也不信，那女孩一聽之下，立刻駭得唇白眼直，臉上的肌肉瑟瑟的抖着，拚命的叫她的哥哥。那男孩並未走遠，他也駭着了，立刻走來携着女孩子的手，顯出在患難中相依為命的一種心緒。我的朋友看了，又氣，又覺得他們可憐。她故意的瞪着眼，叱着說，「不准走！」兩個孩

子更駭了，真的立着不敢動。她對他們說，「我此時若不教訓你們，你們將長成爲兩個國際的蠢賊。聽我說，回去告訴你的父母，說今天遇到了兩個你們又怕又看不起的中國人，那太太寧可自己很困難的走下山去，却讓那先生扶着你這女孩子，因爲她的哥哥不助她下山。問你的父母，這兩個中國匪賊，比了你們法國的匪賊怎樣？比了你們法國的紳士又怎樣？走吧，願你們今天睜開了你們的眼睛！」那男的倒底大些，很羞慚的伸出手來，給他們道了謝，道了歉，方一步三回顧的，很驚訝的，同着他的妹妹走回去了。

西部以聯峯山爲中心點。住在那裡的，除了外交界中人之外，有的是中國的富翁，與休養林泉的貴人。公益會即是他們辦的。我們雖然自度不配做那區域的居民，但一想到那些紅唇肥臂，或是禿頭油嘴，自命爲天之驕子的白種人，我們便不由得要感謝這些年高望重，有勢有錢的公益先生們，感謝他們爲我民族保存了一點自尊心。我們在公益會的浴場游泳時，心裏覺得自由，覺得比在中部浴場游泳時快樂得多了。並且那裏還有水上巡警，他們追隨着你，使你沒有沉沒的恐懼。

住居西部的中國人既多，女子當然也有不少。但我所

見下水游泳，或是騎馬驟馳的，却仍以幼年女子為多。三十歲的女子，大抵是很斯文的坐看，捧着傘看看而已。至多也不過慢慢的脫下了襪子，提着那時髮美麗的長衫，小心謹慎的，在沙灘上輕移蓮步而已。三十歲至四十歲間的女子，則在我住居六天之內，就壓根兒沒見到一個。但做愛的年輕男女却不是沒有，不過他們的做愛，與西人真不相同。中部西人的做愛，是大刀闊斧一氣呵成的，而我

所見西部的中國「摩登」，却是乘着月暗潮狂的時候，遮遮掩掩羞澀澀，在沙灘上走走說說而已。並且兩個人單獨出外的很少，大概是五六成羣，待到了海邊再分成對對的為多。雖然我因住居之時不久，見聞有限，但這個情形也未嘗不可以代表住在那裏一部份的中國青年在社交上的自由與管束。

### 南京鍾山書局

## 國風

半月刊

創刊號 廿一年九月一日

發刊辭  
正義之利  
熱河省形勢論  
日本開化論  
天文與人生  
極短波無線電之回顧  
柳詒徵  
張其昀  
繆鳳林  
張鈺哲  
倪尚達

談談我國大學的外國文學課程  
陶風樓記  
自渭北寄江東的一封信  
甘肅學脈(通訊)  
無錫文獻之一  
中國土地人口之新統計  
范存忠  
柳詒徵  
徐近之  
李行之

定價 每期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通訊及定報處 南京雙井巷文安里五號 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三二二號

## 法律評論

本刊自民國十二年創刊已逾九稔，稱爲我國最有歷史之法律雜誌。每週出版一冊，材料新穎，內容豐富，印刷精良，發行迅速，每冊定價洋一角，預定半年報費二元五角，郵費二角，全年報費五元，郵費五角二分，並經售各種法學名著，備有書目函索即寄。

社址 南京水西門內月牙巷九號

## 平明雜誌

第一卷第九期 要目

日寇盜竊東北始末記  
胡佛施政成績的批判  
法蘭西政界現狀  
中國的煤鐵事業  
最近日本的軍事工業  
德意志視察記  
世界論壇(一則)  
大事述評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附錄：非戰公約三年來之發展  
許孝炎  
盛蘭  
林啓真  
胡東川  
君東萍  
鄭林莊  
編今等  
熊式

# 日美戰爭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 蘇俄軍備與日俄戰爭

每冊五角外埠加寄費五分。郵票代洋五十八分。定價洋一元。預約七角。外埠另加寄費八分。定價九角。預約六角五分。外埠加寄費八分。

預約九  
月二十  
五止第  
一卷第  
一卷第  
一卷第  
者從速

總發行所  
：北平宣  
外大街北  
平晨報社  
代售處：  
本市及外  
埠各書店

## 綏遠土壤報告

潘德頓等著詳載薩拉齊民生渠區域之土壤種類及性質附地圖及照片 價一元 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發行

## 博山鉛鑛及煤鑛研究

王竹泉著 於博山鉛石頁岩及煉焦烟煤研究甚詳載地質彙報第十八號同號內又有翁文灝謝家榮關於津浦南段煤鑛報告 全冊價二元 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發行

## 漢口全民報

這是武漢方面很經濟的一種報紙，它是敢於說話並能於說話的！它能獨特的把武漢爲什麼要使人一切難懂的事況，入骨地描繪出來。如果武漢的環境是值得供人研究的，那末，全民報正好供人作參考了！

沙家鼎主編

定閱：每月三角全年二元六角

社址：漢口八元里十九號

## 外交通月報

第二期要目

各國在平津至山海關駐兵問題之研究  
評楊瓦特外交近著  
法日關係論  
由國際法立場駁所謂滿洲國承認問題(續)  
中國與古巴外交關係論  
日本軍閥論  
中日糾紛與國際聯盟(續)  
中俄復交與互不侵犯條約  
日俄關係論  
日俄之地位及其在遠東政局中之展望

袖風 叔希 叔網 王憲 王山 奇甫 堅白 陳壽 慶泰 公岐 抽民

奧大瓦帝國經濟會議  
國聯調處中日問題記(續)  
斯他林談片節譯  
蘇聯所訂中立，不可侵，或互不侵犯條約  
譯要

承武 翰壽 仲珊 凡生重譯

每期四角，國外五角，半年一元五，全年三元，(國外加郵二元)。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但以一角以內者爲限。  
總發行：北平兩城府右街連環門神寶藥局 本社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九一八」一年了！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南行雜記

看人家怎樣應付國難（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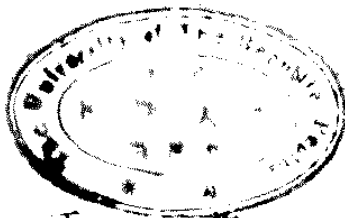
孟真

胡適

蔣廷黻

毛子水

費彝民



獨立評論每

週星期日出

版

每期定價四分

預定全年五十

期，連郵費一

元六角；半年

九角。國外加

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九五折

社址：北平

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西安  | 蘭州  | 武封  | 開封  | 安慶  | 無錫  | 青島  | 濟南  | 廣州  | 瓊州  | 廈門  | 重慶  | 漢口  | 汕頭  | 興寧  | 梅縣  | 成都  | 浙江  | 北平  |     |
| 北平圖書館 | 東亞書局 | 西單書局 | 新月書店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 東亞書局  | 西單書局 | 新月書店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佩文齋 |

# 獨立評論

第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 「九一八」一年了！

孟真

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正是「九一八」事件一週年了！

「九一八」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也正是近百年中東亞史上最大的一個轉關，也正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兩件自然一個是世界大戰，一個是俄國革命。我們生在其中，自然有些主觀的情感，我們以這一年的經歷，免不了有些事實的認識，我們縱觀近代史，瞻前顧後，免不了有些思慮。假如中國人不是猶如一流的品質，這時候真該表示一下子國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開倒車的，倭人早晚總得到他的懲罰。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淺看出來，我們正是無限的悲觀，至於絕望；若深看出來，不特用不着悲觀，且中國民族之復興正繫於此。

先說淺看中的失望。

第一失望是在如此嚴重的國難之下，統治中國者自身竟弄不出一個辦法來。國民黨在民國十六年以來，以歷史的及領袖人格之品質的關係，在表面的成功之下，自身破

裂其組織，以至於建國固談不到，而碰到空前的國難。國民革命軍打到山海關的時候，真是朱洪武打跑胡元以來中國民族的第一個好際會，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如有知識與人品，中國又何至出數十萬萬的資財，數萬的性命，以供其「家爭」。「家爭」的結果，國民黨所存之革命性尙存幾何，及國民黨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天下共知。其最慘酷的滑稽事，如馮玉祥「勢逼處此」的走了「叛逆」之一途，而打出去的奉系被請進來做黨國柱石！「九一八」事件一出，我們以為大家總要革面洗心，人盡其能，共赴國難，當時未嘗不引「敵國外患所以安國」之談以自慰。然而不然！起初是和會的一陣文章，黨國領袖人物曾表示其「誠意」於天下；其繼是倉皇辭廟，稅駕東周，及南北軍閥對滬戰反應之百分冷淡；最近是以所謂抵抗計劃引其來的汪精衛辭職，到了今天，不特抵抗的工作不會辦，並如此這般的一個政府也亦弄到不上不下，若有若無了。今天若想廣州不做撒腿的文章，南京肯做積極的工作，漢口不謀局面的開展，北平有個振作的精神，恐怕沒有多人相

信罷？這樣的漁陽鼙鼓驚不破北平的羽衣曲，引不出漢口的輪臺詔，振不起廣州的勤王意氣，碎不了南京的六朝風度，則中華民國更有何希望呢？

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夢中而毫無振作的氣象。政府與統治集團之使人失望絕望，人民猶可望到別處；若一般國民都如此醉生夢死，尙有何說？元兵未渡江，臨安已經給他預備好了；清兵未入關，燕京南都已經給他預備好了。所謂預備者是些甚麼呢？靠天活着的心理，毫不振作的生活，做順民或逃之夭夭的幻想，知命的哲學！所以人民雖衆，如一羣羊，社會雖繁雜，如一堆沙，以今日之局面比宋明亡時真正再像也沒有了！自己先已準備好了亡國，做成一碗現成飯，人家爲什麼不來吃？俗語說得好，「天子不取，反受其殃」。試看今日南北人民對此局勢如何反應？日本貨是照舊買的，尤其以華北爲甚。明明擺着，買他二角錢的東西便給他一個打我們的槍子，買他兩塊錢的東西便給他一個打我們的破彈，存他一批五萬元的貨便給他一個炸我們的飛機。然而還是買的。勞苦的大衆國家本不曾給他以生活之保障，他們莫名其妙是可怒的，至於所謂中等階級，真是與國休戚的，仍是專心致志的圖謀他的小小安舒生活，尤其這個階級中的太太小姐們，全

想不到「國破家亡身又辱」！看看上海租界，以爲亡國不過如此而已！

第三失望是世界上對此事件反應之麻木。中國人自己的事，而想到別人反應的態度，誠然是可恥的。不過，這篇文章不過敘述我自己的意見，我們在這一年中自然免不了想到些世界問題之牽連，我們如果知道依賴別人是最大之恥，而奉行此義，則亦無妨替人想想。倭人之暴舉，不特給美國的太平洋政策一個正面打擊，並且是積極脅迫大英帝國在海上存在之第一要着。且國際聯盟從此失其效能，大戰結局中之唯一可以值得保持發展的創設喪失了，於是大強國支配小國之一種調協的工具拆台了，英法皆感其困難，而尤以法國爲甚。且日俄局面從此尖銳化，倭人在東北之橫行遲早必引起對俄之糾紛。以如此凋零之世界，如此巴爾幹化之歐洲，羣策羣力，以圖經濟恢復現狀安定之不暇，則日俄一戰所引起之波瀾，真要將世界大戰遺留之瘡毒一齊潰爛。俄國在地勢上是不可破的，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之往事可證，然則雖反俄者若有意識亦不能希望以此得利。凡此形勢，似甚明顯，而列國輿論多昧於此，只以目前之自了爲眼光視線所及，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英國，統治日本領導日本國民之日本軍閥已明明表示其要建設

大帝國于亞澳各洲，而英國多數輿論似乎以為滿洲問題不關自己，眼光如豆者，必有禍事臨頭之一日。英國此日對遠東之態度頗像大戰前之態度。誠然，大戰前英國的地位是與今日不同性質的，大戰前英德暗鬥已見，此日日本統治者雖明言吞併澳洲，統治印度，然而形勢不如彼時之迫切，不過，大戰前德國，雖也把英國來打的一筆賬算在心目中，却並不會覺得英國在德法戰時必戰。英國人自己也有時在事後責備愛斯葵知的政府，說，假如那時英國的態度表示鮮明些，或者可以使德國自覺而免于一戰。英人總是以自恃的手段行混過去的步驟的，因而救火每每救在燎原之後。今日英國，如欲放棄其蘇彝士運河以東之勢力則已，否則坐看日本攫到東北之金穴，用其天然供給，一步一步的在亞澳兩洲擴充勢力，先是掃蕩英國的商場，次一步便是政治統治了。若謂此事尚遠，則遠而忽之，正是輿論麻木之象徵，世界多事之緣由也。

第四失望是中國的政治似乎竟沒有出路。國民黨固會為民國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組織紊亂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勢。於是一切殘餘的舊勢力蠢蠢思動，以為「彼可取而代之也」。國民黨誠然大對不起國民，其所以對不起國民之一件，即是過量的對得起這些殘餘勢

力，因為當年不會自己努力，把這些東西根本拔去了，使他們今日尚在那裏胡思亂想，胡言亂道。有一天一個人就所謂「國難會議」發議論，說，國民黨如何不好，非交出政權來不可。我便老實說，國民黨對不起國民，事誠有之，然而以往失敗的南北軍閥及政客團體尤其對不起國民，國民黨要交出政權來，容或有之，然而殘餘勢力如北洋系，安福系，研究系，政學系等，都沒有這個資格起來接受。這話說來，我們這專心同情于國民黨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人最傷心，今日誠有啞子吃黃連的苦處。我們其將如唐明宗禱天，願天生聖人于國民黨中乎？今日之大難題，即在國民黨自身弄得沒有辦法，而中國並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說到這裏，有人要問道，「然則共產黨是出路嗎？」平情而論，果然共產黨能解決中國問題，我們為「階級」的原故，喪其性命，有何不可。我們雖不曾榨取勞苦大眾，而只是盡心竭力忠其所職者，一旦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自然當與壞東西們同歸于盡，猶之乎宋明亡國時，若干好的士人，比貪官污吏還死得快些一樣子。一從大處設想，則知如此運命真正天公地道，毫無可惜之處。所以我們是不應以個人之前提論這事的。不過，共產黨自

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洩，而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八股。中國革命的形勢與俄國大不同者至少有三。一，地理上截然不同。俄國是打不破的江山，背後靠着北冰洋，冰山便是他的泰山，又有冰雪及遼闊的地勢做天然的保衛。中國有個大肚子伸在海中，真是一切帝國主義的最自由的戰場。二，國民經濟上截然不同。俄國在天然上，富力只下於美國，歐戰前社會有相當的富庶，且地太廣人較稀，而統治及地主階級尤是大富，所以有田可分，有產可共，分田共產之後，國家仍能有大資本，國民以五年計劃之故，不得不忍痛以輸將，到底還有輸將之餘地。中國人至於今日，小小的些資本幾乎皆在租界及經濟上受租界支配之大城中，如北平受天津租界之支配，廣州受香港之支配等。這地方的資本，不用轉地方便「出國」，而中國乃成全無資本吃菜根嚼糝糠之乞丐國矣。以

如此之經濟形勢，任何政治做不到，遑論經濟發展？然而經濟不發展是建不了國的，所以俄國如此勤勞於其五年計劃。第三是革命人材上截然不同。俄國革命黨歷史將及百年，以如此長期之演進，如此長期之訓練，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育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黨中吸收不少，因為

俄國革命黨中本有不少小學教師，低級官吏，小商人，小工業家，工師，技員，政權到手，辦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國，不然乃是發瘧子。國民黨以中山先生偉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經過，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國的人才來，遑論幾年中專靠怨氣及性慾解放的一隊缺知識少訓練的人們。共產黨之一朝攪得政權雖可能，而共產黨之建國是辦不到的。

如此說來，失望至此，真正絕望，然而我們怎麼辦？因此不免想到：一，自殺，免得活着難過。二，暗殺，暗殺國賊巨醜，乃下至污吏姦商，或者自己的讐人也可以。三，窮極享樂，只顧今朝，快樂反正賺到，因而死了尤妙。這樣辦法以外，還有別的辦法沒有呢？

不過看深一步，以上的失望都不够使我們絕望的。中華民族自有其潛藏的大力量，三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是滅不了的，而且沒有今日天造艸昧之形勢，民族是復興不來的。這不是自己安慰的話，有事實為證。

第一，東北是亡不了的。所謂東北者，在歷史上本非一個單純的層次，狹義的遼東永是中國人居住地，其北部則多是荒地，最近百年中山東河北的饑兒冒風雪，闖草萊

，吃人類吃不了的苦，然後此地民族上永爲中國。一朝日本人來，自然要對這些人加以排擠，然而三千萬人豈能趕得許多？我們這三千萬同胞中大多數是如何去的呢？我記得小時常走由天津向南的一條大路，每每遇到成羣結隊的山東人『下關東』。他們背着一袋乾食，即是乾得比鐵差不

一遭艱難，我們自可恢復故物。雖說，今日東北之賣國賊如許多，日本的教育又必不放鬆，然而日本之小器，適足以促成反感，賣國賊的子弟每有不少革命黨。日本人不能使關東的中國人另成一種生活，則一朝小水銀球碰到大水銀球，是分不了的。

多的雜糧餅子，和幾百文錢，以便路上買點水吃，一直走到黑龍江，或西伯利亞。有火車是坐不起的，而且京奉路上洋人管的火車，每每把他們悶死。這樣遠征，自然死許多，然而他們很多竟到了，後起者只以到者爲勸，不以死者爲戒。尤其可恨的是東北的軍閥變成了大地主，要耕地者須先拿出一些大租金，而他們的生活乃真如農奴一般了。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們爲中華民族開闢了若干萬里的疆土！日本人可以攘取而勢不能驅走，日本人雖能得其大利，而勢不能奪其小利，則他們之存在依然。若以教育同化，則現有臺灣之榜樣在，試問台灣多數人民之漢人近於日本人乎，近於福建人乎？燕雲十六州淪於北族者數百年，黃河流域各省淪於金元者數百年，一旦大明朝起來，這些地方是誰的呢？今日中國民族之有東北，乃是山東河北勞苦農民的功勞，今日中國政權之失東北，乃是東北軍閥作惡誤國的成績，則將來關內的政治一有辦法，暴虐的倭人

第二，中國的事情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只要軍

隊稍有紀律，地方便可以平安，只要政府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秩序，人民便可以猛烈的進步。即以山東論，張宗昌幾乎把山東全省的社會組織拆散，而今日以韓復榘之治法，竟能成一小康之局，若在外國，豈非怪事？但使中國的政權有少許的安定，中國政府有三分的清明，便可有開國的景象，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驟看中國此時的情勢，真像社會的總崩潰，然而轉移也是有望的。前人說，「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這話像是極不通，不過，二千年的帝制訓練，人衆如羊羣，一般風氣轉移決不是封建時代之固執了。今日之所以暮氣沉沉者，正是二十多年政治失望之結局，人民向上之心，一摘，再摘，無數摘，焉得不如今日？這事雖可悲傷，然而總是一種變態，是可以改得過來的。記得二十一條交涉之後，北京中央公園開救國儲金大會，數萬人

去了捐款，老婆子小孩子都多得不可數。然而不過半年，籌安會出來了，救國儲金便爲梁士詒等用作帝制費了。似此的摧殘無數次出現，焉得不有今日之死氣？不過這死氣究竟是長期摧殘之結果，非本性則然。一旦國人對社會略有半分希望，對大局略有半分期求，這個死氣是可以改的。譬如我們住在北平的多數人眼看見此間的「政治」，還去希望什麼？眼看見有政權人物之公私行爲，還計較甚麼抵抗排貨？但這種死氣並非本性，死氣之內，包着熱烈的怨氣。一旦局勢稍有一縷的出路，天良是泯滅不了的！二十年中，輿論清議每況愈下，以至于無，然而「野火吹不盡，春風草又生」，春風一來，死氣告退。從長看去，中國人不是慣坐在墓口中的。

第四，國際上的形勢今日雖然混沌，除美國以外幾沒有說句公道話的，然而東北之大變關係世界大局者過于巴爾幹，日本既已作鯨吞亞澳的發動，遲早必橫生糾紛，且決是遲不了很多的。今日大家之所以躊躇猶豫者，一是沒有準備，大家都不曾料到日本如此之突然大鬧；二是怕蘇俄，日本勢力之消落是蘇俄驟升的大機會，而蘇俄之上升是資本主義國家所絕不願見的。然而這樣形勢雖是使目下沉悶之背景，久而久之局面總要開展的。英國決不能放棄

其遠東市場，美國之日本開疆，合併檀香山羣島，合併菲律賓羣島，宣布中國領土保全門戶開放主義，調停日俄戰，開華府會議，數十年中一步一步的一貫政策，決無因日本在瀋陽之一擊而一朝放棄的。至于俄國，尤其不能割貝加爾湖以東以與人。假如中國真能自己稍稍振作，以後不患沒有利于我們的機會。即如二十一條時代，我們是何等的困難，歐戰罷了乃有華盛頓會議。歷史自然是不能保其重現的，然而只要自己有辦法，環境之免不了出有利于我們的機會。

第五，中國人不是一個可以滅亡的民族。歷史上與中國打來往的民族，如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國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勞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環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狀態中進展文化。這或者就是中國人不能特放異彩，如希臘人如猶太人的原故，然而這確是中國人萬古長存的原故。論到智慧，雖不十分優越，却也是上等中的中等，固曾以工商業及美術文學及大帝國之組織力昭示於歷史；論到政治力量，今天固然慚愧的很，不過今日之患，在乎沒有政治重心，一有政治重心，中國是能有大的組織的。誠然，以早早脫離了封建社會，在二千年帝制下

的訓練之故，社會如散沙一般，然而南北東西各有萬里直徑的方士中，人文齊一，不分異類，也不是沒有有益的方面。東北在備極昏暴的軍閥治下能驟進人口，南洋及新大陸能以猪仔式的進身開拓生財，在這樣最平庸的形式中，包含着超人的精神，比起嬌貴的西洋人，器淺的倭人，我們也自有我們的優越處。今日中國各事，從深裏看去，皆不足悲觀，說科學不發達呢，然而以如此之環境，有如此之科學已經是難能了；說實業不發達呢，然而政治摧殘之下這裏那裏尚有幾個飄洋，也是大不容易了。所沒有辦法者，只是政治，而政治之所以沒有辦法是沒有政治的重心。只要這一層能以一種方式演出來，無論是國民黨或其他乃至於一種能拿得起政治來的階級統治，一切事都可望進步。在中國做事業說難固難，說易也易。

若說我這些話不免自己安慰自己，則試看在此死氣

##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

胡適

的一年國難中何嘗沒有使人精神奮發的事？例如上海之抗日，真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如東北的義勇軍，以那樣的情勢，做那樣超人的奮鬥。又如鐵血除奸團，極少人不顧性命的組織竟有如許大的效力。然則中國的事是不可一概而論的。

淺看來是絕望，深看來是大有希望。這希望不在天國，不在未來，而在我們的一身之內。我們若以民族的希望為宗教的信仰，以自身之勤勉工作各盡其職業為這信仰之行事，則大難當前，儘可處之泰然，民族再造，將貢一份助力。宋明的道學先生尙能以四書五經養其浩然之氣，我們不能以近代知識養我們的浩然之氣嗎？

我們的知識不使我們有失望之餘地，我們的環境不許我們有懈惰的權利！

這一期本刊出版之日正是九二八的周年紀念。這一年的光陰，沒有一天不在恥辱慘痛中過去的，紀念不必在這一天，這一天不過是給我們一個特別深刻的回憶的機會，

叫我們回頭算算這一年的舊賬，究竟國家受了多大的損失和恥辱，究竟我們自己努力了幾分，究竟我們失敗的原因在那裏。並且這一天應該使我們向前途想想，究竟在這些



近的將來應該如何努力，在那較遠的將來應該如何努力。這才是紀念「九一八」的意義。

九一八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他不過是五六十年的歷史原因造成的一個危險局面的一個爆發點。這座火山的爆發已不止一次了。第一次的大爆發在三十八年前的中日戰爭，第二次在三十五年前的俄國佔據旅順大連，第三次在庚子拳亂期間俄國進兵東三省，第四次在二十八年前的日俄戰爭，第五次在十七年前的二十一條交涉。去年九一八之役是第六次的大爆發。每一次爆發，總給我們一個絕大的刺激，所以第一二次的爆發引起了戊戌維新運動和庚子的拳禍。日俄戰爭促進了中國的革命運動，滿清皇室終於顛覆。二十一條的交涉對於後來國民革命的成功也有絕大的影響：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及其失敗，安福黨人的賣國借款，巴黎和約引起的學生運動，學生運動引起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此等事件都與國民革命的運動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繫。所以我們可以說民四的中日交涉產生了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

反響是有的，然而每一次反響都不會達到挽救危亡的目標，都不會做到建設一個有力的統一國家的目標。況且

每一次的前進，總不免同時引起了不少的反動勢力；戊戌

維新沒有成功，反動的慈禧黨早已起來了，就引起了庚子的國恥。辛亥革命剛推倒了一個枯朽的滿清帝室，北洋軍人與政客的反動大團結又早已起來了。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還沒有完全勝利，腐化和惡化的趨勢都已充分顯露了。三十多年的民族自救運動，沒有一次不是前進的新勢力和反動勢力同時出現，彼此互相抵消，已得的進步往往還不够反動勢力的破壞，所得雖不少而未必能抵償所失之多。結果竟成了進一步必得退一步，甚至於退兩三步。到了今日，民族自救的運動還是一事無成！練新兵本是爲了禦外侮的，于今我們有了二百多萬人的陸軍，既不能禦外侮，又不能維持地方的安寧，只給國家添了一個絕大的亂源！謀革命也是爲了救危亡，圖民族國家的復興；然而三十年的革命事業，到今日還只到處聽見「尙未成功」的一句痛語。辦新教育也是爲了興國強種，然而三十多年的新教育，到今日不曾爲國家添得一分富，一分強，只落得人人痛恨教育的破產。

四十年的奇恥大辱，刺激不可謂不深；四十年的救亡運動，時間不可謂不長。然而今日大難當前，三百六十五個晝夜過去了，我們還是一個束手無策。這是我們在這個

絕大紀念日所應該深刻反省的一篇慘史，一筆苦賬。

我們應該自己反省：爲什麼我們這樣不中用？爲什麼我們的民族自救運動到于今還是失敗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這固然是今日的急務；然而還有許多人不信我們的民族國家是有病的，也還有許多人不肯相信我們生的是七年之病，也還有一些人不肯費心思去診斷我們的病究竟在那裡。我說的「反省」，就是要做那已經太晚了診斷自己。

我們的大病原，依我看來，是我們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禍延到我們今日。二三十年前人人都知道鴉片，小脚，八股爲「三大害」；前幾年有人指出貧，病，愚昧，貪污，紛亂爲中國的「五鬼」；今年有人指出儀文主義，貫通主義，親故主義爲「三個亡國性的主義」（本刊第十二號）。這些話，現在的青年人都做老生常談了，然而這些大病根的其實是絕對無可諱的。這些大毛病都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都是千百年來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遺產。這些病痛，「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何況我們竟是兼而有之，種種亡國滅種的大病都叢集在一個民族國家的身上！向來所謂「東方病夫國」，往往單指我們身體上的多病與軟弱，其實我們身體上的病痛固然不輕，精神上的病痛更

多，又更難治。即如「纏脚」豈但是殘廢肢體而已！把半個民族的分子不當作人看待，讓她們做了牛馬，還要砍折她們的兩腿，這種精神上的風狂慘酷，是千百年不容易洗刷得乾淨的。又如「八股」，豈但是一種文章格式而已！把全國的最優秀分子的聰明才力都用在變文字戲法上，這種精神上的病態養成的思想習慣也是千百年不容易改變的。——這些老祖宗遺留下的孽障，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根本病。在這個心身都病的民族遺傳上，無論什麼良法美意一到中國都成了「踰淮之橘」，都變成四不像了。

所謂民族自救運動，其實只是要救治這些根本病痛。這些病根不除掉，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什麼民族復興，都是廢話。例如鴉片，現在帝國主義的國家並不用兵力來強逼我們銷售了，然而各省的鴉片，勒種的是誰呢？抽稅的是誰呢？包運包銷的是誰呢？那無數自己情願吸食的又是誰呢？

病根太深，是我們的根本困難。但是我們還有一層很重大的困難，使一切療治的工作都無從下手。這個大困難就是我們的社會沒有重心，就像一個身體沒有一個神經中樞，醫頭醫脚好像都搔不着真正的痛癢。試看日本的維新所以能在六十年中收絕大的功效，其中關鍵就在日本的社

會組織始終沒有失掉他的重心：這個重心先在幕府，其後幕府崩潰，重心散在各強藩，幾乎成一個潰散的局面；然而幕府歸政於天皇之後（一八六七），天皇成爲全國的重心，一切政治的革新都有所寄託，有所依附，故幕府廢後，即改藩侯爲藩知事，又廢藩置縣，藩侯皆入居京師，由中央委任知事統治其地（一八七一），在四五年之中做到了剷除封建割據的大功。二十年後，憲政成立，國會的政治起來替代藩閥朝臣專政的政治（一八九〇），憲政初期的糾紛也全靠有個天皇作重心，都不曾引起軌道外的衝突，從來不會因政爭而引起內戰。自此以後，四十年中，日本不但解決了他的民族自救問題，還一躍而爲世界三五個大強國之一，其中雖有幾個很偉大的政治家的功績不可磨滅，而其中最大原因是因爲社會始終不會失其重心，所以一切改革工作都不至於浪費。

我們中國這六七十年的歷史所以一事無成，一切工作都成虛擲，都不能有永久性者，依我看來，都只因爲我們把六七十年的光陰拋擲在尋求建立一個社會重心而終不可得。帝制時代的重心應該在帝室，而那時的滿清皇族已到了一個很墮落的末路，經過太平天國的大亂，一切弱點都暴露出來，早已失去政治重心的資格了。所謂「中興

」將相，如曾國藩李鴻章諸人，在十九世紀的後期，儼然成爲一個新的重心。可惜他們不敢進一步推倒滿清，建立一個漢族新國家；他們所依附的政治重心一天一天的崩潰，他們所建立的一點事業也就跟着那崩潰的重心一齊消滅了。戊戌的維新領袖也會轟動一時，幾乎有造成新重心的形勢，但不久也就消散了。辛亥以後民黨的領袖幾乎成爲社會新重心了，但舊勢力不久捲土重來，而革命日子太淺，革命的領袖還不能得着全國的信仰，所以這個新重心不久也崩潰了。在革命領袖之中，孫中山先生最後死，奮鬥的日子最久，資望也最深，所以民十三以後，他改造的中國國民黨成爲一個簇新的社會重心。民十五六年之間，全國多數人心的傾向中國國民黨，真是六七十年來所沒有的新氣象。不幸這個新重心因爲缺乏活的領袖，缺乏遠大的政治眼光與計畫，能唱高調而不能做實事，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箝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這四五年來，又漸漸失去做社會重心的資格了。六七十年的歷史演變，僅僅得這一個可以勉強作社會重心的大結合，而終于不能保持其已得的重心資格，這是我們從歷史上觀察的人所最惋惜的

這六七十年追求一個社會政治重心而終不可得的一段

歷史，我認爲最值得我們嚴重考慮。我以爲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的失敗，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我的朋友翁文灝先生說的好：「進步是歷次的工作相繼續相積累而成的，尤其是重大的建設事業，非逐步前進不會成功。」（本刊第五號，頁十二）日本與中國的維新事業的成敗不同，只是因爲日本不會失掉重心，故六七年的工作是相繼續的，相積累的，一點一滴的努力都積聚在一個有重心的政治組織之上。而我們始終沒有重心，無論什麼工作，做到了一點成績，政局完全變了，機關改組了或取消了，領袖換了人了，一切都被推翻，都得從頭做起；沒有一項事業有長期計畫的可能，沒有一個計畫有繼續推行的把握，沒有一件工作有長期持續的機會，沒有一種制度有依據過去經驗積漸改善的幸運。試舉議會政治爲例：四十二年前，日本第一次選舉議會，有選舉權者不過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一；但積四十年之經驗，竟做到男子普遍選舉了。我們的第一次國會比日本的議會不過遲二十一年，但是曇花一現之後，我們的聰明人就宣告議會政治是不值得再試的了。又如教育，日本改定學制在六十年前，六十年不斷的努力就做到了強迫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也達到了很可驚的成績。我們的新學堂章程也是三十多年前就有了的，然而因

爲沒有長期計畫的可能，普及教育至今還沒有影子，高等教育是年年跟着政局變換的，至今沒有一個穩定的大學。我們拿北京大學南洋公學的跟着政局變換的歷史，來比較慶應大學和東京帝大的歷史，真可以使我們慚愧不能自容了。

○ ○ ○ ○ ○

我開始要做一篇紀念「九一八」的文字，寫了半天，好像是跑野馬跑的去題萬里了。然而這都是我在紀念九一八的情感裏的回憶與反省。我今天讀了一部請櫻日記，是臺灣民主國的大總統唐景崧的日記，記的是他在一八八二年自己告奮勇去運動劉永福（當時的「義勇軍」）出兵援救安南的故事。我看了真有無限的感慨！五十年前，我們想倚靠劉永福的「義勇軍」去抵抗法蘭西。五十年後，我們有了二百多萬的新式軍隊了，依舊還得倚靠東北的義勇軍去抵抗日本。五十年了！把戲還是一樣！這不是很值得我們追憶與反省的嗎？我們要禦外侮，要救國，要復興中華民族，這都不是在這個一盤散沙的社會組織上所能做到的事業。我們的敵人公開的譏笑我們是一個沒有現代組織的國家，我們聽了一定很生氣；但是生氣有什麼用處？我們應該反省：我們所以缺乏現代國家的組織，是不是因爲

我們至今還不會建立起我們的社會重心？如果這個解釋是  
不錯的，我們應該怎樣努力方才可以早日建立這變一個重  
心？這個重心應該向那裏去尋求呢？

爲什麼六七年的歷史演變不會變出一個社會重心來呢  
？這不是可以使我們深思的嗎？我們的社會組織和日本和  
德國和英國都不相同。我們一則離開封建時代太遠了，二  
則對於君主政體的信念已被那太不像樣的滿清末期完全毀  
壞了，三則科舉盛行以後社會的階級已太平等化了，四則  
人民太貧窮了沒有一個有勢力的資產階級，五則教育太不  
普及又太幼稚了沒有一個有勢力的智識階級；有這五個原  
因，我們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天然候補的社會重心。既然沒  
有天然的重心，所以只可以用人功創造一個出來。這個可  
以用人功建立的社會重心，依我看來，必須具有這些條件

第一，必不是任何個人，而是一個大的團結。

##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假若九一八事件發生在別的國家——這當然是不可能

的——我們想這事件大概會怎樣發展。無疑的，一方面

第二，必不是一個階級，而是擁有各種社會階級的同  
情的團體。

第三，必須能吸收容納國中的優秀人才。

第四，必須有一個能號召全國多數人民的感情與意志  
的大目標；他的目標必須是全國的福利。

第五，必須有事功上的成績使人民信任。

第六，必須有制度化的組織使他可以有持續性。

我們環顧國內，還不會發現有這樣的一個團結。凡是自命  
爲一個階級謀特殊利益的，固然不够作社會的新重心；凡  
是把一黨的私利放在國家的福利之上的，也不够資格。至  
於那些擁護私人作老板的利害結合，更不消說了。

我們此時應該自覺的討論這種社會重心的需要，也許  
從這種自覺心裏可以產生一兩個候補的重心出來。這種說  
法似乎很迂緩。但是我曾說過，最迂緩的路也許倒是最快  
捷的路。

二十一，九，十一夜。

蔣廷黻

的發展是軍事的抵抗。又假若該國也像中國一樣不但無抵  
抗的能力，且也無抵抗的堅強意志——這當然也是不可能

的——那裏怎樣呢？最低限度，民衆團體，輿論機關，與國會代表要群起追究這事件的責任和經過。政府呢，將不待國民的催迫，就會在國會裏發表負責的，附有證據的說明，同時更將不待國聯的調查，就會發表白皮書或紅皮書或藍皮書使全世界都能明瞭該事件的真像。這些口頭的或書面的說明，雖然不能完全是客觀的，科學的，縱使大部份是當局者爲自己粉飾而談過於人的，總而言之，不待週年的國恥紀念，該國政府對於該事件的官方觀，早已爲世人所熟知了。

現在我們已到喪失東北的週年忌日了，而我國政府至今沒有這樣的說明。直到現在，關於九一八事件的遠因近因我們還有許多問題存在。我國沒有國會，當然沒有國會記錄可尋找。但是我們的政府是對黨負責的；政府對黨總應該有一個系統的報告。若是有的話，我是沒有看過，也沒有聽人說過。至於各國外交部所慣有的色皮書，我至今沒有聽說我們的外交部關於九一八事件發表過。這是個甚麼樣的政府？甚麼樣的國家？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沒有多人提出過，最大的原因是一般人都想這責任無疑的是在日本身上，用不着追究。除非我們把整個東北送給日本，無論我國人民及政府怎樣對付

日本，九一八事件是發生的，日本是要用武力佔領東北的。這幾乎是我們全國一致的觀察。我對此觀察大致是同意的，但不能全無疑問；並且就是中日彼此間的責任問題明白了，我方事前預防的努力的方法及程度都是有問題的。

九一八的事件說是日本預謀的，因此是萬不能避免的，未免太籠統了。若指日本的軍人言——恐怕也還有例外——這話大概是對的。若指彼時的日本政府言，這話顯然是不對的。我們的證據是：第一，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前，日本顯然沒有外交的預備。國聯關於此事最初兩次的開會絕不利於日本。就是日本所反對的議案，理事會公然提出，毅然付表決，置日本的反對於不顧。倘九一八事件是民政黨內閣的政策，那末，日本外務省事先必有一翻的努力。縱使我們承認日本外交的笨拙，也不至於全理事會無一國的代表與日本表同情。現在我們知道理事會間接限期撤兵的議案之通告（日本除外）最要原因尙是歐西各國不明事件性質的嚴重；不然，他們也不得騎上不可下的老虎。這更足證明日本事先沒有外交的預備，間接證明九一八事件不是民政黨內閣的政策。第二，民政黨內閣的喪失政權及其最要閣員井上的被捕，皆足證明日本軍閥之權滯於

民政黨及民政黨之不與軍閥同道。第三，爲防止事件之更加擴大，幣原會同意於我方錦州設立中立區的提議，並對美國有不侵犯錦州的聲明。

不但此也。去年夏季日本政府曾要求我方與之交涉東北懸案。我方除推諉外別無所爲。據我所聞，幣原會向我國駐日公使表示中國應趁他在朝的時候與日本協議兩國關係根本的改造；他說他固不能做人情而不顧日本的利益，但他的後任者要的價恐怕更加高而且必至鬧到不可收拾的田地。幣原這種勸告，聽說我方置之不答。我不說我國當局不接收幣原的要求就是錯了，因爲就是民政黨也可提出我方絕不能承認的條件，但我們應該知道到底在九一八以前日本對我們提出了沒有一種妥協的方案；倘若提出了，其內容怎樣；我方的應付是簡直不與談判呢，還是雖起始談判，因雙方相差的過遠就中途停止了。這一段管家的經過，是公僕的政府應該向主人翁的國民報告的。

原來中日的外交，雙方均是感困難的。在我們這面，日本在九一八以前已實施了高壓的手段，強奪了不少的權利，不能不教我們仇視日本。但是我們的國家尚在統一建設之中。倘若這建設的中國是仇視日本的，必於建設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擊。這是顯而易見的。爲新中國計

，無論治本是親日或仇日，在過渡的時期不能不萬分努力以圖避免中日的大決裂。就是不爲國家打算，單爲軍政界的領袖打算，也不能不如此，因爲我可斷定，仇日的領袖或黨派，日本人決不讓他統一中國。至於說在近幾年歐美或有國家願以實力幫助一個仇日的領袖或黨派完成統一，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尙情感者必說：甲午以後，或二十一條以後，中國對日就只有報仇的政策。現在姑不討論這政策的根本是非；我們要記得，普法之戰以後，法人仇視德國的情感當不在國人對日仇視之下，然而直等到法國元氣恢復了，俄國的聯盟成立了，法國在朝的當局無不盡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決裂。我現在要提出的責任問題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國外交當局盡了還是沒有盡了他們力之所能以兔中日的大決裂。照我所知，他們不但沒有盡，簡直不知道大禍之將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輿情之激烈相勸告者，當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別有證據拿出來，九一八以前外交當局的誤國之罪是不能逃的。

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日本的宣傳集矢於東北地方當局。這自然有其作用。我們不可完全根據這種宣傳來評判我們的疆吏。並且我們還要記得：東北懸掛青天白日旗及積極修路築港，無論其原動力如何，總是走的路對。讓學

良氏近曾有句話，大致說：「如張氏父子不愛國，那能有今天之禍變？」其實所謂愛國在今日應該是人人公有的道德。尤其在負國家大任者不能以「愛國」二字搪塞一切。據歐美新聞記者及外交官的調查，近幾年來東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吏的壓迫和剝奪簡直不堪言狀。這般中立國的人士都說九一八以前的政權，就是為東北人民計，是不應該恢復的。憑良心說，東北我也曾實地去考察過，東北的地方行政，若拿關內來比較，只有比平均成績好，不得比平均成績壞。但這是因為東北經濟較為發達，一切行政的設施比較容易見功效。有了那種經濟的基礎，當局的人不能勵精圖治，只知窮兵黷武，鬧到財政破產，民不聊生；這責任除東北當局外是絲毫不能移到別人身上的。一國內政的好壞固然不能充作外國侵略理論的根據。但國際政治事實上論理的少，論勢的多。就現在國際大勢論，東北以往行政的成績可說是東北問題的致命之傷。

九一八以前的外交，東北當局亦不能完全脫離責任。名義上雖為中央主政，事實上地方實左右之。據我所聞，推諉的政策與其說是中央所決定，不若說是地方所釀成。此外中村案件及高麗人租地問題，地方當局亦未處置得當。三年以前中俄的衝突，表面上與九一八事件無關係，事

實上確不少。從法理的立場看，中俄的衝突不能說是俄方負責的；從政治的立場上說，簡直不必多此一舉。當時軍事的經過，因為我們只讀受過檢查的報紙，還是不明真像。日本及歐美的報紙則無所忌諱。他們說蘇俄軍隊實際入中國境者不滿三千人；中國軍隊除一旅外，毫無抵抗能力。在滿洲里及海拉爾，中國軍隊不但沒有抵抗，且於奔逃之前，大事搶掠。衝突的結果是屈服於俄國的條件。最近英國輿論界領袖庫得斯氏（Lionel Curtis）發表一部大問題的中國。其論中俄衝突與九一八事件的關係頗值得我們的注意。他說：

日本從此事件得了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軍隊，若以迅速的及強有力的行動臨之，無不崩潰。中央及地方的關係是如此疏遠，外國可以以武力對付滿洲地方政府而不必對中國宣戰。……以事後之明論之，蘇俄的勝利，毫無疑問的，給了日本武人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滿洲的日本軍官。

三年以前的中俄衝突的責任，雖在公文上中央已負擔起來，但照中國政治的實情看來，地方當局至少要負一半。

然而中央及地方的當局者究竟均是人，還均是中國人。他們也免不了受環境和時潮的支配。我們近幾年來朝野



所共造的空氣，一句話，就是虛僞自負。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不問自己的能力是否與慾望同時長進，不權衡事件的輕重緩急；好像我們的敵人愈多愈好；自己讓自己的口號標語麻醉了，而美其名曰，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九一八事件一發生，前日我們口號標語中所要打倒的，我們厚起面皮來，求他們同情和幫助。當局所作的就是仰承他們的主人翁——民衆——的意旨所作的。有這樣的民衆然後有這樣的當局。全國都變爲開空頭支票的。

## 南 行 雜 記

毛子水

### 一 關於勦共的

我一向好靜不好動；長途旅行，尤我所怕。這次爲要考察幾個圖書館的緣故，不得不離北平而作武漢滬杭的旅行；更因爲快要動身的時候，忽聞共軍洗劫臨近家鄉的江山縣二十八都，遂決意順道回到十多年沒有到過的老家一行，藉以問候老親，並搜集些關於共產黨的真實的消息。

平漢路的火車上，熱鬧的漢口市，京滬夜車上，從杭州至江山的火車上，快船，以及公共汽車上，到處都可看見軍隊的騷擾；快船公司和汽車公司且因軍隊往來的

好在還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國民衆尙是中古的民衆，所謂口號標語不過是中古人的符咒，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不要白過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們的當局和我們自己的責任。若是白過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事件還要發生。至於日本的前途，我是不替她抱樂觀的。自從去年的九一八到今年的九一八，日本的軍閥，除爲日本民族預挖墳墓外，別無所事。所可憂慮的，日本的失敗未見得就是中國的勝利。

繁多而瀕於破產了。這些兵，除却正在勦共的以外，有些是傷兵，有些是因餉項無着而被遣散的兵，有些是因欠餉太久而行乞回家的兵。據他們自己說，他們亦覺得叨擾人家的不對，但他們也沒有別的法子，因爲上頭已有好幾個月不給他們餉了。

到了家鄉，便到處查訪共軍的情形，但是究竟也沒有得着詳確的報告。大多數的人對於共軍，的確沒有幾十年前老百姓對於「長毛」的觀念；有許多人且說共軍比起數年前由閩入浙的孫傳芳的軍隊好得多。但是他們那裏聽得

說出共軍的實在情形。一路上只見較大的村鎮，都在那裏趕築砲台，好像要作長久防守的樣子。消息傳來，開往贛境的第六師的某某團，且有加入共軍的一說。

不過因匪和共的影響，中產的人民，近來的確境况一天比一天壞。如錢糧一項，前數年僅二元餘即足完一兩，今年則一兩非十元不可，因為地方政府藉口勦共防匪可以無限制的加徵的。因此，一向小康的人家，現在差不多都要無以為生了。完了十塊錢一兩的錢糧，而出門數里，便有被土匪惠顧的機會，有時還要受官軍的騷擾或叨擾；這真是從那裡說起！

後來我遇到一個老同學。他是一個觀察力較強的人，並且是一個「有心人」，但我的確知道他和共產黨是沒有關係的。因此我就向他探聽剿共的消息。他對我說：「照現在的情形下去，勦共軍隊愈多，共軍勢力必日大一日。贛邊共軍之所以有今日，全是因為向來政府派往剿匪的軍隊把槍械賣給他們的緣故。」他又說：「你看現在在醜惡的太陽底下工作的人，整天汗流浹背，僅得些微的工資。如果他們幼時的境過好一點，聰明智識，未必不勝過我們，亦未必不勝過許多坐享厚祿的人。然而因境遇的相差，苦樂竟有天淵之隔。這實在太不公道了！共產主義對於這

班人，真所謂瞞天明燈。若政府不念切從人民生活上着癢，速謀勢力和享樂的機會均等，速謀增加人民的生產力，則共產主義，勢必如燎原之火，恐怕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等的空洞名詞所能制止的。」

我相信我這個老同學並不是向我宣傳共產主義，不過隨便談談他的意思，所以我也向他隨便談談我的意思。我以為如果一種制度能使人以工作為標準而享受人生的需要，非特稍明白道理的人不能反對，便是現政府中能了解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人員亦未嘗不贊成。這種信仰，是現代較有修養的人所應有的，和共產主義固無關涉。我對於共產主義，因為沒有深切的研究，不敢妄下批評。但是就令共產主義是中國現在的出路，現在中國所謂共產黨的行動，我亦不敢贊成。我想，無論如何，用兵刀來革命，是永遠難得到真正的成功的；非特不能成功，或且還要達到大違初意的地步。民國二十年來的內亂不已，至於民不聊生，一部分亦是因為當時主張革命的人要假手軍隊以求速效的緣故。實在講起來，革命固無所謂成功不成功；並且不是大多數民衆能够自己從智識上信仰上的解放而運用他們的意志力時，即有動作，亦只算一時的混亂，並算不得真正的革命。

## 二 關於教育的

我在武昌時，去看一個舊時的同學楊君。楊君是一個高中的校長；我對於他做人的樸實是一向佩服的。我的意思，中學教育是大學教育的基礎，所以我很想從楊君處得點關於中學教育的智識。我問楊君以辦理高中的感想，他便向我訴起辦事的困難來。同事的不相諒解，學生的不肯用心念書，學校經費的拮据，教育界裏面的人的互相排擠；在在均可使人灰心。最後他並告訴我湖北省教育界有所謂北大派與武師派的對壘。我說：這樣的事情，是教育界最不好的現象；無論武師出身的人對於這種現象的感想怎樣，我們從北大出身的人，對於這種無謂的派別觀念，應當完全泯除，方可保存北大的人格，方可為母校增光榮。楊君亦有同樣的見解，所以他為他的學校聘請教員時，只問那人教書的本領如何，不問他出身何校。

因為今年教育部整頓全國高等教育會議的結果，於是許多大學停止招生，有許多大學裁院廢系。這兩件事都是和向來辦大學的人「發展」的政策違背的，因此當我在南京時，就聽見有不少的大學當局，紛紛赴京向教育部請

願收回成命或商量通融辦法。後來聽說有些是被拒絕了，有些是得了一種所謂通融辦法的。這種通融辦法的好壞，我們不必論，不過我想，向來一種政策的做不成功，就壞在這通融辦法上面！

在這裏我要附帶的略述我向來對於所謂師範大學的意見了，因為在南京和幾個教育界中人談及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的問題時，我亦談起過。師範大學稱謂的當不當，我們可不必管。就程度和修學年限講，現在的師範大學沒有比別的大學不同的地方，似乎沒有特別設立的必要。我以為我們為造就中學教師計，可略仿法國高等師範學校的意見，正不妨有個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的存在，但不必如現在我們的師範大學那樣辦。譬如在北平（或南京）的地方，如設一高等師範學校，可於當地的國立大學中，設師範生名額若干，由國家免他們的學費，或且給他們以較豐厚的津貼費。每個大學生要做師範生，須具備兩種條件：一，須經過高等師範學校的極嚴格的入學試驗；二，在國立大學肄業時，成績須在優等以上（否則，國立高等師範學校亦得中途取消他的師範生的資格）。這筆培植師範生的經費，當然可用現在辦師範大學的款；把這筆款用在此處，實在要比現在的用途正當得多。這個空機關「國立高等

師範學校」的設立，我們即不能把他和巴黎的高等師範學校相比，我們亦可就近把他和國立北平大學校長辦公處相比。至於詳細辦法，當然應由教育部延聘通人訂定。這似乎是一種對於師範大學最好的「通融辦法」，但是我聽說我們北平的國立師範大學，現在又得教育部的允許，試行別種通融辦法了！

南京更有一事值得記的，是國立編譯館劉英士君主編的圖書評論的出版。大家都知道，在現在世界上，無論論文論武，一個國家非有能够自立的學術不可。這當然要有

## 看人家怎樣應付國難（通信）

費彞民

編輯先生：

現在中國國難嚴重，可拿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期的法國來比喻，其情景之緊急，固不亞於我，而其應付之途徑，則頗有足以發人深省，做我們的殷鑒的地方。

當一八七〇年九月拿破崙第三戰敗，俾斯麥的軍隊直逼巴黎城下，那時候帝政雖已推翻，共和黨人組織的臨時政府——國防政府，實在不過是巴黎一市的市政府，因為

一班做學問的人拚命去幹，但亦要有批評的機關，才可以促學術的進步。我嘗和友人傅孟真君談及，擬集合國內各大學和研究院的力量，辦一種像德國 Die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那樣的雜誌。這個事情如能實現，對於國內學術界當然有些好處。現在劉君主編的雜誌，目的雖然和我們所擬的有點不同，但是實大有益處於國內著作界和教育界。不過現在當初出版的時候，因為徵集稿件的困難，每期中門類的分配，不能盡如編輯者和讀者的意思罷了。

巴黎在普軍包圍之下，半年之中，幾乎完全與全國其他城市斷絕消息，軍事失敗之後，事實上不能再戰了，於是忍重負辱，忍痛接受城下之盟，簽訂 Francfort 條約，割讓兩省土地，還認了五萬萬佛郎賠款。

當時情形，其中第一件可以做我們教訓的事，是普魯士的處心積慮要和法國決戰，和拿破崙第三的好大喜功與輕舉妄動，結果，一面因為早有所備而節節勝利，一面則

因驕傲而終於失敗。我們的強隣，早有謀我之心，近年來更在那裏積極備戰，而數十年來的中國政府，簡直是置若罔聞，結果焉能不弄到如今的地步？

第二件事是法國受了這個重大教訓之後，政府與民衆徹上徹下都有了深切的覺悟。在政府方面所表示的，是以前絕對不能合作的政黨，如保皇黨，帝制黨，共和黨，左派急進黨等，統統聯合在一個國民會議之下，共赴國難。在民衆方面呢，最顯著的愛國行動就是那在數小時內募集二萬萬佛郎借款的一大壯舉！這筆借款是付給普國賠款的第一批，也就等於付給盤踞巴黎近郊的普國軍隊的開拔費。民衆痛心於本國領土之被蹂躪，於是萬衆一心，踴

躍輸將，有錢的輸錢，沒有現錢的拿各人家裏的金銀器皿等值錢東西給政府，全國男女老幼地將財物親自送到政府收錢的地方去。他們爭先恐後地把他們的所有獻給國家，結果，還不到一天功夫，募到了預定借額兩倍以上的數目！這才是舉國一致，政府民衆合作，共赴國難的好榜樣！

第三件事是從此以後，法國全國上下，一齊努力，從事於救國工作，除很快地恢復了國內的秩序和富力外，不到四十八個年頭，仍將割讓的兩省領土，從德國手裏奪了回來，並且還向德國要了更多的賠款！

費彝民 二十一，九，五。

# 經濟統計季刊 第一卷

## 第一期要目

百年來金銀價變動之原因及其影響(一)..... 吳大業  
中國工業化之統計的分析..... 方顯庭  
中國進出口貿易物量指數與物物交易率指數編製之說明(1867-1930)..... 何廉  
民國二十年中國經濟概況述要..... 編者

## 第二期要目

中國棉紡織工業及棉紡織品貿易..... 方顯庭  
民國十六年至十七年天津手藝工人家計調查之分析..... 馮華年  
津滬每週外匯指數修正之說明(1898-1932)..... 編者  
二十年四月至六月中國經濟概況述要..... 編者

## 第二期要目

東三省之內地移民研究..... 何廉  
河北省之工業化與勞工..... 方顯庭  
關於生活費指數公式之討論..... 吳大業  
天津每週工人生活費指數編製之說明(1926-1932)..... 編者  
二十年一月至三月中國經濟概況述要..... 編者

出版：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冊數：每年四冊

定價：每冊一元一角。定閱，全年連郵四元

## 村治 第十一期出版

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完)..... 梁漱溟  
我國農村人口問題的研究(續完)..... 言心哲  
日本農村田村之農村營利化..... 譚之良譯  
各省農村經濟與農民運動..... 李育文譯  
各地鄉村運動消息.....

出版：五月九日  
零售：每冊一元一角  
訂閱：全年四元  
郵費：在內  
發行：北平西便門外  
地址：天津法租界四十四號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  
「國內」每月一元  
「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  
「香港澳門」每月二元  
「南洋」每月二元  
「倫敦海峽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 周口店偶蹄類化石

楊鍾健著 與北京猿人共生之偶蹄動物化石皆詳載於此英文原著  
圖二十九幅 價十元 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發行

## 華南一疊紀珊瑚化石

黃汲清著 此為滇黔川鄂皖蘇浙各省珊瑚化石之最詳研究英文原著  
原著附圖十六幅 價十元 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發行

## 時代公論

第二十二號

(出版日二月九)

時事 為國求財 (壽)  
述評 三友實業社的勞資糾紛 (鵬)  
革命的回憶和國民黨的復興 楊公達  
德國之政治仇殺及其影響 崔宗垣  
南京市黨部選舉前黨員應有之認識 雷震  
中國政治學會成立發言 杭立武  
整頓實驗教育 龔啓昌  
國殇(四幕劇) 顧一樵

讀者 理論的差異與主張的不同 曹翼遠  
論壇 星加坡華僑教育情況 赴歐考察 程其保  
通訊 陝西實業考察記(二) 教育專員 何慶雲

## 第二十四號

(出版日九月九)

時事 汪精衛先生將何之? (柏)  
述評 歐送顧維鈞并訪中國代表團 (易)  
中美公斷條約之實質與使命 (達)  
熱滬寇警之透視 崔宗垣  
國難政府應強力化 雷震  
最近美國教育之總合的觀察(上) 楊公達  
張宗昌被刺耳聞記 董時進

讀者 讀「司法官訓練問題」之後 紅禪  
論壇 教育的洋化 李仲平  
通訊 風波未平的馬凱報務合同 李大可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特別優待青年學生預訂全年報費二元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 鞭策週刊

本刊準於每星期日出版現已出至第二卷第一期內容除時評外兼載社會科學哲學論文及文藝作品時評對象不限於政治所取態度無任何背景然亦不知有所諱忌執筆諸氏係北平各大學任教人不少隸屬於何派不寄籍於何黨均本固推廣起見徵求讀者歡迎直接訂閱

社址北平東城祿米倉二十七號  
售價每期四分半年一元全年二元

## 本期刊目

汪先生之三項辦法 德  
怎樣才能使你的子弟讀書 曠  
語言與社會 象乾  
國語大辭典之楷模 須尊  
編纂「野蠻生活史」之商榷 楊翊  
本刊第一卷的回顧 德



# 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胡適

九月十四日，日本承認「滿洲國」；次日日本代表武

藤在長春簽訂所謂「日滿議定書」，議定書的內容分兩項

：（一）「滿洲國」承認「日本國或日本臣民根據從來中

日間之條約協定及其他公私契約所獲得之一切權利利益」

；（二）「約定兩國共同以任國家之防衛，爲此所需之日

本國軍乃駐紮於滿洲國內」。

同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書，聲明此次實行承認「滿

洲國」係「與帝國所加盟之任何條約均無抵觸」；並且聲

明帝國軍隊駐紮於滿洲國內是要「永遠鞏固兩國間之善隣

關係及確保東洋之和平」！

十六日，我國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議書，指出日本應負

責任之重大凡有七點：

（1）日本已違犯國際公法之基本原則，

（2）日本已違犯法律的初步原則，

（3）日本已違犯國聯盟約，

（4）日本已違犯非戰公約，

（5）日本已違犯九國條約，

（6）日本已違其自爲之誓約，因爲日本曾聲明在

東省無領土企圖，且允於最短期間內將日軍撤至

鐵路區域內。

（7）日本已違犯國聯歷次的訓誡。

同日，我國政府向參加九國條約的十二國（美，英，

法，義，比，荷，葡，挪威，瑞典，丹麥，墨西哥，玻利

維亞）發出照會，請其對於日本自去年九月十八日至今

九月十五日之種種侵略行動及因此造成的事態，採取正當

及有效的應付方法。照會中說：「如日本之行爲不受相當

制裁，九國條約當事國坐視該公約之成爲廢紙，其結果誠

有不忍言者。」

同日，我國政府又向國聯通牒，依據國聯盟約第十條

，請求國聯加緊工作，採取有效的方法，應付這局面。

我們早已說過，日本的行動只是赤裸裸的向世界的輿

論挑戰，抹煞一切國際條約的束縛，毫無忌憚的實行武力

的侵略。日本政府宣言此次承認「滿洲國」是「與帝國所



加盟的任何條約均無抵觸的」。這正是日本大胆抹煞一切國際條約的表示。別的條約我們且不論，一九二二年的九國條約的第一條明明載着：

各締約國協定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第二條又載着：

締約各國協定，不得彼此間及單獨或聯合與任何一國或多國訂立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條所舉各項原則的條約，或協訂，或協議，或諒解。

一年以來日本的行爲，無一項不是違犯第一條的原則的。現在日本在東三省建立傀儡國，給牠正式的承認，又和牠訂立條約，抹煞中國的主權，破壞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這又是公然廢棄九國條約的第二條了。

九國條約的本身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不光榮的事。一個國家不能自己保護其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而讓別的國家締結條約來「尊重」他們：這是很可恥的事。然而華盛頓會議的召集實在是因為歐洲大戰後各國的均勢局面已完全破壞，太平洋西面的霸權已完全操在日本的手裏，中國又毫無能力可以自己支撐那個已失掉均衡的危局，所以美國與英國協商召集這個會議，附帶挽救這個

遠東問題，使中國從日本一國的掌握之中脫離出來，變成歐美亞三洲強國共同維持的國家。這是華盛頓會議與九國條約的歷史的意義。

十年以來，我國雖然不能充分利用九國條約造成的局面來做自己的民族復興事業，究竟我們因此收回不少的利益，得着國際上十年的苟安。這都是日本的侵略主義者所最痛心疾首的。不幸不列顛帝國的連年多故，全世界近三年的經濟大蕭條，美國自身的經濟凋敝，這些因子都使歐美不能用全力顧到遠東的局面。於是日本的野心家以爲機會到了，可以一舉而推翻華盛頓會議的束縛，解決滿洲的問題，壓迫中國的民族運動，使中國仍然回到歐戰期中完全在日本掌握之中的局面：一舉而雪十年之憤，償百年之大欲，這是九一八事件的國際的意義。

所以在太平洋的國際關係上，九國條約的重要確然比什麼條約都更大。中國在這三十年中完全在國際均勢的局面之下討生活，而這個國際均勢的具體方案，歐戰以前爲美國的門戶開放宣言及英日同盟條約，歐戰以後則爲這兩項合併擴大變成的九國條約。國際聯盟的盟約自然有他的重要地位，然而因爲美國與蘇俄都不是國聯會員，國聯盟約在太平洋上的地位就不如九國條約的重要。蘇俄也不會

參與九國條約，然而九國條約的主體爲美國，日本，與英國，已包括太平洋上的四個最重要的國家，所以可以補助國聯盟約在太平洋西岸的勢力的缺陷。但九國條約並不是孤立的。在這十二個月之中，國聯自身感覺在太平洋上勢力的薄弱，所以極力拉攏美國，漸漸的把九國條約與非戰公約，和國聯盟約牽合在一起；到了現在，這三項國際和平的協約差不多成了一個連環大協約了。九國條約加入者只有十二國，國聯盟約加入者五十五國，非戰公約加入者六十二國，這個大連環包括全世界，是任何國家不能輕易藐視的。

九國條約自有他在太平洋國際關係上的歷史的重要性，又因連鎖上了國聯盟約和非戰公約，他的意義更爲嚴重了。其中非戰公約更是美國與國聯合作的關鍵。本年一月七日，美國政府正式宣布：

凡用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非戰）公約的規定與義務的方法而造成的局面，修約，或協定，美國均不承認。

本年三月十一日，國聯的五十個會員國在大會上一致決議

凡因違反國聯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方法而造成的局面

，條約，或協定，國聯會員國有不予承認之義務。這兩條宣言在文字上與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東西兩半球在這一點上的一致是有力量的。美國總統胡佛在八月中旬接受共和黨推他候選總統的通告時，有一篇重要的政見演說，其中關於外交政策的，他也特別提出美國政府一月七日的宣言，他說：

我會提出一個新的主義，就是：凡違反我們所簽訂的各個和平公約而得來的土地的所有權，我們都不承認，並且永不會承認。

這裏胡佛用的「和平公約」是複數字(Peace Pacts)，應該是有包括九國條約在內。

這都是很嚴重的宣言，「整個的文明世界」的嚴重宣言，任何「侵略者」都不能不注意。當眼前日本承認滿洲偽國並且假借簽訂議定書用武力長期佔據東三省的時候，我們重讀這些宣言，不能不感覺他們的意義的非常嚴重。八月八日美國國務卿司汀生的在紐約演說「非戰公約」，稱他爲「一個至今不曾試驗過的條約」(a treaty as yet untested)。美國法律上所謂「試驗」(test)是用「一件案子告到法庭裏去證明某條新法律有效或無效。現在是九國條約與非戰公約試驗有效無效的日子到了，因爲中國政府

已經正式援引這兩件條約向世界提起控訴了。

國聯盟約有第十六條明白規定的經濟絕交的制裁方法，然而這一年以來，國聯雖受理了中日的爭執，始終不肯援用這一條的制裁方法。於是悲觀的人就說，國聯盟約本有制裁方法尚且不敢執行，何況那本來沒有規定制裁方法的九國條約和非戰公約呢？這還不是兩張廢紙嗎？在這一點上，悲觀的論者和野心的荒木貞夫，內田康哉等人走上同一條路去了。

誠然，九國條約與非戰公約都沒有規定制裁方法。美國當日所以不加入國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為不滿意於盟約第十六條的制裁規定。經濟絕交只是宣戰的一個步驟；未有不具備宣戰的決心和準備而能實行對某一國經濟絕交的。中國今日受侮辱損失到如此地步，然而終不能由政府實行對日本經濟絕交，豈不是因為我們自己還沒有作戰的決心和準備？因此，美國主持的九國條約和非戰公約都故意不規定制裁的方法。

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就斷定這兩約的無力。八月八日司汀生在紐約的演說裏答辯這一點最明白。他說：

在文字上，非戰公約明是含有確定承諾(Promises)的一個條約。在他的引言裏，他明白的提到「所有

本約所予的利益」，並且明說凡違反本約之承諾的國家將被剝奪這些利益。我們看這條約的起草人的通信，可以知道他們有意要使這公約成爲一個給予利益(Benefits)的條約。

這就是說，這條約的力量在於六十二個國家的負責任的承諾：他們承諾的是不用戰爭作解決國際爭執的方法。

司汀生又說：

非戰公約沒有規定強力的制裁。他全靠公論的制裁，這種制裁可以成爲世間最有力的。……公論是平時一切國際往來的制裁力。他的效力全靠世界人民有使他有效的意志。如果世界人民有意使他有效，他是無敵的。那些譏嘲他的人，都是不會正確的估計歐戰以來世界公論的演變。

自從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此約經國會認可後，美國政府決心要使世界公論有效，並且決心要使這巴黎公約成爲世界上一種活的力量。我們承認了他所代表的希望。我們下了決心不使這些希望成爲失望。……

他說，不光是美國有如此決心，

一九二九年十月，美國總統胡佛和英國首相麥唐納

在拉比丹 (Rapidan) 發表一個聯合宣言，其中說：「我們兩國政府決定接受這個非戰公約，不僅僅作爲一種好意的宣言，實作爲一種積極的方針，要依着他所承諾來指導國家的政策。」這個宣言開了一個新的紀元。

那一年正是中俄開釐的時候，非戰公約遇着第一次的小試驗。美國通告英日法義德及中俄兩國政府，指出他們在非戰公約上應負的責任。三十七個簽約國贊成或參加美國的勸告。其時俄國的軍隊侵入中國境內已近一百英里了，後來兩國都接受恢復原狀的提議，侵入的軍隊也撤退了。

現在非戰公約到了一個更大的試驗日子了。司汀生指出美國政府本年一月七日的宣言與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的五十國決議案(均見上文)，認爲這都可證明這個公約是有世界公論作後盾的。他說，這兩個宣言代表一個新觀點和兩個新盟約之下聯合起來的各個國家的動作。他說：

假如沒有這個新觀點和這些盟約，那遼遠的滿洲事件在舊日國際公法的原則之下，就和我們美國沒有什麼相干了。……可是如今在這巴黎公約之下，凡與和平問題有關的，都不能不關心這樣的一件糾紛

了。一切使這公約有效的行爲，必須從這個新局勢上看去，方好評判。……所以這巴黎公約的力量是不容易正確領會的，除非我們明瞭這條約的背後有全世界的公論的聯合力量，聯合在那個容許個個民族國家有權表示道德的裁判的公約之下。……當一月七日美國政府單獨表示決不承認侵略所得的結果，侵略者見了也許不放在心上；可是當整個的文明世界都表示贊成美國政府的主張時，這局面可就顯出他的真意義了。道德的貶議，一旦成了全世界的貶議，他的意義的重大是國際公法從來不會有過的。

司汀生的紐約演說確是近代史上一篇極重要的宣言。他代表美國的外交政策背後的一種理想主義的政治哲學。他所謂「新觀點」，不但日本的侵略主義者不能了解，我們國內一般懷疑主義者也不容易相信。其實他的論點並不難懂，也並不是大言欺人之談。國際政治原來與內國政治是同一理的。一個政府自然是建築在一種力量之上，但那種力量不全靠武力，大部分還得靠社會的習慣和公論的制裁。說的淺一點，政府的力量就好比一個紙老虎，全靠思想，信仰，習慣等等無形的勢力來共同維持。紙老虎未幾

穿的時候，一紙空文可以叫一個大將軍束手就縛，砍頭時還得謝聖恩。紙老虎被穿時，錢也買不動了，兵也征不服了。所以善為政者只是要養成威信，情願做一個紙老虎，有力量而不肯濫用力量的。如果每一個契約，每一條法律，每一道命令，都得動用干戈方能有效，那就不成其為政府了。國際政治也是如此。華盛頓會議正當歐戰之後，只有日本的實力是整個不會損失的。然而那時代的「威爾遜理想主義」的餘波居然能使日本放棄山東，放棄她在歐戰期中已到手的遠東獨霸地位。現在的國聯也就是建築在一種空泛的，理想的公論的護持之上的。其實全世界今日的互相維繫也不是全靠武力的；所靠的還是國際間有守信誓的義務，有顧忌公論的需要。說破了也只是一個紙老虎。可是這個紙老虎一旦戳穿了，條約不成了條約，承諾不成了承諾，這個世界就沒有一日的安寧了。所以為了自身的安全，為了世界的安全，歐美國家是決不願意叫日本公然戳穿這個紙老虎的。美國今日之與國聯互相提攜，也只是要維持這個紙老虎，——就是司汀生所謂「道德的裁判」。

他對日本說：

道德的貶議，一旦成了全世界的貶議，他的意義的

重大是國際公法從來不曾有過的！

日本的侵略主義者何嘗不怕這種貶議？試看他們送出那麼多的宣傳家，花出那麼多的錢來做宣傳，為的是什麼？為的是妄想減輕一分半分「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而已。你再看看，為什麼日本政府要說他們的行為「與任何條約均無牴觸」？為什麼他們口口聲聲要說明他們只是行使他們所謂「自衛權」？為的是非戰公約排斥一切戰爭，而只留下了一個漏洞，就是所謂「自衛權」。但是這種不成話的自辯是決不會逃盡世人的耳目心思的。司汀生在八月八日對日本說：

一個國家儘管假借保衛本國臣民的名義來掩飾他的侵略主義的政策，不久總會被判去那假面具的。在這樣一個容易明瞭的問題（自衛權）上，在這一容易搜集事實考訂是非的現今世界裡，那樣的國家莫想長久惑亂世界的公論！

這是很嚴厲的警告。

在那不遠的將來，究竟那一個條約是一張廢紙？國聯的盟約呢？九國條約呢？非戰公約呢？還是九月十五日武藤鄭孝胥的議定書呢？我們瞧着吧！

廿一，九，十九夜。

# 抗日剿匪與中央的政局

丁文江

九月十八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一篇『告全國人書』。其中可以分做三段。

第一段說：

『遼，吉，黑三省淪陷，於今年。本黨：舍適應民意，集中民力，刻骨痛心以與強暴周旋外，別無他途。……今日之事有理可講，則講理；無理可講，則角力。力竭矣，則寧爲瓦之碎，不爲瓦之卒。……』

第二段說：

『國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禦外侮者。……之戰，中央調集帥干，紛馳符檄。卒因赤匪軍制，援師不及。懲此往轍，益戒來茲，因決大舉勦匪。故今日之勦匪，實爲禦侮之要着。……』

第三段說：

『國人今日政治見解之不同，政治集團之龐雜，無可諱言。……今日國勢如大海孤舟，狂飈迭擊。舟人於此協力共濟之不暇，更何忍以全局之安危，殉

彼此之意氣。故本黨今日願忍受一切以求國家之生存。……國未有無長期之計劃與準備而可以謀永久之生存者。……苟吾人一息猶存，自不能不爲此根本國力上之設置。關於民族精神之振發，國防物質之增進，知識技能之訓練，行爲要圖。』

單簡講起來，這三段是抗日，勦匪，與異黨合作，以謀根本的建設三件事體。以原則而論，國內的多數人大概可以贊同。但是這種原則是否有實現的可能，不但要看國民黨有沒有實行的誠意，而且要看他有沒有可以實行的具體辦法。

第一是抗日問題。我們向來是不贊成唱高調的，所以我們決不跟着一班不負責任的人喊口號，要求政府出兵收復東北失地。因爲目前問題，不是收復失地，是要保存將失未失，似失非失的地。這一次日本承認僞國，原是早已預備好的把戲，所以使我驚心的是鄭孝胥所簽的賣國文書包括熱河在內。賣國文書已經發表了好多天，我們並沒有看見熱河當局有任何的否認的表示，到今日止，日本

並沒有一兵一卒到熱河境內；到今日止除去湯玉麟原有的兵之外，政府也沒有加派一兵一卒到熱河境內。政府是否已經承認熱河是偽國的領土，不敢輕易用兵，或是真正相信湯玉麟不但忠於中華民國，而且他的兵力，已經可以抵抗日本，不必另派援軍呢？熱河的軍隊一共是四個步兵旅，六個騎兵旅合計不過二萬多槍，而分防的地面極廣，在朝陽北票的是湯玉書和白玉田的兩個騎兵旅，一共不過四千多鎗。一旦日本以錦縣義縣進兵，絕對沒有抵抗的能力。

日本所以至今沒有進兵的原故不外乎兩種：一是受東三省義勇軍的牽制，一時兵力不敷；二是希望用政治手段誘惑湯玉麟投降。因為日本人深知熱河的地形不適宜於用新式武器；出兵征服熱河，沒有東三省那樣容易。若是我們一點不準備，坐等到青紗障的時期過去，義勇軍逐次敗退，日本一定要用「急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佔領熱河。反過來說，若是我們趁日本人還沒有決心進兵的時候，先運四五萬兵到熱河，利用東南兩方的山地，預先佈置防禦的工作，日本決不敢輕易進兵。所以今日的抗日計劃，第一是要保存熱河；向熱河出兵，比抵制日貨，援助義勇軍，還要重要！『有理可講，則講理；無理可講，則角力。』

日本的無理可講是狠明顯的；我們的力是狠有限的。我們

能否得世界人的同情和援助，使得世界大家來向日本『講理』，全看我們能否運用我們有限的『力』，來保全我們未失的土地。現在把二十旅兵全放在河北察哈爾兩省，而把熱河交給湯玉麟一個人去防禦，將來要與日本『角力』，也沒有可以用武的地方，要請世界講理，也沒有可以見人的臉面，還有甚麼瓦可全，玉可碎呢？

我始終不能了解軍事當局不向熱河進兵的心理。怕湯玉麟反抗罷？湯玉麟如果忠於中華民國，決不會反抗的。否則應該及早解決的。要犧牲熱河來保全平津罷？熱河喪失以後，平津是萬萬不能保全的——至少軍事當局個人的地位是絕對不能保全的。怕開罪于日本人，促成平津的戰事罷？除非你投降于日本人，平津的戰事，遲早是免不了。我從前說過犧牲平津，來保存熱河，是值得的。當江精衛先生虞電發表的時候，我們討論張學良先生的去留問題，胡適之是勸他辭職出洋的，我是勸他實行抵抗的具體計畫，把財政交還中央，來求國人諒解的。這兩種辦法表面上雖然不同，精神上原是一樣。若是兩種都做不到，將來一定要弄到身敗名裂而後已，我希望張學良先生不如此的拙，我更希望我們的國運不如此的悲慘！

第二是剿共問題。『國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禦外

侮者」這當然是常識，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但是內憂外患是聯帶的。去年夏天蔣介石也曾親到江西去攻擊共產黨的老巢。等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他的工作就完全成了泡影。自從蔣介石親自到漢口督師，鄂中的共軍是消滅了許多，鄂東也有相當的勝利。但是據當局自己的報告，鄂、皖，豫的軍事至少還要有三個月方能結束。結束以後，還有江西。在共產軍沒有消滅之前，誰能保沒有第二次的「九一八」發生？若是再如去年「九一八」以前的一無準備，只要一有事變發生，所有攻擊共軍的工作又都要成爲泡影。我們希望蔣介石不要忘記他不但是「鄂皖豫剿匪總司令」，並且還兼得有常務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兩個差使。抗日問題沒有相當的辦法，南京的政局沒有相當的安定，剿共的軍事是永遠不會結束的。

第三段所講與異黨合作，來謀根本的建設，問題更多了。國民黨與異黨合作，悲觀的人說這是國民黨的末路。樂觀的人說這是中國的曙光。我們也不悲觀，也不樂觀，並且不懷疑到國民黨的誠意。但是我們免不得要問，與異黨合作的國民黨是整個的？還是分裂的？要得異黨不要『

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意氣』，第一要國民黨本身能够化零爲整，變成功一個有紀律，有能力的政黨。目前一個行政院院長辭職了一個多月，竟沒有第二個行政院院長能够產生。原任的人不肯回任，代理的人不肯負責。當國家大難臨頭的時候，握政權的黨人，把政府弄得若有若無。非國民黨的國民，縱然有願意和國民黨合作的，也覺得愛莫能助。況且，他們並不是與國民黨政見相同，不過在國難期中，大家都希望要有政府，所以不肯『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意氣』，因爲不幸若是國民黨倒了，中國也許立刻就要變爲無政府的國家。然而若是國民黨不倒而中國依然是沒有政府，黨外的人們又何所爲而與之合作？在這種狀況之下，而要謀根本的建設，豈不是去題萬里？所以我們要請國民黨的黨員自己做點反省的工夫：國民固然應該犧牲一點鹹酸不同的嗜好，當國的政黨的內部也不應該『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意氣』。政府是對國民黨負責任的；在這樣危急的狀態之下，而不能建立一個有力量負責任的政府，這個責任應該誰負！



# 爲新入學的學生講幾句話

叔 永

近幾個月來，社會人士，很有些注意於高等教育問題。於是改革大學的言論，也風起雲湧的在各種雜誌上屢見不一見了。可是他們所討論的，大半是大學的學制問題。關於目下一般青年所公認爲學校的主人翁——學生，却少有人談到。現值學校開始的時期，我們擬援學生畢業有送別詞的例，說幾句歡迎諸君入學的話。

第一，我們要說的，便是學校的主人翁問題，換一句話說，是學生對於學校的態度。我不知道『學生爲學校的主人翁』這句話有甚麼根據，但我確曉得這句話是大多數學生胸中固有的觀念。要是我的猜想不錯的話，我想這個觀念，必定是由譬喻得來的。我們不是一天到晚在講民主主義嗎？在民主主義的國中，不是以人民爲主人翁嗎？一個國內，有治者被治者的階級；一個學校內也有治者被治者的階級。學生是被治者，即是與人民處於同一的地位。人民可以爲一國的主人翁，則學生爲學校的主人翁，豈不是邏輯上應有之義嗎？況且近代教育學說主張學校的社會化。那末，我們何妨看學校作一國，而小試其主人翁之資

格呢？既有了主人翁之資格，即不能不行使主人翁之權利。於是教員有不好的（至少是學生以爲不好的），主人翁可以任意釋放去。校長有不行，主人翁不妨投票另選。而且財政可以監督，事務可以干涉，因爲這些都是主人翁的權利。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學校主人翁的問題不解決，學校是不會有宿日的。

上面所說的譬喻，在表面看來，固然不無幾分相似之點，不過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學生在學校中是受教的，而民主國家的人民不一定是受教的。因爲這個原故，許多未畢業的學生，在民主國家中，并不能取得選民資格。所以用民主國家的譬喻，歸結到學生是學校的主人翁，是不對的。必不得已，要在社會組織中，尋出與學校相似的東西，我們可以說，只有家族還相近一點。一個家族，在他的責任上，當然要以子弟的利益爲前提，但是不可以此便說子弟是家族的主人翁。一個學校，若是有存在的必要，當然須以學生的利益爲前提，但是不能以此便說學生是學校的主人翁。我們說這些話，并不在甚麼『親』

師。倫理上着想，這只是一個社會組織的尋常事實。

一個學校的存在，當以學生的利益爲前提，這句話當然又可以發生問題。譬如教員學問的不够，職員辦事的不合法，都可以使學生直接蒙其不利。而且一個學校內容的腐敗，只有直接身受的學生知道的最清楚，若是學生不加舉發，外間是無從曉得的。所以學生對於學校的內容有所不滿而提出改良的要求，不能不說是一條合法的道路，而且在某種情形下，也許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不過我們要明白，學生既非人民，學校也不是國家。那就是說，一個學校，除了校中的教職員之外，總得有一個管理主權的機關在外面。這個管理主權的機關，在官立學校是政府，在私立學校是董事會。有了這種機關，校務的好壞，自然有了一個最高的請訴所，而無所用其直接的革命行動。直接的革命行動，未必能與學生的利益相符合。因爲智識年齡種種的關係，學生的利益，不見得是學生的本身所能謀的。

我們說學生不是學校的主人翁，讀者不要誤會以爲我們認校長或教員是學校的主人翁了。倘若學生不是學校的主人翁，校長教員尤其不是了。那嗎，學校的主人翁究竟是誰呢？我們以爲學校是爲了一個共同目標設立的多元組

合體，不能任意偏重一部分而抹煞其餘。若不得已而要指出一個東西來做學校的主體，我們以爲只有「學術」兩個字可以當得。學術確是學校目的所在。凡是與學校有關係的，無論教職員也好，學生也好，都是爲了這個目的而工作。凡是對於學術有貢獻的，無論教員也好，學生也好，我們都可以說他代表主體的一部分。

第二，我們要說的，是學生對於時事的態度。在這一方面，近年也有一句最流行的話，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句話，我也不記得是那位先生發明的了，但這的確是一句八面玲瓏的話。照這句話的意思，救國讀書，隨興所至，不必顧慮到那一件事的成功與否，而同時又可以兼籌並顧，這是多麼便宜的事！不過我們要討論的，救國讀書，無論那一件，是不是用半冷半熱的態度所能做到？如其不然，我們是不是有把我們目前的道路認清的必要？

救國是我們最高的責任，尤其是在血氣壯盛，感情豐富的青年，所有一切都可犧牲，何況讀書的一點小事？不過在決心離開讀書，加入救國以前，我們至少要問我們自己兩件事：（一）我們的主張，果然是我們深信不疑的嗎？（二）我們的方法，果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嗎？這兩個問

題，若果不能解答，我們以爲所謂救國事業，也不過自欺欺人之談，不如埋頭讀書，究竟還曉得我們自己做甚麼事。

何要問我們的主張是不是我們深信不疑的？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倫敦』等等標語。我不曉得我們亂統搜索不滿十萬噸的海軍，有甚麼方法能够打到倫敦去。我們記得民國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們學生界的標語，是要『鎗斃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們鎗斃，又何至於有濟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學生界的主張，有組織『東亞大同盟』，『聯合東亞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曉東亞的弱小民族在那裏，怎麼能組織起來抵抗強日。這些主張，本來沒有徵引的價值，但正可以表示我們學生界智識的幼稚。以這樣幼稚的主張，要說他們曾經研究過而深信不疑，誰也不肯信。但是我們要曉得這是我們犧牲了讀書去換來的救國成績。

其次要問我們的方法，是不是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學生表示主張最後的方法，常常就是罷課。可是罷課只是一

種吃了砒霜藥老虎的辦法，拿自己的損失，來促他人的反省。設如我們所要求的，不是反省可以了結，這個方法就失其效用。設如所謂他人，不但不與我們休戚相關，而且以我們的損失爲有利益，則這個方法完全失其意義。去年九一八之後，全國的學生，爲了入京請願，不但罷課多日，並且挨飢受凍，臥軌絕食，甚至有以生命爲殉的，然其結果仍等於零，就是因爲學生所要求的，不止是政府的反省，而且是強其所不能，這是失敗的第一原因。第二則對外我們愈鬧得起勁，秩序愈亂，敵人愈是有利。所以除非有甚麼更進一步的計劃，可以償罷課的損失而濟其窮，則罷課必不能達救國的目的，可斷言的。

這樣，我們把學生救國的目的和方法弄清楚了，才可以進一步來決定對於救國或讀書的態度。我們以爲對於救國的方法，已經有了堅深的信心的，他們儘可盡力的去做救國的事業，不必拿讀書來做幌子。對於救國的方法，還不會有堅強的信心的，我們以爲要以讀書來充滿他們的智識，養成他們的信心。我們可以改定前面的標語說『讀書即是救國，救國必須讀書』。

## 論中國今日之科學雜誌

汪敬熙

論到我國現在的科學雜誌，我覺得有兩件事值得想一想。第一件是我們現在需要一種好的通俗的科學雜誌；第二件是我們現在需要成立以科學為單位的專門雜誌。

### 一

通俗科學雜誌的需要，現在是甚急，最大的理由就是要供給青年學生一種新讀物。現在青年學生所能得到讀的，不是充滿肉慾的小說刊物，就是空洞的政論文章；不是整理舊東西的學報，就是講馬克思的週刊。實在沒有一種雜誌是專門供給他們以世界科學界的消息，並且給他們可以消化的科學智識的。就是青年學生中有人喜歡學科學，如果他的外國文程度不高，他就不能找到一種雜誌，源源供給他以各種科學的消息，一方使他眼界開擴，一方鼓勵他學習的興趣。如想使青年走上科學之路，實有辦此種通俗雜誌之必要。再有一層，就是使現在許多成年人知道世界科學發達到什麼田地。這也是很緊要的。只有在我國，方有雜誌上登出飛船在天空發現真龍的怪話。更有一層，就是如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報告世

界及我國科學界的消息，使大家曉得各方面的情形，至少無形中可以在國內造成一種公正的批評。就是因為大家不曉得各方面的情形，沒有公正的批評，所以在中國才能做幾篇文章論一下科學方法科學價值科學精神，再經一班朋友吹噓吹噓，便可成了科學家。所以在中國才有埋頭研究多年而社會不曉得，不幫助的人。

有人說中國有了有十幾年歷史的『科學』。難道說這個雜誌不能供給這個需要嗎？在十幾年前『科學』或者能稱為一種好雜誌，近年來『科學』已變成一種不夠專門難稱通俗的雜誌了！一二年前，上海出了一種『科學月刊』也因犯同一的病而失敗。通俗的科學雜誌不是容易辦的。

現在提出一個辦法，與有意做這種事的人討論一番。第一步是須聚集三四個喜歡此種工作而且肯負責任的人。科學範圍甚廣，甚難找到各種學問都曉得些門徑的人，所以必須有數人合作方可。雜誌辦個月刊。每期約出五六萬字。其中的文章以登載外國及中國科學界的消息

和短評，各種雜誌中有興趣的文章的摘要，及書籍的介紹為主。開卷第一篇登較長的文章，內容注重以清楚簡潔的文字述說各種研究。此種文章或請國內專家自述其工作，或譯外國雜誌中同性質的文章，或請國內專家述外國的工作。除此之外，再加一篇科學史的文字。以能十分努力去求內容切實，文字簡潔，處處誠懇的敘述各種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結果，力避只求淺顯不顧事實的過錯。有相當的資本去印刷，這通俗的科學雜誌或可以辦成功。

## 二

說到專門的科學雜誌，現在國內有一個大病，就是以機關為主體的雜誌太多。北京，清華，中央，武漢，中山，各大學均有自己的自然科學季刊。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科學社的生物調查所，靜生生物調查所，等機關都各自有雜誌出版。各大學的季刊都是些雜貨堆，一本之中，自數學到生物學，往往是件件俱全。就是內容篇幅都是好的，也難受讀者的歡迎。寄到外國，也難引起人的注意。各研究機關的雜誌性質專一，在此點比較各大學的季刊好的多。但是刊行都嫌零碎，這個月印出五六頁一本，下個月又出十幾頁一冊。使定閱的人難於稽核收到的有無缺漏，極易引起人的厭惡。就實際情形而

論，一個大學，一個研究機關，單獨出一種雜誌，都有稿子不敷之苦。為支持門面計，雜誌又不得不出。結果，有稿即印，那能管其內容如何。量的一方面是够了，質的一方面受了量的拖累就不能下降了。

這種情形的病根是我國人顧自己的體面心太重。學校自己有季刊，研究所自己有雜誌，辦大學或研究所的人便可以此示人，誇耀成績！至於雜誌中的研究報告，究竟在科學的進步上有無一點貢獻，是他們所不問的。

救治此病，我們應提倡以專門學問為主體的雜誌。國內現在各種專門學會一日多一日了。如每個學會推舉出幾個負責的人組織一委員會，主辦本會的雜誌，使這委員會對於送來的文章有選擇改正之權。國內研究這門學問的人都將研究報告送到他們學會的雜誌。文章多，有了選擇的餘地，雜誌的標準自然容易維持。雜誌性質專一，標準不低，自然容易引起他國研究同種學問的人之注意，自然能在科學進步上有點貢獻。學會有個雜誌易於鼓勵會員研究的興趣。按慣例，雜誌中每篇文章必註明來自那個大學或那個研究機關，各大學各研究機關也不因自己不出雜誌於體面上受了損失。中國地質學會的會報，中國生理學會的雜誌，都是此類的雜誌。他們的歷史都在

五年以上了，都獲有相當的成績。聞中國物理學會也將要辦一個中國物理學雜誌。希望此類的雜誌漸漸增多；希望

各大學出版的雜貨堆的季刊，各研究機關零星片段印行的專刊漸漸減少！  
二十一，九，十二。

## 日本侵略中國的發動機

劉叔雅

我幼年在日本住過幾年，袁世凱「登大寶坐江山，稱孤道寡」的時候，又陪朋友們去過兩次。也學會了幾句家常日用的日本話，亂翻翻雜誌，帶猜帶查字典看看報紙，碰巧也和日本的次等政客浪人們談過幾回天。就在這樣淺薄的觀察，短促的考查之中，發見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的苦楚實在難受。我又覺得歐美各國之同謀中國，畢竟只是想吸點膏血，賺我們幾文，唯有日本除了要金錢和物質之外，還處心積慮要在我們的頭上施行「王道」。所以我回國後這許多年，總時時的留心日本的一切事情。從來不敢怠忽。

就是「他們舉國一致，定要吞併中國和亞細亞洲，以盡大和民族的天職，實現「王道正直」的大理想。」我的思想素來把國界看得並不十分嚴重；覺得人和人總可以互相了解，互相扶持的。歐美各國，你猜忌我，我疑懼你，年年把有用的財力送到海水裏去，爭着建造超無畏級戰艦，飛機，毒瓦斯彈，其結果實在是自趨於毀滅之一途。假使大地上果然竟會湧現出一種禮記禮運上孔子所夢想的「大同」世界來，我訴之於理性，抑制着感情，本也可以贊成的。沒奈我又遇見過許多臺灣的遺黎，朝鮮的遺客，據他們說，亡國之後確乎不能「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亡國

這大半也是由於我不懂西洋文罷，稍得閒暇，總是要翻翻日本的刊物。卑彌呼也不相干了。阿倍仲麻呂——是李白的朋友，唐玄宗的秘書監——藤原清河以及歷朝的許多求法僧侶，請益留學生，早把中國的文化藝術移植去了。論語孝經禮記等類的書起了作用，忙煞了咸南塘，麻貴這班人。如果豐臣秀吉再活幾年的話，朝鮮早已經改稱為新羅縣，百濟縣，「任那」的威權最少也要擴張到遼寧省的全境。近幾十年造艦學，以及鑄大炮，造飛機的技術又生了作用，替我們平白地添了幾個紀念日。累得無數位穿中山裝的青年，放着正經書不讀，逢時遇節筆不

停揮的寫標語，成羣結隊在大街上提高嗓子喊口號。

我真傻！自從去年九月以後，常常問這班愛國青年志士：「日本從什麼時候起就動手來併吞中國」？大約十有九回是大家都記不很清，也偶然有人說是甲午年起，再要細問，大家都忙著要入京請願，罷課，遊行，開會，貼標語，喊口號，誰有閑工夫問這些呢。親愛的兄弟們！國家是我們託命的處所，自古以來，只聽說「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纔可以雪恥，不是可以仗着一時浮囂的客氣，把他孤注一擲的。所以思想知識都早已落伍，十多年來久不說長道短的我，實在按捺不住，自告奮勇，要在獨立評論上說話了。

日本侵略中國的真正發動機，並不在東京，也不在橫濱，神戶，大阪。而在博多灣上福岡城頭一座小小的房子裏。主動的人物既不是去年九月十八日以來大家哭着咒罵的本莊繁七肥原賢二，也不是南次郎，荒木貞夫。連那組織在鄉軍人會，著國民總動員，做上奏文，名震天下的田中義一也都不相干。說起來也奇怪，這一位「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英雄却是一個美貌的女子。這位女英雄姓高場，單名一個亂字，道號

向陽先生。他家是世代書香，他聘請英國人教授英文和法

律之外，自己又把中國的尚書，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左傳，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等類都讀得爛熟，羣經諸子以及歷朝史籍無不融會貫通。遠在日本維新以前，他就高瞻遠矚，看清了東洋的大勢，認為南而臺灣，琉球，北而高句麗，新羅，百濟都原是日本的藩屬，非要光復舊物不可。並且看透了中國政治的腐敗，社會的昏亂，國民太無知識祇知道自私自利。斷定我們這個國家民族決無發奮圖強的希望。而他們的經典上又明白昭示，說中國和亞洲，甚而至於全世界都是上天注定了該要歸他們管的。他們自覺負有併吞東亞的使命，至少也要併吞朝鮮和中國，纔對得起天地鬼神。所以這位高場向陽先生拋棄了他的眼科醫世業，逐出了他那懦弱無能的丈夫，在家裡廣收徒衆，公然講起學來。高場先生學問之淵博，人格之高尙偉大，也真值得人崇拜，所以教育出無數的愛國志士來。他主講的學社規矩十分嚴肅，不但不許酗酒喧嘩，就是騎着歪着看書都在嚴禁之列。他所收的弟子們多半都是志趣遠大，真肯爲國家出力，不愛錢，不惜死的人。這班人受了他的薰陶，又通曉英文和法政，眼光很清楚，所以從明治維新初年起，一直到現在，替他們的國家建了極多極大的勳

業。尤其難能可貴的就是向陽先生的徒子徒孫們，一個個祇肯去殺頭，槍斃，或是凍死在西比利亞的冰天雪地之中，並沒有做一官半職，或是發財發福的。他們的理想和事業，以及這種做法究竟是對不對，好不好，那是另一問題。至於他們這種精神，雖是我們被侵略的國民，也不能不表相當的敬意啊！

博多地方何以能產生這樣的偉大人物和這許多英雄豪傑呢？這裡面也有地理和歷史的關係。因為這一帶地方正在日本的西北端海邊上，和我們中國，朝鮮遙遙相對。千年來新羅，百濟，高句麗常時要和日本打仗，每次總是在這一帶海岸上接觸，所以這些地方的人民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特別的強烈，特別的深刻。尤其是元朝幾次大舉征伐日本，都是在這一帶地方上岸的。狼狽凶猛的蒙古兵和投降蒙古的中國兵，倚仗着勁弩利鏃和日人所未會見過的火器，初上岸時，把日本人殘害得太慘了。那時候日本幾乎有滅亡之憂，博多一帶的人民受蒙古的蹂躪更慘，所以至今還是深恨中國人。我自己沒有到過博多，據同學們說，到那裏旅行很受氣。進店鋪買東西或是在街上走着，被人發覺是「支那人」，就要受點侮辱，最輕的也要給你一個怒目而視。也有人和博多人辯白，說「那都是幾百年前的

事，與現在的中國人無干，況且那時候我們也是被征服者，一樣的受蒙古人蹂躪。彼此彼此何必記仇呢」。他們却沒有閑工夫來慢慢的替我們設想，總是說「不管什麼元朝宋朝，蒙古人漢人，總歸是你們支那人幹的。」古人有詩歎曰「唯有感恩並結怨，千年萬載不生塵」。這話真不錯。日本人把元兵殺人放火，殘害日本婦女小孩的情形都深深的雕刻在岩石上，把戰跡和遺物都保存陳列着，教人永遠勿忘。以日本那樣輕死好戰的民族，又加之以這樣的激刺，自然生出仇視中國人的心理來了。

高場向陽先生既是「人傑」，又加以「地靈」，所以結社講學的效果來得大而且快。不久就養成許多位「愛國志士」，一個個磨拳擦掌，準備廝殺了。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多人知道有個叫做「日本」的島國——就是現在又何嘗有人真知道日本——然而人家早已在那裡積極進行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明治維新之初就想對外耀武揚威，一來振起國民的精神，二來也借此混除國內的爭端。元勳西鄉隆盛，副島種臣，江藤新平，板垣退助，後藤象次郎等借口朝鮮不會報聘修好，主張出兵征討，夷為藩屬。勝安房和大隈重信等極不贊成，主張先革新內政，再向外發展。兩派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候，岩倉具視從歐洲考察回



來，認爲先要改革內政，極力排斥征韓論派，西鄉一派如桐野利休，篠原國幹之流，都只有下野還鄉。日本的政權從此就落到所謂「文治派」的手裏。

一個千百年來死守鎖國主義的封建制的國家，要改造爲現代式的國家，這是談何容易的事。國內思想不同，感情不和，尤其是利害衝突的各派當然免不了要起紛爭的。

福岡原是個五十幾萬石祿米的大藩，一旦改爲郡縣，舊藩主屬下的無數卿，大夫，士驟然失去了地位和飯盆。古人說得好：「無私心不說公話」。這班人對內既抱不平，只好去做梁山泊式的英雄，往外面活動了。他們在國內起事都終歸失敗，以江藤新平那樣的人物，終於殉了佐賀之亂。從明治七年起，「神風連」的暴動，秋月的變亂，秋的變亂，一直到明治十年，維新元勳德望冠乎全國的西鄉帶領子弟兵去清君側，血戰七八個月，到底還是被官兵勦滅了。在這些次變亂裏，向陽先生的高足弟子死了不少。他自己也被官廳捕去，要辦以「不應結社講學煽起叛變」的重罪。幸虧日本那時候已經重法律，不能隨便「拉出去鎗斃」，也不能任意的羅織株連，否則向陽先生和他「門徒」早已一網打盡了。他們幾次爭奪政權都失敗了之後，知道徒事內爭，於國無益，就翻然變計，傾注全力對外，結果

就促成了朝鮮的變亂，中日戰爭，日俄戰爭。越來越利害，釀出現在東三省的奇變，和將來世界的大戰禍來了。

高場向陽先生的弟子們在明治維新前後，怎樣的對內奮鬥，我爲篇幅所限，也無暇細表。單舉一兩件事，讀者也就知道他們是如何的壯烈了。大隈重信做外務大臣的時候，和西洋各國磋商改訂不平等條約，想漸漸的收回法權和關稅自主權。向陽學社（後來改名玄洋社）的人們認爲喪權辱國，可惜日本人生性帶幾分傻氣，不會開會議決，通電全國，貼標語，散傳單，喊打倒大隈的口號，只會拚命實行。有個來島阪喜和幾個同學跑到東京，爭着要去刺殺大隈。來島看別人有父母妻子，不忍讓人去死，自己帶一顆炸彈和家傳的一口寶刀，裝着一位閩官僚的樣兒，在外務大臣官邸的門口邀擊大隈。一彈擲去，好似青天霹靂，把大隈的馬車炸得粉碎，鮮血滿地，白煙冲天，來島以爲目的達到了，從從容容的對官邸門裏追出來的警官說「大臣無恙」，指着傍邊的街道，說「刺客往那邊跑了，快去追趕！」一面舉起右手爲號，對遠遠看着的朋友報告事成，然後對皇宮三拜，謝擅殺大臣之罪。行禮已畢，走到牆邊下，取出寶刀來，從自己頸後扎進去，用力一旋，把頭顱割掉，靠着牆死了。大隈被炸掉一隻腳，幸而未

死，他的修正案却被這一彈炸消。暗殺這件事在道德上，法律上本都是不對的，不應該表彰提倡，但是像來島這樣全出於愛國熱忱的仁者之勇，却很值得後人灑一掬同情之淚啊！此外許多別的社友，在事敗被擒之後，也都能面不

改色，從容就刑，不失日本武士的體面。即如江藤新平遇難的時候，西鄉隆盛在城山被圍，一直到死，那種照常下碁賦詩，悠然自得的神氣，非有極深的學養，怎樣能做得

到呢？  
(未完)

## 誤人的地圖 (通信)

浮萍

文江先生：

在獨立評論第六期上讀了大作漫遊散記，使我歡喜！使我痛恨！歡喜的是先生指出地圖的錯處；痛恨的是那些賣地圖的書店只知道騙錢，不管所出的圖有用沒有用。

中國現各書局的新舊地圖，小子敢說都是繪得不真確。這要旅行過幾省的人纔知道。先生所說從亦資孔到黃菓樹的路有新舊兩條驛道，這是絲毫不錯。在各圖上都只有一條舊驛道。

小子跑了十多省，把所漂流的地方和各地圖對照起來，簡直令人氣得七孔冒烟！因為小子被地圖誤了多少次的路，吃了地圖不確實的多少虧！單拿貴州一省來說。小子于民十八從雲南向東步行，經過貴州，湖南，湖北而到杭州。貴西路線的錯處先生說明了。貴東的從貴陽到玉屏，

中間的路錯得真教啞子吃黃蓮！鎭山過去的黃平有兩個：一個新的，一個舊的。現在走的是新黃平（土人稱新安）。新黃平也有城。在地圖上可是只有一個黃平。鎮遠原為府。府城在河北，縣城在河南。可是各圖上只有一個鎮遠在河北。從鎮遠到清溪，出府城東門向南過大木橋，再走三十里過蕉溪河，纔到清溪。可是在各地圖上只繪一條不過河的路線。從清溪到玉屏，出了清溪城就渡河。可是在各地圖上繪的是在半路過河。先生，錯誤多得狠，說不了許多！因為先生提起貴州，小子纔也跟着指出貴州地圖的許多錯處。

小子本想想個法子向那些賣地圖的書局下個警告，可是能力做不到。唉！小子不知吃了糖（地圖）多少虧，沒處發洩，終身懷恨！旅行（尤其我漂流）的時候，原想把

地圖做指路碑，那知道牠一點也不中用！先生，你是有能力的。小子懇求你在報上發表一篇關於地圖不甚確的文章，使那些地圖出版者知道他是騙人錢的。最好先生跑過了中國全國，親手編一本地圖出來（因為經驗過的東西無論怎樣都要強些），使一般旅行者，長途漂泊者，得有良好

## 答

地圖不真確的誤人，要用地圖旅行的人方纔知道。中國這種人太少了，所以大家並不覺得假地圖的可恨。我前幾天從漢口坐飛機到上海，帶了我們自己新編的地圖，七點鐘功夫，飛了二千里，增加了許多知識。但是同我同行的三位，有一位暈得要死，有兩位沿途睡覺。到了鎮江，有金焦二山做目標，他們都不認識。他們當然不覺得地圖的真假有什麼關係。

浮萍先生是用地圖旅行的人。他當然要責備編地圖的人不忠實。但是平心而論，如武昌亞新地學會出版的地圖總還算不錯。因為地圖這樣東西，不是可以編的，是要測量的。有了實測的，縮尺大的地圖做底本，纔能編出普通用的小縮尺的地圖來。各書店所出版的地圖都是用乾隆大

的補足指路。

所懇求的請先生答應了吧！親手編一本地圖出來，洞穿了那些假地圖！

一個漂流的浮萍。廿一，八，十九。

丁文江

內輿圖做底本的，這原是康熙年間幾個少數的天主教士，用很粗的方法測量來的。到了今日已經根本不能適用。何況許多編地圖的人連大內輿圖的原本都沒有見過。這些人你抄我，我抄你，自然越抄越錯誤了！

中國自從清末年舉辦陸軍測量局到如今二十多年，至少國家費去了一千多萬元的經費。雖然因為測量人的知識和責任心不甚高明，許多軍用圖，依然是不確實。但是比起舊日的地圖來，當然要好得多了。可惜中國的軍人，誤以為地圖是軍用的，一定要絕對的守秘密。所以在旁的國家（日本在內），二萬五十分之一的詳圖都可以出賣；在中國連二十萬分之一的圖都是秘密品。中國的軍人的喜歡守秘密，喜歡壟斷，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因為軍人要

用千里鏡，所以千里鏡是軍用品。我有一個朋友去年向外國買了一個極小的千里鏡。貨到了中國，就被海關扣留，說是違禁品！千里鏡還是禁品，何況地圖。

現在好了，軍用地圖也許可以公開出賣了。因為民國十七年張作霖出關的時候，把北平參謀部所存的秘密地圖全部帶到瀋陽去了。自從去年九一八以後，這種地圖當然做了日本人的戰利品。最近我把這件事實告訴參謀部的當局。他也覺得從此以後軍用地圖用不着再對於國民守秘密了。

這二十年來地質調查所搜集了不少的軍用地圖。我同兩個朋友，僱用了許多繪圖員，費了兩年多功夫，編了一份二百萬分之一的新中國地圖。再有半年，或者可以出版。到那時候，再請浮萍先生用他「漂流十幾省」的經驗來批評糾正罷。

日美「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戰爭」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蘇俄軍備與日俄戰爭

每冊五角外埠加寄費五分。郵票代洋五十八分。定價洋一元。預約七角。外埠另加寄費八分。定價九角。預約六角五分。外埠加寄費八分。

預約九月二十日截止第一卷無多購者從速

總發行所：北平宣外大街北平晨報社代售處：本市及外埠各書店

### 秦嶺四川地質志

趙亞曾黃汲清著○秦嶺為中國山脈之主幹，形勢險峻，地質複雜，非專精如趙君者殆不易於短期調查得其要領。對於陝南川北地形地質及礦產，記述並極精審，迥非浮光掠影之考察所能比擬。插圖及照片四十餘幅，另附大張地形地質詳圖二十幅。書圖各一冊，共價十二元。北平西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行。

### 華北土壤酸性研究

王正著○此著詳載華北七省一百五十餘處土壤水素依翁值之試驗，詳察其農業上關係，因而考定改良土壤方法。每冊一元。北平西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行。

### 平明雜誌

第十期要目

- 基瑪爾治下的新土耳其
- 美國的財政
- 蘇聯財政與英美法財政之比較
- 白俄的夢與現實
- 德國資本主義的末路
- 定價：每冊二角，預定三月一元一角，半年二元，全年三元八角。
- 出版：北平安福胡同三十二號平明雜誌社。
- 疑今
- 林今
- 郭孟
- 平
-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 熊式
- 周期禁慾避姪法
- 諷罕默德的故事
- 世界論(二則)
- 今連等
- 黃
- 平



## 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

陶希聖

——許時代公論楊公達先生的主張——

最近在南京出版的時代公論，載有楊公達先生的政論，主張組織清一色政府。所謂清一色，乃是國民黨中最有力的一派。他主張這一派把別派放逐，有如莫索里尼放逐尼梯，斯塔林放逐托洛斯基。

這意見如果在前年胡漢民先生剛要去職的前夜提去，那是很適合當時當局的需要的。這種論調在目前提出，不免時代錯誤。

目前社會上的論爭，正集中到國民政權的取得和運用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是由於國民黨過去幾年黨治和訓政方法不能集中民力以救危亡。現在的問題不是在國民黨各派團結或互相殘殺，而是在國民黨各派即令團結仍不能救中國於危亡。楊先生把問題移到國民黨內紛爭，並且把眼光縮小到一派上去，完全是不能了解國民黨的現狀，不能了解國民的要求。這種論調也只是住在鈎心鬥角的南京的人會發出。

如果果真有一派能够救國，真能够解放中國的大眾，

我是贊成一派專政的。但是我們應當知道，蘇俄及意大利的一派所以可以專政，是因為這一派能够集中社會裏有力的羣衆的力量。一派專政不是由于他有錢有兵，乃是由于他有政策有計畫有民衆的擁護。

尤其是由于他能够解決國家和民衆的迫切問題。民衆沒有服從一派的義務。民衆只跟隨那能够幫助自己解決問題的人。

幾年來的一派政治，以喪失東三省爲結局，民衆對於一派政府當然不能不懷疑。因之，國民之間便發生黨治反黨治的論爭及一黨專政與民主政治的鬥爭。

楊先生把時局拉回去兩年多，不注意于國民的公論，只斤斤于政府地位的獨占或分沾，這是時代錯誤的了。

兩派政府也不能救中國，一派政府也不能救中國。中國的得救，只有一條路，這便是集中國民的權力以自救。

兩派分沾政權也不能集中國民的力量，一派獨佔政權也不能集中國民的力量。只有國民行使政權，才能使國民

集中力量來救國。

蔑視國民的力量，專談一派兩派主政的問題，這是把今日中國時局的危機及出路拋開，把鈞心鬥角的政爭握緊。這種話很難向國民來說。這種話只宜於寫在萬言書上，遞到首領手上去。

目前促進國民黨各派互相殘殺的主張，是不宜再在社會上張目的了。目前的指導理論應當集中到喚起民衆集中力量來救國。

只有奴隸是主人真正的仇敵。以天下人爲奴，就是以天下爲仇。目前的問題不在使天下人如何做奴隸，是在如何使全國民衆做中國的主人。

我並不是說把天下人做奴隸是絕對的不該。我是說這是不利于主人的。所以，開放政權于國民，並沒有危險。把國民排斥在政權之外，却有危險。如果我替國民黨最有力的一派打算，我決不上一派專政的萬言書。我要勸他把政權向國民開放。我要勸他不要以天下人爲仇敵。

附記

胡適

我們在時代公論第二十三號上讀了楊公達先生的一

獨立評論 第二十號 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

篇「革命的回憶和國民黨的復興」，其中說統一國民黨有漸進方法和非常手段兩種方式，他嫌那漸進方法「收效極爲遲緩」，所以他傾向於那「非常手段」的方式，他說：

或者國民黨現存派別中，有一派能以統一黨權爲己任，本大無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艱險，採取史達林對付托洛斯基，孟梭里尼對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異己的別派，舉一網而打盡之，國民黨由此亦可以統一。此種方式收效極爲迅速。

這番話出於國民黨中的一個學者的筆下，很可以使我們詫異。

接着在時代公論的第二十四號上，我們又讀了楊公達先生的一篇「國難政府應強化」，其中主張取消五院制，採用元首制，並且提出「元首的條件」：

要絕對負責。不特要負興國的責任，還須要負亡國的責任；不特要做岳武穆，還須要做李鴻章；不特要下流芳百世的決心，還須要立遺臭萬年的遺囑。

接着又在時代公論的第二十五期上，楊先生在他的「一篇一九一八以來之中國政治」裏，宣告他對於「精

誠團結」的絕望，主張「與其多方面的組織政府，不如一方面的組織政府」。他說：

如果是清一色的政府的話，則亡國興國，真皆由負(?)，良心所在，能不努力？

這些話都是很明顯的主張，表示出一些人，在這個煩悶的政局之下因忍耐不住而想求一條「收效極爲迅速」的捷徑，這種心理雖學者也不能免，這是我們很感覺惋惜的。

我本想討論楊公達先生的主張，今天收到陶希聖先

生的文章，我的文字可以暫時不做了。所以把楊先生的原文的主張摘鈔幾句，附在這裡，供讀此文者的參考。

上個月，我收到上海一位老輩先生來信，其中說：

近來政治不上軌道，當然政府之過，亦因社會寬縱過甚，(除共產派外)，不免陷長君逢君之病。平心言之，當局者非絕對不可爲善。

是的，我們自命負責言論之責的人，都應該領受這種很忠厚的勸告。

## 再談幾件教育問題

孟 眞

幾個星期前，我在獨立評論上談了幾件關於教育的事，這幾段文字都是齊稿前一晚趕着寫的，急急忙忙，都沒有把話說完，而引起好些辯論和罵來。雖罵的文章多數不值得反覆辯論，却也有幾事有再談一談之必要。不幸中間小病，隔時之後，衝動既歇，好些當時要說的話忘了。現在且把不會忘的寫下幾件，零零碎碎，各段自是一事，合來不成一篇文章。

一，三件關涉教育學的意見，續答邱椿先生。在本刊第九號我那篇文章中，提出三件事來，第一，大學不是適用教育學的場所，第二，教育學家必于文理各科中有一專門，第三，中小學的課程要門類少，而內容充實。現在再依次解說之。(一)所謂教育方法者，大致說來，當有下列幾層作用。一，適應學習者之心理。教者與學者年齡智識皆不同，強以自己所曉喻者加之于人是不可行的。二，所



教科目之邏輯的，扼要的，明顯的處置。小學及中學學生既是些幼年人，而教的人又非一種學問的專家，故若干人共同研究出的教育法是必要的，且只有在這樣的場所中，教育法能有綱領而不失於零零碎碎，不切本題。至于在大學中，做教師者，應假定其對於所教之一科有一種專門的訓練，而非為教書用之販買；應假定其對於所教之一科有一個會通的觀點，則教出來自然應有提綱挈要的布置，如果他不是自己先不懂得的話。此外還要假定他有常識。這幾個假定誠然不能實現于今之多數大學教員，然而大學教員本該如此。且大學中之學生，年齡上知識上都用不着教員之耳提面命，除非低能到不該入學的，所有教員自己能懂得的，自然有法子使學生懂得，不待那些繁文縟節的教育方案。然則大學教員，在教書上之作用，皆在其對於自己學科之了解與造詣，而以常識，學識，講說風度，及人格，為其教育學。不學這一科，或學而無底者，焉得能為他想出教育法來？學一科，學而有底，自然能够自出教育法。即以我個人讀書的經驗論，在中學，在大學，在外國，所受益最多的教員，是學問最有根柢的教員，絕不是注重教育法的教員。有的幾位簡直是老學究。誠然，學問既好，又了解教育法，固然是錦上添花的事，然而這事在大

學中無關弘旨，不有正不足為害，而徒恃所謂教育法，忽略學問之自身，乃全無是處。我舉一個實例。赫胥黎當年是以說話太快思想太速為初學人所詬病的。照歐洲及英國的習慣，最好的教員教最低年級的學生，因此赫先生教普通動物學等。教得有些人怨他說話趕不上，然而赫胥黎以其學問引出多少第一流生物學家呢？若請一位在哥倫比亞大學教員學院的教育專家兼習生物者來教，能得這樣效果萬分之一否？一種學問精通之後，自然生出一種教育法，這話雖不可以施之于一切大學教員，然大多數是如此的。況且大學科目以其專門性質更難有普遍應用之教育法，除非常識上事，本是人人應有的以外。至于大學中教學以外的事，尤其與教育學沒有甚麼關係。大學行政在歐洲真是簡單到極度，而學問自然發達，今日中國弄得愈複雜愈不相干了。總而言之，在一個大學裏，如上了軌道，行政正是九牛之一毛，不是甚麼高談教育學之場所，在一學科中只要教者有學識及常識，自然能教人，能引人，不待搽粉抹騰明的事作。

(二)教育家必于文理各科之中先有一種專門，然後他的教育學有所寄託，不至流為不相干的空話。這話恐怕是學教育學者平心靜氣時要承認的吧？以我所見，英德大學

之習教育都必須先習一種文理專科，然後加以教師的訓練，然後再談教育學。所以教育不是有志做教員者之副科，便是一個畢業後級的研究。誠然，也有一二個例外，如漢堡，如漫河法蘭克佛。然這兩個大學都是創辦不久，並無多大學術上之權威。漢堡是個買賣城，其文化如中國之有上海，其大學中包有很多其他大學不屑的東西，不止教育一件而已。漫河法郎克佛是出名的猶太城，其大學尤不佔學術上之位置。若引此為例徒使稍知德國大學者為之小怪而已。我在倫敦讀書時，倫敦大學的教育學教授如 Adams 如之旨，都是先有專長再習教育的。有次我親見一個中國學生跑到那裡開頭要學教育，碰了一個無趣。誠然，一國有一國的風氣，不可揚此抑彼，不過我聽說教員學院大體上也是大學畢業後的學生入的，如何能拿他當個模型，在中國大學中創一個教育學院，而使之與文理科同列呢？我實在不了解沒有一種文理學科的專長，而空談教學法又能談出什麼來呢？我更不了解，離了人文及自然科學之自身而談教育，要教出什麼來呢？我有一位學自然科學的朋友，有一天對我說，我現在明白了某某為什麼羅羅索索做了那麼多的教育「研究」而却是毫無關係的；我看見這幾本美國教科書，才知道這些學問的來源。或者教員學院的中

國留學生之缺陷，正以其很多開頭便學教育，不先在國內或國外文理一科中畢業吧？至乎在大學以教育為主科，以文理之一科為副科之一種辦法，尤其不上不下，不倫不類。其結果只是一碗雜碎菜，任何學科都得不到一個嚴整的訓練。總而言之，做教員一道，有體有用，學問是體，方法是用，不有其體，何處寄用？教員若先對於所教之材料無根底，還有什麼方法可說？

(三) 中小學課程要門類少而內容充實一事，似乎也不是一件可以爭論的事。不過門類少而內容深，或門類多而內容淺，究竟那一種是歐洲的辦法那一種是美國的辦法呢？以我所見，恰與邱先生所說相反。我是教育學的門外漢，當然不敢自信，不過且舉出我親眼見的。英國的中等及初等學校是不成一個整齊系統的，所以本來難說，不過，除伊頓哈樂兩個公校，及其他高貴化的「公校」，弄些「士君子」的臭習慣因而有些不相干的事作以外，各校科目似乎都偏于簡單，且牛津圓橋之地方及高級考試，正是初中高中等畢業之代替，其所考科目非常簡單，而每科所要求者實在比中國現行制深得多了。各地公校之算學，常常有超過中國之算學系者（這話也是以實用之能力論，不以科目論，北京大學固善于談高等算學科目而動手不得也

）。至于德國，其中學之 Oberprima, Prima, Sekunda 對每科目所要求者如何，更不待論。德國中學本有好幾種，戰後漸漸會通之，會通之結果，科目並不加多，而內容轉加深些，至少在算學，理化，近代語言上說是如此。我所見者如此。中國早年學制是抄日本的，即間接抄德國的。我的高中是北大預科，當時北大預科一如日本高等學校的制度，科目甚少，內容比現在高得多。這十多年來，中國教育制度日趨于美國化，而中學之課程程度日淺，科目日多。其中有些科目我們當年真正做夢也想不到，如所謂文化史者及所謂社會科學者，即其一二也。我很希望治教育學者比較一下子歐洲及美國中小學課程，給我們些不錯的知識。

依據上列的申說，和以前幾次的文字，我冒然提議下列幾件事：

一，大學中不設教育學院，因為這個不能本身獨立成一種學問；也不設教育系，因為教育學自身不成一種嚴整的獨立的訓練。

二，大學中應設教育學講座及教育研究所，以為有志在中學做教員之文理科學生學習教育之訓練，並為文理科已畢業學生有志攻治教育者之訓練場所。

三，大學文理科學生願兼習教育者，其學分應如下列之分配——本科對教育科為三與一或四與一之比。若如北大之辦法，教育系學生兼習系外功課佔四分之一而弱，似仍不能成一種嚴切的訓練，仍不免于絀碎之弊。

四，中學課程，科目上儘量減少，內容上儘量提高。

二，科學發達與研究機關之關係 中國人開始治科學不是很近的事了。我們且把耶穌會士之影響及上海製造局之事業扔開，中國開始派習科學之留學生並請外國教員在中國教科學，也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到了現在，除地質學算頗發達生物科學看來也像有勁兒以外，理化醫學等最重要科目真正寂寞的很。這是甚麼緣故呢？難道說天才分配不均嗎？我想，這道理很顯然，以地質學之發達為例看去，便了然了。一個初在中國大學畢業或外國大學畢業的「科學家」，好的也還是一個初入門的毛雛兒，還需要多年的訓練與培植。這個訓練與培植包含三件事，一，在學問進步的環境中，二，有能作典型的前輩做指導，三，充實為研究需用之工具，及所學事項之變化。惟其如此

，所以若把一個初畢業的大學學生置之人海之中，不上幾年，舊學盡荒從此落伍。中國知辦大學而不想如何訓練大學畢業生，能派留學生而不想如何安插留學生，因此常常見到在國外讀書時很有成績的青年，回來不久便落伍，此豈是青年人之罪過？有些在美國學科學的，因為回來沒有

相當的環境，便在美國做起事來了，這真太可惜了！在歐洲及在美國歷年的中國留學生學科學者，真有不少有希望的，只是回國後一着不對，把他們埋沒了。理化等等日新月異的科學，回國來一教書，一做事，兩年便生疎，三四年便落伍了。地質學之比較發達者，因為有個地質調查所，能成一種從事科學進步的環境，能建設出相當的權威，能給大學新畢業生一個訓練場。即如前幾年不幸死于雲南土匪的北大地質系畢業生趙亞曾先生，以一個中國大學畢業生，能在幾年之內出如許多成績，豈非難事？也正因為有地質調查所的環境幫助，否則一教書，一做事，便也完了的。物理化學在中國之不發達者，正以中國沒有如地質調查所那樣的理化科學機關，故國家出大資本培植的人才中道而廢了，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外國人辦的協和醫學院及上海之李司特研究所尚能為中國安頓幾個習自然科學的學人，中國人豈可不自己努力？近幾年來，有中央研究院

及北平研究院之設置，其中皆有理化的部分，聽說狠能吸引人才，這誠然是好現象。這樣的機關建設的有個樣子之後，然後大學的科學教育及留學生之科學教育得到補充，不至半途而廢。

第三，教育部與教育的改革 我的前幾篇論教育的文字，頗給讀者一個印象，覺得我以為教育改革之關鍵在教育部。我當時雖不曾細想到這一點，今天想來，意思却可正如此說。反正中國的事是個循環不解之圈，教育固然，政治亦復如此。社會不好，所以政治不好，政治不好，所以社會不好，教育當局挺不起來，所以教育沒辦法，教育沒辦法所以教育當局挺不起來，如此如此，一個圈子，找不到處理之端。不過，凡事總要找到一個地方下手，雖循環的狀況中亦只得如此。中國今日雖說社會太不行，故政治不上軌道，然而欲以社會的力量改革政治，更是遼闊的想頭。看來看去，還是政治先改革了，其他才有辦法，且政治一旦改革，其他必有辦法。政治固然，教育亦復如此。果真教育當局振作一下，其效力是很大的。即如兩月前行政院舉起一下子大拇指來，北平學潮就漸平息，即其一例。平情而論，教育至有今日之敗壞，還不都是歷年來中

央及地方上教育當局（校長在內）的責任？這是怨不到學生身上的。果然教育部能建設的像個樣子，而對於大學校長教育廳長之人選慎重將事，中國教育未必即無辦法。所謂教育部建設的像個樣子者，須得有認識，有方針，有技能。做參事者，須得懂得教育的方針，有見識而有事可參；做司長者，須得能負起他那一司的任務來，不是一個書

行的書板；做視學者，真能視學，看出款要來，而不坐在南京。此外全國之教育統計，應該精完，各地之教育情形，應該熟習，如此則教育部可自成一種權威，不必盡靠政治的力量。欲中國教育好，必須中國的教育部有普魯士或法蘭西教育部的一半好。我希望現在的教育當局在最短期內努力完成他們的責任！

## 日本侵略中國的發動機（續）

劉叔雅

高場先生既歸道山之後，門弟子遵奉他的遺教，更加努力對外，以成其先師未竟的遺志。一面組織向陽社，糾合全國「抱經營東亞之大志」的人們，往朝鮮，東三省，中國，蒙古，俄國作種種的活動。甲午以前朝鮮的東學黨作亂，就全仗着向陽社的一個支派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武田範之——此公是個和尚，漢文漢詩做得很典雅堂皇——捨命深入內地，交結東學黨魁全琫準，學習秘咒，插血為盟，使得中日不能不開戰，而日本必然勝利。

凡是常看報紙的人，總都知道有一位中國，印度，以及亞洲各國革命黨人的保護者，名震天下的大俠頭山滿龍

？他就是向陽先生的一個小門徒。辛亥革命前後，中國革命黨領袖很得頭山翁許多「熱心的幫助和周密的保護」。二次革命失敗後，日本政府為要敷衍袁世凱的面子，極不願意容留中國的亡命客。中山先生到東京後，頭山翁慨然騰出幾間房子來下榻延賓，日本政府也就只好不作聲了。尤奇的是一位印度革命領袖，逃到東京，英國正式要求拿辦。以一個多遠就辨認得出的印度人，在理是萬萬逃不了的，又有許多眼明手快的偵探警察緊跟着，插翅也飛不出網羅。不知道怎樣一入頭山翁府門就未再出來，警探大索多日，毫無踪影，後來纔在美國露面了。這件事各報紙上

無不登載，詫為奇蹟，到今天還是個不可解的謎。向陽先

孫們在日本政治上的威力是如何偉大了。

生的弟子在內戰時死的不算，數十年來向外活動，冒險求功，在中日，日俄大戰前後捨棄生命的着實不少。單是在

頭山翁幾十年來儼然是日本政治上的指導者，監督者

西比利亞，中央亞細亞，蒙古各處測繪地圖，考察山川形

。當局的舉措如果拂了他的意思，必然要遭不測的奇禍。

勢，因而葬身於冰天雪地或是深山大漠裏的也就很多很多的了。不過規模之弘遠，功績之偉大，到底要推頭山翁坐

有許多眼光遠些，思想開明些的政治家，外交家都因此完結了。近一兩年有幾位政界財界的大人物是怎樣的下梢，

第一把交椅。即如日本之毅然吞併朝鮮，總算一件大事。

大家總該記得，無待細表。日本政界當局以及社會上的人

事前伊藤博文公爵既有緩進的遺策，首相桂太郎也不很贊成立即解決，繼伊藤公爵之後做韓國統監的曾彌荒助子爵

憂。但是事實上無可奈何，言出禍隨，誰敢道個不字。說

謹遵伊藤，極不願就下手。頭山翁的後輩，專擔任朝鮮滿

到這點，我又想起正經話來了。當年來島炸大隈的事發之

洲事的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武田範之一面用盡心血，把朝鮮侍天教教主李容九和真心歸順的宋秉峻拿到手掌心裏

府當然嚴辦，警廳的偵騎四出搜捕共犯。不久警察就在一家旅館裏把頭山翁捉住，檢查他的行李。頭山翁苦苦的央

，教他們自請合併。這還是比較容易的事，最難的是內田

告警察不要開他的皮箱看，警察一聽，更覺可疑，以為這

良平看透了中國的革命不出一年就要爆發，按當時的局勢，非提前根本解決不可。他們竟能逼着政府把曾彌統監硬

裡面必有真憑實據，越是非要打開檢查不可。在這皮箱裏

免了職，好讓寺內正毅去用非常手段執行。這件大事頭山並未出面，真是「割雞焉用牛刀」，祇要內田一派和頭山

看，警察那裡肯聽，強制着解了開來。原來這一包袱裏嚴

手下的一位謀士杉山丸茂就辦得妥妥當當了。那時候的日

封密裏的盡是妓女寫的香艷情書和春畫。警吏目瞪口呆，

本政府諸公以及元老勳臣，軍閥的第一個領袖山縣有朋公爵也都還是被動的。即此一端也就可見向陽先生的徒子徒

家，堂堂的外務大臣維新元勳大隈重信，被他的社友在官

邸門前放炸彈炸倒，全國都為之震動，稍有牽連的更要嚇

死，而他老先生却有這樣的閑情逸致，和官廳開這種小玩笑。何況後起的什麼政治家，在他眼裏真是草芥一般。像大隈侯爵那樣僅僅平喪失一隻脚的，比別的許多達官貴人還要算是託天之幸的了。所以日本歷來秉政的袞袞諸公，總是小心翼翼的伺候他，尤其是關涉到對中國，對美國的事，更不敢稍拂他的意思。

那班「愛國志士」們的行事也真壯烈，確乎有古烈士之風。記得民國二年秋天張勳帶游擊兵打進南京城的時候，誤殺了兩個日本人，惹得日本全國的所謂志士們一把無明火高有三千丈，恨不得立刻出兵「膺懲暴支」——這是日本人常用的話——有一位叫做岡田滿的青年，認為外務部政務局長阿部守太郎對支那的手段軟弱了，白日裡在局長住宅門前用日本刀把他刺死，當時逃跑了。事隔幾天之後，刺客在一位律師家裏，寫了皇國忠義士的斬奸狀和遺書，把一張中國地圖舖在地下，盤腿端坐在地圖上，從從容容按照古武士自殺的規矩，剖腹而死了。政治家，尤其是外交家，總都自有方針，機會未到絕不肯鹵莽從事，血氣方剛的青年們那裏等得及呢。就在這樣的誤會之下，斷送了许多眼光較遠，手段較高的政治人材。這類的事歐美固然也有，但是總沒有日本那樣的多，那樣的激烈罷。

向陽先生的門徒抱着經營亞洲的大志，所以對於朝鮮

，中國，印度，阿富汗的革命黨竭力幫助，辛亥年頭山翁還力疾親自到南京，勸阻南北議和，說袁世凱絕不可信，議和必要上當。不久果然應了他們的話。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們又竭力扶助革命黨人。不知道他們同志裡中堅份子如佃信夫之流為什麼同時又認定復辟是解決對支問題的先決條件，竭力的幫助宗社黨。有名的鄭家屯事件就是因此鬧出來的。這回毫無忌憚的硬把溥浩然先生拉去做執政，這中間都有一串顯明的脈絡，可惜大家都忙於國內的事，文的晝夜草擬通電宣言，武的加緊實彈演習，似乎竟沒有人想到這個絕大的隱憂。肅親王善耆久居旅順，受日本參謀本部策士川島浪速的豢養，恭親王溥偉身邊帶着日本軍官，時時的在山東，東三省招兵買馬預備起事，這全是公開的秘密，日本人自己也言之不諱。前幾年遼寧的日本報紙上公然說日本要吞併東三省，封張作霖公爵。那時候大家都在睡裡夢裡，誰有閑功夫注意這些呢？東三省自從庚子年俄國出兵占領之後，早已是他人俎上之肉了。日俄戰後，伊藤博文感覺獨吞不下，親自到哈爾濱去和俄國密使面商，兩國要對半平分，不幸遇刺，事情停頓下來。桂太郎又以歷聘各國為名，親自出馬，開平分南北的會議，不

幸明治天皇崩逝，桂太郎奉了電召，匆匆的回國，事又攔下來。如果不是這兩次意外的挫折，長春以北早歸俄國，以南早歸日本，向陽先生的門徒又進行別的事去了，何能等待去年九月十八半夜纔有所謂「自衛權」的發動呢？

總而言之，日本之圖謀中國，早發源於向陽先生的講學，他雖然死了，徒子徒孫們却爭着要完成他們先生的遺志。任何辛苦，任何危險都所不辭。頭山翁是不待說的了。他部下的那位杉山丸茂先生，也就狼够賤的了。他家裏供着二百位爲國盡忠的烈士牌位，每天六點鐘起床，先在這些先烈的牌位前虔誠頂禮，然後纔吃飯做事。向陽先生弟子組織的玄洋社，以及專擔任朝鮮中國方面事務的黑龍會，既然要糾合無數「抱經營東亞之大志」的浪人分頭出去幹事，有的在中國活動，有的要往西比利亞，中央亞細亞去考察情形，勘查形勢，再遠的還要往西半球去做事，人員又多，事業又大，這筆經費當然不小。社員們既然是不滿意文治派，站在監督鞭策的地位，以他們那樣輕死尚義的人們，豈能像中國的在野名流，向政敵伸手要錢麼？幸虧有這位杉山先生多財善賈，而又公而忘私，一心的爲頭山翁籌款，供他們活動的費用。單是他們發祥之地博多灣築港費，就有二三千萬圓之多。這是公開籌的，至於歷

年暗中用去的錢，更不計其數了。杉山先生雖是埋頭做事，輕易不肯露面，日本每次政治上，經濟上有什麼大變動，總有一個絕大的黑人影子在那裡動。往年對朝鮮的斷然處置，其關鍵就在他的幾封信札上。頭山翁木人也真當得起「疏財仗義」四個字，爲要替社裏籌活動費，在九州等處經營煤礦，很發大財，後來因爲某件事需要現款，把礦山都變賣了。賣得的鉅款，全數分給部下，他自己所剩下的不過是東京的一所住宅。這座房子我會經進去過兩次，闊大富麗全說不上，至多也不過抵得一個中上之家罷了。我也曾看見過這位先生，他老人家生性沈默寡言，雖在稠人廣坐上也不開口，可是他一開口就有風雲雷雨，震撼得山搖地動啊。

玄陽社以及他的支派黑龍會大致就是這樣的一個團體。其起源和事業都略略表過。並且近些年來還有嫌他們太迂緩，太無用而另組織團體的。如近來活動得最起勁的日本社哩，神武會哩，以及什麼會，什麼社等等，名目繁多，不及備載。但是後起的那些社，都是應運而生的團體，有的是發揮其善於摹仿的特性，要學意大利法西斯運動，防止赤化的危險，有的是一班少壯軍人所組織的，想要再挑起一次日俄大戰，日美大戰，建立蓋世的武勳，滿足其



英雄豪傑式的野心，有的竟是別有懷抱，還談不上狹隘的愛國心。唯有向陽先生的徒子徒孫們所創立的這個玄洋社，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團體，其發源遠在明治維新之前，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大陸政策」，「對滿蒙國策」等類的名詞

，就政治上說，封建制度的殘餘勢力還沒有剷除乾淨，近代式國家的制度既未十分確定，必要的條件也未能具備。

其情形也和我們中國現在差不多，一樣的受西洋各大強國的壓迫。我們所受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他們也一樣的受

。法權和關稅也都不能自主。處處也都是次殖民地的樣兒。論到經濟，也絕沒有什麼「人口過多」，「生產品過剩」以

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感受到的痛苦。以一個鎖國主義，自給自足的國家，政治上，經濟上都並不是非要侵略他人

纔能自存的。然而維新以來，政權雖落到文治派的手裏，他們這班人却總是以在野的地位，催逼着政府往外侵略

，六七十年來儼然是一個侵略他國的發動機，推進器，這是什麼緣故呢？依我個人的觀察，他們却是中了我們的

毒，做着「大一統」的迷夢，什麼「王道正直」咧，「兼弱攻

味」咧，都是由中國學去的。即如現在天天用的「膺懲暴支」四個字，正是自比周公而看我們是荆舒戎狄。封建制度下的武士本來就好拚命，元明以來他們那樣的凶悍，把

其特性也發揮盡致了。以好勇很鬪的人，再加上「悅禮敦詩」，其鋒就不可當了。司馬法說得好，「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回的事，結果我們兩國必然是各受各的應得的懲罰。

適之先生要我把做這篇東西所根據的參考書列舉出來，我所看的日文書很少，寫這篇東西也未暇多翻書，所依據的不過是玄洋社自己編的玄洋社史和黑龍會自己編的日韓合邦秘史。談到這裏，却有一件小事可以附帶着說說。

我看見錢稻孫家東文書庫藏的玄洋社史上「頭山滿活動之目的」一章裏，說頭山翁之目的是在「指導朝鮮和支那」。

書上兩處「指導」二字都是用小紙片粘上去的。我當下就覺得有些奇怪，這兩處另粘上的「指導」二字小紙片底

下必是「併吞」之類的字樣，印成之後，社中人總覺其不很妥當，纔又掩耳盜鈴的用小紙片遮蓋上的。第二天我把

這部玄洋社史送還錢稻孫先生——錢先生是中國今日唯一的「日本通」。——檢出這頁給他看，錢先生也認為可疑

，和我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裏，用溫水把這小紙片潤濕，再用小刀刮開來一看，果然是「併吞」兩個字。單就這一點

小事看，日本人的性情，居心，行事，也都可以窺豹一斑了。

(完)

## 消費信用——一個增加購買力的方法

趙迺博

在此世界不景氣的時候，人人覺得消費者之缺乏購買能力或許是經濟恐慌的一大原因，所以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來根據學理參諸事實討論一下。

消費信用必須採用分期付款的方法，這個方法和其他一般信用性質上大抵相同，約略言之如次：

一，不論所交易的對象是有形體的物品，或者是無形體法律上的權利，當交易成立的時候，必定有財富的轉讓。

二，此種交易既然是根據信用，所以當交易成立的時候，並不必全部分支付現金。

三，將來付款時，並非用整數一次償清，係分次按期拔還。

四，交易成立時，須交付一部分價格，並且訂定按若干期將餘款分次償清。

這種分期付款的信用並非現今新創的制度，在古代早已通行。凡人民對於政府的債務關係，或政府對於人民的債務關係，往往採取這種分期付款償還的辦法。前者之例如特

種租稅的繳納，公地的購買，灌溉事業的攤派，都採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後者之例如公債及年金的發行，其償還之期均按若干年分配歸還人民。可見這種制度行之已久。至于私人的交易採用這個分期付款的辦法，當推人壽保險為最普通。大凡人壽保險的交易，或由吾人按若干年分期繳納小款，以冀將來得一巨款。或由吾人一次交出一筆巨款，以冀將來按期收入零款。這種辦法都是採用分期付款的原則。

講到分期付款的信用應用于固定的不動產，當然要算田產與房產為最早，後來慢慢推行到動產。不過這種信用大半屬于生產事業。所以應當稱為生產的信用。現在我們所講的分期付款的信用，係指消費方面而言。這種消費信用採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在美國要推鋼琴及縫紉機為最早。目下則汽車事業都採這個辦法。推求原因，約有二端：

一，動機出于消費者方面 在最初購買摩托車的人大概都是闊老富翁。富人買車當然現款成交，用不着

賒欠。不過後來物質文明發達，中等人家也都想坐起摩托車來了。但是他們資財有限，不能夠拿一筆巨款去買摩托車，尋常他們購置家具木器的時候尙且採行分期付款的信用，如今購買汽車自然更應當採用這個老法子了。

二，動機出于生產者方面 大都摩托車的銷路總在春夏的時候，天氣晴好，可以駕車去游山玩水，到了隆冬的時候，道路雪阻，交通不便，摩托車的銷路非常停滯。製造汽車的人因為要調度節候，不使產品有盈虛之患，工作有時較之虞，為招攬生意起見，對於顧客特別優待，採用分期付款的辦法，來維持營業。所以考求摩托車事業採用分期付款的原因，實在是出于雙方的同意，兩相情願，始能成交。

摩托車事業既然採取這個分期付款的辦法來推廣他們的營業，同時就得需要一種特別金融機關，承受這種交易。因為普通銀行對於這種分期付款的信用都不願經手。譬如我們向汽車公司購買汽車，先付半價，其餘半數言明于一年內作五次分繳，我們當即出一期票，交付該汽車公司，該公司拿這張期票向銀行貼現。不過銀行對於我們的信

用一無所知。就是說我們的信用卓著，但期限太長，銀行不樂意收受。這時候若不組織一特種的金融機關，分期付款的信用將無由成立。

說到分期付款的性質及其影響，社會上的輿論都持反對的態度。他們有二大理由：

一，他們以為消費的信用當與普通一般事業的信用有別。

二，他們認為消費的信用足以助長奢侈的風氣。

現在我們根據經濟學原理來答覆這二大反對的理由。

(一)在說明消費的真義之先，我們先把「生產」二字的意義也解釋一下。所謂生產，就是指製造財富而言。我們使用勞力製造物質上有用的物品，來滿足我們物質上的慾望，這就是生產的物質觀念，或者說是物質觀的生產論。後來經濟制度進化，商務繁盛，貨幣發達，生產的觀念就改變了。我們支出少量的貨幣，希望收獲大量的貨幣，這種經濟行為也算生產。這是泉幣觀的生產論。最近經濟學家主張生產當注重效用，用了少量的勞力生產費，取獲多量的剩餘效用，方算得生產行為，這就是效用觀的生產論。

普通一般人因為認定生產是財富的創造，就說消費必

定是財富的破壞。這種錯誤往往有之。不過我們應當曉得：物件的使用有時候頗難決定其為生產的行為，還是消費的行為。試舉一例，燃燒于火車汽爐裏的煤，和燃燒于書齋暖爐裏的煤，這二種煤的消費，表面上看起來，前者是生產的，後者是消費的。但是考諸實際，燃燒于書齋暖爐裏的煤，能使室內溫暖，身體愉快。斯密亞當氏身居其中，文思勃發，產出了一部傳之不朽的名著。這樣看起來，燃燒于書齋暖爐裡的煤也可算得生產的了。

大凡財富的使用，因其效果的不同，可以分爲三大類：（一）使用財富可以增加效用，（二）使用財富可以維持固有的效用，（三）使用財富的結果反而減少效用。例如嬰孩消費食物，遂得逐漸長大，這就是因消費財富而增加效用的明證。又如成人之食物，雖然不能再有長育，但是食物能够維持人生的健康，出入相消，盈虧才能得到平衡。又如吾人食物要是沒有節制，或者選擇食物不稍謹慎，反而于身體有害。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創造的消費，中和的消費，破壞的消費，總須有一明確的認識。

我們考查信用的歷史，在中世紀對於借銀取息，政府和教會都竭力反對。後來商務發達，才知道利息和盤剝重利當分別看待。到了現在的經濟組織之下，信用佔極重要

的地位，自個人信用農業信用生產信用以至于消費信用。信用的歷史起初受人民的反對，後來社會拿懷疑的態度對待他；經過了許多曲折困難，至今日才慢慢地認識他在經濟生活上之地位。

（二）反對論所主張的第二個理由謂分期付款的交易最容易助長奢侈之風。不過我們要明白什麼是奢侈品，什麼不是奢侈品。要答覆這個問題，完全當以時代為背景，及人民的文化程度為根據。對於奢侈，祇有相對的解釋，沒有絕對的意義。佛爾太（Voltaire）曾經說過：『社會上一般人都赤足露頂，那時候你倘若穿起鞋來，戴上帽子，我們不應當說你太奢侈嗎？』再說現在經濟學家都主張消費的種類要有變化，生活的標準應當提高，人類的慾望愈複雜，則生產力愈增進。古時認為奢侈的消費，現在都已變為必需的用品。更進一層說，即便因某種貨物價格昂貴認為奢侈，我們也不能因為價昂便決定他為不生產的消費。倘若這種消費果然能够增加我們經濟上真正的幸福，算他是奢侈的消費也沒有害處。

談到分期付款這個制度的特別影響，究竟這種信用對於需供關係有多大勢力？一般人的意見都說這個分期付款的買賣決不能增加需要，至多不過把將來的需求提前發生

。所以目前雖然覺得銷路推廣，但是將來的銷路必定要減少。我們細察這種論調，彷彿是肯定個人的收入不能逐年增加的，這豈不是大錯嗎？第一，我們應當知道生產能力與購買能力，從長時間觀察，二者實有密切的關係。大凡生產能力增加，定能增進人民的購買能力，第二，果然消費之得當，定能增加吾人的生產能力。增加生產能力，就能增加購買力，所以分期付款的交易不但能夠提前我們的購買力，並且能夠增加我們的購買力。既然能夠增加購買力，豈不是可以增加需要麼？所以這個制度是一個很有利益的辦法，我們不必神經過敏，抱一種懷疑的態度。

有許多銀行朋友常常說，這個辦法對於信用制度有特別危險。他們以為分期付款的票據往往破壞信用，釀成恐慌。這一套話雖然很有理由，但是要明白，消費的信用果然危險，試問生產的信用何嘗不危險呢？祇求出之審慎，調度有節，自能減少危險。從前生產信用的危險性，恐怕比較現在消費信用的危險性還要厲害些。後來慢慢地想出各種保障的方法，經過一番挫折，便長了一番經驗，所以現在看起來，生產的信用比較安穩些了。那末，消費的信用尚屬幼稚，將來預防得法，也能把危險性逐漸減少。再說消費的信用還有他的長處。他能夠把危險性分配于各階

級人民之間，比到農業信用或商業信用限于特種階級者更為安全。

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瞭分期付款的交易，對於一般實業界都有利益，對於金融與銀行亦並無特殊的危險性。但是還有人說，這個辦法對於消費者本身倒有許多弊害。例如先得物品，後付銀錢，究竟不是正當的經濟道德。又因此使消費者失卻購買上的判斷力及儲蓄的美風。甚而陷消費者于不堪之境。這些非難的話，我們稍加解釋，不攻而自破。果然，許多人說先用東西後付銀錢是不公道的，因此對於分期付款的交易發生了懷疑。不過我們仔細一想，買一盒煙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和買一輛車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同為享樂財，此中大有區別。因為買摩托車用分期付款的辦法，名義上雖屬賒欠，實際上倒是預付。這何以見得呢？因為我們每次所繳之款，必在使用汽車之先。譬如一千元價格之摩托車，按十二個月平均分繳，第一次拿出一百元，才能使用（駛用）此摩托車一個月；等到第二個月，又拿出一百元再使用摩托車一個月。如此說來，豈不是預付麼。至于雪茄煙則不然，一吸便盡，物質無存。所以我們對於享樂財，能夠仔細選擇，也不致于發生危險。

總之，分期付款的交易其主要職務在扶助消費者可以使用許多享樂財物。這些財物倘若沒有這種辦法，進款少的人們非等到一筆巨大的儲蓄才能購置享用，豈非一件極大恨事？所以這個分期付款的信用果能擇正當之財物，選可靠之大品，將來的發展可操左券。不但可以增加人民之

## 漫遊散記 (九)

丁文江

### 雲南個舊

#### ●個舊的地形與錫鑛的分布

錫是中國的特產，發見很早，應用很廣。自從有史以前，鐘鼎兵器所用的紫銅都是銅與錫的合金。到了近代，日用器皿純粹用錫做的更多：凡碗，壺，盆，鍋，罐，盒在南方往往用錫。人死了以後還要燒錫箔。大概在十九世紀以前，世界上用錫最多的國家第一要算中國。到了二十世紀，全世界用錫的數量常常超過錫的產額，所以錫價逐次的提高，中國產錫的量也同時增加。最近二十年中最高的產額到一萬噸左右，價值在一千六百萬到二千萬元之間，佔世界產錫區的第三位，是中國金屬鑛產中最重要出的

幸福，而且可以引起人民儲蓄的觀念。這是幸福經濟學的一個極大貢獻，有扶持保育的必要。

最後，我們承認這種消費者的信用可以增加購買力，直接或間接也許可以減輕世界經濟恐慌的尖銳化。

一九三二，九，二十三。

品。然而產錫的地點却是很少：全國出錫的縣分只有湖南的宜章，江華，臨武；廣西的富川，賀縣，河池，南丹；和雲南的個舊；而其中個舊所產在九千噸以上，佔全國產額百分之九十四五。

我於民國二年十二月底從山西回北京。第二天就奉到命令，派我到雲南去調查鑛產。當日蔡松坡剛從雲南北來，交通部和中法實業銀行新訂了欽渝鐵路的草約。松坡的意思想要把這條路線經過雲南的東部，再由貴州的西南部經廣西到欽州。我的任務是調查假定在雲南境內的欽渝路線附近的鑛產。我回到家鄉辦完父親的喪事：於民國三年二月二日離開上海，取道香港，安南，乘滇越鐵路，於二月十三日再到昆明。我的任務是調查雲南的東部。個舊在蒙自

的西邊，原不在我調查路線之內。但是我覺得到雲南調查地質而不到個舊，未免太可惜了，所以決心在沒有向東以前，先乘滇越鐵路向南到個舊。

個舊在蒙自的西面六十里。滇越鐵路原是要經過蒙自的，因為當時本地人反對，路線移向城東，車站在距蒙自十一公里多的碧武寨。從昆明到個舊，先乘滇越鐵路到碧武寨，然後由碧武寨經白沙冲到個舊，還有七十里的旱路。我於三年二月十八日離開昆明，十九日晚纔到個舊。

碧武寨的西面，蒙自的北面，是大屯海的湖地。從碧武寨到個舊走湖的北面，從蒙自到個舊，走湖的南面；兩條路在冲門口會合。西南的通稱山澗叫做冲。冲門口向東都是平原，向西順着白沙冲進山到營房，再轉向西南，上到高出平原約四百公尺的分水嶺，然後再向西，向南下到個舊。

個舊出海面一千六百八十公尺，比蒙自高三百五十公尺，是兩山之間的一個狹谷。縣北的水向南流，縣南的水向北流，在縣城北的落水洞會合流下地中。個舊在蒙自的正西；直線的距離不過四十里，因為大路要繞到北邊白沙冲，所以要遠二十里。兩縣之間是一條大山；緊靠着個舊城東的是老陰山，高出個舊約六百公尺；從蒙自向西十里

的是九華山，最高的峯比蒙自要高到一千二百多公尺。這一道山寬約三十里，長約六十多里，北到白沙冲，南到亂河。所有個舊的重要錫鑛多在這條山脈之中，而且最好的鑛都在山頂上。山的大部分是石灰岩所成，東西都是峭壁。山裡面的谷都是乾溝——因為石灰岩是漏水的。山頂是個高原。高原之上有許多圓錐形的尖峯，高下雜錯，遠看好像石頭砌成的墳墓一樣。

個舊西面也都是山地，但是和老陰山完全不同。緊靠着個舊的是老陽山，高不到三百公尺。山是泥板岩所成，風化了以後變做紅黃色土。所以從個舊向西到老陽山，一層一層都是台階式的水田，而其中絕對的不生錫鑛。從老陽山再向西，山勢又高了起來，山脊險峻如刀口一般，但山嶺蜿蜒連接，不成圓錐。山脈仍然是南北向，但是中間都是有水的深谷。距個舊最近的是黃沙河，最遠的是龍岔河，介於兩河之間的是賈灑河。這三條水都向東南流入紅河。除賈灑河谷之外，都是花崗岩，裡面也沒有錫鑛。賈灑河的南北岸都有石灰岩，所成的山比花崗岩的山要高。賈灑河北，峭谷村的正北，是石灰岩所成的轎頂山，高出個舊約七百公尺。山的南坡也有錫鑛。賈灑河西六方寨的西面有一座小的石灰岩山，叫做峽石龍。山的四圍都

是花崗岩。石灰岩裡面也產錫礦。

從個舊向北是到建水縣（臨安府）的大路，比較的平

運街個舊蒙自出賣。江外與江北的交通，只是夷人與漢人趕衝子的時候，才有人來往。

坦，完全不產錫礦。向南是一道深溝，叫做老個舊沖。水發源於個舊以南十公里的龍潭頭的北面。龍潭頭北的分水嶺高出於個舊不過一百多公尺。再向南流，經過卡房，田心，十餘公里在斗母閣北邊的落水洞流入地中。這叫做大溝。溝東是老陰山向南延長的餘脈。卡房東南山裡面的龍樹脚是以前著名的銀礦，有路可直通蒙自。溝西都是低山，不生錫礦，因為山裡毫無出產，人煙極少，是個舊縣境內最荒僻，區域。從斗母閣向南五六公里就是紅河。

個舊原是蒙自縣的一個村落，蒙自在元朝才設縣，明朝才置漢官，個舊鑛廠的開發，大約在明朝的中葉。初開發的時候，只知道有銀，不知道有錫。其時銀廠最盛的地點，不在個舊，而在距個舊四十多里的龍樹脚（原名龍樹邑）。從龍樹脚向東四十里有大路直到蒙自縣城。至今龍樹脚附近煉鉛銀留下來的渣子，到處皆是。直到康熙四十六年個舊才設銀廠，乾隆以後才發現錫礦。相傳道光通海人趙天覺開辦老廠的閔家老洞的錫礦，資本用完，沒有見礦，一個人逃出個舊。走到寶華山，被工人追着，告訴他洞裡已經發見富礦，方始回鑛經營。以後發了財，捐款在寶華山修廟。後來開鑛的人尊奉他為趙老祖公，把他配享廟中。足見道光年間錫礦還沒有十分發達。開銀鑛的時代，重心在蒙自。等到錫鑛發達，因為蒙自到鑛廠交通不便，個舊才慢慢的成爲中心。光緒十三年把臨安府雙水塘的同知移駐個舊，個舊才有官署。民國二年改廳爲縣，同時自滇越鐵路於宣統三年通車，錫鑛產額從四千多噸，增加到六千多噸，個舊遂變爲雲南最繁盛的都市。

從龍潭頭向南，地勢漸低：卡房與個舊高度相等，田心比卡房低三百多公尺。斗母閣比田心更低。在斗母閣南的山上望紅河，是一條三百多公尺深的峽谷，水從西北流向東南，兩岸都是石灰岩所成的峭壁。峭壁頂上都是圓錐形的尖山，成百成千，高下相間，是西南幾省所獨有的奇觀。紅河比個舊要低七百公尺，谷身極狹，空氣不甚流通。不但谷底不宜於衛生，就是紅河的西南岸，因為地勢比東北岸較低，漢人都怕有瘴氣，不敢居留。土人單簡的叫紅河爲江；江西南爲江外。江外所產的是米，甘蔗，檳榔，蘆子，肉桂之類的熱帶植物，都經卡房或是卡房東南的龍樹脚

當民國三年我到個舊的時候，全廠的錫鑛共有六十多



處。就牠們地理的分佈可爲六區。第一是老廠區。在個舊市的東南，是各廠中最古的鑛，初開的是銀鑛，等到銀價日低，錫價日漲，廠家都不採銀而採錫。其中最有名的是黃茅山，老城門洞，花扎口，銀洞，耗子廠，灣子等處。每處最盛時鑛工在四千人以上。其他還有在東北的黑明槽，蒙自廟，黃泥塘，白石岩沖；在東南的蜂子洞，大沖，頭台坡；和在西南的木登洞，新寨等處。這九處每處不過幾百工人。第二是金釵坡區，在老廠之南，卡房之東。濫泥，新山，白沙坡，鷄心絡等處皆屬於此區。第三是大溝

區。卡房，田心，龍潭頭，芭蕉箐，大花山，小花山等處都在大溝之中。第四是馬落革區，在個舊的東北。民國三年，開辦不久，鑛工不過千人。近幾年來，大爲發達，號稱新廠，與老廠對峙。第五是古山區，在老陰山的東坡，與蒙自平原相接。當日出產很少，至今也沒有發達。第六是峽石龍區，在賈泗河，龍岔河之間，離個舊市西一百里，是各廠中最遠的一區。峽口龍之外，還有斗岩，祿豐寨兩處，也屬於此區。以上六區所用的鑛工在二萬人以上，所以個舊是中國金屬鑛中惟一的大廠。

## 皮爾德的美國文化史

(書評)

衡哲

書名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著者 Charles A. and Mary K. Beard.

出版者 Macmillan Co., New York. 1927.

皮爾德先生和他的夫人合作的這一部美國文化史是一部最可以代表新大陸史家成績的書。在這兩大冊的文化史中，成千成萬的材料——談話，信札，日記，報告，統計，報上新聞，及其他——經過著者的整理與安排，似乎便

都找到了他們在本書中的天然地位，織成一個有個性，有單位，有和諧的古事。這是一件偉大的工作。其中最值得我們的注意的，是著者的文化一體的历史見解，他的取材範圍的寬廣，他的學者的匠心，他對於史蹟的精密解剖，以及此書的文學意味和他所給予婦女的地位。

對於史蹟去重施解剖，因之推翻許多歷史上的傳說，本是此書著者欲做的一大事。靠了著者的解剖，我們往往

能在某種史實上，得到一個新的歷史的意義與啓示。比如在第二十二章中，著者講到美國農業的三重革命時（The Triple Revolution in Agriculture），他曾精細的說明，如何爲了釋放黑奴，爲了邊疆開拓的停止，爲了資本經濟的侵入農界，爲了這三重變化的緣故，美國農業上如何的產生了一個大革命。依我看來，這等處乃是本書精采的所在，也是各方面兼顧的文化史的正確寫法。用這樣的方法來推翻歷史上的傳統觀念，是合理的，是我們讀歷史的人所最歡迎的。

在文學的一方面，此書也有相當的成功。美國的文化本是大塊肉，大尾魚，很少神秘意味。但本書的著者却能運用他的豐富的智識，把一部經濟化和科學化的歷史，寫得有聲有色，有肉有血，使讀者能感到歷史上人物的動躍，因而發生情感上的趣味。這雖是由于華盛頓以及其他人物與我們的時代相近之故，美國國父的逝世，在前清嘉慶四年——但著者的文學眼光及他寫法的具體也是重要原因。比如下面所引的麥堅利（Mc Kinley）對於處理那個墨西哥戰爭的勝利品，菲力濱群島的態度，是多麼的傳神與滑稽！

大總統麥堅利對他的教友說：「我在白宮中，一晚

一晚的在地板上走。兄弟們，我可以毫不羞慚的告訴你們，我還常常下跪，跪在上帝的面前，求他的啓示。有一晚，他（指啓示）來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樣來的，但是他來了。（我于是恍然大悟）除了把他們（指菲力濱羣島）一概取來，我們是沒有旁的事可做的了。我們當去教育菲力濱人，提拔他們，文化他們，使他們成爲基督徒。……于是我上床去睡，睡着了，並且睡得十分安適。」

讀者們試想想，對於帝國主義的虛偽的仁慈，還有比這更好的寫照嗎？

因爲皮爾德夫人分負著作的責任，婦女在此書中，也得到了了一個相當的地位，至少是得到了與黑奴一樣的注意！我們因之知道，她們在平時及在戰時的工作和犧牲，她們在開拓西部時，是怎樣的同她們的父兄丈夫，分負葦路藍縷的責任；她們在美國工業文化的瘋狂進程中，是怎樣的助長建設，消弭破壞，是怎樣的爲婦女及兒童求到保障；以及她們在教育上，文藝上，工業上，社會及家庭中的種種偉大的貢獻。使我們更加深信，婦女解放的關鍵，不在毀窗破屋，絕食遊行，而在那些千千萬萬，無聲無臭的實際工作。這是這本文化史的一大貢獻，也是婦女們所應得的一個承認。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

胡適

美國大總統選舉的競爭

邱昌渭

中國教育危機的分析

何思源

農業教育與改良農業(一)

叔永

漫遊散記(十)

丁文江

個舊的土法採鑛冶金業

第二十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九日出版)

# 獨立評論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局	東亞書局	現
天津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精華印
上海	亞東圖書館	現代書局	新月書
南京	鐘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
西安	甘肅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開封	新生命書局	統一派報所	秋
安慶	水書局	和平報社	
無錫	于鍾書局	安徽立	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遠東書局	
濟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廣州	樂育書局		
廈門	樂育書局		
重慶	樂育書局		
漢口	樂育書局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梅縣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成都	新時代書局		
浙江	德清小	林書社	
北平	甘一學社		

# 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

胡適

國聯調查團關於中日問題的報告書的摘要，昨夜公布

於全世界了。全文凡十章，前八章為歷史事實的概括的敘述，第九章為「解決的原則及條件」，第十章為「供國聯行政院考慮的意見」。（這兩章因為特別重要，所以公布的是全文。）我們今天讀了外交部的譯文，又用英文原文對勘之後，不能不佩服李頓調查團的團員和專家的審慎的考查，他們的公平的判斷，和他們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他們這七個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們的感謝和敬禮的。

報告書的歷史敘述部分中，有兩點最足以喚起世界的注意，最足以掃除一切淆亂是非的謬論，而樹立中日關係史上兩大事件的鐵案。其一為第四章中論去年九一八夜日本的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的自衛的辦法」，乃是「一種精密預備的計畫」的敏捷準確的實行。這個判斷，我們認為最公道。其二為第六章中論「滿洲國」的成立，報告書說：

從各方面所得的一切證據使調查團相信「滿洲國」的造成雖然有若干助成的因子，而其中最有力的兩

個因子是日本軍隊的存在和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動；依調查團的判斷，若沒有這兩個因子，所謂「新國」決不能成立的。

根據於這個理由，現在的新政權決不能認為由真正的，自然的獨立運動產生的。

這是很切實明白的判斷，使全世界人都可以感覺調查團在這一點上是絲毫沒有疑義的。

第九章論解決原則及條件，分兩部分。前一部分討論調查團認為不能滿意的解決方案：第一，他們不主張「恢復原狀」，因為恢復去年九月以前的原狀不過是徒然使種種糾紛依舊出現，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第二，他們也不主張「維持『滿洲國』」，因為這種辦法（一）違反國際義務的原則，（二）妨害那關係遠東和平最深切的中日兩國之間的好感，（三）違反中國的利益，（四）不顧滿洲人民的志願，（五）這種辦法究竟是否能維護日本的永久利益，至少也是可以疑問的。

在這一部分，調查團對於日本的侵略主義者提出不少

的逆耳的忠言。他們說：

無論在法律上，或在事實上，將這幾省從中國他部分割出來，勢必為將來造成一個嚴重的「領土恢復」的問題（irredentist problem，外交部譯本誤譯為「嚴重難解之問題」），使中國常懷仇視之意，並且或許繼續抵制日貨，那就足以妨害和平了。

調查團又指出日本認佔據滿洲為鞏固國防之論調的謬誤，他們說：

無期限的武力佔據滿洲，勢必擔負財政上的重擔，是不是抵禦外患的最有效方法呢？況且，萬一這一方面真有抵禦外患的必要，而四圍有強頑叛亂的民衆，背後有敵視的中國，日本的軍隊是否能不受重大的迫脅呢？這都是很可疑問的。……也許因世界的同情與好意，日本倒可以不費一錢而得着安全的保障，也許比她現在用重大代價去尋求的保障還更安全哩。

這種不入耳的良言，我們想，荒木陸相一班人在這個時候決不會領受的。

第九章的下半提出十條適當解決的條件：

(1) 顧全中日兩國的利益。

(2) 顧到蘇俄的利益。

(3) 遵守現行的多方面的各種條約（國聯盟約，巴黎公約，九國條約）。

(4) 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利益。『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視之事實，倘某種解決不承認此點，或忽略日本與該地歷史上之關係，亦不能認為適當之解決。』

(5) 建立中日兩國之間的新的條約關係。

(6) 籌設解決將來糾紛的有效辦法。

(7) 滿洲自治

『滿洲政府之改組，應於無背於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之範圍內，使其享有自治權，以求適合於三省之地方情形與特性。新民政機關之組織與行為，務須具備好政府之要件。』

(8) 內部的秩序與對外的安全 『境內的秩序應由一種有效的地方憲警維持。對外患的安全則有兩途：憲警以外的武裝軍隊一概撤退，並且由關係各國相互訂立不侵犯的條約。』（此條外交部譯本有錯誤。如 The conclusion of a treaty of

non-aggress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n-

terested, 譯爲「須與關係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那就

的權限：

成了自治的滿洲「與」關係各國訂立條約了。這是大錯的。）

(9) 鼓勵中日兩國之間經濟上的携手。

(10) 中國建設事業上的國際合作。

這十個條件，都只是原則，其詳細節目都在第十章內討論。國內的輿論對於這些原則必定有很不同的見解。依我個人的愚見看來，在今日的現狀之下，在承認國際調處的原則之下，這些條件如果都能做到，也未嘗不是一種解決的途徑。我們要認清楚，這個解決方案的目標是「取消「滿洲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及行政的完整」。如果我們能有其他途徑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我們當然不須求助於國際的調處。現在既然走上了國際調處的路子，我們只應該問問這些條件是否能做到上述的目標？如果承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上的利益，和承認滿洲的自治權，可以取消「滿洲國」，可以使中國的主權與行政權重新行使於東三省，我以爲這種條件是我們可以考慮的。

這十條之中，最可以引起國人的反對的，自然是「滿洲自治」一條。在報告書第十章裡，調查團詳細說明所謂「滿洲自治」，是要中國政府宣言承認東三省爲中華民國的一個自治區域。對於這個自治區域，中央政府保留下列

(1) 一般的條約及外交關係之權（除特別規定外）

；

(2) 管轄海關，郵政，鹽務所之權（或於可能範圍內，有管轄印花稅及烟酒稅行政之權）；

(3) 依照中國政府宣言所規定的程序，任命東三省政府行政長官之權，——至少第一次應當如此。此項官吏出缺時，或以同樣方法補充，或以東三省內的某種選舉方法補充。

(4) 東三省自治政府管轄下之事項有關於中央政府所訂國際協定之執行者，中央政府有權訓令東三省長官執行之。

(5) 議定的其他權限。

這五項列舉的權限之外，一切其他權限均屬於東三省自治政府。在這自治區域內并應籌劃某種代表民意的機關。

這樣的一個自治省政府，我看不出有什麼可以反對的理由。調查團的五位團員之中，三位（英，德，美）是從聯邦國家來的，大概他們都假定中國的政治制度的演變總免不了要經過一種聯邦式的統一國家。他們想像中的東三省自治政府也不過是聯省政府之下的一個自治省。其獨立

的程度，依上文所規定，遠不如往日的東三省，或今日的廣東四川。凡中央與地方的權限的劃分，本來有兩種方式：或者列舉地方的權限，而剩餘的權限全歸中央；或者列舉中央的權限，而剩餘的全歸地方。報告書中東三省自治政府對中央的關係是採取第二種劃分法。其所列舉，不過是舉例而已，也許有遺漏的，其第五項中當然還得添入一些「其他權限」。但有些論者因此就說調查團的提議是主張把東三省劃出中國範圍之外，這未免有點冤枉調查團了。調查團的建議，正是要說：這三省是已經被人家用暴力劃出中國範圍之外了，現在也許可以用這個自治省的方式使他們重新回到中國範圍之中。

其次，可注意的是東三省解除武裝的問題。第十章內提議，「由外國教練官協助訓練一種特別憲兵，為東三省境內之唯一武裝實力。憲兵組織完成後，其他武裝軍隊，包括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之一切特別警隊或護路守備隊，皆應即退出東三省境。」批評這個提議的人，也許要說，日本應該撤兵，為什麼中國也不可以駐兵呢？這不是自己放棄主權嗎？東三省解除軍備，我在幾個月之前也主張過。（獨立評論第五期。）理由很簡單。去年九一八之夜，在東三省境內不會有二十萬中國大兵嗎？二十萬的大兵守

不住這塊疆土，武裝的實力在守土上究竟有何效用？所以為地方的安全計，為三省人民的福利計，我是贊成三省的解除武裝的。

第十章內又主張東三省自治政府之下可以僱用相當數額的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應佔一重要比例。自治政府又可以從國聯行政院所擬的名單中指派兩個不同國籍的外國人員來監督警察及稅收機關。前一項是很牽就現在「滿洲國」的局面，後一項却是想用他國人員來稍稍打破那日本顧問包辦三省政治的局面，並且想開創一個僱用外國專家的新局面。在事實上如果辦得到，我以為這種國際顧問的辦法在一個「好政府」之下是有利益的。但我們可以預料日本人一定要用全力反對這後一項提議的。

報告書的第十章是對於國聯行政院建議的進行調處的手續與內容。手續共分五個步驟：

第一步是由國聯行政院提出，請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依據第九章所示的綱領，討論兩國糾紛的解決。

第二步，如中國和日本接受了上項提議，即應早日召集一個「諮詢會議」(Advisory Conference)，外

交部本譯為「顧問會議」。此項會議的分子有四：一為中國政府代表，一為日本政府代表，一為中國

政府規定辦法選出的東三省人民代表團，一爲日本政府規定辦法選出的東三省人民代表團。如經當事雙方的同意，此會議可以得中立觀察員的協助。諮詢會議專討論關於改組東三省特殊政制的提議。

第三步，當諮詢會議開會期中，中日兩國政府交涉之代表應同時開會，分別磋商中日兩國間發生糾紛之各種權利及利益問題。如雙方同意，中立觀察員亦可襄助。

第四步，上兩項會議中討論與談判的結果，應作成四種文件：

(1) 中國政府公布組織一種東三省特殊政制的宣言。

(2) 關於日本利益的中日新條約。

(3) 中日和解，公斷，不侵犯，及互助的條約。

(4) 中日商約。

第五步，由中國政府發表那商定的宣言，送交國聯盟約及九國條約簽字的各國。

在這些步驟之中，我們最懷疑那諮詢會議的組織法。

調查團的用意是要使滿洲居民有代表出席，「可爲現政體

與新政體遞嬗的協助」。可是用日本政府規定的方法選出的那些滿洲居民代表，在原則上決不會有情願取消現政權的人在內。同這班人磋商怎樣改組滿洲政權，使他回到中國的主權與行政權之下，這不是與虎謀皮嗎？調查團也見到了這一層，所以提議，「諮詢會議如有不能互相同意的任何特殊之點，可以提出於國聯行政院，行政院當設法求得一個同意的解決法。」但我們實在想不出行政院有什麼好法子可以應付那必不可避免的僵持局面。

以上我們所討論的，其實都是枝節的問題。那真正根本的問題還是：日本的侵略主義者能不能接受國際調處的原則？荒木陸相與內田外相早已一倡一和的明白向國聯挑戰並向世界挑戰了。司汀生所謂「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昨天晚上已經向全世界發表了。整個文明世界的道德制裁力，已到了千鈞一髮的試驗時期了。

如果這樣嚴重的全世界公論的制裁力在這個絕大危機上還不能使一個狂醉了的民族清醒一點，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和整個文明世界，都得準備過十年的地獄生活！



# 美國大總統選舉的競爭

邱昌渭

美國的正副總統是每四年改選一次。本年十一月第二週的星期二——就是十一月八日——是美國第三十六次正副總統的選舉日。但確切的說來，十一月八日的這一天，不是

選舉正副總統，而是選舉正副總統的選舉人。按照美國聯邦憲法的規定，正副總統的選舉法，實際上是一種間接選

舉制，先由各州於十一月八日投票正副總統的選舉人，各州正副總統選舉人的名額，與各州所得參眾議員的名額相等，並且，在現行政黨政治的運用下，各州的正副總統選舉人先由州內的各大政黨各別的推出，然後於十一月八日

的這一天，由選民投票。例如，紐約州有眾議員四十三名，參議員兩名，紐約州的正副總統選舉人就應當有四十五名之多。在十一月八日以前，紐約州的共和黨方面推出大總統選舉人四十五名，民主黨方面也推出大總統選舉人四十五名。到了十一月八日的這一天，全國各州的選民，一

齊投票，紐約州的選民，在選舉票上，得自由的投票本州共和黨，或民主黨，或社會黨所推出的大總統選舉人。次年一月第二星期一日，各州的大總統選舉人在各本州的省

會投票正副總統，二月第二星期三日，中央參眾兩院議員在參議院議場開選舉票，三月四日新選正副總統就職。

在程序上，此次美國正副總統選舉的結果，須待到明年二月第二星期三日方纔揭曉。但在事實上，本年十一月八日的次早，從各政黨在全國各州內所有大總統選舉人的當選人數看來，就可以知道將來的正副總統是誰。因為共和黨的正副總統選舉人，自然的投票共和黨的候補正副總統為正式的正副總統。民主黨的正副總統選舉人，自然的投票民主黨的候補正副總統為正式的正副總統。

晚近以來，美國每次改選總統，參加競選的總不外共和，民主，社會，共產四個政黨。有的時候，除此四黨而外，還有異軍突起的新黨，以與各大政黨分庭對抗。距選舉日的五六個月以前，各政黨照例的要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以推舉正副總統的候補人。現在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已會舉行，正副總統的候補者也已經推出。

共和黨推出的大總統候補者是現任總統胡佛，副總統候補者是現任副總統寇特斯。民主黨的大總統候補者是羅

斯福，副總統候補者是格納。社會黨的大總統候補者是羅曼湯姆斯，副總統的候補者是穆爾（James H. Maurer）。共產黨的大總統候補者是羅斯特，副總統候補者是福特，——他是個黑種人。社會共產兩黨的勢力很小，不能與共和民主兩黨相對峙，將來的選舉勝負，還是在胡佛與羅斯福兩人身上看分曉。

胡佛用不着我來向讀者介紹。羅斯福雖然與我們有點面生，但他在美國却是婦孺皆知的人物。他的姓氏——羅斯福——在美國是很响亮的。誰不知道由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九年兩任大總統的希阿多羅斯福？現在的民主黨候補大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與過去的兩任大總統的希阿多羅斯福有兩重關係。以族誼論，佛蘭克林是希阿多的堂兄弟。以戚誼論，佛蘭克林是希阿多的親侄女婿。不過在政治方面，佛蘭克林是民主黨員，希阿多是共和黨員。除此而外，佛蘭克林當過海軍次長，一九二〇年當過民主黨的候補副總統，由一九二八年直到現在，兩次當選紐約州的州長，滿五十一歲，是哈佛大學的卒業生，哥倫比亞的法學士，他有祖宗的遺產，加上自己的政治地位，治者的資格，真是應有盡有。

九月是選舉競爭開始活動的時期。羅斯福已經開始他

的活動，他的計劃是，周遊全國各大地方，到處演說。胡佛的策略是坐鎮白宮，每天處理公事。這一來，一可以表示他忠於職守的責任心，二可以藏拙——因為他短於言詞，他的聲調十分的枯燥，他的姿勢異常的呆板，他的面貌缺乏生氣的表現。上屆選舉競爭時，他的演說，由廣播機傳播，這一次免不掉又是依樣葫蘆。但是他手下有一員大將，——就是財政總長密爾斯，他能講能說，是胡佛的第一號發音機。

關於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對中央選舉的選舉戰，有幾條基本定律，我們不可不知道：第一，美國的共和黨在全國之中是多數黨，共和黨的黨眾總是較民主黨的黨眾為多，所以，在普通的情形下，大總統選舉競爭，總是共和黨戰勝，民主黨失敗。第二，共和黨內部的意志較民主黨內部的意志為一致，所以共和黨的組織較民主黨的組織為健全。共和黨也曾發生過內鬨，但只是例外。民主黨的內鬨，則是家常便飯。第三，共和黨的經濟較民主黨為充足，所以，能設運用自如。第四，除外戰期外，兩黨的爭執，完全以對內政策為焦點。

照現在競選的情形來，民主黨內部的分裂依然存在，施密斯派對羅斯福還是無擁戴的表示。民主黨的競選費用

，還是不能達到充裕的程度。現在的經濟恐慌，農村破產，與勞工失業，雖然予執政者以不利，但這種現象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局部的，況共和黨已竭其能之所及，力謀補救。所以，胡佛的申辯是，希望美國的人民，繼續的舉他爲總統，以完成他未成的救濟工作。他曾說：『假使同胞們仍然把這高位所應負的責任，放在我的身上，我必繼續我所有的建設工作。』

從內政的主張看來，共和民主兩黨這次所宣佈的政綱，就其最重要者，可分述如左：

(一) 禁酒問題。共和黨主張開放酒禁，民主黨也主張開放酒禁。共和黨主張修改憲法附文第十八條，允許各州對於酒律得各自規定，但同時得由中央政府予以監督。民主黨則主張根本廢止憲法附文第十八條。

(二) 救濟失業。共和黨主張由中央設臨時救濟金，向各州出貸。民主黨則除此辦法外，更主張中央興辦建築事業，以容納失業的工人。

(三) 勞工問題。共和民主兩黨均贊成減少每週的工作時間，但民主黨除此而外，復主張救濟失業與老年郵金辦法，由各州法律自行規定。

(四) 救濟農業。共和黨贊成維持農業委員會的生存

，由此委員會以提倡農業合作事業。民主黨主張取消農業委員會，另外恢復農民銀行。

(五) 關稅問題。共和黨贊成保護關稅，民主黨贊成互惠關稅。至於救濟世界金融問題，共和民主兩黨均主張召開世界金融會議。

(六) 戰債。民主黨反對取消戰債，共和黨對於此點無表示。

與中國有直接關係的，當然是兩黨的外交政策。關於此點，民主黨所表示的如左：

『強硬的外交政策包括：對世界維持和平；國際爭執由仲裁解決；不干涉他國內政；維持條約神聖；維持財政義務的信用與好感；加入國際法庭，但對於國會通過的保留條件，仍然維持；遇有破壞國際條約時，利用國際會議，以鞏固主張廢止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巴黎公約之效力；國際協議，縮減軍備；及與西歐國家合作，以保持門羅主義的精神。我們反對取消各國欠美國的戰債。』

共和黨的外交政策，則係分別的表示。除對於外交政策總題目作有幾段引言外，關於對中日爭執，南美問題，

世界法庭，及軍縮問題的方針，復有分段的表示。現在我且把共和黨對於中日交涉的政綱原文，照譯於左：

「過去一年，遠東情勢，中日兩國因發生爭執而大規模的訴諸武力，足以使世界深為關切，並且使保障和平的堡壘，與解決國際爭執的和平工具，受重大的試驗。

此爭執不僅危及太平洋沿岸的安寧，並且違反一世紀以來國際條約所保障的門戶開放與中國領土行政的完整。

自爭執開端以來，大總統與國務總理對於中日兩國保持其公正態度，以免轉入爭執的漩渦，同時並堅決的維持歷來政策，維持美國利益與條約上應得的權利。對於足以危害條約權益與世界和平的發展，亦從未予以姑容。

際此爭執期間，美國政府與國際聯盟國家的行動是一致的，並同時使各國明白了解，美國政策由美國政府自定，對於維持世界的共同秩序與和平，美國常願意加以援手。

美國是首先援引巴黎公約所指示的原則之國家，並且繼之以申明，無論何處與無論採用任何方法以

破壞此條約，或對此條約發生侵害的危懼者，均與國際間有休戚的關係。

更進一步，稟承總統的命令，國務總理於答復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時，將上述的原則，更擴而大之，就是，中日兩國間，凡有利用武力，或違犯巴黎公約，而構成的一切形勢，條約，或協定，美國政府必不予以承認。

此項原則，首經胡佛總統創議，繼被國際聯盟採用，作為解決中日交涉的定義。此原則在今日不失為國際公法上的重要貢獻，並且是道德與物質方面的重要保障，足以阻止一個國家享受武力而摺得的戰爭品。如此原則，對於和平與秩序開闢一條新的途徑。

假使對於巴黎公約第二條有不能履行的危險者，我們主張由國會通過議案，授權于政府，召集或參加國際會議」。

站在中國的地位看來，無論是共和黨的胡佛，或是民主黨的羅斯福當選為總統，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決不至發生激烈的趨勢。共和黨贊成召開國際會議，以討論中日的糾紛，但民主黨也主張：「遇有破壞國際條約時，利用

國際會議，以鞏固主張廢止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巴黎公約之效力」。所以，黨與黨之間，我們無所取捨。至于胡佛或羅斯福于當選爲總統後，能否實現黨的主張，召開國際會議，以解決中日爭執，則須看胡佛或羅斯福的魄力，與將來國際間的形勢如何爲轉移。若以人的方面論，則胡佛的意志較羅斯福爲堅強；胡佛對中日爭執嚴重性的認識較羅斯福爲深刻。但從黨的方面看，共和黨對外政策，偏重經濟的實益，民主黨對外政策，偏重和平的理想。共和黨若勝選，美國對日有益趨強硬的可能。

還有一點，據說美國總統選舉是國聯延期討論黎頓報告書重要原因之一，這並不是因爲總統選舉的結果，足以

變更美國對於中日問題的外交方針，而是因爲在十一月八日以前，美國全國上下的注視點，完全集中于選舉問題的身上。在選舉大總統的年頭，差不多人人都帶着幾分選舉狂熱症。除掉選舉總統外，同時還有衆議員選舉，三分之一的參議員選舉，三十餘州的州長選舉，州長以下，還有許多的市選舉。這些選舉，都在十一月八日的那一天舉行。在這各種各色的選舉競爭空氣中，誰還有閑工夫顧慮到中日問題的發展？

照近來報紙上所登載的消息看來，民主黨勝選的空氣，似甚濃厚，但最後的勝利，我相信還是屬於胡佛。

## 中國教育危機的分析

何思源

中國今日之社會，有一普遍可驚之現象，即智識階級

長時期失業是。一機關招考錄事，一呼而集者千數百人，

其資格皆中小學畢業生也。一中學更易校長，面託函薦，

紛至沓來，謀一教職員者，動輒百數十人，其資格皆專門

大學畢業生也。他如一行政機關，一局署，一公所，賓朋

接踵，函電紛披，或拒或迎，佔每日工作之大部者，亦皆

爲安插失業問題。更如一公務員，一部分首領，退食自公

，高朋滿座，空階未已，履歷出懷，以其資歷，衡所希求

，幾無不有大才小就之憾；而僧多粥少，心與力違，幾人

人有滄海遺珠之哭！凡此種種，極目皆是。都市愈大，失

業者愈多。曠觀歐美各國，亦時時發生失業問題，惟失業

者什九爲工人，且爲一時經濟困難之現象。未聞有智識階

級，千百成羣，長久擁擠於都市者。智識階級長時期失業，——學校畢業生長時期失業，實爲中國獨有之現象。學校爲社會造人才，而社會不能用，國民有智識者日多，而國家反日呈杌隉搶攘之象。此種嚴重而普遍之狀態，其責任不能不由職司教育行政者尸之。中國革新教育四十年，其結果如是！痛心之餘，深察所以致此之因，根本弊端，約有二點：

一，中國四十年之教育制度，大都由歐美各國輾轉抄襲而來。歐美以工商立國，中國以農業立國，立國之基礎既殊；歐美爲資本主義集中已成立之社會，中國爲產業落後自由演化之社會，社會之構造亦異。教育制度，固爲將來創造新國家之工具，而對於社會構造，民族精神，相差過遠，專唱「學校改造社會」之高調，勢必至學校造出之人才，不爲社會所需要，社會需要之人才，學校復未嘗顧及。學校與現社會隔離日遠，而學生畢業後，反日與現社會接近，改造之力未充，應付之術不足。即所造就者，皆係特出之人才，已不免與社會扞格之弊；矧大學林立，選拔冗濫，粗製濫造，詎病同深，已非復人才教育性質，祇能爲國民增加頭銜，爲國家虛耗經費而已。夫豈手創教育制度之當局所及料哉！

二，中國幾千年來之士大夫觀念，仍盤踞於一般國民之腦海；「學而優則仕」之說，仍成爲天經地義；科舉雖廢，而秀才舉人進士，與小學中學大學，其階段固可等量齊觀也。學校畢業後，進可以顯揚父母，奮志青雲，退可以誇耀里閭，撐持門戶。此種思想，尙爲今日大多數國民所同具。就山東一省論，除膠東一隅外，概爲農業社會，以田地爲唯一命脈，父傳子受，非有大變故不至割棄，其有倡議增加田賦附捐者，則一般人視爲公敵，積極反對。保守之習，相沿已久。而近年來有例外焉：一縣教育當局，爲創辦縣立中學，按款加捐，各地主視爲當然，頌聲盈耳；父兄爲供給子弟升學計，更不惜自戕命脈，變賣祖業。僅足溫飽者，變產入縣立中學；中產之家，則變產入省垣中學；富厚之戶，更變產升入南京北平等處學校。學生所學何物，學校是否完善，向不過問；學生畢業後，成爲何等人才，貢獻於社會者何在，亦鮮有注意及之者。肄業期滿，證書下頒，衣錦榮歸，門庭顯煥。一登龍門身價貴，萬金難買子孫榮，爲父兄者，至此即已躊躇滿志矣！

以如斯之教育制度，應如斯之國民心理，結果如何，不難逆料。其已表現于事實者，約有數端：

一，中產之家，生活無憂者，學生畢業後，反無以生

活；原有職業者，一變而爲無業。游民充斥，社會不安，與國民生計教育，完全背馳。

二，小學畢業生，人人希望入中學，中學畢業生，人人希望入大學，大學畢業生在社會無出路，則羣集教育界，謀爲中學教員，不得升學之中學畢業生，無以生活，則徘徊都市，謀爲一小學教員。循環往復于大中小學之過程，形成一部分人之特殊教育機關，與大多數不識字之民衆無涉，與一般國民之生計亦無涉。

三，大學畢業生，所學既不適於現社會，於是優秀者競入教育界，其次則紛入行政界。所從事者，既均非直接生產之事業，於生產教育完全無補；耗多數之經費，造就不生產之份子，國家亦蒙重大損失。

四，學校畢業生，既羣趨於不生產之途。而各種職業學校，亦不爲人民所重。職業教育之實效無由表現。

五，來自田間之大中學生，畢業後，大都厭棄鄉村生活，寧甘失業，不願復回田間。以致畢業生日增，無補於鄉村文化之低落，且農村生產，亦日呈凋零之象。

六，有定額之教育經費，大部分用於擴充大學，增設中學。因之義務教育與民衆教育經費，爲所侵佔，失學之學童，與不識字之成人，與日俱增。

七，大學畢業生既多，麇集各地以謀生活，請託不遂，繼之以奔競，奔競不已，繼之以爭鬪。一人之力不能勝利，則分門別戶，巧立名目，爲團體之爭。其在學校者，利用青年，擁甲排乙，而學潮生；其在政界者，結納現勢力，是丹非素，而內戰起；其游蕩於各方面者，則鼓惑不識字無智識之民衆，顛倒事實，威迫利誘，而共黨之禍發，學校破壞，都市紛擾，鄉村亦漸形搖動，整個社會，陷入恐怖狀態！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惡因惡果，振古如斯！居今日而求救濟之法，亦惟就所求得之惡因，反其道而行之耳。一般國民之士大夫虛榮心，亟應早日打破，其要則在智識階級之自覺，社會輿論之造成，與夫負有訓練民衆之責者，努力宣傳，喚醒迷夢。非教育界一部分之力所能臻此。

至於改革中國現在之教育，已爲國內教育界一致之呼籲，其致力之方向，雖言人人殊，各有見地，而努力實施生產教育，則爲公認之先決問題。愚以爲生產教育之實施，須從根本做起，小學教育，應以不離兒童固有生活爲原則，切忌摹仿外國形式，使兒童數典忘祖，致新生活能力未克養成，舊生活方式遺棄殆盡，邯鄲學步，貽誤終身。中學教育，應專以升學爲目的，縮減班次，嚴選真才。專

門教育，更應力祛積弊，專以造就實用人才爲主。國民教育之主旨既定，人才教育之標準亦明，中學以上各校濫竿充數之風，并能切實矯正，然後職業教育之效力可見，普遍可期，生產教育乃有實現之望。全國小學學生，天資優秀者，由中學而大學，造成社會上切實有用之人才，中人

以下之學生，則羣趨于各級職業學校，各因性之所近，各得最需要之知識技能，蔚成社會上最有力之生產份子。夫而後學得實際，用其所學，學校與社會相互爲用，交受其益。不惟失業問題，無形解決，國家社會轉危爲安，亦在此一舉。

## 農業教育與改良農業(一)

叔永

農業教育是甚麼？單簡的一句回答，是利用科學的研究，以求農業的進步。故農業教育是應用科學的一種，這是第一個重要性質。第二，農業的性質，無論甚麼新法與研究，要有大規模的應用，然後有效能可言。所以農業教育的最後目的，就在他的最大應用。這兩點若不顧到，而高談農業教育，是無異於捫論談日的。

我國當今的教育家，一談到實業教育，往往以農業與工業相提并論，一若農業教育與工業教育可以用同樣的方法，達到同樣的目的者，其實這是不對的。農業教育與工業教育最大的差別所在，就是工業教育的最大目的，在造成幾個工業家以建設一些新工業。農業教育的目的，若僅僅在造成幾個農業家以設立幾個新農場，那末，不用說

這個目的沒有達到，即使達到了，我們仍不能說是農業教育的成功。因爲農業教育的效用，以普及於多數農人爲目的，少數人的獨善其業，於大體是沒有多大影響的。

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國內的農業學校——無論是農業專門學校或大學的農學院——都免不了兩重的大失敗。此話怎講？讓我慢慢道來。

第一，現今的農業學校不能造成農業專家。一個農業專家，必須自己來自田間，或者對於農事工作有相當的關係或經驗。古人說，「農之子恆爲農，士之子恆爲士」，這在古代社會已然。現今社會進化，自然不似這樣的呆板，但是我們曉得，牠的變動，是由鄉間而城市，并不是由城市而鄉間。所以要農科的學生，學成了仍舊歸農，除非



他本來是由農家來的，便很少希望。目下的農科學生，有多少是由農家來的？關於這一層，我們沒有可靠的統計。

不過用常識來判斷，我們曉得平常鄉間的學生，能進大學

已經是少數了。這些鄉間的學生，來自真正農家的，尤其是少數的少數，其中的大部分，還是「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富家子弟。所以在現今的高等農業學校裏面，要找出真有農事經驗和興趣的農家子弟，恐怕真是鳳毛麟角了。這些學生，既然不是農家之子，那末，他們學成之後，還是去幹他們祖傳的「士」的職業，那就是說，去做官，教書，或者其他任何不用手而用腦的工作。這是農業學校不能造成農業專家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便是農業學校自身和實際農業的隔離。我們曉得現今的農業學校，

大半都有一個兩個農場，可是這些農場，通常只是拿來作實驗的用，當然不發生農業上的問題。實際上，農業學校有一個實習的農場，已經是很好的了。我曾經看見某某農業學校，把牠廣大的農場租給鄉下農人去耕種以收租取利，而僅僅留下幾畝園地為學生作實習用的。這樣的實習，既與實際的農業問題相隔千里了，至於憑書本講授的智識，大半是舶來或理論的，與實際農業的距離，更不免有萬里之遙。所以農業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在都市裡稱一個

農業專家，一旦回到鄉間，恐怕就有「邯鄲學步」之嘆了。所以農業學生的不能業農，不能不說是農業學校的第一個失敗。

有了這第一個失敗，自然便有第二個失敗，那便是農業不能改良。不過若是有人說，我們若能免除了第一個失敗，第二個失敗也就可以自然的免除，我們以為事情尚不如此的單簡。我們曾經說過，農業和工業不同，不能以少數人的成功，作為全體利益的代表。所以若說農業教育對於農業改良有了貢獻的話，必定是農學研究的結果，有利用於大多數農家的可能。現在我們要細細檢查一下農學研究的結果，能夠達到大多數農人的過程。

第一，我們要假設先有一個研究機關。這個研究機關，可以就是農科學校，但是這個學校，必定要有施行研究的能力，而不可但以教課為唯一責任。

第二，這個機關，必定要對於某區域的農家有相當的聯絡，知道他們工作的情形及須要改良的問題。

第三，這個機關，必須有相當的人才，對於農家的大小困難問題，皆能給他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

第四，這個機關，必須有相當的設備，對於提出的解決方法，能作長時間的試驗。

第五，農業改良的方法，試驗成功之後，必須有相當的組織，把這個改良的方法推行到多數農家去實用，並且隨時加以幫助或指導。

按照上面這五個步驟，我們可以看出農業學校的職責，應該在甚麼地方。第一，農業教育的目的，在用科學方法，研究農業的改進，故農業學校的第一個職責，在造成研究的人才。第二，研究改良的結果，必須應用到多數農人身上，故農業學校的第二個職責，又在養成許多推廣的

人才。第一種人才，是屬於學術研究的，第二種人才，是屬於組織及行政的。前者需用的人才較少，但造就較難；後者需用的人才較多，但造就較易。一個農業學校，若不能兼籌並顧，至少當顧到前者而放棄後者。不幸現今的農業學校，都適得其反。他們的畢業學生，做推廣員，辦行政事業，則綽有餘力；做研究員，辦學術事業，則感覺不夠。無怪乎我們天天仰望農業學校來改良我們的農業，而農業不振，更日甚一日了。

## 漫 游 散 記 (十)

丁文江

### 雲南個舊(續)

#### ● 個舊的土法採鑛冶金業

個舊每年產錫一千萬到二千萬元。在民國三年，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土法開採提煉。這是中國土法實業最發達的地方，所以牠的詳細辦法很有紀錄的價值。

個舊的鑛業和任何其他鑛業根本不同：普通開鑛最怕的是有水；抽水往往是開鑛成本中重要的一筆賬。個舊則最缺的是水。錫鑛的大部分生在五六百公尺的高山上

。山是石灰岩所成，根本是漏水的。在開鑛的地方，沒有河，沒有泉，沒有井，而錫鑛是一種生在紅土裏的細砂，非先把紅土洗掉，不能提煉，所以個舊錫鑛的產量常常看洗鑛水的多少爲定。普通洗鑛全靠雨水。開鑛的人在石灰岩的山上，用紅土砌許多蓄水池。個舊的氣候可秋是兩期，冬春是早期。早期中無水可用，大家盡力的挖鑛，並且把鑛砂運到蓄水池不遠的地方。五月以後，雨水來了，蓄水池有水可用，大家併力的洗鑛。把紅土洗淨以後，鑛砂才可以上爐提煉。因此洗鑛時期不過五個月，產量上受相

營的限制。

個舊廠通用的術語很多，這原是因為技術上的需要而自然發生的。但是有幾個是根據迷信，譬如鑛裡的土叫做墟，（含鑛的土也叫做墟），石頭叫做碇。因為土和石頭都是沒有鑛的表示，所以應該避免。墟是表示土裡面和着鑛，碇是表示石頭裏夾着鑛，自然比土和石頭吉利得多。鑛叫做碇，大概是「鑛」的訛字。開碇的地方都可以叫做廠。廠裏的採碇的地點叫做尖子，地面叫做草皮（其實開碇的地方都是寸草不生），地面上的石頭叫做磷崗。開採的方法可分為三大種：一為峒尖，二為草皮，三為冲墟。

峒尖是順着鑛苗向石頭山裏打的峒子。這種峒子普通高不過五尺，寬不過三尺。偶然遇着意外的好鑛——所謂結瓜的地方，因為鑛脈普通是細而長的，好像瓜藤；偶然變寬變大，成功整塊，就好像瓜藤中結的瓜一樣——峒子才會得放大，不幸遇着貧鑛，或是鑛脈斷了，要打石峒再找鑛脈，因為節省工本起見，這種地方高不過三尺，寬不過二尺；一個人指着鑛砂剛剛可以扒得過去，峒子是順着鑛脈打的，鑛脈是極不規則的，所以峒子都是彎彎曲曲，上上下下，忽平忽斜，忽寬忽窄。平的地方叫做平推（推就是梯子的意思），斜的叫做斜推，陡的叫做陡推，直

上直下的叫做吊井。開採的年代越久，峒子越深，路越難走。老尖之外，又有支尖。老尖的路叫做大窩路，支尖的路叫做岔窩路。開鑛的工人往往要走很遠的窩路，才到挖鑛的地方。這叫尖子頭。從峒尖口到尖子頭近的一百多步，遠的到四千步。凡峒尖的深淺，都是以步計，據我的估計，因為窩路極難走，一步平均不過一尺半左右。所以個舊的峒尖近的百幾十尺，遠的有六千尺——約三里左右。這大約是個舊土法開鑛最遠的限制，因為再遠了沒有法子通風，燈點不着，人也不能生存。在堅固的石頭裡面，窩路往往只有石頂石壁，否則用兩根直立的，一根橫架的木頭做支柱。這叫做架棧。頂蓬石質鬆軟的地方，有時每一步架一棧；甚至于一寸架一棧（叫做寸棧）。棧木的圓徑不過二寸至三寸，但是往往用很堅固的栗木。個舊峒尖的鑛幾乎全是所謂土質的墟，很少有石鑛，所以挖墟只用鑿子，不必放礮。只有探鑛（叫做冲尖子）或是碇石太多的時候方纔用火藥轟炸。

峒尖開在土質裡面的叫做草皮峒。這種峒尖最深不過幾百步，壽命不過幾年；比不得石山裏的峒尖有百幾十年還沒有廢棄的。

草皮尖是露天開採。單挖成片的土墟叫做開明槽。墟

夾在地面石縫裡的叫做辦磷崗（又寫做辦煉缸）。開草皮尖比開銅尖當然容易的多；不但露天開採，工作方便，而且一塊地方的鑛量多少，成分若干，都可以預先計算，不致于有意外的虧本；不比得開銅尖的人對於鑛量銅質絲毫沒有把握，所以個舊的草皮尖多于銅尖十幾倍。然而草皮尖的平均含銅平均不得過千分之二，銅尖則在百分之三以上。最好的銅尖，有時能挖合銅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塊。辦礦的人立刻可以發財。但是有時幾年挖不出塊來，辦礦的人往往破產。因為銅尖的塊含礦成分很多，銅尖的產量在民國三年也估個舊產量全部的三分之一以上。

沖塊尖是草皮尖的變相。個舊附近山谷左右的土，大抵含有錫砂。但是辦草皮尖的至少須有含錫千分之一的塊，纔可以不致虧本，所以有許多含錫很少的草皮，不能成尖。這種貧錫可以利用天然的水力先來沖洗，所以叫做沖塊。沖塊的方法是揀一個有水的谷道，在塊上游開許多大池吸收雨水，並且把四面含有錫砂的水引入其中。這叫做水路。水路下游開一條長溝，或是利用天然的沖谷。這叫做龍溝。龍溝短的幾里，長的十幾里不等，溝的盡頭用石頭砌三四道平行的石槽。這叫做壩塘。壩塘的上游開一條橫溝，把旁谷的清水引入龍溝。這叫做兌水。沒有下雨

的時候，先挖許多塊，堆在龍溝的兩旁。等到雨水期來，水路的蓄水池水滿就把池裏面的水放到龍溝裏面，同時把龍溝兩旁的塊推入溝中。這種含錫的濃水叫做塊水。塊水將到壩塘的時候，與兌水合流，細泥與所含的錫砂分離而上浮。水和細泥從壩塘的上面流了出去；錫砂分量較重，都沉在壩塘的底下。壩塘有三四道，最後的一道叫做溢渣。沉在溢渣壩塘表面的錫砂顆粒很細，成分已經不多。溢渣以下就完全是廢水。壩塘前面又挖一個淺水池，把沉在壩塘底下的錫砂放到池裏面沖洗。沖塊人工最省，但是非有相當的地形水源不能利用，而且水少則塊不多，水大則壩塘容易沖破，所以地利以外還要能得天時。民國三年只有大溝，卡房，老個舊沖，和白沙沖幾處產淨錫每年約三百多噸，不及個舊全廠產額千分之四。

無論用什麼方法挖出來的塊都得用水淘洗。淘洗的地點叫做溜口，都在挖塊不遠的地方。溜口附近開幾個水塘。水塘上流開許多小溝，使得上流的雨水可以流入池中。這叫做水路，是開塊極重要的需要。因為如果沒有水路，就沒有水洗塊，無論尖子如何好，都沒有用處，所以開塊的往往因為爭水路而發生衝突。洗塊用槽。槽的種類很多，洗的手續也極其複雜。單簡講起來，槽有三種：第一是

。用磚頭砌成長方形的磚槽。槽底是一個四十幾度以上的斜面，長約一丈五尺，寬約一丈。第二是用石頭砌成的平槽，長約七尺，寬約三尺。槽面是平的，前後用木板隔為兩部，後部蓄水，前部貯鏝。前部之前有一個圓的深坑，與前部相通。第三是斜面的陡槽。槽的大小不一：大的長一丈，寬六尺；小的長四五尺，寬二尺半。斜面則自三十度至六十度不等。洗鏝的方法，看鏝砂的成分和顆粒而定。大致各尖子挖出的粗塊先放在磚槽的斜面上。一個人澆水，兩個人用木扒揉研。大塊的塊（叫做大頭）檢出來，另外搥碎再洗。碎塊經揉洗以後輕的泥漿與較重的鏝砂和雜質分離。流出的泥漿叫做出渣，留在斜面的不純粹的鏝砂叫做槽腰，然後把槽腰放入平槽。一面由槽的後部放水，一面工人用板鋤攪拌。粗質留在槽底，謂之悶砂；細質泥漿流入槽前的坑中，也叫做出渣。悶砂再上平槽，用木扒淘洗，謂之勒鏝。所得鏝砂成分已在六十分以上，謂之廠礮。凡磚槽平槽所流出的出渣，含鏝還多。磚槽的出渣，再上磚槽或平槽揉攪，也成悶砂。平槽的出渣，顆粒較小，須上大陡槽（謂之瀑槽）用水淘洗（謂之匯）再上磚槽噴洗。所得之鏝謂之噴礮。廠礮噴礮都用驢馬駝到個舊，先用石碾磨細，再上平槽或小陡槽攪噴。等到成分在百

分之七十左右，方可上爐。這叫做上爐礮。凡所謂揉，攪，勒，匯，噴都是術語，表示手續的不同。研究其原則，在磚槽裏揉鏝，是使粗塊裡的大部分泥漿為鏝砂分離。凡各種塊都須經此手續。平槽是用流水分別粗細：粗者留在槽中，細者流出槽外。所謂攪和勒不過是程度問題。但只可適用於粗鏝。用陡槽匯噴完全是洗細砂（叫做元礮），因為砂細了，在平槽裏面不能和泥漿分離；必須放在陡槽的斜面上，用少量的水慢慢的澆洗。凡用水洗鏝都叫做溜，有一溜，二溜種種的名稱。用磚槽平槽洗鏝又叫做大水溜，用陡槽洗鏝叫做小水溜。最後一溜所得的泥漿叫做尾首。尾首還含有少量的錫鏝，可以賣給專洗尾首的人細細的淘洗。這種人往往兼辦渣子，就是把以前開礮人已洗過的廢砂從新淘洗。連尾首渣子都不肯放棄，很足以表現我們國民節儉的精神。

凡運到個舊的廠礮不必再洗就可以出賣。計算的方法，不以重量而以容積。容積的單位是升。十升為桶，十桶為石，三石為槽。每升約重八斤到十二斤，看廠礮的成分而異。平均兩石廠礮重約一公噸（一千六百八十斤）。

煉錫的爐子是土磚砌的。後牆直而前牆曲，所以爐身上部是半個漏斗的形式，上大而下小。後牆高七尺多，厚

八寸，底下有二尺長的一條縫，縫上有一塊橫板支持牆腰。風箱管就安在縫裏，四邊用黃土封塗，不令透氣。裝風箱管不用圓洞而用長縫，因為如此可以把風管隨意向上下移動，以應爐火的需要。前牆比後牆厚而低。底下也有一尺二寸的長縫，也用土封好，只在最下留一小孔。這是出錫的路。孔前有一砂池，砂就流入其中。不出錫的時候，風從後吹入，火從孔出，砂池溫度很高，錫不能凝結。前後牆之間為爐身，鑄砂和炭就裝在裏面。每炭兩層，中間夾鑄砂一層。每六小時，裝砂八桶(約八百斤)用炭五百斤。上鑄之後錫就陸續流入砂池。錫流完了，渣子方纔流出。渣子流完，然後上鑄。每三小時工人把沙池裏的渣子

去掉，取錫出池，倒在沙模裏面，凝成錫片。每片重約五十斤，每五十片為一張。張是計算錫的單位，因為每錫五十片，課稅一百二十二元，收稅委員發稅單一張，因此得名。出爐的渣子，含錫還多。又可以拿來礪洗。等到每渣百分含錫三十餘分，再和鑄砂攪合入爐。如是轉轉煉洗，週而復始，所以從沒有棄掉的渣子。又錫砂有硬軟之分。硬砂要火力大，須用栗炭，軟砂要火力小，須用水東瓜炭。砂在硬軟之間則用松炭。或者用兩三種炭混合上爐，叫做配炭，是土法煉錫最困難的技術。大約砂粒細則易鎔，所以叫做軟砂；砂粒粗則難化，所以叫做硬砂。火力過小則鎔不能鎔；火力過大則錫又養化成灰，所以必須配炭。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  
 「國內」每月一元  
 「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  
 「香港澳門」每月二元  
 「南洋」每月二元  
 「美洲」每月四元一角

## 南京鍾山書局

### 國風

半月刊

第二號  
 廿一年九月十六日

銅版人物風景插圖八幅  
 艾默生……范存忠  
 熱河省形勢論(中)……張其昀  
 張蔚西南園叢稿序……柳詒徵  
 一位留學中國的日本詩人……繆鳳林  
 中國人的短距離賽跑……倪尚達

相對性原理淺說……戴運軌  
 高等算學分析自序……熊慶來  
 詩錄……張江樹  
 秦嶺陞陞……徐近之  
 懷椿閣記……秦敦世  
 無錫文獻之二……

定價  
 每期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通訊及定報處  
 南京中央大學門前泰巷巷口  
 城南支店太平路三二二號

## 錐指集

翁文灝著。彙列關於地質地理古生物學鑛床地震及其他科學通俗論文二十六篇，附圖及照片多幅。每冊定價三元。北平西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國聯調查團報告一瞥

孟真

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

蔣廷黻

讀了孟真先生「再談幾件教育問題」

以後

楊亮功

又是一樁私運煙土的大案

莊生

西方文化的侵入與中國的反應(通信)蔣明謙

第二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獨立評論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局	東亞書局	現
天津	文齋	新月書店	(代定)
上海	亞東圖書局	大公報代辦部	精華印
南京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大中華
西安	西華書局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開封	安省立圖書館		
無錫	中華書局		
濟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廣州	東方書店	文化書局	新時
重慶	開明書店		
雲南	代售店		
漢口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汕頭	新時代文化書局		
興寧	現代小說社		
梅縣	北海縣中合作社		
浙江	甘一學社		
北平	民書報社		

##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

孟真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後，稱讚牠的說牠可以代表世界公論，不同情於牠而不至於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者，也有甚至說他是件「含糊之傑作」(a masterpiece of ambiguity)者。我以為稱牠為「含糊之傑作」未必即是不公道的菲薄牠，而其所以成為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原故。作這報告的袞袞諸公，其中至少如李頓伯爵麥駿將軍實在是善人，以公道及世界和平為意者，不過，他們在國際聯盟的紙老虎掉破之後到東亞，一面要顧到現在的事實，一面要顧到國聯立場之面子及下台問題，而因現在的事實即日本人一手造成的事實，原與國聯立場絕對矛盾，諸公徘徊於矛盾盾之間，欲求出一個公式，將矛盾盾對付過去，焉得不「含糊」呢？惟其如此，故此大著本身先有一基礎的矛盾，即敘說事實之經過與其結論並不是一個精神所支配；敘說事實，如論九一八之責任及滿洲國之兩事，與我們所見並無不同，而其結論乃與此等事實全不相涉了。

這個大著似乎專向深處尋求，作些「探本追源」之論，而求「基礎解決」之法，於是乎議論到中國二十年的政

情，以為中國之不上軌道是世界的患害，而為此滿洲事件之一個主因。真可惜，李頓諸公何不寫一專章以敘述日本對於中國統一與近代化之貢獻？袁世凱將有統一的樣子了，日本把他打一大下子。我們恨袁世凱，因其背叛國家，日本怕袁世凱，怕他能統一中國，這並不同的。安福賊徒上臺了，日本大大幫助一下子，於是乎種下這些糾紛，而中華民國幾幾乎斷送。國民黨打到北平了，張作霖被他殺了，他勸張學良不歸南京。國民黨將要成事了，便是這東北之一擊。此外如分化南北各種浪人之行動，奉直戰中之日本將官，石友三叛亂中之土肥原，等等一切，一部十七史真不知從何處說起？日本人真有大造於中華民國之統一哉！自徐世昌錫良時代算起，中國人要在東三省辦些新事業，日本人總給以打擊，無數的案子在那裏，而最近幾年之鐵路建設竟為日本人趁早動手之動機與借口。日本人真有大造於中國之近代化哉！這些事，至少李頓麥駿兩公當然知道的，且當然知道他的重要。若謂，說了這些話徒動感情，無補實際，則中國不統一之局勢，舍此重大的一個



方面，而但看到地方觀念及家族主義以爲議論，又安能得其實在？一個大民族之統一與近代化，一面需要自身的努力，一面也要適宜的環境。若日本人專以分割中國爲心，破壞中國統一爲志，中國之統一大是困難的。我們誠然要自己努力，不過同時也要指明別人的責任。今此報告既以探本追源爲號，而本源責任說不明白，對知道東北事件不多的中立國讀者，似是危險的。我以爲我們政府大可正面應付日本人謗罵中國非統一的近代化的國家之說，而直率的宣布日本在二十年中對這一層之貢獻，看他算個什麼東西，反正華盛頓九國公約久已假定我們貴國有些特別的。

這個報告中的解決辦法，或者於中國不算無益吧，假如我們承認「辱者賤之常」的話！於日本真是大有利益了，造一個新約，承認以前一切日本的「條約」權利，法律的承認日本在東北之「特殊利益」，法律的大大限制中國在東北主權之行使，東北用外國顧問其中又是日本人最多，日本人治外法權之推廣，東北中國鐵路實際上在兩滿路支配，且日本並以改訂商約之故，在東北以外之中國地方又有了經濟特別地位，而抵貨永遠取消，以後中國如派兵到東北，便成「侵畧」，而其他方面便可爲所欲爲。如此種種，只換得滿洲國名義之取消，誰說西洋人之講面子在中國

人下？復哉荒木，送這麼大一塊寶藏到嘴裡，又註明是全世界公送的，反要噴回去，大罵一頓！老成帝國主義之精妙如此，新進帝國主義之魯莽如此，孺子之不可教如此！讀者以我這解釋爲過火嗎？則請細細推求九十兩章中各項原則及辦法之可能的各種結果如何，恐怕正不止此罷！

這篇大作中把日本中國的意見幾乎都分別輕重容納了，例如對九一八事件，既已說了「是晚日方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爲合法之自衛辦法」，而接着又說一句微妙的話，「惟當地官佐或以爲彼等之行爲係出於自衛，調查團於說明前語時（此處外交部譯文有小誤，故改之。）不將此假定予以擯除」。這真敷衍到了好笑的程度了。其對於日本人強詞奪理的話，並無正面之回答，只代他設想些困難，而做婉勸告之。以這樣一個兼容的態度，遂有這樣子的含糊。其含糊普及于一切語氣中。世界的人對東北事件已經够不清楚的了，而讀此一部有深心的含糊著作，恐怕不能減少其原來之不清楚罷？世人愈以爲東北問題複雜，愈於中國爲不利，因爲東北問題本是領土侵佔，法律上事實上何複雜之有？複雜之談，正是日本宣傳軍之煙幕而已。

嗟乎，國聯在去年的幾次決議案是如何的，而今也到了這個田地，給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換得一個獨立名義之

取消，並完全超過日本民政黨內閣所要求五條之大上了。去年之累次決議，以盟約爲前提，今年以既成事實爲前提，並不高談盟約了。看到這篇大文，真不能無今昔之感！

至於提議之辦法，在精神上將中日共管及國聯委治之意義皆容納了，而其名固是「自治」也。中國以條約爲宣言，日本以其顧問爲中國文官，於是何是內國，何是外事，一切糾纏不清，而中國人若進兵東北，不管以何理由，便是「侵略」，日本得自由行動焉。此外特種憲兵之頭目是一國人，財政之題目即是一國人，多頭政治，保護多種國民，白俄也要受一個金牛憲章了。如此的一大組織，似乎非真的世界大同不能工作，非如上海一切國人整個以榨取中國人利益爲前提亦不能工作。國聯管奧國，奧國本身有個政治的底子，今東北之政治的底子在那裏？

至於自治之說，胡適之先生以李頓麥斯施西三君所屬之英美德三國皆是聯邦制，故易於有此想法，這話是對的。不過，中國東北決非不列顛帝國之加拿大之比，而是德意志民國之萊茵各省之比，更變本加厲者也。若美國日日在圖謀吞併加拿大，加拿大恐怕不能以騎警爲國防，而與母國輕其關係如今之狀況罷？法國數年前之希望於萊茵河者，何嘗不即是一個「自治的萊茵」，由法國軍隊駐防之？

反正這個辦法是實行不了的，反正日本人要奮勇當前，負擔破壞這個計畫書的責任的，則中國政府不可不取對此報告書有相當好意的態度。不過，同時也要步步有着，句句慎重，以免將來成爲口實。其應特別保留者，一時想到有下列幾件：

一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有對於普遍於全國之事項之立法權，例如刑法民法之制定等。

二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限制關內人向東北移民之任何立法及行政措施。若沒有這一項，則日本人能以我們的東北發展其經濟而我們反無之。

三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對於關內中國居民往關東者有特別之待遇，如服務官署之限制，稅率之不同等。四報告書中固明言使用外國顧問是過渡的辦法，則應明定其年限，以免「過渡」永遠不得過。且一獨立國尚有革命之權，東北新制也總該在將來有個改變的可能，宜明白規定其條件。

五中央保留在東北設置最高監察官之權，以監察東北行政是否有悖於中央職權之處，有違於中央允准東北自治宣言之處。查英國各自治領土之「總督」是母國政府即名曰英王之代表，而國務總理是地方自治

政府之首領。今地方自治之首領既由中央以一種方式任命，自不適用此法，但此首領恐是對於地方議會負責者，故中央政權在東北者必有適宜之代表人，不列顛帝國之此制度，應變通而採用之。且中國

歷史上每將地方之行政監察分而爲二，漢之刺史，明之巡按，最初皆監察官也。此制在其他各省行憲政時亦宜採用，依建國大綱所定省長由民選後，中央政權必有相當之代表在地方者，即以此項高等監察官爲適宜，漢之刺史，明之巡按，初設之意大可爲法。

總而言之，中國政府既不可抹殺此報告，以分日本之謗，也不便絕無說明不附條件的欣然承認，以陷自己之地位，只好加之以嚴重之保留，副之以詳盡之宣言，而接受之。

## 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

蔣廷黻

好在此路反正是不通的，無非做一種應有盡有的外交姿勢而已。

國聯報告書之弄到如此不上不下之地位者，其小因是調查團中或者者有簡直莫明其妙的人，故他人不得不遷就之，於是文章愈複雜了。其大因是國聯碰一個極明顯極暴烈的破壞盟約以及巴黎公約華府九國公約之事件，而又無力支持其地位。報告書未出之前，我們問各種公約與所謂既成事實誰得上風？既出之後，我們得到答案了，公約是個影子，陰天還不見，事實是一切的！這不是國聯盟約之死刑宣告書，國聯去年決議案的取消令嗎？至於李頓諸君，其心可佩，其勞可感，徘徊於沒有辦法之中是可諒的，我們不應該責備！責備自己，另求出路罷！

去年十二月十日國聯行政院的議決案所給與調查團的

任務有二：一個是調查中日衝突的遠因，近因，及現狀；

一個是攷慮解決的方法，「務須對於兩國之根本利益，予以調和。」調查團對於所負任務預先定了一種態度，報告：

書摘要說：「該團聲明對於已往行動之責任，堅持較輕，

而對於尋求防止將來再發生此類行動之方法，堅持較重」

。調查團雖把兩種任務都作了，確自定了輕重的區別。因此報告書雖是整個的，前後相貫的，末後兩章——論解決

原則及具體方案的兩章——無疑的是報告書的主腦。調查團也因此僅首先發表前八章的摘要，於後二章則發表全文。

黎頓爵士及其同事在這二章裏爲中日兩國指出了一條邦交的新路。其精神及主旨完全與行政院的議決案相符——「務須對於兩國之根本利益，予以調和。」這是我們完全贊成的，也是我們歷年所主張的。原來現代的外交不是在佔便宜，是在調和國際的利益。我們外交的出路也不是在危害外人的利益來促進我們的利益，是在設法使中外的利益共同長進，最低限度，要使我們的利不就是外人的害。本此精神，調查團要日本退讓兩件事：（一）取消「滿洲國」，（二）撤回東省的駐軍。同時也要中國退讓三件事：（一）東省的特殊自治制度的創立，（二）日本在東省經濟權利的承認，（三）中日新商約的締結。爲善後計，調查團此外又提議中日兩國應締結和解，仲裁，互不侵犯，及互助之條約。我們現在看看這個方案是否「對於兩國之根本利益，予以調和。」

在調查團的眼光裏，日本對中國有兩條路可走。一條就是九一八以來所走的路：用武力分割中國。換句話說，在中國的領土上建設亞洲大陸帝國。九一八的事變，在日

本方面，是按照預定計畫行的，非自衛的。調查團報告書第四章說得有據有理。無論日人如何強辯，我們恐怕這個判詞是天下永久的定讞。「滿洲國」原先是日人造的，現在也是日人把持的。換言之，「滿洲國」就是日人大陸帝國的實現。有了這個第六章，「滿洲國」的傀儡戲完全揭穿了，日人此後不能再掩蓋天下人的耳目了。這條路是軍國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滿洲國」的維持「與國際義務之主要原則不合，（does not appear to us compatible wit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並與遠東和平所繫之兩國好感有碍，且違反中國之利益，不顧滿洲人民之願望；兼之，此種辦法日後是否可以維護日本永久之利益，亦尙屬疑問。」日本單靠移民不能解決她的經濟問題。移民以外，必須圖進一步的工業化。若然，不能不謀市場。那末，中國關內各省市場的重要遠在東省之上。爲日本計，中日關係比日滿關係還重要。日本斷不可因專顧滿洲而喪失中國關內的市場，何況在日本軍國主義之下滿洲不能安寧，經濟無從發展呢？至於日本軍閥在東省設防的計畫，調查團亦以爲行不通。「日本軍隊受時懷反側之民衆包圍，其後有包含敵意之中國，試問日本軍隊能不受重大之困難否耶？」維持

「滿洲國」及在滿洲設國防皆是軍國主義的政策，行不通的。其理由除調查團所舉的外，我們還可加一個：就是調查團的報告，尤其是第五章及第九章。依我看來，這兩章給了「滿洲國」莫大的打擊。

調查團確為日本指出一條新路：日本放棄在東省的帝國野心而專力於純粹的經濟事業。日本怕中國危害她的已得權利麼？調查團提議中日兩國新訂條約，承認日本在東省之經濟利益，包括鐵路及土地商租權。日本怕以後東省的發展沒有她的分麼？調查團提議中日在東省經濟合作。日本怕東省行政不良足以妨礙她的經濟事業麼？調查團提議東省應有特殊的自治制度。此外調查團還提議中日新商約以圖促進中日貿易。日本所有的實在利益都顧到了。調查團並不要日本放棄她的根本利益，不過要日本變更求利益的方法。

日本所走的路及調查團所指的路有很大的差別——時代的差別及國情的差別。一條路是軍國所走的，一條路是工商國所走的。調查團的團員均來自受過歐戰洗禮，工商經驗及殖民經驗較富的國家。他們的思想恐非後進的日本帝國所能領會。不知調查團會否考慮日本的國情。報告書第一章認中國近年的政情使中日衝突尖銳化了。中國近年

一面圖謀收回國權，一面繼續演我們的內戰，使友邦皆感不便，尤其是鄰近的日本。我認這個批評雖非公允的，但是客觀的而且是友誼的。我惋惜調查團未對日本近年的政情照樣加以客觀的，友誼的研究。因為遠東問題關到如此田地，日本的政情和中國的政情是同等的造因。日本的物質文明是近代而又近代化了，但是她的政情包含着封建及軍國元素甚多。軍閥的跋扈，在鄉軍人會及黑龍會的活動，亞洲大陸帝國的野心：這些現象不加以研究，則遠東問題絕不能了解。西人徒知近年與中國交涉的麻煩，不知我們與日本鄰居的困苦。日本不但地理上多火山，政治上就是遠東，全世界的一座大火山，時時可以爆發的。因為調查團對日本的政情未加充分的研究，所以報告書論中國政情致有欠公允之處。報告書說國民黨使中國近年仇外的空氣濃厚了。不錯，但此中有點大區別不可忽略的。國民黨在野時代向帶親日色彩。孫中山先生看破了締造新中國須得日本的好感。他一生所處的境遇也不容他不聯絡日本。聯俄以後，北伐之初，國民黨雖口倡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實際的對敵是英國。南京案件發生的時候，新興的國民黨與日本尚是感情融洽。近年國民黨及一般民衆對日本的惡感實起自濟南案件。這是客觀的史家所不能

否認的。報告書摘要不提濟案。我不知道調查團是否認清濟案的真正意義及其所發生的影響。日本所派到濟南的軍隊，不是來保護日僑，是來要過路錢的。派遣軍隊到濟南就是明白的表示：除非中國給日本相當的報酬，日本不會讓中國統一。所謂相當的報酬就是東三省。假使在民國十七年及十八年的前半，國民黨當局把東省送給日本，就是田中也不得派兵到濟南。縱使我們承認濟案及九一八事變，國民黨的過激主義有以招之，民國四年的二十一條總不能歸咎於國民黨。民國元年，日本一面與民黨聯絡，一面與清廷交涉，許清廷以協助，只要清廷願意放棄東三省調查團的團員倘各翻看其外部所藏之外交公文，就知道此中的內幕。宣統末年，第一個銀行團準備大借外債與中國的時候，日俄兩國竭力阻止，明說中國的現代化不利於日俄。調查團只分析了中國近年的政情而不注意日本近年的政情，因此團員對遠東問題的性質未得着根本的認識，又因此所提出的解決的方案是日本軍閥所不願接收的。

調查團似乎不能不知道前段所說的。調查團或者想日本不乏開明的領袖。倘國聯及美國給這般人相當的精神援助，他們或能挽回狂瀾。所以調查團的方案與去冬民政黨內閣所提出之基本五條若合符節；在利於日本方面，只有

過而無不及。雖然，我們對於調查團的方案是佩服的。遠東和平關係中日兩國的前途和全世界的前途太大，調查團不能因為日本已瘋狂的走上了死路，就不盡人事之可能而不指出一條活路。在我國方面呢，我主張不問日本接收與否，我們除一點應保留，一點待攷慮外，應完全接收調查團所擬的方案。我這樣的主張，並不是因為我不知道這方案之含有若干矛盾及其有不利於我國者。調查團向我們也指出一條新路。概而言之，這條路就是中日合作。調查團的理由有兩個：

一。「中日間此種經濟之接近，固與日本有重大之利益，與中國亦有同等之利益，蓋中國藉此經濟上及技術上與日本合作，可獲得建設國家主要工作上之助力。」

二。「中國有識之士既已承認建設與近代化為該國之根本問題，亦即該國之真正國家問題，則彼時不能不確認此種業已開始且有如許成功希望之建設及近代化政策之完全，實有賴於一切國家培植友好之關係，而與彼在咫尺之大國維持良好之關係，尤屬重要。在政治上及經濟上，中國均需要列強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態度及在滿洲方面之經濟合作

，尤爲可貴。中國政府應將基於新喚醒之民族主義之一切要求——即使正當而且急切——置於此種國家內部建設之最高需要之下。(all the other claims of her newly awakened nationalism legitimate and urgent though they may be—should be subordinated to this one dominating need for the effectiv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我主張接收的理由就是調查團所舉的，尤其是第二個。國人不可不再三細讀調查團這段良藥苦口的忠告，其中所含的意義是極深厚的。我國當前最急最要的事業，無疑的，是國家整個的現代化。爲完成這事業，無疑的，我們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態度」。爲獲得這友善態度——萬一尙有方法能獲得——更無疑的，惟有承認日本在東省的經濟利益及中日經濟合作這一條路。無論我們對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是如何悲觀，我們不能不竭力竭誠一試。因爲失敗的責任，無論如何，不可落在我們的身上。

我所要保留的一點就是東三省特別自治制度應有確定的年期限制。論這制度產生的方式，表面上是由中國政府以宣言行之，事實上是根據中日的協定。因爲中國政府的宣言事先須得所謂顧問會議的通過，而這會議的代表實際

是中日各半的；事後又須「轉送國際聯合會及九國條約之簽字各國；國聯會員國及九國條約之簽字國對於此項宣言當表示知悉；而是項宣言將被認爲對於中國政府有國際協定之約束性質；此項宣言嗣後倘須修改，其條件當依照上述之程序彼此同意宣言本身中，預爲規定。」論其內容，這制度對中央政府之權利加以極大限制，對地方政府強以聘請外國籍顧問，尤其是日本籍顧問，且取消中國在該地方駐兵權。方式同內容皆損害中國主權，而修改這制度必須得日本的同意。就國聯的立場說，這個辦法說不通。就是國聯的委任統治制(mandatory system)尙以培植受治者的完全自主爲目的。東省這種特殊制度，既違害中國的主權，可能無年期的限制？調查團雖說過此制度之最後目的，「乃爲造成一種純粹中國人之吏治，使無雇用外人之需要，」但無年期明文的规定，則易引起糾紛。至於中央及地方政權之劃分全無終止之日，更不適當。就中國的利益說，中國應能斟酌情形變更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且各省與中央之關係應該一致；既不一致，只應爲短時的，過渡的。我以爲不如把這制度分爲三項，各別處理之。中央與地方權利劃分的協定應限十年或十五年；此後則如他省一樣同受中國憲法的約束。外國顧問應於特殊制度終

止後五年或十年按年遞減淨盡。至於不駐軍一層，不妨在宣言中不提，而擱於中日和解，仲裁，及互不侵犯的條約中，而無年期的限制。這樣國聯盟約，中國利益，及遠東和平均可顧到了。

我說待攷慮的一點就是中日經濟合作，尤其是中日新商約。我們平日也想過中日經濟合作是一個解決的方法，苦於想不出一種辦法一方面能使日本滿意，一方面又得不反門戶開放主義。九國條約給此主義的界說是：外國不得

## 讀了孟眞先生「再談幾件教育問題」以後

楊亮功

孟眞先生這篇文章，比較他的那一篇「教育崩潰之原因」和平多了，但是也還不免有點武斷和偏見。茲就鄙意所及，聊爲陳說。

一，孟眞先生認爲大學不是適用教育學的場所。關於此點，孟眞先生不免有點無病呻吟。現在大學教育學院或教育系，本來是訓練中小學師資而非訓練大學教授之場所。在事實上，現在中國大學教學還談不到應用甚麼「教育學」似乎還無庸孟眞先生總總過慮。至于孟眞先生謂大學教育學和教育行政爲無關弘旨，爲九牛一毛，誠然！中國

在中國任何區域有任何優越權利。我不知道我們如何可以與日本合作，同時又不違反這界說。原來海約翰提議此主義的時候，並未諮詢中國。到華府會議，中國確簽訂了九國條約，且現在的門戶開放主義與中國領土及行政的完整是分不開的。爲中國計，此主義應竭力擁護，不應由中國破壞。可惜報告書的摘要，於經濟合作，及中日新商約，言之不詳。我們只能留待攷慮。

人不講求衛生，也不見得就死光；泥水匠不懂工程學，也能建造房屋；產婆未在產科學校畢業，也能接生，不過是應該不應該罷了。工商業界現在雖然是大家主張用科學管理，但是在孟眞先生看來，大學爲研究學術場所，又何必談行政效率呢？孟眞先生又謂赫胥黎不善言詞，以其學問能引出許多生物學家，但是假若以赫胥黎的學問，又能善于言詞，長于教學，其受教者之所獲益，恐怕是更大罷。

二，孟眞先生認爲教育家必于文理各科中有一專門。誠然，教師教學，必須于其所教科目，有深切之瞭解，這



是盡人皆知。不過孟真先生喜談歐洲教育制度，必知德國中學教師，于大學畢業經過考試後，必須有兩年長時間之嚴格的教育訓練，始得爲正式教師；比較孟真先生所主張文理科學生以四分之一時間兼習教育科，恐怕要嚴重得多罷。又歐洲有好些新大學設立教育學院，孟真先生認爲新創之大學，在學術上無多大威權，不足爲法。但是要知這舊立大學，多拘于成法，還是新立大學往往能順從新的教育趨勢，實不能因其初創而一筆抹殺。美國大學都設有教育學院招收中學畢業生。中國大學之設立教育學院，何常是以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爲模型耶？

三，孟真先生認爲中小學課程門類要少而內容充實。

真正說起來，歐美各國中小學普通科目，實在無多大差別，並非如孟真先生所謂「這十幾年來，中國教育制度日趨于美國化，而中學之課程日淺，科目日多」。所不同者，歐洲係分校制，美國係分科制。歐洲中學內僅設有普通科目，其職業科目歸入于單獨設立之各種職業學校。美國中學分普通科，師範科，及其他各種職業科，其各種職業科目皆容納于一校內之各科目中。若將美國中學之各種職業科目除去，其餘普通科目，恐未必較歐洲中學所設立之科目相差甚多。蓋歐洲中學之目的，專爲升學之預備，美國中

學之目的不僅在預備升學，並且給予不升學者以職業之訓練。學校性質不同，課程組織自異。至于中學課程內容是否充實，程度深淺如何，也要看學校年限之長短而定。德國Gymnasium九年畢業，其課程程度自然要優于美國六年中學也。孟真先生主張中小學課程門類要少，要知學校科目之多寡，也要隨社會進化和需要爲轉移。中世紀大學僅有神醫法三科，何以近代大學增加了許多院系科目呢？

四，孟真先生根據其以上所談之三種意見，復有下列四項之主張：

1. 大學不設教育學院，因爲這個不能本身獨立成一種學問；也不應設教育系，因爲教育學自身不成一種嚴整的獨立的訓練。

2. 大學中應設教育學講座及教育研究所，以爲中學教師及有志攻治教育者之訓練場所。

3. 大學文理科學生願兼習教育者，其學分本科對教育科爲三與一或四與一之比。

4. 中學課程科目上儘量減少，內容上儘量提高。

三四兩項前已論及，茲不復贅。二項似與一項相矛盾：教育學既是根本不能獨立成一種學問，復不能成一種嚴整的獨立的訓練，何必又于大學中設教育學講座呢？教育

研究所之設立，更是不應該了。至于教育學是否爲一種獨立的學問，差不多已成舊案，似乎不須再行上訴了。但

孟眞先生認爲教育學不是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否因爲教育學要借重別的科學的內容和方法如心理學社會學，以解決教育上之問題，遂有此種主張呢？果爾，則醫學亦借重別的科學如生物化學；工程學亦借重數學，物理，化學，皆將不能成爲一種獨立之學問了。若以此爲大學院系設立之標準，恐怕北京大學之十四學系，有一大半要停閉了。教育學雖應用別的科學的方法或別的科學研究之結果爲工具，以解決教育問題，但教育學本身自有其目的，對象，系

## 又是一樁私運煙土的大案

莊生

統，及問題、猶之醫學應用生理學心理學及化學以治病及配藥，不能因此遂謂醫學爲不是一種獨立學門也。

總之教育學本身應有存在之價值，教育學之理論和方法，日趨精密，範圍日趨擴大，從事于教育事業者——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應受專門訓練，差不多已成定論和一種不可遏止之趨勢。縱使眼前走到厄運，將來總是歸到正路上去的。但是孟眞先生總算是我們研究教育者的誼友，毫不客氣的給我們許多的批評，足以使我們研究教育者反躬自省，努力改進，這是我們應該感謝的。

記得十八年，上海發生過一個搶煙土的案件，警備司令部與公安局的兵警，不知何故，居然開鎗了，南京派了禁煙委員會委員長張之江去查辦過，弄的昏天黑地似的；連查辦大員，還辭過一次職；可是，不知道怎樣一下，這喧天的大案，就此了結了。今年夏天，國民政府的職員，也會犯過一次販土案；被一個推諉，兩個敷衍，也就過去了。現在永年輪船，從重慶開到漢口，又被查獲煙土九百

餘斤，還有嗎啡五百餘斤。據兩湖特稅處呈報漢口總部的呈文，以及各日報的記事看去，船上三個官艙，依王委員伯羣的秘書劉燮衡說，是王氏包的，這樣大宗違禁物品，就是從那三個艙裏抄出的；而且交部秘書長雙清之妻，也被捉將官裏去。此案的結果如何，現在固然猜不到；可是細細觀察那特稅處的呈文，似乎這次是要認真辦下去的。因爲：一則，漢口是中外觀瞻所繫的地方，又是蔣總司

令行轅的所在。二則，黃振興陳希曾張難先諸位搜查的當事者，聽說都是很認真做事的角色。三則，此案牽涉中央委員，前交通部長王伯羣，及其秘書劉燮衡，與秘書長雙清之妻。四則，鴉片煙誠然是川土；但是那樣大宗嗎啡，是特別引人注意的。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所以我說這次煙土案，似乎應該不會再馬馬虎虎了結的！

實際一點的說來，鴉片煙的事宜，在我們這國家裡，可真算不了一回事體。人民自動種的也有，政府教種的也有，一經盡納稅的義務，便如別種物產運銷的也有，人民拚命抗種的也有，政府壓迫着非種不可的也有，因種煙而賠財喪命的也有，因不種煙而交納禁煙罰款的也有；私售的也有，公賣的也有。南京有禁煙委員會，是行政院的部會之一，好像是在那裡禁煙；可是，上海的煙稅收入，數年以來，聽說每月總在二百萬元上下；還有人在那裡要把每兩煙土，加抽二角的甚麼稅。湖北特稅處，今年以前，每月也要收稅一百五十萬元上下。陝豫兩省，在鄭州合設一個局所，專司查運事宜；有時平常行路的人，一不小心，就會有人給你的行李裏，加入些煙土，叫你吃官司，認罰款的。模範的山西，也曾提倡了這種國貨。至於金丹白丸嗎啡等，那更有說不盡的故實了；除了舶來品租界產不

計外，北平山西，據報上的記載，都曾經發覺過製造的機關。現在四川好像也能製造了。

乍看這些事實，似乎與這次永年輪土案沒有甚麼大關係。可是，你如果能思量一回，便知道這真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私運煙土案；實在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大問題。

一，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禁煙命令也不知道頒布過多少次。國民黨的主義，政策，和宣言，也是絕對禁煙的。從十七年起，到了今天止，南京禁煙委員會依舊存在，每年以百姓膏血所供給的直接禁煙經費在五十萬元之譜。政府壓根兒沒有開過煙禁，沒有過明令弛禁種煙，何以幾乎全國各省都在種煙？私運的私運，公賣的公賣；中央當道豈真看不看，聽不見？

二，各省特稅處，是不是變象的煙稅局？假使對的話，那中央的禁煙命令是甚麼？假使是官樣文章，爲甚麼要這種官樣文章？江蘇種煙的地方當然比別省少得多，但是省政又在那裏公賣的甚麼？

三，這次永年輪的土案，是因爲沒有納稅，才算是私運呢？還是，如果經過所謂正式完稅手續，便不是私運呢？

四，這次運土案，牽涉中央委員與政府公務員。漢口

總部的查辦，是不是能依法辦理？上次的國府職員運土案，責任都推諉到那可憐的勤務身上。這一次刑法的效力是，否能加于重要官吏？這又是司法問題。一部三百多條的刑法，又碰到了一個試金石了！

五，嗎啡是舶來品，是有限制的違禁毒品。現在北平河北山西加上四川，都能製造了。這是政府允許的，還是私造的？是作藥物用的，還是作製金丹白丸原料以及打針用的？難道中央與地方都不曉得嗎？

六，近年來對外貿易入超特別的大，大家都知道是因進口糧食忽然增加的原故。鴉片煙種的多，糧食自然產的少，這是極平常稀鬆的道理，中央地方當道，就會不曉得嗎？鴉片戰爭的恥辱，相隔太遠了，我們當然會漸漸忘懷的。但是宣統末年，交文（山西交城文水縣）與武（陝西興平武功縣）爲種煙而流血的事，現代的壯年人，當然還能記得，爲甚麼中央與地方當道，居然因爲要錢，連這些恥辱慘劇都會忘却了？

上面所列舉的種種問題，除非政府明白說出其所以然，不但我們老百姓不能了解，恐怕連政府中多少當道，也會莫名其妙。因爲這個年頭裏，矛盾的新鮮的出人意料的事實及現象太多了，實在由不得人不往壞處去着想。在

這案件未曾了結以前，我們可以根據上述的種種，提出兩個根本的問題，請社會和政府深切注意。

一，中國是不是需要禁煙？主張不需要的，自然也有片面道理，因爲沒錢不能養兵，不能行政，不能打土匪，在目前財政狀況之下，鴉片煙的稅收是不能犧牲的。但是那裏政府一切根據禁煙政策所發的宣言明令，以及禁煙委員會，統統都得馬上取消。因爲騙了人，騙不了自己。騙了今天，騙不了明天。騙來騙去，於人無益，於自己有大大的損害。政府當局爲了國家大事，喪失了個人的信用名譽是不值得的。假使一經明白規定，弛開煙禁，一則百姓得的利益，不會再被文武官吏，假借名義，十次八次的壓榨了。二則政府應收的稅款，也不會叫人中飽了。三則運的銷的中間人，也不會明偷暗抹的取巧投機，而且發財升官了。拿這政策來作統一中國的試驗品；看一看中國，是不是有統一的可能，也許是有利益的嘗試。不過這種鴉片煙的國家是否有統一的價值，也實在是疑問。！不然的話，倘使認鴉片煙是毒物，是亡中國的利器，是滅絕中華民族的急先鋒，是土匪充斥的根源，是擁兵自衛的軍閥的滋養品，是糧食不足，與大量入超的大原因，是政治不能澄清，不能上軌道的大根苗；甚至內而共產黨的猖獗，外而

強隣的侵略，都與鴉片有相當連帶的關繫，萬萬不能弛禁的；那麼，上自中央，下至各省市的政府，就應該把那種忽而種煙，忽而罰款，忽而收稅，忽而公賣，忽而私售，的穢聽腥聞，一切的矛盾現象，着着實實的，澈底清理一下。從此把掩耳盜鈴，說好話，做壞事的政策永遠放棄。假使有幾個省市，不遵從政府的命令，政府應該積極的裁制，絲毫不能姑息。邊遠的省分中央政府一時無法裁制的，應該封鎖牠們，使牠們的鴉片運不出，賣不掉，然後牠們自然會自動的禁種。

二，中國是不是要想走到法治的路上去，還是永遠住在人治的墓坑裏吶喊着求救呢？事實告訴我們，現在一切社會人事，都有公佈的相當法律在實施着，這實在是國

家要想走上法治正軌的一個明証。可是既然有了法律，這受法與守法的人上，是不是還有問題？依法律的條文看，明明白白是沒有甚麼區別的；那就是凡是中國的人民與官吏，都應當遵守的了。如果司法者，在其中有了舞文弄法的區別，這是一個簡單的司法人員辭職問題，還是整個法律的適用問題？永年輪上運土案，是政府的試金石，我們應該督促政府澈底追究。不論犯法者的身分如何，都要受同樣法律上的裁判。要不然中華民國法律是單為老百姓頒布的。條文上應明白規定『議親議貴』的辦法，免得使中央委員及其他有勢力的親貴不安，使執行法律的官吏作難！

## 西方文化的侵入與中國的反應（通信）

蔣明謙

適之先生：

近來讀了先生的『慘痛的回憶與反省』引起我絕大的感動，我所要說的話，先生已經說了大半，例如『反響是有的，然而每次反響都不能達到挽救危亡的目標，都不會建設一個有力的統一國家的目標，況且每一次的前進，

總不免同時引起了不少的反動勢力。』『四十年的奇恥大辱，刺激不可謂不深，四十年的救亡運動，時間不可謂不長，然而今日大難當前，三百六十五個晝夜過去了我們還是一個束手無策，這是我們在這個絕大紀念日所應該深刻反省的一篇痛史，一筆苦賬。』『我們的大病原，依我看

來，是我們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禍延今日，『病根太深，是我們的根本困難』『所謂民族的自救運動，其實只是要救治這些根本痛苦，這些病根不除掉，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什麼民族復興都是廢話。』『然而還有許多人不但相信我們的民族國家是有病的，也還有許多人不肯相信我們生的是七年之病，也還有一些人不肯費心思去診斷我們病究竟在那裡。』這是何等深澈痛切的話！已經太晚了診斷自己（反省），我們同胞還不肯去做，這真是使人痛心極了！

這些千真萬確的話，現在能夠認識的人已經很少，能夠相信的尤其寥寥，即使相信了，也還不肯實說，不肯認錯。根本的反省與努力，認為是最迂緩的路不肯走；基本的建設認為是平庸不屑為。幾年前看見現代評論上瞿黃先生『可惜太聰明了』一文，幾年以來每一回想，心中仍是怦怦不住的跳動。老實說，我們幾千年來老祖宗造的孽自然太深（因為他們都是以生人走死路，一切行為總是反自然反社會反進化反生存的），而我們近代對於西方文明侵入以來的反應，尤其太不像樣子。只可惜現在的人們，還不想把這些史實的前因後果回想一下反省一下啊！

中國問題的發生，其近因是西方文明的侵入而中國人

反應之。我們古代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已凝固了，化石似的呆呆的存着，對於外來刺激的反應，太遲鈍了，太迂緩了，太不澈底了，所以反應了一百年，仍然沒有得到反應的效果。

從歷史上看來，中國人的反應，在時間上總是落後。外人侵入大概可分為四期，中國人的反應，也可以分為四期：第一期，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從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外患的要點是通商戰爭，開放門戶，中國人無反應。第二期自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九五年自英法聯軍至中日之戰。是期又可分二期，上期的外患如前，下期則為割地（喪失土地皆在此期）。反應則上期為軍事工業；下期為培植軍事人材，交通礦業開始。第三期自一八九五至一九一八，外患為喪失鐵路礦山等權及劃分勢力範圍。中國至是始放棄整軍從武，而整興實業，改革政治制度。第四期為一九一八以後，外人經濟侵略愈加緊急，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端。自鴉片戰爭以至英法聯軍，外人已經打破了我們南方的門戶，擾到首都，喪權辱國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境地，而中國還是沒有甚麼感覺；僅僅當時江浙閩廣的海疆邊吏，受了洋人的禍，才認識了洋人的『船堅礮利』，然而也只是一種感覺而已，實際上的反應也還是無從說起，雖然

與自珍魏源等倡「籌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看了幾部半揣想半傳說式的地理書，在中國也沒有大影響。一定要等到英法聯軍破了北京北方的門戶洞開了，黑龍山以北烏蘇里以東的地方盡喪失了，政府中一部分官僚當時會辦過外交，受過外人侮辱的，才有了注意外交的覺悟，才設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疆吏當中的一部分如曾左李守受過常勝軍之賜的人，才有感覺不如人的覺悟，才有江甯造船廠，福建造船廠的設立。一定要等到藩屬喪失盡了，門戶完全洞開了，才有訓練新式軍隊的覺悟。一定要等到瓜分之禍迫在眉睫了，才改革政治制度。要中國經濟破產了，才提倡工商業。一定要等到商戰失敗了，才有提倡學戰的覺悟。即至到了現在，還有許多人還在鄙夷西方文明爲「物質文明」，面尊崇東方文明爲「精神文明」，與二四十年前所謂「東方尙道西方尙藝」的思想完全同一鼻孔出氣。我敢大膽的說，現在多數人對於西方文明的本身，和中國人反應的出路，還是沒有深刻的認識和覺悟，也許要到了國已亡種已滅的時候，才會覺得所謂「精神文明」是不足恃，才會覺得祖宗的遺產實在太少，我們不但是物質上的窮人病人，且是精神上的窮人病人罷！這種現象本來是有一定的因果關係的，好像大家執袴子弟非至一

敗塗地以後，不肯改變其驕奢淫逸的習慣似的。不過我們究竟是個人，是這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因子，也可以影響歷史演進的方面，我們若能及時努力，做到把時代使命完全認識，完全完成，那麼這一百年來的反應縱然失敗，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必定已有了相當的基礎了。然而我們今日還要憑赤手空拳，去作喚醒迷夢的初步工作，這樣的結果，也就够我們忍受了！

不但時間上是反應得太遲了，就是事實上也反應得太慢了，且太不澈底了，從沒有一種整個的認識。任何一種運動和事實，都有其前因後果，都有其體系，豈是強拉雜湊補綴粉飾所能收效的，而中國近代的反應，幾及百年，尙少人覺悟這一層。在第二時期上期以爲只要有了洋槍洋礮輪船，一切就有辦法，下期以爲有了新式軍隊就有辦法，第三期以爲只要整興實業改革政治制度，就有辦法。然而一切運動都失敗了，兵工廠造船廠的建設，只成了內亂的源泉，新式軍隊的訓練，只成爲軍閥割據的張本，中法之戰，中日之戰，八國聯軍，無不大敗，欲雪國恥，反以速禍。交通的建設，實業的提倡，不能生利，反以引入外資，使經濟侵略更加澈底。民主政體適所以資軍閥，議會政治適所以養豬仔。真如 先生所說「無論甚麼良法美意

，一到中國都成了「贗准之橋」都變成四不像了。」一切改革運動的根本思想和途徑，就根本錯了，那裡還能有好成績呢？

即使各種運動的根本計劃很好，方向確是不錯，因為人才的關係，也必歸於失敗。我們試一看八十年來反應的王體，就可明白。第一期是幾位學者如龔自珍魏源等，他們都是熱心時事的學者，不過因為他們是舊式的學者，少與外人接觸，有的或者竟未與外人接觸過，所以他們只能纂述海外地理的傳說，借以喚起國人對於海防之注意。

第二期的主動者，在政府中是奕訢等，在大吏中是曾左李等，他們或是頑固的親貴，或是理學家，他們因訂約等對外交涉，或練兵的關係，曾與外人有短時間的接觸，故所見者爲『中國文武制度高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第三期中反應的主體，又可分爲三派，舊的李鴻章張之洞等，已知提倡工商學，半新半舊的康梁一派，雖是由讀白書出身，但曾游歷海外，亦曾研究一點外國學術，思想就大不相同，他們便主張變法維新，要改革政治制度了。新派的革命派，他們多生長在海疆海外，受外國的教育較多，便主張革命。及第四期文化運動，主動的大都是留學生，受完全新式教育或外國教育者，所以主張新文化。

因爲各人的環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故其運動亦不同。但是因爲時代變得太劇烈了，運動者來不及時時進步以適應環境，雖然後來不及適應，然而他們終於是運動者，所以就發生了兩種結果：

第一，倡其所不知，行其所不能的改革運動。這種運動是極端的危險而有害，但時勢所趨，無可如何。因爲運動者所受教育，所處的時代，所處的地位的關係，他們所能知道的，所有的能力，終是有限得很，總是看不穿，把不定，一知半解，開口就倡，熱心可佩，結果可悲。第一期龔魏等的影響很小，可以不論。第二期上期的曾左李等，是做八股出身，以古文爲業的人，初不知機器爲何物，輪船爲何狀，要出來提倡製造機器輪船，作這些事業的主動者，試問怎能勝任？下期張之洞與李鴻章要提倡工商業，也是一樣。所以張之洞創辦漢陽鐵廠，很多笑話，他在廣東就要設廠於廣東，他到湖北就要搬到湖北（這自有其隱衷）初不知煤在何處，鐵在何處，性質如何，產量如何，就去訂購鐵爐，後來簡直不能用。他當時說『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何處無有佳鑛』這種不學無術的人，來做當時改革運動的主將，這不能不爲中國前途痛哭。其他類此的例極多。第三期中的政治改革者，初不知憲政爲何物，西



政爲何事，即使不遭舊黨的反對，也未必不敗。這是改革運動無不失敗的自身方面的第一原因——改革運動者成了空言的『提倡者』。

第二，運動失敗了，當時改革運動的主將往往變成反動的主將。梁啟超先生在五十年來中國文化概論裡說『第一時期如郭嵩燾張佩綸張之洞等輩，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時期，嵩燾佩綸輩已死去，之洞却還在，之洞在第二時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風氣的一個人，到了後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第二時期，康有爲梁啟超章炳麟嚴復等輩，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陣頭最前的一排，到了第三時期，許多新青年跑上前綫，這些人一騎一騎的被擠落後；甚至全然退伍了』。這種現象誠然是進化很速的表現，然而也充分表示前一時期主動人物到後一時期來反動，也就活活的顯出這些反應都是沒有重心，不相聯繫的運動，違反了『重大建設是繼續工作逐步累積前進而成的』原則，因此改革運動不能成功。這是改革運動無不失敗的自身方面的第二原因——改革運動沒有重心不相連續。

在種種運動以外，還有許多反對的人，層出不窮，在初期的時候，反對『以夷變夏』，改革運動者常有受大逆

不道的罪名的危險。在左宗棠創辦福建船廠時，曾極力駁斥指製造輪船爲失體的人，他的奏疏中說『創始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李鴻章辦理機器各局，以爲時人，『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爲奇技淫巧，以爲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並引蘇東坡的話，『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爲，而恒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不及，』可見其憤慨。福建造船廠曾經福建大吏再三反對，請求停辦。當時太學士倭仁等反對學算學尤力。光緒初年郭嵩燾著書說了一句『現在的蠻夷與以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當時的人羣起攻擊，鬧到奉旨把書的版銷毀了才了事。到了中日之戰失敗，政府一籌莫展，百事皆非，朝臣有主張鼓勵製造以求富強的，也有以戰敗歸於官辦船機等局的辦理不善而主張招商辦理的，甚至有說西法不能制勝，歸罪於學堂製造局之無用而主張一律裁撤的。可見反對的紛起，無有已時，幾至無事不有反對者，無時不有反對者，即至文化運動，仍有反動者。百年以來，國人無論何事，皆無通力合作之一日，草草偷安紛紛嚷嚷的就度過了。

這樣反應的結果，除了古代留下的病根，又加了新的

病根，病是一天一天的沈重，以前反應雖是遲緩，現在更成了麻木。以前反應雖不澈底，然而努力的精神還可佩，現在這種精神也銷沈了。最初還想自強雪恥，後來恥不敢雪了，成了依附外人的心理，更把奴隸根性加重了。兵戰失敗了簡直就不談國防，商戰失敗了簡直就不談交通實業，三十年來已不想練兵向外，二十年來已不建築鐵路了。……總之，以前還要反應，後來簡直麻木了，以九一八這種絕大的創痛，還不足以鼓起人心！以近二十幾年來的情形與前比較，更爲可痛，我們現在望治之切，努力之勤，改進之猛，已經不如幾十年前的古人了。這真不能不使人有江河日下之感了。

反應的薄弱，也就成功了反應的不澈底。舊的勢力還沒有掃除，就在趾高氣揚的慶賀成功，隨時把舊的污穢引到新的運動中去。我不知道改革運動者，究竟有多少大的木領和魄力，有多少的努力和工作，够來這樣的消滅腐陋。拖泥帶水藏垢納污的作了一種支離破碎的補綴粉飾工作，在舊的污跡上，刷上了一層美麗的外衣，在破爛的腐物上補上一塊新的東西。試問今日中國人的社會經濟政治學術思想各方面，久經認爲必須改革消滅的，現在有幾種是的確已經改革掃除？久經認爲必須建設創造的，有幾種已

經的確去努力建設創造過？我們真敢說是三十年前人人認爲三大害的鴉片小脚八股（鴉片且不說，現在已公賣了）小脚真已除去了嗎？八股真已消滅了嗎？脚是不纏了，即代以高跟鞋，這能說是在衛生方面比小脚好些？八股是不做了，然而黨八股洋八股又起而代之，且日益興旺了。害人的東西不止一端，害人的鬼不止一法，你用這個方法把他打跑了，他還是改頭換面的又來（這也是由於深中儀文主義的毒），沒有打絕了的決心，永遠也打不了。至如『三個亡國性的主義』，和『五鬼』，更不消說了。

因爲這樣所以中國成了一個『多重社會』，無論甚麼東西，都是多重的，把整個的歷史完全同時來放在中國。魯迅先生曾做了一篇『二重思想』，很痛切的指出這種大病，他說『中國社會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食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這許多事物擠在一處，正如我草約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開飯店一般。便是竭力的調和，也只能煮個半熟；伙計們既不會同心，生意自然也不能興旺，店舖總要倒閉。……四方八面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

物，每重可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互相抱怨着過活，誰也沒有好處。要想進步，更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為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

現在應當是我們最後覺悟最後努力的時間了。若還不下最大的決心，作澈底的改革運動，從根本作起，以「出生入死」的精神，作「鏗而不舍」的工作，前途的希望是絕少了。一百年的反應僅僅如此，再不努力，則須要作的工作，愈積愈多，擔負愈重，愈難勝任了。個人一生的生活，是有苟且偷安的可能，是有僥倖的可能，雖然這不是人生，但他可以從別人去竊取給養以自活。然而社會的生存，是絕對沒有可以僥倖的，也絕對沒有偶然的幸運。作多少工，就得多少益，要得多少益，便要作多少工，「要怎樣結果，便要怎樣栽。」除了努力以外別無捷徑方法。去年我曾經給朋友的信，很痛心的說「人人都只是含難就易，不肯從根本上去作苦工，只是滿口浮辭濫套，是沒有益處的。人人只說提倡科學，而不肯專心去研究科學，口頭的提倡又有何用；人人只說救國，而不從根本上去創造可以救國的實力，空談又何所補。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極是。自己不作難的事，而責人以難的事，終

於互相抱怨，誤人自誤而已。我相信，只是空言提倡科學，而不自己親身去研究科學，使科學成為自己的東西，自己能够建樹科學於自己的園地，則科學永遠是科學，永遠不會為我有，十年之後，百年之後，還是要喊提倡科學，然而還是沒有科學，如此下去永遠也不會有科學。救國也是一樣，不創造可以救國的實力，天天只是喊救國，喉嚨都喊破了，也不能救國也不能免於滅亡。……我相信如果沒有「出生入死」的精神，沒有永遠不屈的奮鬥，沒有終生「鏗而不舍」的工作，一切計畫都是空想，一切希望都是無望。努力雖不一定能成功，而成功必出於努力，沒有僥倖可以成功的。僥倖的事只是偷別人努力的結果。這是狹義的說法。廣義的說努力就是成功，工作的價值是不會消滅的。」因為個人的工作，只是在作為推進社會的一種原動力，只是在作一個後人努力前進的憑借，並不是要作永久遵行的規模，也不是要作為至高的軌範只不過為完成其時代使命而已。牛頓的光的微塵說被海根恩的光之波動說打倒了，於牛頓或許是失敗，然於物理學則是成功。古代的學說，古人的事業，不知推翻了多，埋沒了多少，這於發明者創作者或許是不幸，但在學識史進化史上則是幸事。其實，把眼光放開來看，他們發明者創始者也是幸

事，因為他們的工作，已經促成了進一步的工作，引出了更好結果，他們已經盡了他們的時代使命，即是他們已經成功。所以我常常對朋友說『個人之生，不是為要作某種典型的偉人而生，乃是為要完成其一個因子的時代使命而生，所以我們絕不要想作某種偉人，只想我們怎樣完全知道我們的時代使命，而完全完成我們的時代使命，把社會推進。』因為我以為人類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只是在他能而且要永遠的努力企圖上進，即是永續的努力造成進化。永續的努力企圖進化，即是人生的價值與意義。——這與先生的『社會的不朽論』意思相同，我叫他做橋梁作用的人生價值論。

由近百年來我們對於西方文明侵入以後的反應看來，我以為都未能一步步的各自完成其時代使命，因為前人都未完成他們的時代使命，所以我們至於今日的悲境。我們現在應當要完全認識我們的時代使命，要完全完成牠了。第一步應當深切的反省過去的历史，正確的認識現在的使

命；第二步應當嚴密的計畫，努力的工作，『使命的認識，當求之於歷史；計畫的成立，當本之於學術；工作的進行，當獻之以此生。』（我與友人書中語）所以我們已經由精確的研究以得到的清切的認識，其必須改革者，誓必改革其必須力行者，誓必力行。絕不為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止，亦絕不為任何困難所克服，務必期其澈底。自己總要在千百年來人們如出一轍的故轍外闢出新路，與其由故轍以苟且偷安，何如由新路以盡歷堅苦；與其失敗於故轍，何若失敗於新途；若此，即失敗，亦可多增一番經驗。至於決定所要力行的，若無更強大而更有科學上的証據的理論起而代之，則永不改變。一切要掃除的，雖不一定由我而完全掃除，但至少我總不再為他傳播；一切要創作的工

蔣明謙上 十月一日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  
「外埠」每月一元二角  
「日本及南洋」每月一元五角  
「香港澳門」每月二元  
「倫敦海峽南洋」每月四元一角



## 自殺

丁文江

自殺是人類極普遍的現象；在任何國家裡面總有少數

的人因一時情感的衝動，或是經長期的悲觀和失望，不願

意再活在世上。但是社會對於自殺的觀念則因爲人生觀或

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各國不完全一律。基督教認自殺爲罪

惡，所以歐西的人都把自殺者看做社會的劣分子。英國人

態度最嚴重。法律上認爲自殺者是一種刑事犯；自殺不遂

的人要受法庭的審判，處有期徒刑；自殺身死的人檢驗的

時候陪審員照例的要加以因一時發瘋而自殺的判語。社會

上都認爲自殺是不名譽的事。自殺者的親屬往往引爲恥辱

，戒爲忌諱。在歐洲大陸各國自殺雖然不在刑事範圍之內

，社會大抵以爲自殺是卑怯者的行爲。連共產的蘇俄也是

如此。我們只要看共產黨重要黨員霞飛自殺了以後，他的

朋友對於他的批評就知道了。

在我們中國則恰恰相反。社會上認爲自殺是弱者的一

種反抗，往往表示同情。羞憤自盡的是烈女，合室自焚的

是忠臣，厭世蹈海的是烈士。甚至于因爲戀愛而情死的也

傳爲佳話。舊刑律上有「威逼自盡」的一條；威逼的人要

受嚴厲的懲罰。所以受了人家的委屈而不能報復的人往往跑到仇家門前上吊，使他打一場人命官司。這種觀念不但與歐洲通行的思想衝突，而且絕對的有害于近代化的社會。稍有知識的人大概都能同意的。

不幸這種觀念無形的影響到我們對於國家的態度。許多人不知不覺的把國家當做一個人看待。等到遇見危難的時候，往往以爲國家寧可自殺，不可以對於敵人有任何屈服或是讓步的表示。慷慨激昂的士大夫開口就說「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南宋之于金元，前明之于滿清，滿清之于列強，都是如此。其結果是國家自殺的目的果然達到了，而造成國家的人民勢不能個個自殺，演成功我們歷史上的許多醜態和悲劇。

現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了。我們看國人的輿論，覺得國家自殺主義又要風行全國了。我先要聲明，我個人對於報告書的意見完全給孟真相同（見獨立評論二十二號），他對於報告書所提議的辦法，表示許多不滿意的點，但是最後他說：

「反正這個辦法是實行不了的，反正日本人要奮勇當前，擔負破壞這個計畫書的責任的，則中國政府不可不取對於此報告有相當好意的態度。不過同時也要步步有着，句句慎重，以免將來成爲口實」。

他又說應該特別保留下列條件：

一，擬議之東北地方政府不得有對於普遍于全國之事項之立法權。

二，不得有限制關內人向東北移民之任何立法及行政措施。

三，不得對於關內中國居民往關東者有特別之待遇。

四，應明言使用外國顧問的年限。

五，中央應保留在東北設置最高監察官之權。

我認爲這是一個實際建設的提議，是我們今日唯一的途徑。老實講起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不能滿我們的意，稍有常識的人早應該知道了。報告書之不能發生直接效力，至少到日本承認「滿洲國」以後，誰也都明白了。所以今日我們所應該決定的不是我們滿意不滿意或是直接有無效果的問題。我們最大的希望，不過是要運用外交，使日本在世界上完全孤立，使得全世界的人從今以後覺得破

壞和平的責任完全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把日本許多對於中國不利的宣傳，許多很能動人聽聞的辯護一齊推翻。做到這一步，已經是我們外交上的成功。一個國家不能自衛，而要靠外交來收復失地原來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看看這幾天國內大多數所發表的言論，完全不從對付國際輿論着想，只知道激動國民的情感，甚至于痛詆國聯和國聯調查團不公道。連上海的十五個中委和西甯執行部政委會所發的通電態度都是如此。我們不知道這種態度的用意究竟何在。我們希望國人要反省，照這種通電來決定我們對付國聯的方針，完全是自殺。我們先要明白國聯積極幫我們恢復失地的能力固然是有限，列強公然承認日本統治東北，却可以給我們很大的打擊。我們希望將來收復失地，目前至少要保存世界對於我們的同情，消極的否認「滿洲國」政府。要做到這一步，無論我們對於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如何不滿意，不能不採用好意接收的態度，萬萬不可喪失列強的同情。這幾天日本的報紙極其注意中國的輿論，並且利用這種材料做對於我們不利的宣傳。一面要表示中國人也不承受報告書，足見得破壞國聯信用的責任不專在日本。我們再要唱我們的高調，喊我們的口號，豈不是睜着眼睛請上日本人的當麼？

平心而論，我們不能抵抗侵略我們的敵人，而向友邦求援，本來不是什麼名譽的事。不錯，照國聯的盟約我們是可以要求人家援助的，但是援助的程度本來是要大家決定的。何況這幾年來我們的革命外交把可以援助我們的國家差不多都得罪盡了。譬如兩個私人打架，弱者吃了虧，向旁觀者申訴求援。因為旁觀的人主張調停，不肯加入打架，弱者就向旁觀者漫罵。這是何等愚蠢！

還有許多人以為我們倚賴國聯是根本錯誤的。凡一個國家不能保衛自己的領土，而要倚賴旁人，當然不是辦法。但是在我們沒有能够恢復自衛的能力以前，當然應該要利用國際上的情勢，來增加我們的能力，和緩我們的危急。

## 中國煤礦業的厄運——經濟戰的一個例

翁文灝

中國煤礦總產額從民國元年九百萬噸起突然增加到民國二十年的二千六百萬噸，二十年之間增加到一倍有餘，要算中國近代工業中進步最速的一種了。這其間固然是撫

順開灤二家佔去了一半，但其他如津浦平漢各路附近的煤礦確也有不少進步。這種進步當然於全國經濟有很大的好處，即就開灤而論，雖是中英合辦，然每年有三百萬噸

。凡知道日本軍閥的計畫的人，都能相信在這一年以內，國聯和國際的公論已經給了我們不少的幫助。我們在這個時候，決不可得罪國聯，決不可失去世界的同情心，決不可自殺。

個人自殺是卑怯的，國家自殺不但卑怯而且是瘋狂。個人自殺，還可以一死了之。國家自殺，人民仍然是不。國際公法不比得大清律例，沒有威逼自盡的條文。我們向日本國上吊，不但不能得世界的同情，而且要遭世界的笑罵。我們的口號應該是『寧為瓦全，不為玉碎！』因為碎的玉變為塵土，一個錢不值；全的瓦還可以建築新屋，為我們民族謀將來的生存。

銷往國外，在中國對外貿易上收回許多利益，又有一百幾十萬噸銷往長江一帶，抵制相當數量的日本煤進口，也挽回了不少損失。

自從近幾個月以來中國銷煤最多的上海市場突然感覺日本煤的嚴重壓迫，其他長江各埠亦受同樣或間接的影響。中國人儘管高唱抵制日貨，日本貨進口反源源增加。中



國的抵制是只靠幾個人的起誓，日本人的奮鬥却專從經濟實力上着力。紗，布，紙，絲，水泥等貨，都是這樣的。我們儘說抵制，他們偏越加推銷。其中煤炭的傾銷尤其利害，價格特別減低，還可賒賬買賣，如此克己那怕沒有中國人去買他。

日本煤在本國的原價約日金五元到九元，視等級而異，加上運費等等到了中國價約日金六元至十一元。近幾個月日煤價格愈降愈低，劣等的低到四元，優等的也不過八元，而且日金的兌換率又因日本政治之動搖而逐漸低跌，其結果弄得日煤價格更加降低。至最近聽說上海日煤有低到每噸三兩的。中國的煤呢，從北方運到上海只運費一項已不在十元錢以下，如何能够與他競爭。只有開灤的煤從秦皇島出口較爲便利，還可勉強掙扎，但已不能不跌價相競，十分吃力了。開灤煤最大銷路原來是在日本以及中國沿海，現在受了日本的嚴重壓迫與抵制，當然不能不設法在長江上流或內地稍爲推廣。於是內地煤礦即使直接未受日煤競爭，也間接受到影響了。這是前波逐後波，當然的結果。

最討厭的是撫順煤礦，他一年產額多至七百餘萬噸，成本既輕，南滿鐵道又給他特別低廉的運費，礦稅幾乎全

免，而且有意地搗亂，在遼寧省每噸賣十二元之多，而老遠的運到三千里外的漢口煤價反跌落到十元。離漢口最近的中國大礦——六河溝——單鐵路運費便要八元開外。對於真正日本煤的抵制也許還可加重他的進口稅，以保護我們的國產，但進口稅是對於外國貨物而言的，撫順是在我們的國內東三省，他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們將如何辦法呢。

日本用這種傾銷辦法至少有一部份是要虧本的，他們的目的便是暫時犧牲，務要打破我們抵制日貨的陣線。如果中國幾個大煤礦都停閉了，破產了，當然中國煤自己不够供給。中國自己沒有供給，當然非買他不可，那時當然說不上抵制。等到抵制不可能了，他們即使再加上些價，我們也不能不買他，那末他們的傾銷計策便成功了。這便是一種經濟戰爭。他們寧使虧本而賣賤煤，我們能不能不貪便宜而仍買國產，這固然要看愛國心的短長，但更不能不看經濟上相持實力的強弱。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要操經濟戰爭的勝算，至少要稍有經濟抵抗的實力，我們必須有上下一致之精神，更必須早有充份的準備。如果我們交通上能够增加車輛改輕運費，稅則上能够酌量減免，工程及管理上能够減輕成本，即

使稍受犧牲，我們也應該極力掙扎，抵制到底。現在不但以上種種不能辦到，甚且往往還在向相反的方面進行。而且設備方面如舟車不修運，碼頭不修裝，堆棧不修存，一切毫無準備，而種種法外需索敲榨莫不增加實業負擔。即在平時不遇傾銷的時候，已經不能與他們供給可靠運送便捷的外貨相競爭，而既在此拼命搏擊的時候，當然只好望風披靡了。

因此想到我們對於重大經濟的需要，應該有一個澈底的瞭解，定一個整個的計畫。譬如政府對於鑛業，我總覺得東揆一個小鑛，西開一個小廠，雖然很可作為練習試驗之用，但終無關於國家的經濟大政。為某種事業的本身言，為個人辦事的成績言，一鑛一廠不論大小都值得我們努力經營。但政府最大的職務應該立下一般企業之軌道，使各方面都能順軌進行，不專在辦成一二種特殊事業，以鋪張二三子的成績。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定的政策和上下共守嚴格實行的法律，一二個特殊事業恐也不能獨自長久。

國的經濟政策必須以其自然背境為基礎，不能憑空理想。關於中國煤鑛業的前途必須認識一個最重要的基礎事實，便是北方鑛藏非常豐富，南方供給非常缺乏。北方因為鑛多，所以現在已供過於求，鑛業不易再為發展。南

方因為供給不足，所以外國煤（除日本外尚有安南等煤）便源源而入。要打破這種供求不均進退兩難的局面必須一方面鼓勵北煤南運，一方面更應發展北方工業以推廣煤的用途。關於前者即鼓勵北煤南運的方法，只要緊的莫如分別鐵道運費，使由北而南和由西而東的運費特輕，由南而北或由東而西的運費則不妨稍重。更要增加北輪船的力量，及碼頭堆棧的便利。關於後者即發展北方工業的必要，注意的人似尚更少。大家以為上海是近代工業的天然中心，最多也不過要想以長江流域為工業區域。其實工業需要最重要的便是原料與動力，煤鑛供給便宜的地方即是建設工業適宜的區域。所以發展華北工業這個提議不但為煤鑛籌銷路，也是為工業輕成本。冀魯豫晉四省佔有全中國百分之五十六的煤鑛儲量，也可算是世界煤鑛最富的區域。而且層厚易採，所以在長江流域的煤鑛每噸開採成本總要五六元以上，在華北只要二三元以下，實在是天然勝利。不過現在雖然稍稍開採，但因內少連類而起的工業，外有多方壓迫的強鄰，所以悶得不能出氣。如果能好好開發，真足以樹立中國工業的中心。如再能推廣外銷，因華煤之熱力足能煉焦，種種優點當不難在太平洋各地開闢大銷路。假如能有每年一千萬噸出口（前數年中國因撫順開濬

二礦已有八百萬噸出口）便可換回一萬萬元資金。所以只  
因一時的厄運灰心。  
要我們能够好好去做，中國煤礦還是有很大的希望，不必

## 農業教育與改良農業(二)

叔永

若是所謂農業教育，不限於成立幾個農業學校，造成幾個高等或中等的畢業生，扔在人海茫茫的社會裡面，任他們去自尋一條出路，而以農業的改良及農人的受益為終竟的目的，我們以為整個的農業教育，應該包含以下三個階段：（一）關於學術的教育，（二）關於訓練人才的教育，（三）關於普及農民的教育。現在姑且依次說明如下。

在農工醫這三種重要職業中間，照舊式的眼光看來，農是最用不着學術的一個職業。所以無論何國，農民總是最無智識的人民部分。因此，農業也是最少進步的一種職業。現代的眼光，和古來不同的地方，就是驍頭要承認農業是可以用學術來改進，而不是完全靠天吃飯，或是墨守舊法，一成而不可變易的。換一句話說，我們要承認，天然的力量或缺陷，都可以用人為的方法來管理或補充，因此，我們就把農業的本根，放在學術研究方面上了。這不

但是我們的希望如此，近百年來，農業上的重要發明，也使我們的信心愈加堅固。譬如物理化學上關於土壤成分，肥料功用的發明，生物學上關於傳種改良的發明，都可以使農業的方法和觀點，發生極大的變化。所以我們曉得農業學校，是近代教育統系中的一個蒼頭特起的異軍，（美國的農業學校，在一八六二年所謂莫利士分地助學案通過後始見興盛），其實也不過是近代學術發達的表現。若高談農業教育而忘了學術的本身，無異拔本而求木之茂，塞源而求泉之長，是不可能的。

農業科學，是應用科學的一種，我們在前已說過了。不過應用科學與純粹科學，只有材料之殊，并無方法之別。而且許多應用，都直接由純粹科學得來，他們是分離不開的。例如曼德耳研究生物的遺傳，於農業上的改良物種有莫大的貢獻。里比希研究生物化學，於農業上土壤改良，人造肥料，都導了一個先河。至於巴斯德用他微生物學的

智識，挽救了法國蠶業的危難，尤其是人人皆知的。我們若  
要改良農業，設如先沒有一個完備的，有效的學術研究機  
關，一旦遇見農業上困難問題，休想有解決的能耐。所以  
學術教育，是農業教育的第一個重要階段。

學術研究，固然是農業教育的根本，但在事業性質上  
，却不能如一般教育之過求普及。因為這些專門研究，人  
才經費，都有極端的限制，一求普及，便非把程度標準放  
低不可，結果也就失其專門的性質了。現在要把少數專門  
研究的結果，應用到成千累萬的農家工作上去，這是農業  
教育的第二個問題。試舉一個淺近的例子。譬如改良種子，  
是我國農業極重要的問題。據農作物專家洛夫教授的話，  
單就改良種子一項，不難增加農作物的產量至百分之四十  
以上。又據張心一先生最近發表的『中國糧食問題』說，  
中國東北，北，中各區十四省（註）的穀產總量，為四一  
，〇九七，七八二，〇〇〇斤。設如以三百斤為一担，則  
十四省的穀產總量為一萬三千六百九十餘萬担，其百分之  
四十，應為五千四百餘萬担。這個增加的數量，已足抵制  
每年輸入的米量而有餘。不過據張先生說，十四省種稻應  
須的種子，為一，一八〇，八〇〇，〇〇〇斤。同樣以三  
百斤為一担，約須種子三百六十萬担。這樣巨量的改良種

子，決不是少數機關或少數人所能育成，而必定是有大規  
模的組織，和多數的有訓練的人才，參加工作。農業教育  
，對於造就這種實際的人才，自然也有不容旁貸的責任。

這種人才的養成所，可以是高等的農業學校或農事試  
驗場，只是我們要注意的，這種人才，絕對不僅是行政人  
才，而必定是對於農業的專門技術，有相當的心得與訓練  
。因為他們的工作，是要把專門研究所得，施行到實際農  
業上去。在實際農業上，設如他們遇到了意外的困難，非  
有自己解決的能力不行。因此，一個徒知教課的高級農業  
學校，或徒知行政的高級農事試驗場，都不配做這樣人才  
的養成所。這種人才，是從實際研究的空氣中養成出來的  
。

（註）十四省係指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察哈  
爾，山西，河北，山東，河南，湖北，安徽，  
江蘇，浙江，廣東。見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叢  
書。

訓練人才的教育有了，其次是普及農民的教育。這件  
事看似困難而實容易。困難的是農民人數太多，智識太低  
，不能強聒不知，家喻戶曉；容易的是農人所注意的是實  
際利益。設如他們曉得於己有利，自然會爭先恐後，服從

指導。據廣東嶺南大學蠶絲系的報告，他們初製無病蠶種的時候，不過幾十張尚無人要；後來用無病蠶種的收成增加，被一般農人知道了，次年製種幾千張，還不敷分布。

要是我們上面所說的三段教育，都是不甚謬於事實的話，那末，我們可以看看農業教育的組織，應該怎樣，纔能盡他們應盡的責任。我們曉得，無論那國，農業教育的機關，不外兩種。一是農科學校，一是農事試驗場。就性質上說，關於研究方面的事，應屬於學校；關於實行推廣的事，應屬於試驗場。并且這兩種機關，因其性質的不同，也應該有一點先後緩急的分別。按照我國日下的情形，因為人才經費的種種關係，顯然的，研究學術的機關，應取集中政策，而推廣實行的機關，應取普及政策。那就是說，高等農業學校，不必每省皆有，而實行推廣的農事機關，却是各省不能不齊備。因為我國雖然是幅員廣大，但就地理的區分和土壤的成分說，全國却可分為三五個大區域。照普通的畫分，是華南為一個區域，華中為一個區域，華北為一個區域。三個之外，或者再可以添上東北，西南兩個區域。我們希望全國的土壤調查清楚後，分區更可以精密一些。在每個區域以內，至少應該有一個設備完善，程度高超的農業學校。屬於這個區域的各處地方，他的

農業情形既然是大同小異，凡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到這裡來研究解決。可是農事試驗場，是要施行當地的表演及推廣工作的，其勢不能不各省有各省的組織。可是實際上使我們感到意外的，是各省的農業學校，比農事試驗場來得更多，而且當今政府要人，一談及振興農業，就主張添設些農業學校。他們不管中國的農業學校已往的成績怎樣，他們不問農業學校所要做的是甚麼工作，他們更不會考慮農業教育整個的問題是甚麼。他們只以為學校是萬應如意丹，有了學校，甚麼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結果中國的農業教育非失敗不可，而我們的要人也非失望不可。

數年前南京東南大學農科對於全國棉作的計畫，狠可以表示研究機關和實行機關不能相携并進的情形。他們的計畫，要設棉場於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十二省，每省又各分區，計十二省共分十九區。每區設試驗場一處，面積在五百畝以上。除試驗場外，每區設立育種場至少二十處，每處面積至少百畝。統計這個改良棉業的計畫，共要地四萬七千五百畝，分布在十二省區裏面。這樣的一個計畫，只有中央政府可以實施，任何大規模的農業學校，恐怕都沒有這個力量！他們改良農作的計畫，也同改良棉作

的規模大致彷彿。一個農業學校，爲甚麼要開出這些大而無當的計畫，其實只是因爲各處的農事試驗場都未成立，他們不過要兼辦試驗場的職務罷了。倘若各省都有了農事試驗場，這許多不相干的計畫，自然都用不着。於是農科學校，專做他們研究的工作，各處的試驗場，專做他們育種推廣的工作，學術研究的結果，就慢慢的可到農民身上去了。

還有一層，看似與農業教育無甚直接關係，而其實關係極大的，便是農業學校的當局及教員，應當使他們久於其位，非有萬不得已的事故，不可輕易更動。因爲一種農

## 銀的地位

### 一，以銀鑄幣的幾種阻礙

自三十年以來，銀本位制度，已漸見減少。這種變遷，簡單說起來完全因爲工業發達。銀往往與銅，鉛，鋅，及其他金屬，生在同一個鑛苗內，採治其一，必採治其他。雖販賣各種金屬所獲之利益不等，然失之彼，恒得之此。例如銀價雖跌，銅，鉛，鋅之價，未必與之俱跌。故總計，仍能得相當之利益。近年工業發達，各種主要金屬

業的試驗，每每要經過幾年的時間，纔能得到結果。例如改良一類種子，固非經過三數代的培養，不能斷定他是否成功，就是研究一種害虫的生活史，也大概不是期年數月之間所能竣事。設如在工作進行中間，忽因人事的變更，使其功虧一篑，即不啻拋棄九仞之功歸於無用。所以從事實說，有上等的人才而不能久於其職，往往不如次等人才繼續不斷的工作，反能做出相當的成績。一般官立學校的成績，都不能使人滿意，而農業學校尤甚。我們以爲學校當局及教員的位置不能安定，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

二十一，十，十，

葉良才講  
徐輔治譯

，均爲工業上之必需品，如銅之於電業，鋅之於建築，及鉛之於汽車業，是也。故此數者之銷場日見擴大，供給日見增多，因之銀的產量，亦隨之而增加；至於銀的需求如何，市價如何，則均未顧及。以上所述，可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的銀產額統計中證明之。在這一時期內，銀價跌落得很厲害，自七角一分一兩，（係英兩，以下同）跌至四角九分，而產額則每年加增，自二四五，〇〇〇

，〇〇〇兩，增至二六一，〇〇〇，〇〇〇兩。這種增加的原因，多半是因為銅價上漲，採治銅鑛日多。銅在一九二五年，平均每兩為一角四分，至一九二九年，則為一角八分。

銀產額（以一百萬兩為單位）

年份	銀每兩價	銅每兩價
一九二五	二四五	六九
一九二六	二五四	六二
一九二七	二五一	五六
一九二八	二五七	五八
一九二九	二六一	五二
一九三〇	二四六	三八
一九三一	一九六	二九

但是普通一般人，對於這種事實，未加注意。我們若在銀產額上，再加以進一步的考察，便知道自含銀鑛苗——普通認為最純淨的銀鑛苗——中出產的銀額，反日見減少。在一九一九年，自含銀鑛苗內出產之銀，佔銀產額總數百分之三十七，在一九二五年，佔百分之二十六，目前則竟不及百分之二十。貨幣第一個條件，是供給與需求要穩定。現在從副產中生出的銀量既如此之多，而其他金屬

，在實業上的需求，又如是之大，銀的價格當然不定。像這種情形，銀在鑄幣上，自然要生出很大的阻碍。

美國銀產的來源

年份	含銀鑛苗	鉛鑛苗	銅鑛苗	鉛與錳合鑛苗	其他
一九一九	三六·七	二七·七	二四·八	一〇·二	〇·六
一九二五	二五·六	二八·一	二七·一	一七·三	一·九
一九二九	一八·二	一九·二	二九·五	二八·三	四·八

從各國銀產額而論，一九〇〇年以前，產額最大者，首推美國。一九〇〇年以後，則首推墨西哥。在一九三一年的全世界銀產額中，墨國所出產的幾占了一半。這種情形，在平時尚不見特別重要，惟如墨國政治經濟情形，一旦起了紛亂，在銀產額上，就能起很大的變化，而銀價亦因之受影響。譬如在一九一四年，墨國因革命的結果，銀產額自七千萬兩，減少到二千七百萬兩，用比例算起來，其損失為百分之七十三。因為銀在墨國為出產品的大宗，生產上亦要時時受政府的干涉。從報紙上的新聞看來，我們可以常常證明，停止採鑛政府是不容許的，因為這種情

形，可以影響到一國的經濟狀況。墨國在一九三〇年的產銀額為一〇五，二〇〇，〇〇〇兩，較之一九二九年為一〇八，七〇〇，〇〇〇兩，僅減少百分之三。

世界之主要銀產國及其產額之百分比

	一九〇〇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墨西哥	三三・〇	四一・四	四三・四	四五・四
美國	二三・一	二三・五	二〇・七	一六・〇
加拿大	二・六	八・五	一〇・八	一〇・四
其他	四一・三	二六・六	二五・一	二八・二

除上面所述的種種情形，足以使銀產額不能穩定外，

銀的用途有限，亦是一個很大的原因。金之用於工藝方面者，佔金產額的三分之一，銀之用於工藝方面者，僅佔銀產額十分之一。歷年銀在工業上的用途，比較起來，尙稱穩固，其比例在一九二五年為百分之十五，至一九三〇年僅減到百分之十一。這一件事，主張銀有鑄幣可能性的人，常常引為辯論的理由。但同時他們未想到假使真要拿這巨量的銀額去鑄幣，並要他的價值穩定，政府方面所負的責任，是異常重大的。

歷年銀在實業上的消費

數額（以一百萬兩為單位） 在出產總額中之百分比

一九二五	三六	一四
一九二六	三九	一五
一九二七	四〇	一五
一九二八	三九	一三
一九二九	四三	一三
一九三〇	三五	一一
一九三一	四二	一六

### 一、美國實行複本位制之經過

世界各國，雖皆曾以銀鑄幣，但除美國之外對於採用複本位制的問題，少有加以深刻研究。因為世界上除美國及墨國之外各國產銀很少。銀價之上下，不致受很大的影響。惟英國固在印度儲有巨量的銀，故很注意這件事。中國則因採用銀本位制，亦加以相當的注意。

美國最初的幣制，本為複本位制。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一七九二年所頒布的造幣條例，規定金幣與銀幣的兌換率為依據重量的一與十五之比。這種比例，係依照當時金與銀的市價而規定的。但後來因為金價與銀價的變動，竟使這種條例，完全不適用。自一七九二



年至一八三四年，中間的幾年，在造幣廠內的銀價，反比在市場上的高，因此全國金幣日見減少，而銀幣則充斥市場。爲恢復金幣在市場上流通起見，美國國會在一八三四年將金幣與銀幣的比例提高至一與十六。這種新規定，後來又覺得太高，所以銀幣鑄得很少。最後在一八七三年，國會感覺固定金幣與銀幣兌換比例之困難，且在事實上，當時已無銀幣流行，遂毅然採用金本位制，並停止鑄造銀幣。

自一八七五年以後，因有新銀的生產，銀在市場上漸見增加，銀價則與普通一般商品共同跌落。到一八八〇年，跌落至一與十八的比例，到一八九五年，竟到一與三十五的比例了。於是大家紛紛要求恢復鑄造銀幣。這種要求的來由，可擇要述之如下：

- 一、產銀人要阻止他們出品價值的低落。
- 二、主張濫發紙幣的人，反對恢復紙幣兌換現金，以免延長商業上不景氣之現象。
- 三、農民因農產品價值低落，陷於困境，欲以跌價之貨幣，償他們的債務。

這種議論，對於恢復自由鑄造銀幣一事，並未成功，但定了兩個折衷的辦法，其結果又使巨量之銀幣，在國內

通行。這兩種辦法，一是勃蘭安利生（Bland-Allison）條例，由政府每月購買二百萬元至四百萬元價值之銀額，作鑄造銀元之用，二是一八九〇年的休門（Sherman）條例，由財部每月購買四百五十萬兩的銀額，並以此發行庫券。這兩種辦法，使市面上幾乎多了五萬五千萬幣面超過幣值的銀元及庫券，市場上通行的金幣，減少了很多。不如此，財部對於維持一個相當的金準備，亦生了很大的困難。於是一九〇〇年國會遂毅然通過採用金本位制，並且決定不再鑄造銀幣及發行庫券。

美國採用複本位之經過，將及八十年，結果證明欲將銀規定一個固定的價值，殆不可能。近十年來，銀產額增加不已，上述的辦法，如在現時試行，其所遇困難當更多。據現時的調查，每年產銀總額，平均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兩，較之金產額，約多十二倍。世界存銀額，雖無統計，但大約估計，至少當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較之存金額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相差甚多。欲在市場上維持此含有巨大性的貨物，並穩定其市價，決非美國或任何一國之力所能及；但同時歐洲各國，存銀既少，又不產銀，且經濟力薄弱，要他們支出大宗款項，來加入此種運動，事實上殆不可能。

### 三、恢復世界經濟繁榮問題中銀之重要地位

總計 六七、一 五三、六

一般主張穩定銀價者，竭力指出自銀價低落後之影響：一，約計有八萬萬人民——全世界人口之四分之一——減少購買力，二，全世界貿易損失七八千兆元。自本人觀之，此類議論，於經濟的判斷上，似欠明確，而數字之估計，又不免過甚。其錯誤點，即彼等不能明瞭，如日本一類的國家，因採用虛金本位制度的結果，其幣制已聯屬於金本位，其國內貨幣之價值，與其固有之價值，已不相關連。實行銀本位之重要商業國，僅餘中國，但中國人口雖多，商業則僅占全世界百分之二。

印度多數財富，均為存銀。我人對於印度的情形，或不免有相當的疑問。此處須引用經濟學的理论以說明之。我們細細分析，便知道所謂消費，大半取於入息，而非直接取於財富。換言之，消費的減少，大概是由於資本中生出來的物產的折價，而不必是由資本本身的折價。否則一國的財源，必有完全竭蹶之時。印度的出口貿易，常常超過入口貿易，結果時有金銀輸入的事實，足以證明印度不是如此。印度不將銀出售，去買外國的商品，但是以貨換貨，拿他們的土產，去換外國的創造品。

#### 國際商業情形（以千兆為單位）

#### 印度的貿易（以美金一百萬元為單位）

	一九二九	百分比	一九三〇	百分比	出口	入口	出超	
美國	一七、四	二六、〇	一二、四	二三、一	一九二六	一、一六六	八四九	三一七
歐洲	三六、〇	五三、六	三一、〇	五七、八	一九二七	一、一五二	八九五	二五七
非洲	二、八	四、二	二、〇	三、七	一九二八	一、二〇二	九〇四	二九八
日本	二、〇	三、〇	一、五	二、八	一九二九	一、一六四	九〇〇	二六四
印度	二、一	三、一	一、六	三、〇	一九三〇	九二七	六六六	二六一
中國	一、五	二、二	一、一	二、一				
其他	五、三	七、九	四、〇	七、五				

上面關於印度情形之論述，如觀中國之海關統計，

更見明顯。印度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為虛金本位制。中國則幣制上全以銀為單位。自銀價低落後，上海銀元之

兌換率，愈趨愈低。在一九二九年，平均跌至美金四角，一九三〇年跌至三川，至一九三一年六月，則竟跌至二角二分。然一考中國之海關報告，進口額不但不見低落，且見增加，一九二九年進口額為關平一、二八一、〇〇〇、〇〇〇兩，至一九三〇年，增至一、三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兩。同時出口額，則反見減少，自一、〇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兩，減至九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之報告，與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之報告相較，進出口兩項，俱見減少，但出口方面，減少甚巨。自上述比較，可作一結論，即中國在兌換上雖極不利，仍能維持其對外貨之購買力，而外國購自中國者反較少。

中國進出口額統計(以關平一百萬兩為單位)

	進口	出口
一九二七	一、〇三四	九三九
一九二九	一、二八一	一、〇三一
一九三〇	一、三二八	九一三

關於銀在購買力上重要之種種謬論，即查美國之商務統計，亦不能得相當之根據。一九三一年上半年美國出口總額，較一年前損失百分之三十六，對中國部份之出口，僅減少百分之二十一。再看由中國輸入之進口額，較一年

前減少百分之三十五，與美國進口總額減少之百分數實相等。美國對於金本位各國貿易減少之數反較甚於中國，雖或受其他種種之影響，然謂目下世界商業不景氣現象，完全係銀價跌落所致，則不能成立。

美國一九三〇及一九三一年上半年進出口額統計

(以一百萬金元為單位)

出口總額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減少之百分比
	二、〇七五	一、三一六	三六
對華出口額	四三	三五	二一
進口總額	一、七三六	一、一〇七	三七
自華進口額	六八	四四	三五

四，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銀價

跌落之原因

銀價之低落，係自一九二六年與其他舊售商品——尤其是各類金屬——之落價，同時開始。銀價在一九二六年為六角七分，至一九三一年六月跌至二角七分，鉛自九分跌至三·六分，銅自一角四分，跌至五分，鋅則自八·四分，跌至三·三分。在此時期中，這幾種金屬，除銅之外，在價值上，均低落約十分之六。然則使銀價跌落之第一重要原因，祇能謂為各種商品價格低落之一種普通勢力

而已。

足使銀價低落之特殊原因有二：一為墨西哥出產及其副產中繼續所出巨量之銀額。一為英、法、安南及印度之取消銀幣。印度於一九二六年採用虛金本位一事，尤關重要。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印度為世界唯一之銷銀國，銷銀數約占全世界銀產額中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自改制後，印度每年所進的銀額，即見猛跌。在一九二六年印度所進銀數，為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兩，至一九二一年，跌至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兩。印度復同時有售銀的政策，如銀價稍漲，或須補充其金準備時，彼即出售。在一九二七年，印度出售之銀為九百萬兩，至一九三一年，增為三千五百萬兩。

中印二國之銷銀數（以一百萬兩為單位）

年份	印度 在銀產額中 之百分比	中國 在銀產額中 之百分比
一九二五	一〇六	四四
一九二六	九二	三六
一九二七	九〇	三六
一九二八	八九	三五
一九二九	八二	三一
一九三〇	九四	三八

一九三一 五九 三〇 六八 三五

不但印度廢止銀幣，同時歐洲諸國，亦相繼而起，取消從前銀幣制度，徒鑄造巨額成色不佳之輔幣。在這種情形之下，銀既無鑄幣的用途，以前用於鑄幣的銀，完全到市場上去，故市場上的銀額，更見增多。據漢第及侯門二氏(Handy and Herman)之估計，每年在市場上增多銀額，約為三千萬兩。再加上印政府每年售出的三千五百萬兩，市場上至少多出六千五百萬兩，約占每年平均銀產額四分之一。

因改換幣制致市場上供給增多之銀額

（以一百萬兩為單位）

年份	印度售銀數	因鑄造成色不佳 之輔幣溢出之數	總計
一九二五	〇	七・〇	七・〇
一九二六	〇	〇・七	・七
一九二七	九・二	九・二	一八・四
一九二八	二二・五	三七・五	六〇・〇
一九二九	三五・〇	三二・〇	六七・〇
一九三〇	二九・五	四二・〇	七一・五
一九三一	三五・〇	二四・五	五九・五

銀在印度市場上，既有限制，中國遂變為唯一重要之

傾銷地。由金融之出入口報告中，時時可以看出歐洲的國家，同印度及安南，均有巨量之銀額，輸入中國。不幸中國連年戰爭實業不進步，內地不發達，因之不能以輸入之銀，使之在市面上流通，徒在上海堆積許多無用的存銀，爲投機事業者所操縱，使銀價更形低落。

上海之存銀(以一百萬兩爲單位)

	最高	最低
一九二七	一四一	一〇八
一九二九	一九八	一四六
一九三〇	二四〇	一九三
一九三一	二一八	一八七

## 五、目下之形勢

近來銀價，稍見平穩。此種較好之現象，是否永久，頗引起一般人之興趣。世界經濟會議，不久舉行，價銀問題，已預定爲屆時討論之一事，有一部份人頗注重之。關於規定銀的固定價值之不可能，已於上述美國採用複本位制之經過時言及之。本人對於穩定銀價之任何計劃，均不甚樂觀。但該會對於取締貨幣之成色，並設法加鑄銀輔幣之議，或可同意，如是不但可使市場上銀之供給量減少，並可增高銀之需求，於市場上不無利益，但各國政府對於

此事，恐不能同意實行。

至銀價及農售商品之價格，漲落有並行之趨勢，已於前段述之。茲欲所指明者，即商品價格與商業活動有密切之關係。其理至爲明顯，如欲增加日常消耗品之銷數，須恃農民，鑛工以及其他原料出產人收入之增加。換言之，如商業繁盛，在市場上之原料，自亦受良好之影響。設目下世界商業不景氣之情形，能一旦恢復，我人可斷言，銀價亦必隨其他原料之價值而高漲。近來紐約證券價格之變動，可作將來銀價變動之一良好預示。

據本人觀察，目下商業不景氣現象，其危險期，已成過去，我人正可待其漸漸恢復。目下雖僅少數商業，其指數表已見向上，然如英國戰爭公債之變換，各國中央銀行之再貼現率，繼續折減，及美國金元之重現平穩，與恢復信用，足見財政上之信用，已復舊觀。凡此種種，皆可預期。商業上之進步，自本人觀之，爲銀價可漸高漲之一最好辯証，雖目下因有多數無用之存銀，及中國因出口額減少，而銷銀不多，故一時間銀價似尚無高漲之可能。

本人於前段歷述關於銀的根本上的幾種阻礙：一，銀爲銅的副產品，二，墨國銀產額之重要關係，三，銀在實業上用途之有限，四，印度之售銀。至今日止，對於上述

四點之救濟方法，尙未解決。此外尙有一說，謂現有之鑛脈，四年後其金產額或將減少五分之一。將來如無新的發

展，銀是否再現疲弱，致價格益將低落，亦未可知。

## 漫遊散記 (十一)

丁文江

### 雲南個舊(續)

#### ●個舊錫務公司

許多人知道張之洞開辦漢陽鐵廠的笑話。前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提議建築蘆漢鐵路(就是以後的京漢)的時候，張之洞做兩廣總督，他以為修鐵路要用鋼軌，製鋼軌必先煉鐵，提議在廣東建築鐵廠，托駐英公使薛福成向英國廠家購買機器。英國人請他先把鐵鑛和焦炭標本寄了去化驗並且把鐵鑛煤鑛的鑛量距離詳細說明。張之洞生氣的说道，「中國這樣大的地方，那裡沒有好的煤鑛鐵鑛？只要照英國通常用的機器買一份就好了。」於是英國人賣給他兩個一百噸的化鐵爐，一個八噸的鹼法煉鋼爐，兩個八噸的酸法煉鋼爐。機器沒有到，張一洞已經調任到湖北。他就把他的鑛鑛廠帶到湖北來。機器到了，他把牠隨便的裝在漢陽，一面纔趕緊找鐵鑛煤鑛。幸虧盛宣懷把他所找到大冶鐵鑛獻給他，鐵鑛問題方始解決。光緒二十年

(一九九四)廠砌好了，要開爐了，沒有焦炭，他向德國去買了幾千噸來試煉！從光緒十六年起至二十二年止(一八九〇—一八九六)，他用去了一千一百二十幾萬兩銀子，纔找到萍鄉煤鑛。但是因為煉鋼爐不合用，煉出的鋼沒有銷處。資本又完了，沒有法子，纔向日本人開始借款三百萬元。終久把大冶鐵鑛送給日本。

二十年以後，雲南省政府組織個舊錫務公司，用新法煉錫。他們的辦法和張之洞的差不多是一樣！

個舊的錫鑛原來是完全商辦的；官家只曉得收稅。到前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唐炯做雲南鑛務大臣，仿照東川銅鑛的辦法，在個舊設立錫務公司，把鉛到四川去的錫，作為公司的專利品，不准旁人承辦。事實上當時大宗的錫都是由安南出口，很少運向四川，所以錫務公司並沒有在個舊發生多大的影響。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土

匪周雲祥在個舊作亂，鑛務公司停辦。第二年個舊大旱，沒有水洗砂，許多鑛商因之破產。省政府爲救濟鑛商起見，由藩庫撥銀三十萬兩，合商本二十萬兩，組織一個官商公司，放歿于辦鑛的人，但是公司自己並沒有辦鑛煉錫。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滇越鐵路通到蒙自，法國人有要求在蒙自設廠的傳說。省政府于是提議由自己在個舊設廠，用新法煉錫。第二年把官商公司改組爲個舊錫務公司，定資本爲二百五十萬元：官股一百萬元，陸續收足，商股的一百五十萬元則始終只收到七十六萬。

當日主持公司事務的是一位候補道，人極其能幹，但是完全不懂辦廠探鑛，所請工程師是禮和洋行所薦的德國人費勞祿。這位先生是學冶金的，並不懂得探鑛，而且機器是向禮和洋行買的，他是禮和薦的；名義上是公司的僱員，事實上變爲賣機器人的代表。所以當日公司並沒有探得有可採的鑛，也沒有與土法探鑛的人訂有任何的合同，劈頭就向德國買了七十二萬元的機器。其中有兩個二百五十馬力焗爐，一個三百基羅華特的發動機，一個每天能洗四百噸的洗砂廠，六座用煤氣煉錫的倒焰爐，還有八千公尺長的高線鐵道。這些機器單運費關稅兩項費款二十四萬元，裝設費五十萬元，再加上住房地基等等，共用去一百

六十六萬元，所以一噸錫沒有出，公司的資本已經用得精光。

機器是民國二年裝好的。洗砂廠每天可以洗砂四百噸，差不多可以把當日個舊全廠出產的砂洗完。但是砂從何來？土法開鑛的人對於新法根本的懷疑，而且利害往往衝突，當然不願意把砂送到新廠裏來洗。況且土法的鑛離新廠還遠，地面又不集中，用什麼方法把砂運到廠裏來？公司所買的高線鐵道，原是爲運砂用的，但是運到個舊，公司並不知道安放在什麼地方。當日公司的商股董事李文山原是用土法開鑛的鑛商。于是由他主張把高線鐵道敷設到廠南邊的南蛇洞。但是到民國三年止，南蛇洞並沒有發見任何的鑛苗。

不但如此，發動機焗爐和煉錫爐都是要用煤的。煤從何來？安南的煤是無烟的，不能適用。雲南全省並沒有一新式的煤鑛。于是乎要燒焗爐，只好向滇越鐵路附近土法開採的小煤鑛隨時收買，再用騾馬從碧武寨運到個舊，每一噸價在二十元以上，而且時有時無。煉錫是用煤氣的，普通的烟煤不一定適宜於製造煤氣。煉錫爐原來計畫每十二小時可以出錫。因爲煤氣不好，試驗的結果常常需三十二小時。最後纔發見阿迷州附近烏格村的煤最爲合用，但是

到民國三年止，烏格只有幾個極簡陋的土窖，煤層又很薄，煤量極少，一年都挖不出幾百噸煤來。

於是化了一百七十萬元所建築的廠雖然成了功，而高線鐵路無砂可運，洗砂廠無砂可洗，煉錫爐無錫可煉，無煤可燒。和張之洞辦漢陽鐵廠的歷史可謂無獨有偶。所不同者，錫是貴重金屬，不比得鐵是不值錢的，鐵的價值在國際市場上不過三分錢一斤，錫則在一元以上。個舊是中國土法採冶最發達的地方，不比得漢陽。所以個舊錫務公司新式廠失敗以後，就用土法來救濟。本來個舊錫務公司是用官商公司來改組的。官商公司原是個放賬的機關。錫務公司就繼續做這種放賬的事業。但是到民國三年止，放了出去收不回來的款子有六十萬之多；其中的三十萬就是公司董事李文山所欠。

民國三年的時候高線鐵路和洗砂廠雖非完全沒有用處，煉錫爐却有時可以開爐。砂的來路有兩種。一是向用土法開鑛的人買來的。個舊的習慣，開的人不一定自己煉錫；所出的砂往往賣給爐房。二是公司自己用土法開了幾處草皮和礪尖。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個舊市以北十里路的馬落

革。我在個舊的時候公司出錫一年不過八十噸，當然不能維持開支。但是不上幾年馬落革變為一個極旺盛的礪尖，到最近這幾年，居然每年出一千噸錫。因此公司沒有破產。民國九年請了一個美國工程師，把裝在南蛇洞的高線鐵路移到馬落革來，所以民國十二年以後，馬落革的礪可以用高線運到廠上，不必再用馬駝。近來又開了一個二百尺深的直井，預備改良井下工程，但是煤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洗砂廠洗完礪也沒有十分成功。但比起漢冶萍的結局來總還算是差強人意的了。

在馬落革的西南還有古山一區。民國三年的時候是由廣東人所辦的寶興公司開採。當時所辦的都是草皮，成分很低，但是因古山在老陰山的西坡離蒙自不過三十里，交通很方便，所以工人很多。當日公司安置水管一萬四千多尺，把大屯海的水引到古山。再用吸水機抽高一百八十尺，分配到洗礪的溜口。當日的水量每小時有六十噸，每年預計可得錫八十噸。近幾年來，古山也歸個舊錫務公司所有。草皮之外又有發現礪尖，將來或可變為馬落革第二。

●徵求本刊第二，三，四號；讀者諸君如有上述三期未寄，願寄回本社者，本社當酌贈以新出之本刊，由寄者

指定願得第幾期為交換。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陳獨秀案

傅斯年

輿論

君達

談東北義勇軍

陶希聖

中國的燃料問題

翁文灝

如何救濟農民

董時進

漫游散記(十二)雲南個舊

丁文江

第二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局 東亞書局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佩文齋(代定)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新民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野書局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書局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鐘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南京 局 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西安 甘肅書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開封 和平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于鍾書局 春記報社

青島 東方書局 遠東書局

濟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廣州 東方書局 南華書局

重慶 東方書局 南華書局

雲南 漢口 現代書局 新時

汕頭 興寧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梅縣 興寧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成都 現代書局 新民書局

浙江 德清小說出版社 北平縣中合作社

北平 德清小說出版社 北平縣中合作社

上海 滬海書報社 滬海書報社

蘇州 滬海書報社 滬海書報社

杭州 現代書局 華文書社

## 陳獨秀案

傅斯年

最近陳獨秀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捕去，移交中國官廳，又解到南京，押在軍政部軍法司候審。這事件引起南北輿論重大的注意，平津的幾個重要日報都有社論，論這件事，而其結論皆不外乎政府處置此案應分別陳氏之功罪，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的判決，不可徒然用一個「反動」的公式率然處分。輿論的這個態度我覺得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們絕不能要求執政者法外徇情，同時也絕不能同意當官者之主觀用事。我們對一切司法案件皆應如此主張，對陳案何獨不然？

陳獨秀案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假如陳氏是在江西或湖北共黨巢穴中捕去，他是一個現行犯，這事情簡單得多了，然而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中捕去，而其本身與共同派的人又早已為蘇俄背後之第三國際開除了黨籍，且對於他們這些人的態度是拔刀相見的。假如陳氏在江西共黨區域被共黨捉了去，他登時便要明正了蘇俄的典刑了，現在是國民黨之政府捉到手，於是處置此事完全有考慮陳氏一生行跡，及近二十年中國革命歷史之必要。

我們爲要去論這件事，應該把陳氏行跡分作三段去看。

第一段是攷慮國民黨清共以前十年中陳氏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這裡所論革命者，不只政治革命，應該包括一切社會的，文藝的，思想的改革而言。本來近代的革命不單是一種政治改變，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會的，文藝的，相互改革，否則革命只等於中國史上之換朝代，試問有何近代意義呢？且就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看，其中含有無限的社會改造，何曾是「你去我來」的公式呢？所以我這一段中把革命用做廣義的，必爲讀者所同意罷！

清末陳氏在日本時，加入革命團體，而與當時長江革命人士一派較親密，與粵浙各部分較疎，又以他在學問上及著文的興趣，與國粹學報民報諸人同聲之來往最多，然而因爲他在思想上是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人，他永遠是他自己。東南革命時，他先在南京，後到安徽都督府中做柏文蔚先生之秘書長。民國二年，反袁舉義，失敗逃

亡，在日本度他那窮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蟲子的生活。袁世凱死了，他回來，在上海開始辦「新青年」。要知道陳獨秀對於革命的貢獻，新青年便是最重要的証據。

「新青年」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看，一是自民國四年九月創刊時至民國六年夏，這時候是他獨力編著的。二是自民國六年夏至九年年初，這是他與當時主張改革中國一切的幾個同志特別是在北京大學的幾個同志共辦的，不過他在這個刊物中的貢獻比其他人多，且他除甚短時期以外，永是這個刊物的編輯。三是自民國十年年初算起。這個刊物變成了共產主義的正式宣傳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適之先生等便和這個刊物脫離了關係。現在從「新青年」中看陳君之貢獻與變遷是很明瞭的。

獨秀是在反袁的的立場上最努力的人，文字的和實際政治的皆然。袁氏代表什麼呢？若把袁氏看做代表帝制，真正太把事情看淺了。蔡子民先生的見解最澈底：他說，袁氏之爲人，蓋棺論定，似可無事苛求。雖然，袁氏之罪惡非特個人之罪惡也。彼實代表吾國三種之舊社會：曰官僚，曰學究，曰方士。畏強抑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奢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壇祀帝，小學讀經，復冕旒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表

學究之頑舊也。武廟宣誓，教會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旅歐雜誌第三號）

袁氏之死，雖不會將這三個社會帶了去，而反應之下却給反對這三種社會的分子一個陽春。新青年便應運而生于民國四年之秋。那時候的志士雖也知道中國的問題並不簡單，然而總看見希望在前面，希望的寄託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給之體力智力爲基礎，西洋近代文明之貢獻爲工具，以刷新這幾千年的瑕穢之青年身上。獨秀把這個意思透關的扼要的，寫在他的「新青年」發刊詞中，他說。

欲救此弊，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于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利刃斷鐵，快刀斷麻，決不作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共有清寧之日也！……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發軌于這個立點上，則後來之倫理革命論，文學革命論，民治論，以及社會主義，都是自然的趨勢，必然的產物。

而陳氏之發揮這個立點，尤有一個基本精神，即是他的猛烈的透關的自由主義。我們可於他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中（新青年一卷一號）看出他自己造成之來原，他的精神到底是法蘭西革命的產物，並不是一個「普羅」的產物，這或者是他終久受不了第三國際的部勒，而做他的「異端」之緣故罷？

他在這個立點上發軌，自然要着眼到教育問題，他于教育問題上標出四個綱領，（一）現實主義，（二）惟民主義，（三）職業主義，（四）獸性主義，（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這樣的一個教育綱領現在還不是過時的，而獸性主義尤其需要。他於「獸性主義」一節下說。

人間道德之活動，乃無道德的衝動之繼續。良以人類爲他種動物之進化，其本能與他種動物初無異致，所不同者，吾人獨有自動的發展力耳。強大之族，人性獸性同時發展，其他或僅保獸性，或獨專人性，而獸性全失，是皆墮落衰弱之民也。

獸性之特長謂何？曰，意志頑狠，善鬥不屈也；曰，

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賴本能，不依他爲生活也；曰，順性率真，不飾僞自文也。

其「抵抗力」一篇（同書一卷三號）痛論我國人「今日卑劣無恥退縮苟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正和他的獸性主義相發明，在今天舉國不振作之情況下看來，尤覺親切。他的思想中這個「尼采層」是使他最不能對中國固有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協的，也正是他的文學革命倫理改造兩運動中之原動力。

文學改良之論創於胡適之先生，他在這個運動中第一篇文字是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二卷五號）。他在這篇文章中標舉入手法八件：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倣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照這個方案做下去，只有做白話之一路。他在這篇文字的末段中也露出這個意思，而未曾作絕對的主張。獨秀接着在次一號中（二卷六號）發表了一篇響應的文章，叫做「文學革命論」，他說，

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其原因之：一，大部分，則爲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

並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於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個講台不僅注意在新文學之寄託物，白話，且高標新文學應有之風氣，而說出新文學應有之風氣是和中國政治與社會之改革不可分離的。這真是一個最積極的新文學主義，同時也是中國文學史及革命史上一個不磨的文件！以後文學改革的趨勢多集中在白話問題，誠然，這是初步中最基本的問題，然而白話終不過是個寄託物。用白話來做寫實主義的文學固然方便，用他來做古典主義也未嘗不可，用他來寫人道主義固然方便，用他來寫薩脫生活也一般方便。當時有個「學術雜誌」，專攻擊白話文，我有一次對朋友說他們真把這事看得淺了，他們接受了白話文主

義，還可以固守他的古典主義呢？當時對於外國文學又每沒有別擇，我有一次對一個談外爾德的朋友說，你要打倒李義山，這是很道理的了，然而要引進外爾德這是多麼矛盾呢？我這裡說上這些不相干，無非要形容當時在文學改革的運動若干混亂的現象。獨秀開頭便看得透闢，以爲文學革命之憑借第一是用白話以代古文，第二是借歐洲新文藝之真實，以代中國傳統文學之虛偽，所以當年文學改革運動不僅是個形式主義，且是一個質料問題。

獨秀當年最受人攻擊者是他的倫理改革論，在南北都受了無數的攻擊，誹謗，及誣護。我覺得獨秀對中國革命最大的貢獻正在這裡，因爲新的政治決不能建設在舊的倫理之上，支持封建時代社會組織之道德決不適用於民權時代，愛宗親過于愛國者決不是現代的國民，而復辟與拜孔，家族主義與專制政治之相爲因果，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獨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頭蛇尾的，所以才有這樣探本的主張。

獨秀在新青年八卷以前對社會主義的傾向全沒有具體化，但新青年自第六卷起漸注重社會問題，到第七卷的下半便顯然看出馬克斯主義的傾向了。自國民黨清共以來的立場論，共產黨是罪犯了。然清共以前，十三年改組以後

；國民黨自身對於民衆運動之注意，特別在勞工運動上，不在共產黨之下，則獨秀當年之創此路徑，只可看做前驅，不得視爲反動。

凡以上三事——文學革命倫理改造社會主義——是民國五年至十一二年中最大的動盪力，沒有這個動盪力，青年的趨向是不會改變的，青年的趨向不改變，則國民黨之改組與國民革命軍運動之成事皆不得其前提。這個歷史的事實，不能因爲陳獨秀現在累絀之中而抹殺之！

至於國民黨清共以後，陳在法律上是罪犯了，那時節他若被捉到，這問題到也簡單了。然而他于清共以後，不久便爲正統派的共產黨者開除，弄得中國既不能容，蘇俄又不能容，姑且利用上海之多國政治潛藏于一時。在這幾年中，我們一面偶然看到中國正統派共產黨即主持江西湖北殺人放火事業之共產黨，對他之猛烈攻擊，其重要口號之一便是「打倒陳獨秀主義」，一面又偶然在朋友處看見他求賣一部中國語音學的稿子，輾轉聽到他的窮困顛連。他現在是不是現行犯自有法律決定，但他背後沒有任何帝國主義，白色的和赤色的，是無疑的！

在記載他被捕事件之新聞中，頗有怪話。例如第一次北平各報登載他在工部局的口供，說：因反動被捕三次，

第一次在北京，爲警察廳捕去。這正是五四運動後一個月他在北平大世界散傳單被捕，這算是「反動」，真正是工部局的話了。自工部局之基本立場看去，國民黨全是反動，現在不得已而與之妥協罷了。然而我們中國人看去，陳獨秀第一次被捕只是因爲反對北洋安福之賣國行動，而捕他者恰是國民黨所要打倒之軍閥！今天又有一個報上說，「緣陳獨秀前與李大釗同爲中國共產黨起初之重要人員，嗣李在北平被獲就刑，而陳遂銷聲匿跡。」嗟乎，李在北京之死，是就刑呢，是被害呢？李雖是共產黨員，然他是誠心與國民黨合作之人，他死在帝國主義與張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國民黨清共之前，然則他雖是爲共產黨而死，也爲國民黨的事業而死，是被害，不是就刑！否則今之國家豈不承襲了張作霖的正朔呢？

考慮陳獨秀與中國改造運動的關係，與國民革命之關係，與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關係，我希望政府處置此事，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付法院，公開審判，我並不要求政府非法寬縱。我希望社會上非守舊的人士對此君加以充分之考量，在法庭中判決有罪時，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政府

以其擔負執法及維持社會秩序之責任，決無隨便放人之理。同時國民黨決無在今日一切反動勢力大膨脹中殺這個中

國革命史上光燄萬丈的大拜星之理！

## 輿論

君達

前月臥病，偶讀陸放翁詩有一首是：

去歲淮邊寇未歸，諸生上疏論危機。人才消失方當慮，士論崢嶸未可非。萬事不如公論久，諸公莫與衆心違。……

因此想見每逢國勢危急的時候，總是這樣的議論風起，種種責望於政府。而社會心理，尤其是士大夫階級，莫不切望政府尊重輿論。所以中國在平時輿論雖然沒有多大力量，但到了外侮侵凌的時候，全國人心激動，便發生頗有聲勢的輿論。雖然在專制時代，當國者如果犯着輿論所不韙的，也不免小則一切行不通，大則落一個千古罵名。『萬事不如公論久，諸公莫與衆心違！』放翁告誡，凜然猶有餘威。

但是當局者應付國難，究竟只要聽著輿論，順著衆心，就足以挽救危局，制勝敵人麼？子細想想，無論何人，都會承認那是萬萬不能夠的。輿論就是一般人的公共意見

。許多人意見一定不會相同，相同的只有公共目標。這種目標在危難的時候，當然是安邦定國，進一步或許是克敵制勝。至於如何達此目的，則應取的途徑，該用的方法，便不如此簡單了。輿論的目標是簡單的，真摯的，也是神聖而必須尊重的，但所以達此目標的途徑與方法，必須詳考環境的變化，熟察國家的地位，隨機應變，決定步驟，那便是政府當局的責任，不能盡問之路人了。

政府對輿論的態度如果一意孤行，完全不顧，圖少數人的利益，背多數人的是非，那一定是不對的，也一定要失敗的。但是國家大事，尤其在國難嚴重的時候，是內容很複雜的，變化很迅速的。局外之人沒有機會與聞其事，往往不能明白其中癥結所在。所以輿論所冀望的目標雖不會錯，而輿論所主張的方法，也不一定是對，而且往往不合實際的形勢。如果當局的人只知道盲從輿論，結果恐正與目的相反，而且料理國事，必須着眼於久遠的輿論，而

輿論往往圖一時的痛快。應付國難，必須看透實際的利益，而輿論往往易受感情所激刺。那是稍知羣衆心理的人所公認的。當局的人應該以誠意接受輿論的鞭策，但不可因貪空名而過受他們束縛。如果當局的人沒有真知灼見，或有了見解而沒有胆氣自表主張，以求輿論諒解，甚或畏懼輿論，詭隨盲從，更且故唱比輿論更高的空調，以引輿論入於更深的迷途，這種尊重輿論，即使受短期間的輿論歡迎，但不久事實終要戰勝空言，所得的結果，正好違反輿論所要求的目標。那時候輿論不會責備自己的糊塗，而一定要深罪盲從詭隨的政府。我彷彿記得歐戰時，法國虎相克雷孟梭(Clemenceau)曾經說過：

•La faute que le peuple ne peut pas pardonner, c'est celle qu'on le laisse commettre.”

(譯言)國民不能寬恕(對於政府)的錯誤，正是

## 談東北義勇軍

陶希聖

聽從他們(指國民)自己所犯的錯誤。

中國古代做大臣的事君之道，最不好的是逢君阿君，最好的是忠君格君。現在政府對於國民，也應該細察他們實際的需要，長久的利益，忠誠勇猛，以副他們的期望，更應該以誠心取得他們的信仰，以真理解除他們的誤會。孔先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辦法，原有可以原諒的理由，但究竟還不是最好的模範。最好是要使他們「知之」而且「由之」。公論固然應該尊重，但大政治家對於公論，並不但是消極的聽從，而且應該積極的領導。士論崢嶸原不可非，而衆心是非，應使之得所指導，有所依歸。如此方是尊重輿論的正道。但萬一衆心迷糊，不能覺悟，則大政治家應取的態度，是寧使個人受千古之冤枉，勿使國家蒙百年之損失！

東北義勇軍是國人很注意的一件事。我遇見東北的朋

方面傳來。

友，總要詳細的問一問那裡的近況。王之相，霍戰一，諸位先生都會把那裏的情形細告。此外也還有些消息，從別

初見面的陌生人可以因為援助義勇軍，結成生死的朋友。某君有一回運送軍用品到遼東。他想託一家某國輪船



公司把機件運到某海口，再由海口輸入內地供給那一帶的自衛軍使用。他想和該公司買辦交涉。他謁見時，先由船長接見。他說到他的任務。船長便說道：「你如果把這話告訴買辦，他一個年老家富的人，斷不允許。我來想一想罷！」船長籌算了一夜，回一封信，說他已與家庭告別。

他決意冒百死爲民族做這一點小事。他說他已把生命與民族相比，他認定生命沒有民族那樣重。他預備各種文件方法，竟瞞下買辦幹一趙無人知道的偉大的壯舉。日本軍隊突然嚴密搜查，把機件發見。船長懷着他決死的赤心，不露絲毫的恐慌顏色，竟把日兵支過，把機件運到目的地。

這樣可歌可頌的行爲，不止一件。單身夜行百里以上的將領，荆棘叢裏匍伏進軍的勇士，除了被埋在大砲轟毀的戰壕裏面的十九路軍的兵士，再沒有人能够相比的了。

但是，我們不要以爲這些無名英雄是爲了能戰勝日軍而作戰的。他們是爲了作戰以伸張中國民族獨立的精神而作戰的。有好多投筆從戎的志士，一股雄豪的氣概被幾個問題的答案澆冷了，只得退回關內。他們問：義勇軍有多少兵？義勇軍有什麼計畫？義勇軍有什麼把握？實地的答案是什麼？義勇軍的兵數是無常的。義勇軍沒有預定的戰

略。義勇軍沒有戰勝的把握，義勇軍不是爲戰勝而作戰的。義勇軍沒有給養，軍部指揮部沒有官式的機關。

東北只就遼寧一省來說，民間的鎗支估計有二百萬。義勇軍的可能的數目就是二百萬，外加徒手的隊伍，大刀的队伍。

他們對日本軍隊的關係，不是兩國的關係，乃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關係。他們的戰法是革命遊擊戰法。你如果向義勇軍要整齊的營壘，行軍的預計，你是錯誤的了。你如果向義勇軍要官階，要官長的待遇，不如到滿洲國去找東方民族聯合會。革命成功之後固然可以做官，沒有革命還是地下活動的時候就有官做的。

義勇軍在目前不能夠把東三省雙手奉還中國的民族，但是義勇軍的活動如果發展下去，日本終竟要把這塊不能下咽的骨頭吐出來。瀋陽到通化的鐵路工程，日本工程師及管理人不敢過問，他們只有強迫中國職工去承當。撫順煤礦是日本資本家經營已久的大事業，義勇軍一夜來臨，便受了七十萬圓以上的損失，——滿州日報的記載當然不會說報的。吉林省只有五縣納稅給長春。黑龍江的北部東部都是日軍威力所達不到的處所。

東三省的佔領，增加日本的財政恐慌。他們的軍閥用



抗日救國軍的名義是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所授予的。

如鄭桂林，唐聚五，彭小秋等路都是的。其後援有一後援會，以朱慶瀾氏爲會長。

國民救國軍是朱霽青氏所統帶的。朱氏是東北老國民黨員。他決不抱一黨派成見去求發展。他與十九路軍有很好的感情。最近有十九路軍工程隊三百人將與他合作。

有政治名義的如黑省的馬占山氏，吉省的丁超李杜二

氏。他們是各有相當的獨立性的。

各地的自治軍自衛軍各有獨立的發展。宮長海氏，王德林氏都是吉遼最有希望的領袖，也各有獨立的存在。

他們雖各有歷史，但全有相當的合作關係。在東省裏，除了平民族獨立以外，斷沒有眼前的權位可爭的。

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北平。

## 中國的燃料問題

翁文灝

中國的固體燃料——煤——是狠充足的，但是液體燃料却狠缺乏。現在所用的煤油及汽油幾乎全靠美國及南洋的進口貨，每年要到二萬萬加倫，價值一萬二千萬至一萬五千萬元，爲對外貿易最大漏卮之一。如何得到供給，如何減少漏卮，成爲重要經濟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分爲二部份來看。煤油是一事，汽油又是一事。外國煤油自從一八七八年（清光緒四年）開始輸入中國，至現在已五十餘年，把中國的油燈蠟燭幾乎完全打倒，所以用途日廣。起先還有美國煤油和英荷煤油的競爭，後來他們互相調和，把中國市場共同的壟斷了。但是

這種繼長爭高的銷路到近幾年來反現停滯或退步的趨勢。

試觀民國以來的進口統計，民國元年煤油進口是一九九、一九六、〇〇〇加倫，到了民國二十年進口數目反跌到一六五、八二七、〇〇〇加倫。可見二十年來進口煤油有減無加，這是漏卮漸少的一種好現象。所以能够如此的原因，全因爲現在較大的城市都逐漸用了電燈，因此煤油的用途鄉下雖然推廣，城市却反減少。電燈的發電或是用煤，或是用水力。煤是中國天產豐富的東西，自然應該儘量利用。用水力發電還只有四川及雲南二省會有小規模試辦，可以仿行的當然不祇一處，這也是狠可推廣的。所以煤油進口的抵

制似乎還不甚難，而且進口的數量目前已在減少了。

完全不同的的是汽油問題。汽油的重要用途是做汽車及飛機的動力來源。這兩種東西皆是近代交通的最大利器，並且於國防上亦有重大關係。中國近年來新造鐵路甚少，但公路的建設確大有進步，所以汽車的數量亦增加甚速。據最近的估計全國汽車約已有三萬九千餘輛。因為用途日增，所以汽油進口的數量亦年年增加。汽油進口從一九〇六年纔開始，到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還不過四十萬加倫，到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便加到二九、八九五、〇〇〇加倫，就是二十年來增加了七十五倍之多，亦就是平均每年要增加三倍有半。現在各省公路方在積極進行，有許多入似乎很有理由的都相信修建公路是促進統一的最好方法。如此下去，以中國面積之大，所需要的汽車當然還要大大的增加。美國面積二百九十萬方哩，有汽車二千六百萬輛，如照此比例則中國面積四百萬方哩，應有汽車三千六百萬輛。即使照法國為例，他們面積二十萬方哩，現有汽車一百七十萬輛，中國也應該有三千四百萬輛。即使以最少的零數做標準，如果中國要有汽車四百萬輛，豈非比現在還要增加一百倍。如此則汽油需要將增到三十萬萬加倫，價值約二十萬萬元。這還沒有把飛機的需要計算在

內。如果我們要有相當的國防我們必須要有幾千架的飛機，當然更需要許多汽油供給。從此看來汽油的供給真是中國的極大問題，汽油的銷費增加到每年二三十萬萬加倫，價值十幾萬萬元，照現在情形繼續下去是很容易實現的。

如果這樣巨量的汽油都要仰給于外國進口，不但漏卮太大，而且緩急也不可靠，所以我們至少須有一部份自己供給的能力。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自己開採石油礦，關於國內石油礦的希望前次已大畧說過（參閱本刊第十七號）現在可以不說。此外還有可以代添汽油或取得汽油的方法，但這種方法到現在還只能做一部份的補助，而不足供全部的需要。

第一種方法是用固體燃料代添汽油。十餘年來歐洲早已有人研究用焦炭或木炭為汽車的發動力。民國十八九年北平研究院駐歐研究員沈宜甲君便注意考察法國的 *Cochin*、*Poulenc* 比國的 *Bellay* 各種方法，向國內多方宣傳。國內亦有人自起製造。二十一年五月隴海路工程師湯仲明君及湖南建設廳技正向應君差不多同時試驗成功了用木炭代汽油的汽車。這真是一件可欣幸的事。這裡有應該注意的一點，便是中國是森林很缺乏的國家，木炭用途太廣供給一定不夠。同時中國無烟煤比世界各國特別的多，必須想

法子去利用他。木炭開汽車既然能行，用無煙煤一定也能成功。即如山西河南湖南都是無煙煤特別多的省份，正好利用他代添汽油。所以這個方法如果能完全成功而且充份推廣，一方面對於我們缺乏的汽油可以得到替代，一方面對於我們特富的無煙煤又可以得到意外的利用，這真是一舉兩得的事。所以我希望研究汽油代用品的人們努力往這方面進行。

不過固體燃料最多只能應用於汽車，而不能用於飛機。所以汽油還是必要的。汽油不但能從石油礦內提出，而且也能從煤內提煉。近年以來各國都狠注意於低溫蒸溜的試驗。這種試驗的原則是因爲在高溫度的燃燒中煤炭內的氣體物質多被毀滅而消失，現在用低溫度來慢慢的蒸溜他，可以分析出若干油類物質。這種研究工作，中國二年以來方始着手。一方面我們在地質調查所內附設了一個沁園燃料研究室，逐步設備起來，從理論及實用方面作各種研究。一方面並將中國重要幾種煤礦寄往比國用Zuydenhond方法做小規模的試驗，並由沈宜甲君參加研究。對於中國各種煤質已經做過初步試驗。例如山西大同煤炭，用這個方法，每一噸能提出九十公斤原油，這原油內含有約百

分之二十的汽油。如此計算，則每噸煤只能煉十八公斤即約四加倫的汽油，就是，要得一千萬加倫的汽油須用二百五十萬噸煤炭。但同時還可得到許多如煤氣，扁陳油，煤油，柏油，及半焦炭等其他的產物。所以這種方法供給汽油雖然不算頂多，但對於煙煤的利用却極充份。

假定中國天然的石油礦並不豐富，但煤炭的儲藏却是十分充裕，這是已証明的事實。以上二種方法，一是用無煙煤以代替汽油，一是用煙煤以提煉油類，皆是用有餘以補不足，極適合於中國需要。而且中國煤礦多在內地，用普通方法狠不容易運到外面，因爲運費太貴沒有銷路。如果能用以上二種方法，則內地的煤炭亦得了一種新的用途，而煉成油類之後自然容易運得出來。雖然各種方法發明未久，一半尙未脫試驗時期，但離成功的日子已不甚遠。只要努力研究，推廣，即使不能完全解決中國燃料問題，至少可以得到一大半的解決。

講到此地，我又甚深的感覺許多事實問題都得從實際研究去求解答。現在從事此種研究的人還是太少，力量還是太弱。但是此問題不在本篇範圍之內，且俟另有機會再說罷。

## 如何救濟農民

董時進

年年鬧饑荒的中國，今年竟會鬧生產過剩，因為生產過剩，就成為穀賤傷農，雖說不至於餓死人，然而經濟的困難，也可以逼死人。日前報載，綏遠五原地方，紅糧二百六十斤，祇值七角，穀子值七角有零，地百畝約收一萬三千斤，可售洋三十元，而正稅及附加即須五十元，全部售出尚不够上稅。又日昨得四川書信，今年米穀收成，非常之豐，穀價每石（約三百二十斤）值三元有奇，（去年值十餘元）款稅非常之重，所以地主及種地的人，都喊不得了。新近有友人從東南來，言及今年收成亦是特別的好，但是穀價往年約十元的今年僅五六元，農民也是叫苦。這類消息，在報上也見的很多。

近些年來，天公待中國太苦了，今年似乎要來酬補一下，不過這一回又太好，又使我們消受不住。於是一般人說，中國的命運真苦，不鬧饑荒，又要鬧熟荒。但是實際上中國不應該鬧熟荒，如果運用得法，很可以轉禍為福。否則便辜負了天公的好意。

關於救濟的辦法，目前各地方鬧得最響的，是開辦積

穀。這是中國原有的老法子，他的效用，不但可以收納目前過剩的糧食，並且可以存儲起來，預備荒年。積穀的用意，確是很對，不過在現時辦理起來，事實上頗有困難。第一，請問從那裏拿錢來收買穀去積存；如果不用錢收買，那即是變相的徵發或沒收，這當然不是農民所願意的。第二，存積的穀有何保障，誰能担保這穀准可以作將來發放給災民用，而不致被兵隊或土匪搶用。如果沒有這層保障，而官廳借積穀為名，又在地方上籌款收買穀糧，這不但未能救濟農民，反而給他們加上一層負擔。除了上邊的兩層困難而外，還有一個問題：即是有無辦積穀的必要？我以為在交通比較利便的地方，毋須乎再辦積穀，應該想別的方法。例如在江浙諸省，全世界的糧食都可以達到，若對於來源不加以限制，而以區區小款收買囤積，就想提高穀價，那真是做夢。

總之，我們要知道，積穀對於備荒年的效用大，對於救生產過剩的效用小，並且也決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一年豐收可以積穀，假使連來幾個豐年又怎樣辦？還有，我

們都忘記了問一句，我們的所謂生產過剩，是否真的？是否全國總過剩？我們看外國糧食仍舊在大宗進口，並且有許多人是沒有飯吃，便可以知道中國農產不一定有過剩。美國近幾年所鬧的過剩，確實是因為全國人吃不了，那纔是真過剩。中國目前所鬧的過剩，是局部的過剩，是因為生產地方的糧食，達不到消費地方。所以根本的救濟辦法，是要溝通生產區域與消費中心，使糧食可以順自然的道路流通，不是要使牠鬱積在生產地點。這樣，一方可以救濟生產者，一方又可以減少漏資，才不至於鬧出一面苦過剩，一面買外國糧食的笑話。

至於糧食不能由生產地方達到消費中心的原因，不僅是交通不便，最重要的還是人為的障礙。軍政當局如果真有救濟農民的誠意，惟有趕快取消通過稅捐，即使不能完全取消，也應該大大的減少。這不僅是對於農民有益，而且對於地方，對於官廳的收入，也是有益的。因為稅捐太重，人民惟有停止運銷，結果不但農產稅征收不到，而且因農民購買力及上款力減少之故，恐怕連其他許多的稅捐也收不到。這決不是恐嚇的話；希望軍政當局們把眼光放遠些，大家都有好處，殺雞求卵，大家都不利。

生產區域和消費及出口地點，已經溝通之後，應該再

進一步取消一切糧食出口禁令及障礙，同時要限制外國糧食的入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過要注意，這兩種手段，必須以溝通生產地點和消費地點為前提，如果這前提辦不到，後兩層不但沒有效果，並且恐怕徒使消費者的負擔增加。

其次，生產者所出的地畝捐，也是與生產過剩間接有重要關係的。許多農民所感的苦痛，是出賣農產所得的價錢不夠繳款，這不一定是由於價錢低，或者也是由於款太重。目前許多地方的農產價錢固是太低，然而即使再高一些，假若稅捐無限的增加，農民仍舊是要喊不得了。假若稅款可以減輕，那末農產的價格即使不提高，農民所感的困難，也要輕一些。所以我們還有一個要求，即是將農民所出的土地正附稅，酌量減免。還有一個變通辦法，即是許人民以農產物代替稅銀，（因為官廳拿錢去，也是要用去買糧），農產物價錢，按普通年成價錢酌量計算。例如現時穀價五元，平年約十元，某農民應上稅十元，即許其以一石穀代交。這辦法是很合理而且公平的，因為在穀價昂貴的年分，軍隊常有加徵穀糧，或貶價強制收買穀糧之事。那末，現在穀價賤跌，軍營裏面買糧，自然也不須平常那許多錢，所以他們應該可以准人民按平年糧價，以穀

物折合稅銀。從農民方面說，這比較辦理積穀的利益，還實在些。

此外關於救濟生產過剩的方案，在外國的成例很多，例如低利放款，減輕運費，公家收買，津貼出口等，都是些常用的手段。中國情形不同，不必抄襲別人，不必唱高調，尤其是就現在的中國政府說，我們絕不能希望過奢。我們不必要求什麼恩惠，祇要求他們體諒農民，除去障礙，就如辦到上述的幾層，已經很好了。至於許多地方正在熱烈提倡的積穀，我認爲在運輸十分不便的地方，如果公家有存儲的現金，不須另在地方籌款，並可以確實的永久的担保積穀的用途，仍可以開辦。否則不宜。此外如軍隊上有不用的存款，也可趁此時機，預備糧食，以備將來之

## 漫 游 散 記 (十二)

丁文江

### 雲南個舊(續)

#### ●新舊鑛冶業的比較

個舊錫務公司早年的失敗與改革個舊的舊鑛冶業有絕大的關係。當公司初成立時候，一班用土法的廠商雖然因爲利害的關係不甚贊成，但是一方面怕官廳的勢力，一方

用。這或者對於目前急須銷貨的農民，也多少有些益處。最近聽說政府找到幾位外國農業經濟專家，來替我們想法救濟農村破產。這又是白花錢。外國專家母論學術怎樣淵博，畢竟他們所知道的是外國東西，中國農村所害的病症，在外國是亘古不會有的，外國人從沒聽說過，也從沒夢想到，他們又能想出什麼特別高明的方法。其實我們的毛病，我們自己並非不知道，也並非想不出醫治的法子，祇奈軍政當局不肯實行去醫治，即使有心去醫治，他們不肯稍犧牲一點兒。不但外國專家，連神仙也想不出一個法子，能够一面教農民不破產，一面又可以使軍閥無限制的括地皮。

面對於新法莫測高深，也不敢公然反對。等到廠造成了，沒有鑛砂，也並沒有看見公司的工程師能用新法探鑛開鑛，於是大家都以爲個舊的錫鑛，只能用土法開採。初次試驗洗砂廠的時候，對於冗碁，成績不佳，於是大家對於新法洗鑛，也根本的懷疑。惟有新式煉錫爐完全成功。比



較開通的爐戶（凡煉錫採礦商人之通稱），頗覺得新法煉錫比土法高明。但是因爲舊有設備和利益的關係不肯放棄舊業。而且錫務公司又因爲煤的來源不可靠，常常停爐。停爐的時候自己也用土爐來煉錫，所以不能完全得到爐戶的信用。

平心而論，個舊的鑛冶業，的確可以算是土法的大成功。一點新式設備沒有，個尖能有幾千尺遠，距地面直下一千多尺深，當然不是很容易的事。在缺水的高原上面，能利用少量的水來洗很難洗淨的冗鏽，且工作不過半年，居然能維持八千噸上下的產額，當然是成功的表現。煉錫的手續很單簡，出的粗錫平均含錫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並不比新法所煉的粗錫壞。但是我們稍爲研究，就知道這種成功，是有特別原因的。第一是錫鑛生在石灰石的高山上。石灰石中間裂縫很多，是完全漏水的，所以開鑛的人沒有土法最可怕的水患。因爲同樣的原因，上面的空氣從天然裂縫流轉地中，個裏面的通風並不困難。第二是錫砂的成分很高。各大個尖的砂含錫平均在百分之五以上；以成分論，是最好的富鑛。第三是錫鑛是生在紅土裏。不但質很軟，容易挖，容易碎，而且全部分養化的程度極高；普通習見的硫化鑛物，完全養化，所以容易提煉。有這種好

的天產和地利，而成就不過如此，實際上仍然沒有能充分利用我們的富源。

第一講煉錫。因爲錫砂裏面沒有硫化物，所以很容易提煉。但是土法煉錫不加溶解料，所以鑛砂一定要洗得極淨，方可以上爐。用新式的爐子，加點白沙（砂養）做溶解料，含錫百分之五十的砂就可以不必再洗。土法爐子所用的砂，含錫平均總在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又因爲同樣的原因，爐子的溫度比較高的，流出的渣子裏面含錫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不錯，這種渣子，還是要輾，要洗，要再上爐，然而洗的最後那一次仍然有許多錫要流到廢水裏去。這還都不是土法的致命傷。土法所最不能存在的原因是牠完全要用木炭。每煉錫一噸用炭在四千五百斤左右。以個舊每年產錫八千噸計算，每年需用木炭一萬六七千噸。個舊附近沒有一根樹木。所用的木炭來路在百里以外。在民國三年土法煉錫每噸用款一百五六十元，錫務公司的新式煉爐，不用木炭而用煤，每噸用款不過一百元。當日據我的計算從民國三年起再有二十年必至無木炭可用。照最近我所得的材料，我的預計果然沒有錯誤。民國三年一斤木炭平均價目是洋二分七釐。到民國十二年一斤要賣四分五釐。民國十七年漲到一角二分。煉錫的成本從民國三年

的一百六十元漲到六百餘元。大概不出五年，土法煉錫因爲沒有木炭，一定要完全淘汰了。

第二是洗砂。土法洗砂最少要洗六次，多則十幾次。每次所用的人工極多，時間很長，極不經濟。假如個舊所產的砂都集中到個舊錫務公司洗砂廠淘洗，則一次就可以洗完！不但如此，因爲山上沒有水所以非在雨期土法不能洗砂，一年之中不到半年可以工作。新法洗砂廠移砂就水，終年可以不停。即此一端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效能。

第三是採鑛。個舊採鑛的習慣與別處微有不同。辦草皮的應向地主租地，每年不論出砂多少，應該付一定的租價。租價則看水路的寬狹而定，所以論槽而不論畝。每有可以洗一槽泥的水，再有相當的泥，辦鑛的人出租金三四百元不等。辦鑛尖的人也要納租於地主，（叫做抽收），但是以所得的鑛砂爲標準；普通鑛尖所得的砂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爲地主的租價。不得鑛砂則不完租。所以無論是草皮或是鑛尖，地主的租價是開鑛的人一筆重要的擔負。而其實開鑛的地方本來是寸草不生，並沒有經濟上的價值。地主不但有取租的權利，而且有在鑛子裏挖泥的權利，叫做開還尖。鑛的主權是開尖子人的。他可以允許旁人在他的鑛子開分尖，叫做子尖。子尖出鑛鑛主也有抽收和開還

尖的權利。以此類推，子尖之中，又可以由旁人開孫尖。各鑛尖本來相距不遠，時常容易發生糾葛。再加上這種極複雜的權利和義務，其爲障礙自不待言。用新法開鑛，至少鑛尖的地主權可以取消，開採的工作可以合理化。

當民國三年的時候辦草皮的比鑛尖爲多。但是草皮的面積當然是有限的。當日我預料草皮必定因爲含鑛泥的面積減少要漸漸了衰歇。果然到了民國十七八年的時候，草皮的產額只佔全廠出產十分之一；比民國三年大約要減少四倍。所以要維持或是增加個舊的產額非多開鑛尖不可。而目前所工作的鑛尖，只有兩處：一是老廠，一是馬落革的新廠。除去馬落革是個舊錫務公司所開之外，所有老廠的鑛尖都是幾十年或是百數十年的老鑛。這是因爲在個舊開新鑛尖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探鑛的初步當然是要靠露在地面上的鑛苗。這種鑛苗大抵已經爲前人挖去。馬落革的成功實在是僥倖的。民國三年我所見的鑛苗才不過幾公分，並不足以表示地底下蘊藏。個舊錫務公司所以肯冒險開採，一來是有廠無鑛，不能不努力供新廠的需用；二來資本當然比土法開鑛的雄厚的多，比較的不怕虧本。所以要增加新鑛尖非集中資本，不能成功。而且錫務公司的辦法也是不可爲訓的。真正新法開鑛，沒有着手開大鑛

子以前，先要探礦。在個舊區域之內探礦不能單靠露在地面的礦苗。將來必須要用最新式的電氣或磁力測量；不必開掘先從這種測量決定地底下有無得到礦苗的希望。用電氣和磁力測量原不適用於探錫礦。因為個舊的錫礦都雜在赤鐵礦中間。探到赤鐵礦苗，錫礦就可以探到，所以大概可以利用這種新方法。

目前老洞的工作大部分消耗於走「窩路」。從洞尖口子到尖子頭——就是挖礦砂的地點——窩路往往在幾千尺之外。因為窩路的傾斜平均在三十度以上，有的還是吊井，工人背了五十斤的礦砂從尖子頭向洞口走，每一小時走不到四千尺，所以深的洞尖，一個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一班）只能往返三次。實際上這種洞尖的尖子頭離洞口雖遠，距地平直下不過一千多尺。並且一個老洞裡的還尖，子尖，孫尖雖然岔窩路很多，各尖的尖子頭相距都不甚遠。假如用新法開採，只要測定一個離各尖的尖子頭最適中的地點，從地面開一個大的直井，一直下去，就可以達到各尖子頭的左近。如是工人上下，礦砂運輸都可以改用升降機。一個工人的效能比目前可以增加幾十倍，礦砂的成本當然可以減少，產量當然可以大大的增加。

以上所說的各點還不是個舊土法探礦必須改良的主要

原因。探礦原是勞働中最苦最危險的事。中國的土法探礦比任何新式的探礦都要苦幾倍，危險幾倍。而個舊的錫礦在土法裡面又要算是最違背人道的。不但是錫礦生在紅土的瘠裏面，頂蓬很鬆，架的木頭往往容易倒塌，把工人壓死，而且瘠的左右都是石壁，開的窩路為節省工本起見，往往只能使一個人側身通過。在洞尖裏面走路，頭固然是抬不起來，而且忽上忽下，點着油燈，在很滑的石灰石上爬着，空着手已經危險。我在銀洞曾下去過一次。兩點多鐘走了三千尺遠——就是一點鐘只能走半里多路！上來以後比走三十里路還累。背礦的工人用一個麻布搭連口袋，一頭裝上二十五斤礦砂，前後的搭在肩上。右手拿一根一尺多長的棍子做拐棒，身上穿一身白粗布的褂褲，頭上裹上一塊白布的包頭。包頭右邊插一根一尺長的鐵條，鐵條的頭上掛着一盞油燈。包頭左邊插一根四寸多長的竹片或是骨片。背礦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喘的聲音幾十步外都聽得見。頭上流下的汗把眼睛閉着了，用竹片搽去，再向前挨着爬走。洞子裏的溫度當然比洞外高。走到洞口，渾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擠得下水來。涼風一吹，輕的傷風，重的得肺炎肺癆。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處叫做伙房。是一間土牆的草蓬，幾十個人睡在一

處。我曾在銀洞的伙房裏睡過一夜。終夜只聽見工人咳嗽的聲音，此停彼起，絡繹不斷。我聽着這種淒慘的音樂，想着在洞裏聽見的喘聲，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早上起來一看，沒法可以下脚，因為地下到處都是工人的涕唾！工人的工資平均每月不到五元。身體最強健的往往於每日規定應得的墟之外，多措幾斤（謂之私墟），另得墟價。這種少數的工人每月或可得洋十元。住宿衣服飯食都是辦礦人供給。飯食每日不拘次數；往往措墟一次，吃飯一頓。米飯之外，只有黃豆磨的湯，別無旁的菜蔬。出砂多的尖子，每月吃肉一次，叫做打牙祭。普通則逢節纔有葷吃。衣服已經講過，是一套白布的單褂褲。個舊礦廠上水最缺乏。為節省用水起見，工人早上起來，洗臉就不准喝湯，喝湯就不准洗臉。洗臉都不能自由，更說不到洗澡和洗衣服。鏽砂是紅的。工人進出洞尖，衣服裡外都染成紅色。所以在廠附近旅行，看見着髒的紅色衣服的，就知到是下餵子的工人。

飲食衣服居住如此，工作如此，工資如此，招工似乎不很容易了。事實上却又不然。雲南是窮省分，生活程度很低。不但是離個舊不遠的幾縣有人在鑛做工，就是距廠十站的地方，到了農閑的時期，往往有人步行來廠應招。

其中尤其以宣威縣的人為最多。據辦廠的人對我說，無論那一處的工人，在餵尖裏的工作都抵不上宣威人。那一年（一九一四）的九月初，我從宣威向霑益調查。路上遇見許多人穿着極破爛的襟紅布衣服，滿面飢色，扶着竹杖，從南向北而走。我猛然想起，這些人頗像個舊廠上的砂丁，但是九月是工作最緊張的月份，砂丁又似乎沒有大隊回家的道理。我正在疑慮着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向我說道，「你不是丁委員嗎？你不認得我了。我是帶你在銀洞下洞尖的老郭。你雖然鬍子長了，還是穿的一樣的衣服，所以我認得你」。我問他道，「老郭，個舊廠出了甚麼事了嗎？何以你們這時候回家？又何以弄得這樣窮？」「委員！你不知道嗎？外國人打起仗來了。大錫買不掉，許多廠都歇了工。連欠我們的工錢都要不到。我們只好沿路討飯回家。幸虧這幾天田裏的包穀（玉蜀黍）熟了。我們可以偷點吃吃。庄家人也知道我們的苦處，就是看見了，也不追問。要不然真要在半路上餓死了！」我急問他道，「外國和誰打仗？」「我也說不清。只聽說洋鬼子大家都打起來了，而且法國鬼子打敗了。」

這是我第一次得到歐洲大戰的消息。這也是我第一次看見歐戰對於我們發生的影響。

廢止內戰的運動

丁文江

教育罪言(一)

旭生

行政機關改革的必要

達

提倡國貨的治本辦法

蔣廷黻

日煤傾銷的情形(通訊)

湛然

第二十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 獨立評論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公司	東亞書局	現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公司(代定)	新華書局	
南京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局	
西昌	西昌書局	西北文化書局	
開封	開封書局	統一派報所	
安慶	安慶書局	立圖書局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局	遠東書局	
廣州	神州書局	南華書局	
重慶	東方書局	文化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店		
成都	現代文化書局		
北平	德清小文化社		
天津	甘肅中學		
上海	北平縣中		
南京	覺民書報社		
濟南	尚溍書報社		
青島	海濱書局		
杭州	現代書局		

## 廢止內戰的運動

丁文江

十月三十日廢止內戰大同盟在北平成立分會。距發起的時候已經五個多月，距總會的成立也兩個多月了。這幾個月中許多人對於這種結合免不了悲觀；以爲空言于事實無補，而且與事實矛盾，所以原則上雖然贊成，不肯有積極堅決的援助。

最足以使人悲觀的是這幾個月所發生的內戰。上海各團體發起廢戰大同盟的時候，正遇着陳濟棠與海空兩軍破裂。其後總算和平了結了，但是廣東海軍裡面最大的飛鷹艦已經炸沉。到了九月山東韓復榘和劉珍年衝突。至今這一件戰事還沒有結束，四川又發生了大戰。加入戰爭的軍隊人數在三十萬以上。由此看來，我們儘管發表我們的主張，人家依然打他們的私仗，似乎所謂廢戰同盟沒有任何的作用處。但仔細一想，這種意見是不對的。中國內戰的習慣和原因，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這種幾十年的病，就是「三年之艾」也未必能醫，何況成立不到三個月的私人團體。若是只要我們隨便的結合一個團體，發表幾次宣言，內戰就可以消滅，這種團體真正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內戰越容易發生，廢戰的運動越要加緊工作。我們相信全國人心的確厭惡內戰。但是這種厭惡的心理沒有具體的表現和組織，決不會發生效力。廢戰運動是組織表現反對內戰輿論的第一步。所得的效果全看加入運動者的熱心和能力，並且要經過長期的努力和堅決的奮鬥，纔會發生影響于政局的。

第二可以令人懷疑的點就是所謂內戰的定義。誰都知道共產黨是個政治團體，但是牠是全付武裝的。國民政府把牠當做匪看待用大兵去剿牠，牠並沒有因此喪失牠政黨的資格。然則所謂「剿匪」工作是否在內戰範圍之外？韓復榘攻擊劉珍年說他破壞省制，殘虐人民，所以不能不解散他的軍隊。韓復榘不是最高軍事機關，我們可以說他本沒有自動解散其他軍隊的權力。假如中央政府認爲某處軍隊作惡太多，有裁制牠的義務，而這種軍隊不受裁制並且武裝的抗命。中央是否應該避免發生內戰，聽牠存在？假如在一區域之內有甲乙兩軍駐紮。乙軍忽然開釁，向甲軍進攻，甲軍是否應該避免內戰，用不抵抗主義退出防地，或

是聽乙軍繳械？這種複雜的事實問題，五月二十五日發起廢戰大同盟的幾個團體的通電和所擬的章程，並沒有說明。就是滬江大學劉湛恩先生的「國內非戰建設運動釋疑」的一篇文章也只引用章程第二條說，「政府如果不顧國家運命，……倒行逆施，……軍閥如果恃兵以逞，爭殺不已，……吾人須用非武力方法解決。無論任何一方有此嫌疑，應由民意機關裁判曲直，加以制止」。惟在八月二十七日上海總會成立的大會所通過的二十四件提案之中有一件，「將內戰意義確定為非剿匪性質之戰事行動，而由常務委員會就事實上考察認定之」，與本問題頗有關係。照這個議案的用意看起來，一種軍事行動是否認為內戰，應由常務委員會隨時就事實決定。但是內戰的定義沒有確實的規定，常務委員會恐怕很難臨時判斷，判斷的結果是否能令多數會員滿意，也是疑問。發起廢戰同盟最熱心的吳鼎昌先生六月九日在南開大學講演這個問題，說得比較明白。他劈頭說：

「內戰是甚麼？簡單說，不是一種『叛亂』，就是一種『革命』。……民國二十一年來內戰之歷史，

武昌之起義，雲南馬廠之伐叛，廣州之北征，本來

無人表示不贊成之意，更無人倡廢止之說，然而其

結果均等于零點。此種有意義之內戰，人民尙祇受其禍，未蒙其福。此外內戰之次數，更指不勝屈。表面上無一不標榜政治意義之存在，事實上無一不暴露個人權利之競爭……故有人主張中國『內戰』二字應改為『私戰』。……鄙人就這樣民生狀況而論，敢說是無意義的內戰，現在固然打不得了，就是那有意義的內戰，暫時也打不得了，恐怕結果都是為敵人打的啊！」

由此看起來，吳鼎昌先生的意思內戰分叛亂和革命兩種，有意義的內戰是革命，無意義的內戰是叛亂，但是結果都等于私戰。照這樣講，「剿匪」當然是內戰，而中央政府裁制不良的軍隊所發生的衝突不一定是內戰。

季廉先生在國聞週報（九卷二十二期）所發表的「論非戰運動」也說到這一點：

「所謂內戰，該同盟章程並無明確規定。……內戰雖多，性質不同，有為軍閥互訐的內戰，有為假借中央政府地位，實行剷除異己的內戰，但若想樹立健全的中央政府討伐叛亂的內戰（連共在內），在相當範圍內，也不能避免。……廢止內戰，應指廢止前兩種，至于根據真正民意，奠定國基，討伐叛亂

的內戰，是樹立長治永安大業的必然的過程，……這種戰爭人民要竭誠擁護援助。……主張非戰運動的人，對於此點應加說明」。

參觀上面這兩段，內戰的定義可以算比較的明白；就是凡有以武力反抗政府，或是不得政府命令，自相火併，都是內戰。同時中央政府以武力討伐叛亂不在廢止之列。然則廢止內戰運動，事實上不能不擁護現在的政府；至少反對任何人以武力來推翻現在的政府。

這種意見我個人是贊成的。我贊成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對於現在的政府比較的滿意，是因為在外患危急的時候，我們萬萬不可以沒有政府。用武力來推翻現在的政府，不但如吳鼎昌先生所說，最後結果未必良好，而且目前政局先要混亂，國家立刻要喪失一切自衛的能力，或者竟喪失國際發言的權利。不過假如我們一方面反對以武力推翻政府，一方面不能不承認政府有討伐叛亂之權，或者反足以促進政府以兵力統一的政策，增加內戰的爆發。韓復榘攻劉珍年就是以統一省政為口號的。我以為我們可以進一步主張，在幾年之內，外患沒有告一結束之前，國內政權軍權的分配一切暫以維持現狀為原則。已經在中央政府權力之下的省分固然不能有任何叛亂的動作，實際上等于獨立

的區域更不能擴張牠獨立的範圍。同時中央政府也應該暫時放棄牠統一的政策，不可以武力來強迫這種區域，減少牠獨立的程度。這就是幾年前胡適之所講的和平割據，不過目前割據的形勢不若那幾年明顯而已。適之這種主張我一向是不贊成的，因為這不但不是根本的辦法，而且根本不是辦法。然而目前外患的危險遠非前幾年可比。再有內戰，國家立刻有滅亡的可能。割據無論如何不好，總比滅亡好的多，兩害取輕，暫時不能不容忍局部的割據。然後可以希望全國同心協力一致禦侮，免得有人要利用外交問題，報復私仇，擴充私力。我這種主張不但適用於國民黨旗幟之下的勢力，就是共產黨也應該受同樣的待遇。只要共產黨肯放棄牠攻城略地的政策，我們不妨讓牠佔據一部分的土地，做牠共產主義的試驗。但是牠若是仍然要貫徹武力革命，趁外患危急的時候，擴張牠的地盤，我們應該贊助政府以全力來撲滅牠，因為要不然國家必不能抵抗外侮。等到中國亡了，中國的共產黨又豈能單獨生存？

上面所講的辦法不能適用於土匪式的軍隊。我們既然承認政府有討伐叛逆的權利，當然更要承認政府有維持尋常秩序的義務。凡任何區域內有強迫人民種鴉片烟的，有用殘酷的刑罰奪取人民錢財的，有用強盜的行爲掠取給養



的，都是不可姑息的盜賊，應該用兵力消滅的，因為這是養成叛逆，促成革命的原動力。不能及早消滅牠，內戰是決不能避免的。

如果我這主張是不錯的，則廢戰運動的最重要的責任是造成有是非有公道的輿論。因為有了這種輿論，人民纔能夠判斷那一種戰爭是我們應該反對的內戰。某一次內戰應該由某方面負責任。那一種戰爭是我們應該擁護的討伐。在任何國家——尤其是在革命流行的國家——要使拿鎗桿的人把他們的爭鬥是非，取決於私人的機關，是絕對不可能的。非武力式的抵抗，不是絕對不能做的，但是先要多數的人民了解事變的重要，明白曲直真相，然後人民纔有犧牲的決心和勇氣。不然大家只抱着悲天憫人的態度，奔走號呼，當事的人心不能服，氣不能平；事外的人，模糊影響，敷衍對付，於事何益。就如這一次山東的事變，上自政府，下至人民，都沒有從是非方面着想。我以為當韓復榘出兵的時候，中央政府的責任不僅僅在於制止戰事，同時要派人澈底查究，韓復榘攻擊劉珍年的事實是否是真的。如果劉珍年的行爲真如韓復榘所說的一樣，政府應該澈底的消滅這種惡軍隊，不可因韓復榘出兵而反存姑

息。韓復榘事前沒有向中央陳訴，先自出兵，當然也應該受相當的懲罰，不能因為劉珍年有罪而完全卸脫責任。現在政府只知道命令兩方停戰，而對於爭鬪的是非完全不管，如何可以服人，如何可以保全威信？如果劉珍年的軍隊是應該保存的，何能因韓復榘攻他就把他調往他省？如果他是無惡不作的土匪，山東不要他，爲什麼要移禍於他省？同時韓復榘要明白，要統一省政，要先自己沒有破壞全局統一的行爲。目前省政依然沒有統一，而已經供給日本人許多絕好的宣傳材料，使我們在國聯的代表無面目見人。這種行爲於國家固然有害，於他自己又何嘗有絲毫的益？至於四川的戰爭，情形更爲複雜，是非更不容易明瞭。但是何以中央至今不派人到四川去調查？四川距中央太遠了，中央制止戰事，遠不如對於山東的容易，但是假如能將戰爭的真相調查明白，盡量的把牠宣布出來，至少國人可以認清這一次川戰的責任應該誰負，政府一切的處置纔可以得國人的諒解。

吳鼎昌先生說，中國的內戰都是私戰。要打倒這種私戰，先要揭穿一切假公濟私的面具，一無顧忌的宣佈事實的真相，纔能夠有公道的輿論，具體的主張。

## 教育罪言(一)

旭生

看一國的現狀，須要看牠的政治或經濟情形如何，看一國的將來，須要看牠的教育狀況如何，大抵是一件顛撲不破的道理吧。我國現在的政治紊亂，經濟窘急，糟糕到十二萬分，已經成了人人不容否認的真實，可是「否極轉泰」，不過是玄學上模糊不清楚，並且靠不住的觀念。牠的將來如何，實在是一個無人能知的大謎。要看現在教育的實在狀況，却令人不寒而慄！考民國二十年來，教育的情形可分爲三期：民國初年，承清末之頹習，教育界中無研究之空氣，學生照例上課，照例畢業，唯唯否否，無所短長，不足語于學術，就想恭維牠，頂多也不過說此時期中風潮較少，學生的普通水平線雖低，而能達到此水平線者尚屬不少而已。是爲第一期。自民五蔡子民先生到了北大以後，提倡研究，教育界之視聽爲之一變，至民八五四運動以後，而達于最高潮。新文化的呼聲徧于全國。大多數的青年均興高彩烈，以爲光明世界即在眼前，大家對於他們也有無限的希望。雖說此期內的懶惰學生，成績頗有在第一期懶惰學生下者，然大體講起，可以說這個時期是教

育界有自信力的時期。是爲第二期。近數年來，雖說教育界的風潮並不比前一期多，教育界的經費情形還比前一期較好，而大家對於教育界的信仰却已完全消失。教育破產之呼聲日有所聞，尤其是在去年國難以後。在這個艱危的時候，大家對於教育界希望頗奢，而教育界自身的弱點却是窮情盡相地暴露。不惟民衆對於教育界懷極深的不滿意，就是教育界的自身，也何嘗不自慙形穢。當學生大爺們同教職員先生或黨國的大人先生爭權利的時候，也未嘗不能抬出幾個大帽子同他們辯論，可是當他們回到齋舍，羣居放言的時候，他們也一定自己知道他們所說，毫無誠意，一文不值。自信力消失，是爲第三期。感到自己的空虛無能，也可能的成爲一種好現象，但是像這樣消極絕望的狀態，如果繼續下去，已足以演成自殺而有餘。教育破產，將來無望，我們中華民族一定要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然則詳細審察教育之是否即如此糟糕，其糟糕的情形若何，程度若何，糟糕的原因何在，再進一步看用什麼法子可以糾正牠，恐怕是現在一個頂重要問題了。談到這樣

實在的問題，說話不免要有些得罪人的地方，並且有時候不得不將我們自己的罪惡暴露出來，讓大家看。可是國難如此緊急，如果大家還是互相欺蔽，互相蒙混，那就不如乾乾脆脆地承認作亡國奴，還可以少些糾葛纏藤；如果腦管裡面還有若干的血液，還不甘心作仇敵的奴隸，那我們就需要赤裸裸地把我們的罪惡表揚出來，披露出來，使大家全明白地曉得，然後可以找挽救的方案。

在談一切以前，有一件淺陋錯誤的意見，却是一件頗普遍的意見，必須完全丟掉，才可以看出教育自身的真相。這個意見，就是：通常一談到教育腐敗的時候，總有不少的人說：這是由於教育經費的短少和困難。還有人說：這是由于教職員薪水的輕微。實在教育經費的不確定是教育辦不好的一個原因，却不是一個頂重要的原因。至于教育經費，如專就北平及其他大城來講，並不能算少。教職員的薪水實在過于豐厚了！我們先講教育經費問題：專就北平一城來講，由部發的院校經費，每月三十六萬元，除了北洋工學院的兩萬餘元以外，全屬於北平一城的高等教育經費。一年總計就有四百餘萬。以外清華大學每年經費也在百萬以上。然則單單北平的高等教育經費，國家每年即須用去五百餘萬。拿五百多萬的高等教育經費，却不能

辦出一個像樣的大學，這豈不是咄咄怪事！我聽說東京帝國大學在不多以前，每年的經費還只有百餘萬，可是人家所辦大學的成績是什麼樣子！我們北平各大學的成績是什麼樣子！如果「由今之道，勿變今之俗」，學校的經費盡于教職員薪水——實在教職員薪水總額超過預算總額者，在國立各大學中，也不是不常見的事——學生的精力盡于講堂聽講，那就再添一兩千萬元，我敢斷言，想得到什麼發明與發現，仍是沒有大用處的。國聯教育調查團中有一位 H. G. 先生，係波蘭從前的教育總長。他因為中國的教育改進，同波蘭有很多相仿的地方，所以特別注意。據他的估計，北平的小學教育經費，想全辦義務教育，已足敷用。他指摘我們的小學教室，用半天，閒半天，為什麼不能盡量利用？又指摘我們小學校長的不担任教課為世界各國之所無有，均關緊要。從以上各條所說，已足見我國教育款項的浪費。在我國這樣民窮財困的時候而教育界猶這樣的不經濟，真令人無限痛心。至於說教職員薪水太低，不曉得他們所據的是什麼標準。當我歐戰前在法國的時候，法國大學教授的薪金，每年不過一萬六千餘佛郎，約合我國幣五六百元。其副教授半之。各副教授亦均著作等身，不過年限未到，尚未得教授的名義而已，拿

北平普通的教授來講——除了極少數外——也不過可以當他們的學生，絕不能同他們度長量短也。並且他們以授課及著作為他們的專門職業，不能同北平在別界據有職業而來教育界「玩票」之講師們所可比。在各大城大約只有一個大學，兼課的問題更無從發生。可是法國的生活程度比中國高。歐戰以後，生活程度大增，自然有很大的增加。

但是就全體講起，北平大多數的教授，學問比法國的副教授差的多，而待遇則比他們優厚。這樣還吵著薪水低微，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學問同人家也少比較一下子呢！再進一步說，教育為社會中的一種專業，不能離社會而獨立，尤其是不能離社會經濟而獨立，是一件顛撲不破的道理。歐美各國，雖說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可是他們大學教授的年俸比一個工頭一個優良農人的每年所得不能相差多少。加到一倍或兩倍，也就算頂多了。至于蘇俄，近幾年勞心界得與勞力界享同等的待遇，已經引為非常幸事的更不必說。在我們中國，則最優良的工人農人，每年所得，也不過三五百元；一個大學教授的每年所得，則十倍十數倍而未有已！這樣的現象不說是病態不能。我敢斷言：設想有些人也能作工作農，也能在大學裏面教書，全國大學教員薪俸，一律減半或減三分之二那個時候，大家一定還是爭

著在大學教書，不願意作工作農！由這以上所說，可見教育經費的不穩定與退休金等類制度之未制定實行，可以為教育腐敗的原因，至于教育經費，現在雖不能說太充裕，却還不能說太短少；教職員薪額已經過優，絕無輕微的毛病。這樣的意見，一定有不少的人來罵我，可是事實如此，我也無法作另外的說法。

現在且將學生的受課情形及成績，學校的管理，功課的編制，學校經費的支配，各種情形，撮要一說。

想問學生成績的優良與否，必須先看他們受課的情形如何，是一件一定不可易的道理。終日上課的學生成績果然還未見得優良，可是終日不上課的學生却一定無從優良起。我們來看現在學生的上課情形是什麼樣子。遠者不論，姑專就北平說。我有一個朋友，他從前在保定育德中學教過學，今年春天他在平西溫泉遇著他的一個舊學生。他這個學生現在北平一個頂有名的私立大學肄業，是一個東北軍閥的子弟。他同他說：你今年要在某學院畢業了，但是我覺得你在這四年裏面，並沒有上到一個月課呀。他的令高足，想了半晌，回答說：到學校倒不止一個月，瞧瞧朋友呢喃呢，上課却的確不到一個月。某學院如此，其他私立各大學可知。至于國立各大學，不錯，辦理是比私立

各學校較好一點。平心講起，國立各大學考取學生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大私弊，所以牠裏面的學生比私立各學校學生的程度整齊的多。牠所較好的不過如此。北平有一句話說國立學校，只要考進去，隨便住四年，就準可以畢業。

這句話雖少有點過分，可是離事實相差並不很遠。我從前初辦師範大學的時候，師範大學學生上課的平均數，總不能到百分之四十。及至我緊辦了幾個月後，上課的平均率也不過到百分之七十。學校雖有曠課三分之一就要休學的規定，可是每年一批一批地畢業升級，並沒聽說有什麼休學的。我在那裏辦了大半年，說是管理較嚴，其實我們所能辦到者，不過此學期中絕對沒有來的學生讓他們休學而已。這已經成了這幾年裏面的破天荒，已經怨聲載道。師範大學也並不比其他的大學壞。一枝如此，他枝可知。所以專就北平一地而言，每年公私立大學畢業學生不下數千人，而能把自己所學的功課，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在總數中不能過百分之十。——這個比例，我開頭總還覺太小一點，以後問很多在教育界有經驗的人，他們全說：這個比例，止有過大的，沒有過小的。可是大學畢業生的使命，是否止要把功課弄明白，就算完成了呢？大學是教職員同學生研究高深學術的地方，高深學術增高的重

大責任全落在他們的肩膀上面。這幾千畢業生裏面，能認清高深學術是什麼，並且對於牠有特別興趣的，不能過百分之二。可是對於高深學術的興趣，是研究學問的一種要而不足的條件。研究學問，不但需要具濃厚的興趣，並需要有特別的能力。在這每年數千的畢業生中間，不惟對於高深學術有興趣，並且具有能力者，不曉得有十個八個沒有。大學教育的成績大約如是。再看他們畢業後的服務情形。這三五個具有興趣又具有能力的人，為國家社會的鴻寶，但是學校經費已盡于教職員薪水，圖書儀器異常缺少，雖想繼續研究，而機會大非易得，對於社會無大影響，暫置勿論。如果這百分之十的把功課弄明白的學生能安心地在教育界服務，也總還算差強人意。可是那百分之九十的功課還沒有弄清楚，却也在大學畢業的人，往那裏安插他們呢？他們覺得你們是大學畢業，我們也是大學畢業，你們每月能掙到一百或二百元的生活費，我們為什麼不應該有同樣的收入？並且這百分之九十的先生們，雖然不能說個個活動能力很大，可是活動能力大的也頗不少。至于那百分之十的書呆子們，精力盡于伏案，活動能力大的並不很多。歸結，這百分之九十的人們，一部分大舉地向教育界進攻。他們不得意的時候，興風作浪，使這一班功

課還清楚的人不得安心服務，得意的時候，他們自己又毫無辦法。每次教育界的風潮，內容情形大約如是。另外一部分跑到政界裏面，軍界裏面，爲政客軍閥作蔑片。他們有飯吃，什麼事情全不能作。如果飯碗感覺到有危險，就要興雲作霧，什麼事情全可以作出來。這幾年來各省的什麼獨立運動，分離運動，大部分全是念書人飯碗問題的作祟。當國難初起，人心憤激尙未降低，精誠團結的口號高唱入雲的時候，我在上海，遇著北大一位老同事，他對我說：「前兩天見著某君——某君的姓名我已經忘記，但一定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在某機關作事的人——我問他怎麼樣好，他回答說：『有什麼好？糟糕極了』。我問他什麼糟，他說：『好好的，又講什麼和的？這和議一講成，廣東的人不全來了麼？飯碗不又要打破了麼？這還不糟』」。當時我們談及這些話，我們全非常地生氣。可是以後仔細一想，說這樣話的先生，不過比他人老實一點，所以把心中的話誠誠實實地說出。至于存同樣心的人，真是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像這樣的國民，却說他們能同仇禦侮，這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麼？陶希聖先生說：中國在歷史上，無其他的階級，止有士大夫階級；士大夫當數目少的時候，也可以敦品勵行，比方說東漢；數目過多的時候，就要互相排擠，互相傾軋，蕩檢踰閑，無所不至，比方說唐宋之末季；中國歷代對於異族的抗爭，全由此階級領導，可是他們作的並不很好（此引綜括陶先生的大意）。我覺得他這些話很有道理。現在大學所能養成者，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才，不過是一種士大夫階級。他們不上大學的時候，還可以工，可以農，可以商。現在上了大學，不能工，不能農，不能商，却對於士的本質是什麼還不了了，不要說他們能盡什麼責任了。這樣的教育如果長此繼續下去，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現在暫且退一步，設想這百分之十把功課弄清楚的學生能安心地服務，中國的學術是不是就有光明的前途？茲事體大，且聽下同分解。

## 行政機關改革的必要

達

(一)

一國的政治無論是什麼主義，什麼制度，總得由適當

的機關來推行。如果行政機關推行得不好，無論你有什麼

偉大的主義，高明的政策，都會把他弄得非驢非馬，甚至于與原來目的背道而馳。所以有政（Policy）更須有治（administration），而治便全靠行政機關。譬如一輛汽車固然要有發動機，但也要車子與輪子與他相配纔行。如果將新式發動機裝在輪子轉不動的舊式大車上，決不能成功一輛合式的汽車。

自從民國以來中國政治制度如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等經過了不少的改革和試驗。但是行政機關的變更却是極少，尤其是行政院的各部。中國行政組織向來是籠統的。前清晚年受了外侮的感動，才覺悟原來禮吏戶兵刑工六部制度不足以推行近代所需要的複雜行政，乃陸續添設了不倫不類的組織，像什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什麼路礦總局……。經過好幾番出洋考察，才設立了學部郵傳部農工商部等新式機關，但是內部制度還是照舊，組織與精神還是一樣，不過多幾座衙門而已。民國初年也不過改了幾個名目，參用了一些日本名詞，內容並沒有澈底改革。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把中央政府搬到南京，把前清以來的傳統組織也搬了去。因為這種行政機關始終是承襲舊法，沒有改革，所以各機關非得要有幾位「老公事」的官僚，事務便不能進行。民國初年的北京各部院必須請教于前

清辦奏摺或掌稿的老夫子，南京國民政府初組織時也必須物色幾位北京的老秘書與老科長。于是老先生們喟然長歎說：「青年學生究竟不行，非得咱們老手來指導一下，必定弄得笑話百出」。這話當然很對，固然「准此」弄成「奉此」，「理合」誤作「相應」，實在並沒有什麼大了不得，不過有時大學教育造成的青年，一當事務，思想的不清，事理的不明，確也真出意外。但是老先生們本事也不過這一些，不敢說不好，實還嫌不夠。凡事必須從實際上着想，自實際上去做，認清問題，找尋答解。而他們却只會用一成不變的格式，辦籠統圓滑的公事。所以只有因循，不會進步。用前清衙門的經驗來辦現在新式複雜的行政，決不會成功。我們天天希望全國統一，一切政事聽命中央。但中央機關如果自身太不健全，則他的工作如何會好，他的命令如何能行呢。

舉幾個例來說明，例如海關行政、稅務司方面是新的事務的組織，關監督方面是舊的官僚的組織。假使要以關監督去代管稅務司的事務，我相信一定要多添幾倍人，還弄得一塌糊塗。譬如叫老官僚去接收海關郵政之類新的機關，他們一定覺得組織欠對稱，名目欠雅馴，要大加更張。等他更張完了，便變成舊式的衙門。

再舉一個積極的證明，國民政府新成立的機關如建設委員會等，因為是新的組織，不全落官僚機關的窠臼，辦事精神及成績的確好得多了。例如無線電事業，在北京政府時代的各部，只與英日美三國訂了三個合同，傷失權利甚多，並無什麼實際成績。在建設委員會手裡便不費多錢，于短時間內，造成全國效率最高的通信利器。收發的便捷，報費的便宜，都在有線電之上。等到改併交通部之後，便又看不見什麼進步了。

所以中國行政機關必須革除老的官僚精神，方能適應新的事務需要。中央各部之中似乎要稱財政部比較能合於這個條件，究竟辦事的效率也比其他各部高的多了。

(二)

此外中央行政各機關大多數還可稱是模範的官僚衙門，第一個缺點是政務事務一點不分。一部分為數司，一司等于日本所謂一局，司長對於他的專管範圍的事務，在法律章程及預算規定範圍之內，是應該有相當自動推進的權責的。他在他的權責以內的工作，應受一部長官的嚴密監督，但不應受他的擾亂或掣肘。乃實際上完全不然。一部幾百個人直接受指揮于一個部長。做司長科長的要印一個信封，或買一把椅子，都須專請部長的示。對於他們屬

下的職員更甚少賞罰與黜陟之權。所以他們唯一的職務只有伺候上司，聽候命令。而做部長的人，往往只有政之身份沒有治的經驗，又那能一一指揮得了。一部的專固然是假部長之名以行，但決不能專讓部長一人來做，此乃當然之理。這話並不是要縮小部長的權能，正惟事務有人推行，他乃可以專心他的政務。否則儘有做部長的只管一部的庶務，而完全放棄國家政務的。

國民政府確也做了一個改革，即是每一部都設政務常務二個次長。照理應該常務次長久于其職，習于其事，政治上雖有變更，行政上可以不會停滯。誰知事實上並不如。兩個次長好像前清的左右侍郎，不過多一個官而已，來來去去，性質並無分別。其實還是同北京政府時代一樣，整個的部務好像部長個人的家務，決不容一個常務次長分了些去。這都因為中國行政各部承襲前清遺風，以部長為『堂官』，其他職員只有趨承顏色，不能施行職權，相習成風，只有伺候，少有工作，所以謂之做官，不是做事。

第二個缺點是事務的分配不合實際。例如實業部的礦業司，他的主要職務是礦區註冊，礦業警察（指礦工安全，用水用地等事言），礦權訴訟等事，所以司內組織便應



該各有專管，各用有特別訓練之人，例如管警察必須有礦業專門經驗，管訴訟必須有相當法律知識，如此方能依照礦法，切實管理。如果用幾個籠統名詞分科，如督理，審核，計畫等類，則性質不專，用人便沒有標準。純用普通公牘人才固不能勝，即全用採冶畢業學生亦未必盡當。各科人才既無分別，則事體分配又有何意義。又如一個地質調查所，他的分部天然是礦物岩石古生物化學等各研究室，因為此各部份的設備及工作完全不同。乃中國則屢經有人提議，要分為調查，研究，化驗，編輯各科。其實一個地質學家豈能調查而不研究，或調查研究而不編他的報告，不調查研究或化驗的人又叫他編輯什麼。這正如若干機關的出刊物，喜歡多列門類，有論說，調查，研究，計畫，著譯各欄，表面上似乎好看，實際上簡直不通，也真是模範的官僚精神。所以我說一個機關的內部組織必須按切事實。應分而不分，則事務不能進行。不應分而強立許多名目，則事務分配難明，用人必定冗濫。犯了這個毛病，無論如何辦事難有效率。

第三個缺點是有整個的預算而沒有分別的預算，而居監督地位的長官又把預算過于隨便變更，弄得各部份的工作，不能有一定的計畫及積漸的進行。近一二年內國民政

府主計處對於各機關的預算決算總算辦得狠為認真，可算中央政府最有成績的一事。（這也正因為主計處是一種新的組織。）但他的目標似乎還只注重于全國或某大部份收支之整個的適合，而尚未暇細管各個機關的收支能否按預算實行。在主計處方面說，這原是緩急先後當然的次序，但各個別機關的事務，却大受沒有具體預算的影響。至於監察院審計部的工作，專好吹求瑣屑而毫無政策綱領，雖費了許多紙片而未見任何意義，所以於監督實行預算的效用毫未發展。（這也正因為審計部是一種官僚組織，誤以為審計者一加二是三而已）。

第四點也是官僚機關最普通的缺點便是一切事務只有行文，無論什麼事上級機關只要把「仰即遵辦」的令行出去，便盡了他的責任。如此層層下去，落到最末層便是縣裡的差役。從前辦統計便是如此。部咨省，省令縣，縣交他的差役，于是人口的數目，農田的面積，工業的產額，一概都有了。再由縣呈省，省咨部，合統起來便成全國統計。現在看起來都是紙上空文，與實際相差甚遠。但這已算一個紙上行文的最好成績。

以上所述，不過就一般人不甚注意之點，略舉數例，其他多人共知的流弊不必多說。但是以上所說的數事，確

有重要關係，例如各機關之冗員充塞而辦事仍毫無效率，一般多歸咎于做長官的濫用私人，其實並不盡然。因為各司各科，職務不專，性質不明，所以究竟某部份需要何種人才根本沒有標準。用人而不知職務的需要自然只好以情面做標準了。

(三)

現在又有一個特殊問題。從前政府機關的用處是專以治民，就是管理監督人民所經營的事業，使他們的權利義務有一定的分際，得一定的保障與限制。譬如對於各種實業，政府的職務是定出若干法律，使人民可以循着法規各自去締造經營，而由行政機關去監視他們是否合法進行。中國向來行政機關的職責也都是如此。自從科學發達，各種事業日益複雜，研究計畫往往有人民單獨力量辦不到的事情須要以政府力量去指導輔助，但這已不是狹義的行政範圍以內。另有一種事業是政府也像私人一樣去直接經營實際的或有利的事業，這種辦法中外皆從古有之，到近代國家社會主義發達更取得了一種新的社會的意義，而實行範圍愈加推廣。到了蘇俄式的共產主義，更廢除了私人的經營，而一切事業盡歸國營，於是國家機關以直接經營事業為主要職務而舊式的管理人民事業的行政，轉居于

次要甚至于將被淘汰的地位。所以在資本私有制度之下或共產主義之下，一大部分行政機關的意義與職務實大不相同，其組織當然也應該隨之而異。

中國現在當然不是共產主義國家，但三民主義似乎狠採用國家社會主義的意思，而且因為感覺中國產業過于落後，全國上下都有趕緊建設的呼聲。所以國營省營各種事業，大家都認為當然，與民營事業並行不悖。但這種直接公營事業，究竟應由何種機關用何種組織去做，似乎至今沒有研究清楚。

以組織似龐大而實簡單的行政機關去經營複雜的實際事業，其性質的不同及力量的不足既甚為明顯，所以晚清以及民國以後北京政府，每逢舉辦一種特殊事業，都得特派一個督辦，或者另組一個機關，專負其責。例如河工，水利，大鑛，巨廠，往往如此辦法。有關係的行政部署只有按照法規，以為名義上之監督。這種辦法，一方面認定特殊事業必須特別人才及組織方能經營，一方面並默認行政部署重在監督指導一般事業，而不宜于直接管理特殊經營。最大的例外只有交通部，但郵政電報鐵道，都是由外國人用新組織所創辦，而中國收回續辦，肅規曹隨，並非專用老式的衙門組織。而且從許多事實可以看得出外國

人組織被中國政府收回後，改革愈甚的其辦事效率亦低減愈速。組織之不切實，用人之不穩定，用錢之無限制，種種原因甚多。

所以這件事便成了現在一個問題，現在許多事業都要國營或省營，要以中央或地方的行政機關直接來做有營業性質的事業。但同時中國並未採用蘇俄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完全廢除或限制私產制度。于是行政機關很明顯的同時兼負二種責任，一是輔助監督私有事業，二是建設管理國營及省營事業，所謂建設及實業各行政機關皆是如此。因此發生的問題是：第一，以上面所說二種責任加于同一機關能否兼全並顧，得到適當的調和。第二，平常行政機關（如部廳）的組織及辦事習慣能否勝任實際事業的經營。

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國民政府的制度也有將行政機關及建設機關分開的意思，所以中央有建設委員會，外省有建設廳之設立。但建設委員會之權限又似乎不甚廣大，有許多建設事業並不歸他管。另一方面又有許多行政機關也在極力鼓吹或進行同類的建設事業。甚至於發生如新近的江浙皖三省築路問題，應歸建設委員會呢，還是經濟委員會呢，還是鐵道部呢。又如國營鋼鐵廠應歸建設或經濟委員會呢，還是實業或鐵道部呢。退一步說，且不問誰是主

管，只問重大的建設事業，仍用司長科長的行政制度去經營呢，還是另創什麼比較健全有效的組織？

這類問題實有甚大意義，因為中國的存亡已將到了最後的掙扎，在此民不聊生的時代來辦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有如以最後一滴血來爭生命的延長。如果再像招商局，漢冶萍，以及若干國營鐵道的失敗，恐怕以後事業更少希望，而中華民族的命運也快完了！

#### （四）

當然為政在人，在這個根本制度尚在游移，適應新環境新需要的組織尙待創造建設的時代，如果辦理得人，都能看重自己的責任，盡心盡力去幹，組織雖不甚完全，亦未始不可以補偏救弊，對於國家及社會有不少的貢獻。所以現在行政之不好也不能專怪制度，實在也要怪人。

現在有一班青年喜歡說打倒官僚，其實官僚也是社會上必不可少的份子。我們目前的苦處是只有舊的伺候繼承（甚至于營私舞弊）的官僚，而尙未養成自盡職責努力工作新的官僚。現在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大多數的出路還是直接間接去做政界的職務，但大多數心理却認定做官是不甚清高不甚有價值的職業，我以為這是一個極矛盾的而極危險的錯誤。如果好人不做官，國家的事怎麼會好。

就我的個人經驗所知，在許多學術機關服務的青年，大多數志氣奮發，努力用工。看看若干青年學者勇往直前的氣概真令我感覺中國前途之尚有無限光明。反之在行政機關服務的青年，却往往志氣頹唐，悲觀消極，輒覺爲之傷心短氣。這種相形愈顯的現象，其原因第一或就在乎擇業之初已受上節所述之心理影響，而有一種淘汰作用。第二而且是最重要的，亦在乎機關組織及領導人格之大不相同。因此感覺近年以來幾個專門研究學術機關之成立，真可算是民國政府的重要成績。希望這種研究院研究所能明白他們工作的意義，不但是發表幾許學術成績，稍稍參加于世界學術的進步。而且應該一方面立起一點工作的標準

，使全國的學術界及教育界都能得到一種仰望及希冀的目標。另一方面，似乎應該可以給行政機關得一些組織及辦事模範。因爲就現在情形而論，多數行政機關之亂與糟，與若干新創學術機關之努力而沈著，真成極燦爛的反映。他們——行政機關——如能承認這點，稍稍領受一些教訓，便應該知道用人最重成績，辦事要循規道，用錢要用得實在，如此後進青年也必會歡欣鼓舞努力上進了。舊的官僚既已腐化惡化到絕無希望，只有盼望新的份子覺悟自己責任的重大，養成能力，抱定宗旨來改革與建設中國的行政。

## 提倡國貨的治本辦法

蔣廷黻

同治年間曾國藩李鴻章等起始提倡「商戰」。從那時起到現在，我們這六十年的商戰總是勝仗少而敗仗多。現在我們經濟的窮困已到了極點。這是大家所公認，無須詳說的。提倡國貨近來也成了時髦。國貨的展覽，國貨陳列館及國貨商場的設立，宣誓不買仇貨等現象都表示國貨運動的前進。但是還不澈底，還不是治本之法；我們還是把

提倡國貨的問題看得太簡單。我們已往下的功夫偏重了消費者的勸勉。我們希望消費者本愛國的精神，買一次東西就爲國貨作一次犧牲。我們加在人的天性上的負擔太重了，天性就要反叛。如果國貨在質，量，價三方面與外貨相差，不遠，愛國的精神可以濟事；如果相差太遠，愛國心亦無濟於事了。就是全國人的愛國心到了沸點，從今天起忽

然絕不買外貨——當然這是作不到的——我們這個經濟社會勢必慌亂，終究害多而利少。

提倡國貨的治本須從製造及推銷——工業及商業——同時下手。工商兩業在一國的經濟裏好像人身的兩腿。左腿進一步，右腿就須跟上；不然，左腿就不能再提一步。從製造下手，我們第一須研究國貨的困難；第二設法解除這些困難。製造國貨的困難有非我們所能想像者。我們試拿紡織業作個具體例子。日本紡織業是我們紡織業的勁敵。日本的棉花全採自外國，大部分採自中國。日本從中國輸出棉花的時候，須納出口關稅；從中國海口運到日本工廠須多出一段運費；日本的工資又比我們的高；日本的紗和布運進中國的時候又多一段運費及一次進口關稅。論情論理，從日本來的紗和布似不能與上海天津各廠的出品競爭；事實正與情理相反。困難在那裏呢？這是我們所應該知道及設法解除的。據我所知，困難很多，且不是一方面所造成。第一，政府須負一部份的責任。中國紗廠及布廠雖無須納進出口的關稅，但所納的雜稅，中央的，省的，市的，不知多少。廠主均是敢怒而不敢言。中國工廠雖省了海上的來往運輸，但原料及出品的運送遇着無窮的困難。外商在中國使用鐵路及汽船反比國商能得便宜。第二，工人

亦須負一部份的責任。中國工資雖低，工作效率更低。通盤計算，中國工廠的勞工幾是全世界最不經濟的勞工。近年煽動工潮者日見其多。往往工潮一起，所謂黨部或社會局的調停不過趁機向廠主索報酬。第三，廠主，無論是私人或團體，亦有不善於經營者。中國工廠的管理奇像百出。董事支車馬費年至數千元。廠內總是人浮於事，所有董事的親戚朋友皆得安置。購買原料或煤炭的時候，經理看作發財的機會。如有提倡同行各廠公立購置機關，用投標式來採辦原料和燃料，經理們必羣起而攻之。多數紗廠資本並不充足，以致購買原料及出售貨品皆受周轉不靈的掣肘。棉業界尙是我國工業界比較發展的一門，其他更加幼稚。棉業界固然是能力不齊，但資方經營大抵離合理化太遠。有了上文所舉各方面面造成的困難，宜乎國貨不能抵抗外來品。

手工業的厄運更勝於新工業。貨品必須跟着消耗習慣跑；稍一落伍，則無銷路。消耗能力大的階級比較皆與新潮流接近；他們的生活外洋化很快，而且外洋化的程度很高。其結果消耗力愈大的人買外貨愈多。操手工業的人有些簡直被新生活習慣淘汰了；有些不過苟延殘喘。這種人資本有限，智識有限。處這種全國家過渡的時候，他們

不但不能過渡，且不知有過渡的必要。製造者與消耗者各處一岸，中隔鴻溝。非有一個外來的勢力替換手工業者搭一道橋，他們只好坐以待斃。手工業的前途與國家經濟的關係並不在工廠工業之下。我們說這句話並不是因為我們反對用機械，反對設工廠；也不是因為我們在機械工業與手工業的競爭要偏袒手工業。我們的理由是中國不能工業化到英美德那等程度。我們的天賦資源不及她們。在將來的中國，手工業必須佔個重要地位。而且要解決鄉村的經濟問題非大提倡手工業不可。

從推銷方面看，國貨也有種種的困難。第一，有許多貨品，消耗者很難判定那種是國貨，那種不是國貨。第二，國貨的品樣甚多，有些牌子實在可用，有些牌子實在不可用。消耗者許多不能或不願試驗。他們年復一年的買老牌子的，而這老牌十之分九是外國牌子。倘他們為愛國心所衝動，偶而試一種國貨，其結果如何要看運氣。倘若運氣好，他所試的是一種好牌的，他心滿意足的以後繼續買這牌子的國貨。運氣不好呢，他所試的不中用呢，他宣誓不買國貨了。物品界也可以有害群之馬。第三，消耗界也有種種壞習慣應該糾正的。我看起來，印度綢遠不及中國綢美麗，而有些女士們偏要衣印度綢。中國現在的草帽論

質論式都很好，而有些大人們要花錢買巴拿馬草帽。中國現在很難產報紙，而大都市的大報偏偏要學英美式的報章。倘國民政府要作一件善事，頂好即時頒布法律不許新聞紙每天過三大張；過此數者郵局不為遞送。這一舉就可堵塞不少的漏卮。雜誌的主編者大可不必迷信篇幅之多就是雜誌的好。在這個年頭，亂費紙者就是不愛國。製造要合理化，消耗也要合理化。

上面所舉的困難不過是舉例而已。此外別的困難必很多。我們如了解這些困難就知道提倡國貨應如何下手始能收效。我們所需要的是個國貨研究所。國貨是為政府及軍閥的雜捐雜稅所累嗎？讓國貨研究所首先作一個切實的調查，然後將調查的結果充分的發表，以造輿論。這種事，資本家個人不便作，作了恐觸當權者之怒。國貨研究所不過是一研究機關，無資產可收沒，用不着有所顧忌。如果是鐵路局子搗亂，也讓這個國貨研究所去調查事實，繼以充分的宣傳。事實要正確，宣傳要具體。從包頭運千包棉花到天津。在包頭等車皮等了多少日子；站長索了多少錢；沿途某處假某名目留了多少日子，又索了多少錢；一直到天津貨棧為止。我們應該把輿論的日光照照其中的黑暗。這是為製造國貨除環境的困難。

工廠工人的效率也應加以研究。在外國，效率問題雖未完全解決，確有了不少的經驗，我們大可借鏡的。效率與生活有關；工人生活的調節；工資與工作時間的規定；工潮避免的方法及和平解決的方法；這些都應切實研究和改良。廠方經營種種之不合理化應該指點出來。工人與資方本家雙方的教育都是這個國貨研究機關所能作的事。廠裏倘發生技藝的問題，研究所應能介紹專家為之解決。所以這個研究所可以說是工業界的參謀部，也可以說是工業界的醫院。

關於手工業，我們所能作，所應作的事更多了。工人們不知道買主的心理，研究所可以發給他們圖樣和模型，並且加以指導。他們所用的原料不合式，研究所應替他們找合式的原料。此外或者我們還有物產未被利用，研究所可以提倡新的手工業。

同時國貨研究所應在推銷上做功夫。國人不知道那種是國貨；研究所應發表國貨指南一類的書籍，先從日用物

品作起，附帶圖畫。國人不知道那種國貨是好牌，研究所應替消耗者作試驗。我們可以拿牙膏作一個例子。研究所可採買市場上所有的國貨牙膏，請化學家加以分析，將分析的報告請牙醫士加以評論，並請二十人試用，以決味道的好壞，然後根據這三種研究發表報告。研究所應該發給國貨中之優者一種獎牌，一種圖記。消耗者可憑這圖記購置。這就是把研究所的信用推及於貨品。社會對研究所的信用比較容易培植，因為研究所本身是不謀利的。社會的信用既大，工業界的人更願聽研究所的指導，而製造的改良就更容易。

三年前，天津反日會從其所得之愛國捐撥出了二十萬基金以設立這樣的一個國貨研究所。開辦僅一月，天津黨部借名查賬去令停辦。今年夏季始復業。我認為這個研究所規模雖小，走的是正路。他的辦法是提倡國貨的治本辦法。他的成敗很有關國貨的前途。社會及政府都應該給這個研究所相當的鼓勵及充分試驗的機會。

## 日煤傾銷的情形（通訊）

湛然

我今日讀了翁詠霓先生的『中國煤礦業的厄運』。翁先生對於日本人的經濟侵略，及我國辦礦的及辦工業的

應注意的事件，已說的很詳細。我現在將我最近搜集關於日煤傾銷的事實，列成二表，以供讀者的參攷。

(一) 由日本運來上海的煤

日煤	上海碼頭交貨	碼頭費	關稅	經手費	海運	日金一·四〇圓 照七七匯率	共計	折合在日本 海口價	合日金	在日本 售價
高尾	五·七〇兩	〇·六兩	一·三五兩	〇·五〇兩	一·〇八兩	三·五兩	二·一七兩	二·八三圓	四·四圓	
福島	五·七五兩						二·三兩	二·八八圓	四·五圓	
大谷	八·〇〇兩						四·七兩	五·八〇圓	六·八〇圓	
池野	五·八〇兩						二·七兩	二·九五圓	四·二圓	
神田	六·三五兩						二·七兩	二·五圓	四·五圓	
元山	四·〇〇兩						〇·四七兩	〇·六圓	四·一五圓	

(二) 撫順煤在東三省及上海所售的價格折合在礦區所得之價如下

售 價	鐵路運費	裝卸費	海運	共計	折合在礦價格
奉天 七·七〇圓 在火車上交貨	一·二〇圓			一·二〇圓	六·五〇圓
大連 一〇·七圓 在煤廠交貨	三·五九圓	一·〇〇圓		四·五〇圓	六·二〇圓
上海 七·五〇圓 在船上交貨	三·五九圓	一·〇〇圓	一·一〇圓	五·六〇圓	一·九〇圓

看以上二表就可知道從日本來的煤傾銷的程度最低是

一·〇〇圓(大谷煤)，最高是三·五四圓(元山煤)。

撫順煤的傾銷程度照奉天售價是四·六〇圓，照大連售價

是四·三〇圓。現在我國對於撫順煤加了一·三五兩的關

稅合日金一·七五圓(七七匯率)，關於撫順煤還有二·

五五圓至二·八五圓的傾銷，無法抵制。

翁先生說撫順煤在遼寧售價十二圓，那是塊煤的價

格，我說的奉天每噸七·七〇圓，是末煤最近的價格。

對於此種傾銷我國應當採什麼辦法呢，我看只有二種

辦法。一是引用我國現有的傾銷法，一是增加關稅，或是

二法同時並用。傾銷法立時即可適用。關稅一層聽說三年

前我國與日本有一種協定，關於煤及洋灰棉紗等多種物品

的進口，在三年內中國不能加稅。不過此項協定似乎明年

五月就可滿期，到那個時候增加關稅應當沒有問題了。



# 獨立評論第一號至第二十五號索引

## 人名索引

### 一畫

一 之 廢兩改元問題

期數 頁數

十， 9 -12

### 二畫

丁文江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前途

一， 3— 5

日本的新內閣

二， 2— 3

日本的財政

二， 8—15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劃

三， 7— 8

所謂剿匪問題

六， 2— 4

中國政治的出路

十一， 2— 6

假如我是張學良

十三， 5 - 6

抗日剿匪與中央的政局

十九， 8 10

誤人的地圖

十九， 21 22

自殺

廿三， 2 - 4

廢止內戰的運動

廿五， 2— 5

漫遊散記

(一) 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

1. 不吉利的澡盆

五， 13 -14

2. 私帶軍械

五， 14—15

3. 板橋驛一壁上題詩與瀕越鐵路

五， 15 17

4. 「地無三里平」

— 雍正以前的地圖—新舊驛道

六， 12 . 15

5. 人無三兩銀—貴州人吃鹽的方法	六，15—17
6. 貴州的土著民族	八，21—22
7. 一千五百里的水路	
— 從鎮遠到常德—	
— 漁水與沅江—	九，13—18
8. 常德到長沙的小火輪	
— 買辦打破頭，我混着一頓飽飯	十，16—19
(二) 太行山裏的旅行	
1. 太行山的東坡	
— 所謂太行「八陁」之一的井陘	十三，18—20
2. 太行山以西	
— 太原，平定，昔陽	十四，15—19
3. 有名無實的山西鐵礦	
— 新舊鑛冶業的比較	十六，12—16
(三) 雲南與個舊	
1. 個舊的地形與錫鑛的分布	廿，18—21
2. 個舊的土法採鑛冶金業	廿一，16—20
3. 個舊錫務公司	廿三，18—20
4. 新舊鑛冶業的比較	廿四，16—20

## 四畫

尹 及 上海戰爭的影響	十，13—16
毛子水 南行雜記	十八，17—20

## 五畫

左 律 |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 | 勘誤 十一，24-24

## 六畫

旭 生 教育罪言(一) 廿五，6-10

## 七畫

何 廉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概況 六，4-8

廢兩改元問題 十一，8-12

何 容 定縣見聞雜錄正誤 七，19-20

何思源 中國教育危機的分析 廿五，11-14

汪敬熙 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 十二，8-11

答汪振儒先生和胡先驥先生 十五，22-24

論中國今日之科學雜誌 十九，14-16

汪振儒 讀了「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以後 十五，10-15

余上沅 白話小戲劇 十四，12-15

君 達 輿論 廿四，7-8

吳 憲 吾國人的吃飯問題 二，15-19

吳世昌 改革高等教育的討論 十七，12-17

吳嵩慶 也談談輔幣問題 十七，17-19

## 八畫

孟 真 郵政罷工感言 三，4-7

監察院與汪精衛 四，2-5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五，6-9

法德問題一勾 八，2-9

教育瀕潰之原因	九， 2 - 6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十， 6 - 9
教育瀕潰的一個責任問題	十一， 22—24
「九一八」一年了！	十八， 2 - 8
再談幾件教育問題	廿， 4 - 9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瞥	廿二， 2—5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十四， 2—6
孟 森 論士大夫	二， 15—19
邱 椿 教育瀕潰的一個責任問題	十一， 18—22
邱昌渭 美國大總統選舉的競爭	廿一， 7—11
叔 永 庚款與教育	二， 20 - 22
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	三， 12 - 15
停付庚款事件	四， 8—10
再論黨化教育	八， 10 -13
為張學良進一言	十五， 8 - 10
故宮博物院的謎	十七， 10—12
為新入學的學生講幾句話	十九， 11—13
農業教育與改良農業（一）	廿一， 14—16
農業教育與改良農業（二）	廿三， 7 - 10
周炳琳 對日新方針與討伐偽國	七， 5 - 8
杭立武 討論英庚款的管理	十六， 16 - 20

## 九書

胡 適 憲政問題	一， 5—7
上海戰事的結束	一， 8 - 9

國防問題，現在要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解決	葉叔衡	十六， 4—9
國聯調查團報告一瞥	孟 真	廿二， 2—5
國難，看人家怎樣應付	費彝民	十八， 20—21
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	蔣廷黻	廿二， 5—10
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同 上	四， 6—8
陳獨秀案	傅斯年	廿四， 2—7
教育政策，陳果夫先生的	蔣廷黻	四， 6—8
教育的法西斯蒂化，所謂	適 之	八， 14—15
教育崩潰之原因	孟 真	九， 2—6
教育改革幾個幾個具體問題	同 上	十， 6—9
教育崩潰的一個責任問題(一)	邱 椿	十一， 18—22
(二)	孟 真	十一， 22—24
教育問題，再談幾件	同 上	廿， 4—9
教育危機的分析，中國	何思源	廿一， 11—14
教育問題以後，讀了孟真先生的再談幾件	楊亮功	廿二， 10—12
教育罪言(一)	旭 生	廿五， 6—10
從軍記	盛 成	七， 9—15
救災問題，國難中	章元善	十二， 14—22
救濟災民，如何	董時進	廿四， 14—16
張學良與汪精衛	胡 適	十三， 2—4
張學良，假如我是	丁文江	十三， 5—6
張學良進一言，爲	叔 永	十五， 8—10

## 十二畫

郵政罷工感言	孟 真	三， 4—7
--------	-----	--------



楊振聲	與志摩的最後一別	一四，18 - 20
楊亮功	讀了孟真先生「再談幾件教育問題」以後	廿二，10 - 12
經 農	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	七，16 - 19
道鄰(譯)	一九三一年中蘇俄的農業	十一，13 - 18
頑	荒木政策與我們的態度	十五，5 - 8
董時進	如何救濟農民	廿四，14 - 16
達	行政機關改革的必要	廿五，10 - 16

## 十四畫

趙迺搏	消費信用	廿，14 - 18
葉叔衡	廢兩改元問題的背景	十三，11 - 15
	現在要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解決國防問題	十六，4 - 9
葉良才	銀的地位	廿三，10 - 18

## 十五畫

蔣廷黻	參加國難會議之回顧	一，9 - 12
	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四，6 - 8
	鮑羅廷時代之蘇俄遠東政策	六，8 - 12
	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	八，17 - 20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十八，13 - 17
	對共產黨必需的政治策略	十一，6 - 12
	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	廿二，5 - 10
	提倡國貨的治本辦法	廿五，16 - 19
蔣明謙	西方文化的侵入與中國的反應	廿二，15 - 22
衡 哲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	二，19 - 20

赤色麵包		五，17—18
論鴉片公賣		八，15—16
中國文化的瀕瀕		十，20—21
答一個少年女朋友		十三，20—22
皮爾德的美國文化史		廿，21—22
臧暉	（見胡適）	
適之	（見胡適）	
劉叔雅	日本侵畧中國的發動機（一）	十九，16—20
	日本侵畧中國的發動機（二）	十九，16—20

## 十六畫

濤鳴	定縣見聞雜錄	四，13—18
盧逮曾	改革舊戲問題	十四，10—12
錢實甫	中國農業的勞動不足	十六，9—12

## 十七畫

擘黃	三個亡國性的主義	十二，11—14
----	----------	----------



## 題 目 索 引

		期數 頁數
<b>二畫</b>		
「九一八」一年了！	孟 真	十八， 2— 8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蔣廷黻	十八， 13—17
 <b>三畫</b>		
上海戰事的結束	適 之	一， 8— 9
上海戰爭的印象	尹 及	十， 13—16
大學畢業生，贈與今年的	胡 適	七， 2— 5
士大夫，論	孟 森	十二， 5— 8
亡國性的主義，三個	擘 黃	十二， 11—14
 <b>四畫</b>		
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前途	丁文江	一， 3— 5
日本政局前途，犬養被刺與	同 上	
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翁文灝	一， 12—14
日本的新內閣	丁文江	二， 2— 3
日本的財政	同 上	二， 8—15
日寇與熱河平津	傅斯年	十三， 7—10
日本侵略中國的發動機（一）	劉叔雅	十九， 16—20
（二）	同 上	廿， 9—13
日俄密約，東北外交中的	蔣廷黻	八， 17—20
日煤傾銷的情形	湛 然	廿五， 19—20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一）	翁文灝	三， 9—12
（二）	同 上	四， 10—13

中國現在要有政府	孟 真	五， 6— 9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	何 廉	六， 4— 8
中國文化的崩潰	衡 哲	十， 20—21
中國政治的出路	丁文江	十一， 2— 6
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一)	汪敬熙	十二， 8— 11
(二)	汪振儒	十五， 10— 15
(三)	胡先驕	十五， 15—22
(四)	汪敬熙	十五， 22—24
中國農業的勞動不足	錢實甫	十六， 9—12
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	胡 適	十七， 2— 6
中國地下富源的估計	翁文灝	十七， 6—10
中國今日之科學雜誌，論	汪敬熙	十九， 14—16
中國煤業的厄運—經濟戰的一個例	翁文灝	廿三， 4— 7
中國的燃料問題	翁文灝	廿四， 11— 13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之概況」勘誤	左 律	十一， 24— 24
中央的政局，抗日剿匪與	丁文江	十九， 8—10
少年女朋友，答一位	衡 哲	十三， 20— 22
內田對世界的挑戰	胡 適	十六， 2— 3

## 五畫

包工制，中國的	湛 然	一， 14— 17
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畫，所謂	丁文江	三， 7— 8
北戴河有什麼	秋 水	十七， 19— 23
打破煩悶的方法，一個	翁文灝	十， 2— 5
白話小戲劇	余上沅	十四， 12— 15

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一個

胡適 廿一，2-6

## 六畫

吃飯問題，吾國人的

吳憲 二，15-19

西方文化的侵入與中國的反應

蔣明謙 廿一，15-22

自殺

丁文江 廿三，2-4

行政機關改革的必要

達 廿五，10-16

## 七畫

志摩日記的最後一頁

徐志摩 三，15-16

志摩的最後一別，與

楊振聲 四，18-20

抗日剿匪與中央的政局

丁文江 十九，8-10

汪精衛，監察院與

孟真 四，2-5

汪精衛與張學良

胡適 十三，2-4

改良農業，農業教育與(一)

叔永 廿一，14-16

(二)

同上 廿三，7-10

赤色麵包

衡哲 五，17-18

我的意見不過如此

翁文灝 十五，2-5

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胡適 十九，2-7

私運煙土的大案，又是一樁

莊生 廿一，12-15

## 八畫

庚款與教育

叔永 二，20-22

庚款事件，停付

同上 四，8-10

定縣見聞雜錄

濤鳴 四，13-18

定縣見聞雜錄正誤	何容	七，19-20
法德問題一勾	孟真	八，2-9
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	蔣廷黻	八，17-20
東北義勇軍，談	陶希聖	廿四，8-11
建設與計劃	詠霓	五，9-13

## 九畫

英庚款的管理	胡適	九，9-13
英庚款的管理，討論(一)	杭立武	十六，16-20
(二)	胡適	十六，21-22
故宮博物院的謎	叔永	十七，10-12
南行雜記	毛子水	十八，17-20
美國文化史，皮爾德的	衡哲	廿，21-22
美國大總統選舉的競爭	邱昌渭	廿一，7-11

## 十畫

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改革	孟真	十四，2-6
高等教育的討論，改革	吳世昌	十七，12-17
荒木政策與我們的態度	頑	十五，5-8
時代錯誤的意見，一個(一)	陶希聖	廿，2-3
(二)(附記)	胡適	廿，3-4
消費信用	趙迺搏	廿，14-17

## 十一畫

國難會議之回顧，參加	蔣廷黻	一，9-12
------------	-----	--------

廢止內戰大同盟	三， 2— 4
論對日外交方針	五， 2— 5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七， 2— 5
所謂教育的法西斯蒂化	八， 14—15
論學潮	九， 6— 9
英庚款的處理	九， 9—13
答杭立武先生	十六， 21— 22
領袖人才的來源	十二， 2— 5
汪精衛與張學良	十三， 2— 4
內田對世界的挑戰	十六， 2— 3
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	十七， 2— 6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	十八， 8—13
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十九， 2— 7
“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的附記	廿， 3— 4
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	廿一， 2— 6
胡先驌 與汪敬熙先生論中國今日之生物學界	十五， 15— 22
姚 森 財政部整理內債辦法的分析	二， 4— 7
秋 水 北戴河有什麼	十七， 19—23

## 十畫

翁文灝 日本人如何取得鐵礦砂的供給	一， 12—14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一）	三， 9—12
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二）	四， 10—13
建設與計畫	五， 9—13
一個打破煩悶的方法	十， 2— 5

	我的意見不過如此	十五， 2— 5
	中國地下富源的估計	十七， 6—10
	中國煤礦業的厄運——經濟戰的一個例子	廿三， 4— 7
	中國的燃料問題	廿四， 11—13
哲	(見衡哲)	
徐志摩	志摩日記的一頁	三， 15—16
高夢旦	廢兩改元後處理輔幣的小問題	十四， 6— 9
浮萍	誤入的地圖	十九， 20—21
陶希聖	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	廿， 2— 3
	談東北義勇軍	廿四， 8—11

## 十一畫

盛成	從軍記	七， 9—15
章元善	國難中救災問題	十二， 14—22
莊生	又是一樁私運煙土的大案	廿二， 12—15

## 十二畫

湛然	中國的包工制	一， 14—17
詠霓	(見翁文灝)	
	日煤傾銷的情形	廿五， 19—20
傅斯年	日寇與熱河平津	十三， 7—10
	陳獨秀案	廿四， 2— 7
費彝民	看人家怎樣應付國難	十八， 20—21

## 十三畫

### (三)雲南與個舊

廿，18--21； 廿一，16--20； 廿三，18--20； 廿四，16 20

## 十五畫

廢止內戰大同盟	胡適	三，2--4
廢兩改元問題	王之	十，9--12
廢兩改元問題	何廉	十一，8 12
廢兩改元問題的背景	葉叔衡	十三，11 15
廢兩改元後處理輔幣的小問題	高夢旦	十四，6--9
廢止內戰的運動	丁文江	廿五，2--5
監察院與汪精衛	孟真	四，2--5
鴉片公賣，論	衡哲	八，15--16
熱河平津與日寇	傅斯年	十三，7 10

## 十六畫

憲政問題	胡適	一，5--7
整理內債辦法的分析，財政部	姚森	二，4--7
論學潮	臧暉	九，6--9

## 十七畫

輿論	君達	廿四，7--8
----	----	---------

## 十八畫

舊戲改革討論	盧速曾	十四，10 12
--------	-----	----------

## 廿畫

鐵礦砂的供給，日本人如何取得	翁文灝	一，12-14
蘇俄革命，掀天動地的	哲	二，19-20
蘇俄遠東政策，鮑羅廷時代之	蔣廷黻	六，8-12
蘇俄的農業，一九三一年中	道隣(譯)	十一，13-18
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	叔永	三，12-15
黨化教育，再論	同上	八，10-13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如何解決四川問題

叔永

也談談教育問題

楊振聲

提倡科學研究最應注意的一件事

汪敬熙

從對外貿易觀察目前中國經濟的

危機

一之

日本侵略政策的歷史背景

劉叔雅

第二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

# 獨立評論

每期定價

四分。預

定全年五

十期，連

郵費一元

六角；半

年九角。

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

元六角。

郵票代洋

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北平  | 北平圖書公司 | 東亞書局   | 現佩  |
| 天津  | 天津書局   | 天津書局   | 精華印 |
| 上海  | 上海書局   | 上海書局   | 光華  |
| 南京  | 南京書局   | 中央書局   | 花牌  |
| 西安  | 西安書局   | 西北文化書局 |     |
| 蘭州  | 蘭州書局   |        |     |
| 武封  | 武封書局   |        |     |
| 開封  | 開封書局   |        |     |
| 安慶  | 安慶書局   |        |     |
| 無錫  | 無錫書局   |        |     |
| 青島  | 青島書局   |        |     |
| 濟南  | 濟南書局   |        |     |
| 廣州  | 廣州書局   |        |     |
| 重慶  | 重慶書局   |        |     |
| 雲南  | 雲南書局   |        |     |
| 漢口  | 漢口書局   |        |     |
| 汕頭  | 汕頭書局   |        |     |
| 廈門  | 廈門書局   |        |     |
| 成都  | 成都書局   |        |     |
| 杭州  | 杭州書局   |        |     |
| 蘇州  | 蘇州書局   |        |     |
| 揚州  | 揚州書局   |        |     |
| 蕪湖  | 蕪湖書局   |        |     |
| 寧波  | 寧波書局   |        |     |
| 溫州  | 溫州書局   |        |     |
| 福州  | 福州書局   |        |     |
| 廈門  | 廈門書局   |        |     |
| 汕頭  | 汕頭書局   |        |     |
| 廣州  | 廣州書局   |        |     |
| 香港  | 香港書局   |        |     |
| 澳門  | 澳門書局   |        |     |
| 梧州  | 梧州書局   |        |     |
| 柳州  | 柳州書局   |        |     |
| 貴陽  | 貴陽書局   |        |     |
| 昆明  | 昆明書局   |        |     |
| 蘭州  | 蘭州書局   |        |     |
| 西寧  | 西寧書局   |        |     |
| 迪化  | 迪化書局   |        |     |
| 哈密  | 哈密書局   |        |     |
| 喀什  | 喀什書局   |        |     |
| 和田  | 和田書局   |        |     |
| 吐魯番 | 吐魯番書局  |        |     |
| 哈密  | 哈密書局   |        |     |
| 迪化  | 迪化書局   |        |     |
| 西寧  | 西寧書局   |        |     |
| 蘭州  | 蘭州書局   |        |     |
| 西安  | 西安書局   |        |     |
| 開封  | 開封書局   |        |     |
| 南京  | 南京書局   |        |     |
| 上海  | 上海書局   |        |     |
| 天津  | 天津書局   |        |     |
| 北平  | 北平書局   |        |     |

## 如何解決四川問題

叔永

四川古稱天府，今變魔窟。其所以由天府而降為魔窟，則由於頻年的戰爭不息，造成一個兵多匪多，羣雄割據，橫徵暴斂，民不聊生的特別世界。因為四川地形險阻，與外間的交通極其不便，所以外間對於四川的戰爭，都有隔河觀火的感想。又因同樣的原故，四川人曉得外間的力量，不容易達到四川來干涉他們，於是他們儘可以不顧一切，成年整月的，幹那蝸角蠻觸的勾當。這是民國成立以來，四川戰事最多，受害最酷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今二劉的戰爭，不過是最近的一例罷了。

不過我們若是稍稍留心四川近年的歷史，便可以看出四川的戰事，也有一個進化——或者可以說是退化——的痕迹。如民二倒袁，民五護國之戰，是為大局而戰，或者可以說是為主義而戰。這時的四川，尚自命為中國全局的一份子，他的戰事，也可以說和全局有幾分關係。自後蔡松坡逝世，滇黔的軍隊，還有不少的駐紮在四川。於是自民六劉戴之役，民九熊鵬之役，可以說是為驅逐外省軍隊而戰。這雖然不成一個理由，但我們可以了解軍人們狹義的愛

鄉思想，和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的情緒。到了民十以後，滇黔軍隊，既已驅除淨盡，中央及外間的勢力，對於四川，也是鞭長莫及，於是真成「四川者，四川人之四川也」。然而我們四川的軍人們，並不因無敵而遂相安無事。他們索性關起門來，大打特打，打到現在還不會停止。所以我們可以說，民十以後，四川的大小幾十戰爭，都是無目的，無名目，擴充地盤，殘民以逞的私鬥。自然，每一次戰爭，雙方必定有很多的文電打出來，不說自己是怎樣的委屈求全，便是說對方怎樣的逼迫挑釁。我們有時也聽見失意軍人政客的怎樣的興風作波，或者，「二層將領」的怎樣磨拳擦掌，似乎他們當首領的軍人們，真有涕泣誓帥，欲罷不能之慨。不過，嚴格的說來，他們這些欲蓋彌彰的飾詞，或鈎心鬥角的機詐，在我們討論解決四川的問題上，都沒有考慮的價值。我們現在要考慮的，只是四川的戰爭何以特別的多，而四川的局面，要用甚麼方法纔能結束。

先說四川戰事何以特別的多？這當然是因為兵多的原

故。兵多就得打仗。不但因爲擴充軍隊要打仗，就是因爲裁兵他們也得打仗。十年前作者在四川遇見現在失勢而當時頗得意的某軍長，同他談到裁兵的問題。他說，「裁兵的唯一方法就是打仗；因爲打勝了我可以裁他人的兵，打了我也可以裁去自己的兵」。自然，這位軍長的意思，是要用自己的兵去裁他人的兵。實在近年以來，所有無名的戰爭，都不過是用自己的兵去裁他人的兵的一個政策的表現。但打仗的結果，決不能拼一個你死我活，至多不過把你的軍隊拉在我的部下，或者我的軍隊被你拉去罷了。而在這一打一拉之間，軍隊又大有擴充的可能。所以每次打仗的淨餘結果，便是軍隊數目的激增。我們開始的提論是：兵多就得打仗；現在得到的結論是：愈打仗則兵愈多。這樣一個惡循環，便把四川省陷到無可振拔的境地。

軍隊既多，各不相下，則防區制之成立，乃爲勢所必然。所謂防區制者無他，就是每一軍隊，劃定一個勢力範圍，爲其橫徵暴斂的漁獵場而已。這種制度，近來他省亦有仿行的，用不着我們詳細的說明。我們只要想像在一省之中，成立了幾十個獨立的小諸侯，各人對於他的領域內，都有生殺予奪的特權，而且對於任何機關都不負責任。那末，政事如何施行，人民如何生活？專拿賦稅一項而論

，據十九年九月某君在大公報的通信說「省劉防區內，例定爲一年徵三年糧。渝劉防區內，常預徵一年，附加徵一年，故名雖預徵一年，實則預征二年了。川西北各地預徵次數更頻，有多至幾乎每月徵一次者。省內徵最多的，有超過民國四十年以外者。糧稅如此，其他各種捐款之數，當倍蓰於此」。據前年作者在川所聞，每年四川各軍所取於人民之款，不下二三萬萬元。專就養兵而論，三十萬的軍隊，以每萬人百萬元計，不過三千萬元已足。現在百姓所出的，幾乎十倍此數，這當然是政治不良，有以致之。要改良這些弊政以減少人民的負擔，非取消防區制不可。換一句話說，非實行統一不可。但實行統一，雖是整理財政的先決問題，照目下軍隊的衆多複雜情形如何能做到統一，又是先決的先決問題。

解決四川問題，我們認定裁兵，統一，都是必不可少條件。不過要是川內的軍閥，打着這樣的旗號來做他們內戰的理由，我們根本上就不能承認。因爲根據十幾年歷史的教訓，我們知道每次內戰的結果，只有增加軍隊的數目和人民的痛苦，絕對沒有統一裁兵的可能。這還是單就平時而言。到了現在這國難臨頭，危急存亡的時候，斷不容我們的軍閥們圍牆爭鬥，直接地爲自己減少抵抗，間接

地爲敵人增加機會，所以我們對於此次二劉的戰爭，無論他們的主張如何，誰負發動的責任，根本上認爲有立即制止的必要。

要解決四川的問題，我們不要忘記古人的兩句話，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兩句話，一面表示川人有好亂的性質，在亂的方面，他們狠可以得風氣之先。一面表示亂動之後，他們不會安定下來，必須有人前去幫助或是裁制他們，使他們復歸於治。這個話雖然對於四川人說來，似乎有點不客氣，但歷史的成例告訴我們總是如此的。因爲這個原故，我們認爲中央對於川局，應該負一種特別的責任。那就是說，無論「天下已治」與否，而四川却不能任其長久的亂，這個撥亂反治的責任是應該中央政府負的。

據報上的消息，這幾天來，中央政府因四川的戰事，曾經開會討論多次。牠所決定的辦法，便是重提十七年十一月的命令。關於這一層，我們不能不有一點懷疑。若是十七年十一月的命令，可以制止四川的亂事，那末，四川早已太平無事了，何至今天還要舊案重提？況且在十七年的冬天，正值北伐成功，中央威信方隆的時候，川民望治正切，四川的一般將領，對於中央，還不敢存公然弁髦

的觀念。但是那個時候的一道命令，連一個省政府也組織不成功，現在還有甚麼重提的價值。最近戴季陶先生在中央紀念週演說，似乎狠怪當時「中央早已有了解法，而在川人自己沒有辦法」，以爲這是那次失敗的唯一原因。不知川人果然有了辦法，更用不着中央的辦法。何況所謂中央的辦法，不過一紙命令，和七雜八滂的幾個省政府委員（委員中間，一大半是軍人），要責成他們去「裁汰兵額，澄清吏治，破防區之弊制，樹統一之機關」，即使不是自欺欺人，也未免看事太容易了。

我們以爲中央十七年十一月的命令，牠的意思是對的，但牠的辦法則不對。有效的辦法，應該由政府先定一個裁兵統一的方案，派中央負責人員，以實力監督，責成四川將領，限期實行。這一層做到了，防區制度方能打破，統一的省政府方能出現。有了統一的省政府，其他財政，吏治，司法，教育，等等政事方能着手。不過在進行第一步裁兵的時候，政府的方案，必須要大公無私，一視同仁，斷不可有一點恩仇愛惡，騎輕騎重之見存於其間。因爲川中將領，向來最擅長的是縱橫捭闔的手段。唯有遠大的眼光，無私的政策，可以號召一切，使他們不能不俯首聽命。如或不然，便是治絲而夢之了。十七年命令的

失敗，與其說是由於「川人自己沒有辦法」，不如說是由於中央沒有辦法。現在時勢艱難，更非十七年時代可比，

我們狼狽望政府不要覆轍相尋，一誤再誤才好。

二十一，十一，三，

## 也談談教育問題

楊振聲

並不是因為這個問題時髦，也想跟着旁人搖搖旗子。

實在近來教育的情況引起一般人的不安。最近半年來，社會對於教育的責難，以及負責的人對於教育整理的傾向，都足證明中國今日的教育，實在成了問題，而且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在其自身發現了缺陷而要求一種改進的階段中，頂好是大家都來供獻點意見，促成它一個有次第，有組織，比較切要點的改進方案。牙痛治牙，腳痛治腳的辦法，終久一處好了，一處又壞，除不掉這病根。

根本我就懷疑中國教育的自身，是否具有意識？那就是說：它是否知道它本身的使命，而同時有方法，有次第，去趨赴這個使命？所謂使命，當然不能承認教育只是

教人識幾個字藉以貫輸點知識就算「事」；也不是按上幾個好聽的字眼，如「養成健全人格，提倡高深學術」，「招牌一掛，就『萬事亨通』了。我們得睜開眼看看俗們這個社會是個什麼樣子，我敢大胆問一句，以今日中國國民之類

唐，漫浪，下賤，自私，苟且，不負責任，無生產能力，無合作精神，能不能造成個富強的國家？以初世紀的生產方法，二十世紀的消耗能力，能不能防止每年入超五萬萬？以深入骨髓的傳統封建思想，家庭制度，人生哲學，能不能造成二十世紀的新國民？以如此國民所成立的國家，能不能在二十世紀之生存競爭的戰場上得一立足地？別講佔偌大一片土地，還想「高枕無憂」，「鼓腹而遊」了！生存且不能自保，更別講報仇雪恥，收復失地了！也難怪，本來有許多許多人靠的還只是修寺與誦經，就可以挽回社會的經濟破產，與收復東北的失地啊！

這反省真是使人失望，但失望並不是一個結局；也真是使人著急，但著急又何嘗是一個辦法？我們不能不被迫的細細的想想，澈底的做做了。

第一我們得養成新的國民——廿世紀的國民。這理由也很簡單：

(1)我們都企望中國變成個有新生命，有近代能力的國家。這雖在一切口號與標語中都看得出。但除非是口號等於義和團的念咒，標語等於張天師的畫符，則這個新國家決不會由一般腐舊十足的老國民道成的，也如一張老虎皮蒙在驢身上，不能把驢就變成老虎一樣的明顯。反過來說，若有了老虎的筋骨爪牙與氣力，就不蒙虎皮，那張驢皮也會自己褪去的。我相信假使中國國民有英國國民的剛毅或是有法國國民的剽悍，那些官吏就不敢把土地讓人，三揖而退；那些軍閥也就不待廢止內戰大同盟的勸阻，他們壓根兒就不敢起內鬥；不，根本就沒有他們割據的餘地與存在的機會！然則必須先有近代的國民，纔能造成近代的國家，其理由也明甚。但是近代的國民，又不是古代的化石所能變成的。假使傳統的家族觀念不改，他就不會忘了「何以利吾家」，而把他預備「傳之萬世」的財產拿來捐助社會。假使封建的親朋的觀念不改，他就不會為事求人，而忘記他的小舅子與八兄弟。假使他只知道有個人的私利，而不知道有社會的公益，他也更不會犧牲自己的小不利以為社會的多數之利。舉個小小的例子，民十四我在武昌，那裏電燈的昏庸，殆有甚于今日老朽的北平。問其原因是電燈公司賣兩千盞燈的電，而偷電的倒有四

千盞之多，所以大家只好住在黑暗的世界裏！據說那電燈公司還是日本人辦的，若是中國人根本就辦不起來。有何為証呢？自來水公司就是例。前幾年大家組織自來水公司，款子招集的差不多了，而主辦的人挾款而逃。從此就沒有人能招股，也沒有人肯投資了。所以大家命定的得吃假江水，淺井水，甚至泥塘的水！你看，這種民族的德性，可是創造新國家的要素？我們若不能把這一切的舊性根給他切斷，從根本上培養一種新的精神，一切的新事業都是「新酒灌在舊酒瓶子裏」。我們知道多少好的事情，經過中國人的手，就「橘化為枳」了！連教育都會跳出進化的公例，人家是越辦越好，俗們是越辦越糟！無疑地我們得把這舊酒瓶子洗干净。

(2)教育的功能，不但能澆灌輸入以知識，它更能養成人的新習慣。西諺稱「習慣為第二天性」，若然則教育可以養成新的國民性。一個國家假使有從舊的變成另一個新的之可能，這是惟一的方法了。帝國主義者之亡人國，滅人種，那一個不是用教育把人民變化了？為什麼自己改造自己的國家就不能？舊日的日本維新，今日的蘇俄變法，都是更明顯的例。我們若想這樣的因循下去，坐以待斃也就罷了，若還想掙扎一個新生命的話，並沒有第二個法

子可用。不錯，這方法得期諸十年二十年以後，慢則慢矣，但慢而可必。且是因爲它慢，更不可不早下手。到『第十一點鐘』還不作，則十年廿年以後，中國猶似今日之中國，也許還壞，也許亡國！

根據以上兩個簡單的理由，中國有造就新國民之必要，而教育又恰是造就新國民惟一的工具。這是教育本身應具的認識。

但認識後更決不可以口號標語，甚至格言傳道的方法去妄想造就新國民，因爲這些方法，其效力至多也如念咒誦經一樣。甚或不如，因爲它會惹起反感。我們承認道德的來源，除了迷信一部份外，是在某一種社會的天然環境及人事環境中，一些被多數承認爲有利於這個社會的行爲方式。譬如說：一個交通不便的地方，其男女人口比例爲三比一。若男三而女一，則多夫制是道德；若女三而男一，則多妻制又是道德，這絲毫也不是奇怪，不如此則不多曠夫，必多怨女。而食色天性，悻性則社會是不會安寧的。至於時移景遷，社會的環境滿不是那回事了，同樣的道德信條，彼時有利於社會的，此時也許反而有害。例如上面的例子，假使男女不均的兩個地方，舟車發明後交通方便了，而兩地的聯合，又是彼此有利的，則一夫一妻制便

又是道德了。必須要痛哭流涕的抱着古代道德的尸骸，圖吞梨的用格言向人宣傳，不聽則饗之以涕唾，報之以詬罵，是亦不可以已乎？

今日的問題是：（1）我們所要求在十年二十年以後，中國的社會是一種甚麼樣的社會？（2）必有那一種的國民而後纔能成立那一種的社會？（3）必具何種德性與能力而後纔能成爲那一種的國民？（4）以何種方法而後纔能養成那幾種的德性與能力？這些問題是值得集合一些澈底的科學家，哲學家與歷史學家去討論研究，定出個『十年訓練』的方式的。

第二，應注重中小學教育。這幾年來，似乎是因爲大學的校長能與政府接近，以及大學的過量設立與學潮頻仍，就把政府與社會的注意都吸引到大學上面，而籠蓋了中小學的重要。我們若說大學不重要，似乎不合理，但若說中小學更重要也似乎更合理些。（1）大學的學生都是中小學畢了業的。無論是提高學程或是移頓學風，都不能只看到大學而忽略了更根本的中小學。中小學的課程不完善，大學的課程雖欲提高而無從。中小學的學風不良，學生在入大學前，已養成不佳的習慣，大學的學風從何講起？我們整天裏只吵大學如何如何，而把中小學忘在腦後，豈

不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嗎？就大學的學生看，其中來自規矩好的中學之學生，不但成績較高，而且習慣也好。其好開風潮的學生，差不多是來自慣開風潮的中學，這又是個極簡單而又極可靠的事實。（2）小學畢業後入中學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十二中華教育改進社統計全國小學總數爲六，三九六，八五四，嗣後未見統計。民十七至十八教育部中學統計，其備案之中學，共一，三三八校，學生總數爲二三四，八一。未備案中學二八三校，其學生約計爲四三，一四七。合計約二七七，九五八人。使民十二至十八，小學生數目未加，而各統計之精確程度打八折，則中學生數目不及小學生二十分之一也），中學畢業後入大學者又不及十分之一（民十八教育部統計，合計國立省立及私立之大學生總數爲二〇，九二五。約當中學生十三分之一弱）。換句話說，就是：國民中專就受過教育的而論，則大學畢業者不過二百分之一，中學畢業者不過二十分之一，而小學畢業或未畢業者則佔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將來舉行義務教育時，小學程度之國民數目更當增加，是將來中國之基本國民有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爲小學畢業生或與小學相當程度者，我們若注意國民性的養成，舍此又將何從入手？他們的數目是決不容許我們忽略的。（3）

無論講身體的發育，習慣的養成，或是基本知識的灌輸，都是在小學易於中學，在中學易於大學，無論我們的教育，採取那一種方針，假使不是說着玩，而要真實無欺的達到這個方針所指的方向，則必從小學入手，而不能到大學再入手。世界上像個樣的國家，其中小學，可說是沒有不是嚴格訓練的，只有中國是例外！記得有一年想學巧，也養了一盆水仙花。還注意買了幾頭佳種呢！後來葉子長到一尺長，花箭才高三四寸。於是請教一位明公，想什麼法子別讓這盆水仙長成大葱，他看了看搖搖頭說：「要長的好，得從它一出芽就下手，現在可惜已經晚了！」不錯，是晚了，只有睜着眼睛看它那葉子長成一尺五寸長，在茂盛的大葉子下，開了幾個淡淡的白花，頂在幾枝矧子一般的箭桿上。

第三，職業教育應與文化教育同時并重。這裏并不嫌文法學生太多，而實嫌職業學生太少。大學生總數僅二萬九百餘人，文法科學生合計，雖佔總數百分之五十五強（十八年教育部統計），而每年畢業之人數，亦不過二千七百餘人。文科僅佔千餘人，將來中小學教育及義務教育發達，中外語言文字及史地教員尙不足用。至法科學生，若司法獨立推及各地，以及行政官吏必經考試，則每年畢業



數目亦不爲多。所患者職業教育實在太缺乏了。我們只要看看小學畢業能入中學者有幾分之幾，中學畢業能入大學者又有幾分之幾，便可以知道其不能升學之絕大多數都擠入社會謀生去了。普通之中小學課程，都是爲升學的預備，除於少數相宜外，而絕大多數在社會謀職業者反無職業上之預備（職業學校在中學中僅佔百分之十一強）。這不但足以使失業者日衆，增加社會的不安；而且生產能力低弱，不足以抵制外貨，即不足以救濟中國經濟的破產與社會道德的墮落。最可羞者，中國自詡以農業立國，而米，麵，水果，棉紗，木料，烟草等等尚須仰給於外貨。一個國家鬧到日用品都要靠人，這危險是太不尋常了。再反看我們學農的學生，其人數在各學院中僅佔百分之三。六六，真像我國農業已發達到極點，更不需要此項人材了！大家飯都沒得吃，還講什麼文化教育，強國雪恥，不是大言不慚嗎？總之中國教育上傳統的觀念，是爲少數治人階級而設，與生產是不並立的，至今餘毒洗不清。其實平淡點講，教育也就是一種職業上的預備。而在今日工商業

的世界，頂好的人材與腦力，應當放在工業與商業的戰場上去用。政府也應當有個逐年建設的計劃，統計每年各項建設人材需用若干；教育方面也應當有個詳細的調查，各地及各種社會事業所需要人材的種類與數目，作爲辦立職業教育的根據。務使社會的需要得到供給，畢業的學生找到出路，不至鬧的教育與職業分了家，事事求人，人人求事，而人與事又偏不相求！

總而言之，今日的教育，重要使命在養成廿世紀的國民的德性及其生產能力，根本入手方法在注重中小學的訓練。國民的德性與生產能力是相輔而成的。沒有破產的國家，而其國民能愛國及自愛的；也沒有不愛國及自愛的國民能造成一個強盛國家的。至於生產方法，既已從手工業進化到機械工廠，則人亦必須由個性的進化到團體的。人們若沒有合作的習慣及廢私重公的德性，則不能集合才力與資本，生產也是空談。欲養成國民的良好習慣與團體行爲，必在其未成立壞習慣及惡行爲以前。故拾中小學又無從入手。

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瑣細，俗。我愛個性的表現。我的胸膛並不大，決計裝不下整個或是甚至部分的宇宙。我的心河也不够深，常常有露底的憂愁。我即使小有才，決計不是天生的，我信是勉強來的，所以每回我寫什麼，多少總是難產。（志摩日記）

## 提倡科學研究最應注意的一件事——人材的培養 汪敬熙

我國近十五年以來，提倡科學的呼聲是一天比一天的。關於提倡科學的方法之見解也是一天比一天高明。在十幾年前一般人心中之提倡科學的方法只是翻譯歐美的科學書，再進一步也只是翻譯歐美的科學名著。最近才感覺到提倡研究的重要。

這種潮流所趨，不但國內有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而且各大學也漸漸有研究院的設立。鼓勵研究自是輸入科學的唯一方法。這種設立研究院的趨勢當就是一種好的現象。

不過我們不可以爲設立了研究所，便是鼓勵研究；研究所是可以同衙署一樣地變成一羣無業遊民餵飯之地的。我們更不可以爲買了許多儀器，便是鼓勵獨立研究；儀器是爲人用的，研究的結果不是能隨着儀器買來的。我們絕不可以爲有了研究所，有了儀器，自然可以將能研究的人吸引來的；只有物質的設備而沒有研究的精神，是引不動有才能的人的；就是偶然有此種人來，也是留不住的。

所以我們如果真想提倡科學，就不得不十分努力造成

一種輿論使各個研究所都成爲培養人材之地。各個研究所不但是有出版物，而且真是能在科學上有所貢獻；不但是有貢獻，而且是能盡一種最重要的職務——就是一方面能搜羅在外國已經走入研究門徑的人給他們一種機會繼續研究，不至像以往的那樣因回國後不得機會而荒廢了；一方面給已經在國內繼續做過研究且有成績的人相當的機會使他們繼續發展及能傳一些徒弟。

現在國人對於一個研究所的批評往往是指摘他沒有工作發表，或是發表的工作不好。這種批評不是十分正當的並且可以生出壞影響來。一個研究所發表的工作報告在質和量之上均好，是足以表示這研究所內的人員是選擇的得當，並且全是努力作工夫的。一個研究所一時無多少工作報告登出來，或者偶然發表一二篇品質差的文章，就未必是一定因爲這個研究所的人員選擇不當，或是他們懶惰。所以說，只在工作報告的質和量上批評一個研究所不是一定正當的。這種批評往往使辦研究所的人急於要所內人員發表工作，結果是使他們躬蹈發表不成熟的作品之弊。並



(B) 凡是一個研究所的主任必須是有相當的研究成績有識人的眼光及有切實做事的本領（這不是說他應具中國政客手腕）的人。以毫無研究成績的人做主任固是笑話。只選擇有成績而不誠人且不能聚一羣有能力的研究員之人做主任，研究所也是辦不好的。

如果能照此選擇人，再有可靠的相當的經費，研究所是可以辦的好，是可以培養現有的人材的。現在已有幾個例子在前面，大家是都知道的，不必著者一一列舉了。

有人說研究所易設，人材難覓。此說反証出一個極淺近但極重要的道理。就是有人之後才能設研究所，絕對不可以先掛出研究所的招牌，然後再點着燈籠去尋人。這個淺近的道理，在一個大學設研究院的時候，往往被人忽略了。但是這個道理卻不忽略辦研究所的人：他必使國家花許多冤枉錢，辦研究所的人精神上受無窮的苦惱。

有人說，以上的都是人人知道的淺近的道理。不能按着這些道理去做的緣故是因為我國人派別門戶之見過深。此說或者是有些根據。但是在科學界，能力為重，也是盡人皆知的。我們希望科學家至少是能以才能為重，努力為中國培養些人材。

又有人說笑話。他說，這些淺近的道理之不能實行，

實因國內具虛名無真本領的科學名家太多。科學界中老資格的人之中尤多此種名家。要想實行這些淺近的道理，應該鼓吹國內設個科學元老上下院。將這些名家既不能研究又不能教書的送入上院，其不能研究而能勉強教書的人送入下院。這些老名家有了享受尊榮安樂的處所，才能够給青年有為的科學家以實行以上所說的淺近道理的機會。此說原是一種笑話，其有事實根據與否，明眼人自能知之。不過著者覺得這話之中有一點確是值得注意。著者的一位朋友曾經說過，在中國科學界現狀之下，愈是後起的科學家，所受的訓練愈好。科學界的老名流確應切記此言，時留心給青年學者以適宜的機會。

○ ○ ○ ○ ○ ○ ○ ○ ○ ○ ○ ○

從前我國送學生到外國學科學，向來是無人管理這些學生。那所謂留學監督只是一個專管匯款的人，學生的學業是絲毫不過問，而且不能過問的。學生上學也好，不上學也好；成績高也好，成績十分低也好；他只管將收到的款，按月給他們便了。國內不寄錢的時候，他負一種打電匯款，或商量借款的責任而已。到了現在這種有名無實的監督似乎是已不存在了。

我們指出這種現象，並不是說應回復這種木偶監督；

是想由此指明我國對於此外求學的學生實無一定的計劃。國家每年出巨額的款項，名爲造就人材，實則是委諸『天命』。一批人裏面碰到幾個用功的學生，這就是運氣。如果運氣低，撞着一批懶鬼，也沒有法子處置。至於怎樣幫助有希望的學生真真的造成可用之器，更是從前一般人永遠想不起來的問題了。

如果我們以後專送研究生到外國繼續求學，監督他們求學的勤惰倒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因爲這些學生是在國內大學畢業，有相當的成績，有相當的求學興趣之人。他們自會用功，不必要他人督責着才能勤力求學。怎樣由這些學生中選擇出幾個有希望的，及用何種方法可以幫助這有希望的學生使他們得到充分的訓練，這個問題才真是應當細細想一想的問題。

愈是有希望的學生，愈是應該使他們在外國多學幾年。剛剛頭一遭做完一件好的研究工作的人，往往犯了不自知的病。初生的牛犢不怕虎。這種人如果沒有他們所景仰的人約束一下，往往是有種種絕對非他們所能做的龐大的計劃。再者初有成功的少年人眼高氣盛，是極難同人共事。現在國內的科學方在萌芽的時候，國內實在無一種權威可以使用這種人。所以爲防止這種人回國後的失敗，正應

當使他們在外國多學幾年：一方可以使他們漸漸有了自知之明，並且磨去一些稜角；一方面可以使他們多學一些本領，回國後真能獨立工作。

所以我們主張以後送到外國求學的學生應分爲二級。一級專爲國內大學畢業到外國繼續研究而設的。此級學生的選擇應以其在大學的成績及其經過選派試驗的分數爲標準。此級學生在外國求學的期限只限三年。再有一級專爲在外國研究有成績且的係有希望的學生而設。此級學生之選擇不經考試，而經由一特種委員會按照他們請求書之內容及所附之成績及推薦信，定其合格與否。此級學生在外國求學之年限每次只准一年，但得請求繼續至滿三年爲止。經過這樣兩重選擇，如辦的妥當，應當可以選些人了。

第一級的辦法是一般同意的。第二級的辦法就是一般所不大注意的了。但是國內已有類似的辦法，譬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科學補助金的甲種就頗有是這樣用的，尤其是在用在物理學方面的爲然。他們的確在物理學方面爲中國造了幾個人材。我們希望他們將乙種補助金全作此種用法，尤其希望國內多有些款項專爲造成在外國求學有成績且有希望的人。



(如進口爲原料品或製造品，出口爲農產品抑工業品)；數量與價值的增減，以及無形進口與無形出口的數額，都有連繫的關係。出超者不必卽爲富強，入超者不必一定是貧弱。如英國爲入超最大的國家，而並不妨其爲富有，因其有對外投資的收入，船舶海運的運費，保險銀行之手續費，足以抵補巨額之入超。然而我們中國是不同的。第一中國是農業國而非工業國，工業國之入超，其輸入多爲原料品，農業國之入超則多爲工業品。(惟中國目前則農產品亦須仰給于外國，此爲特殊現象，後當論及。)第二，中國是債務國，而不是債權國。債權國之入超尙可以他國欠本國的債務去抵消，中國則不能，中國每年償還外債及賠款本息之數，計達 103,268,360 元(根據民國二十年度預算)。第三，英日各國，雖逐年入超，然有大宗無形收入，藉資挹注，但他們尙努力提倡有形貿易，深搆關稅壁壘，防止輸入，我國則無形收入甚微，且關稅權不完全自主，不能行保護貿易。因此，中國的巨額入超却正表現了中國經濟的破產與帝國主義者在華侵略的深入。現就今年第一季與第二季的貿易報告來作一個簡單的分析，就可知道中國目前的經濟危機，他的嚴重性正不亞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古領東北啊！

在這個貿易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下列幾點：

(一)入超的驚人數字 按中國素來是一個入超國，自 1864 年以來，僅有 1864,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這六年是出超，1876 年以降，就是長期的入超。入超的數目與年俱增，到 1931 年入超竟達 524,013,669 兩，而打破歷年來最高的紀錄。查去年進出口總值合計爲 2,342,964,719 兩，與前年(1930)相較，其指數僅由 261.3 增至 273.2，乃入超竟達五萬萬四千兩，與前年比較，增加了一萬萬三千兩，指數亦由 404.5 增至 526.6，差不多五倍于民國元年的入超數，這已是非常的驚人，卻不料今年上半年的入超數，竟比去年同時期內更要增高，所以貿易報告(p.18)上說：『自入超方面觀察，第一季(一，二，三月)入超總數爲 119,121,812 兩，與上年(1931)入超 524,013,669 兩之每季平均比較(入超每季平均爲 131,003,417 兩)相差無幾，等于上年之 90.93。且上年入超爲歷年來之最高數，而本年第一季之入口，又正在貿易減退時期，第二期之入超爲數更巨，共計 189,513,395 兩，較第一季超過七千餘萬兩，較上年每季平均超過五千八百萬兩，或超出百分之 44.66。以三個月之時間出入口相比較，其入超數目，已若是其巨，

實可驚人。故本年入超總數，雖未敢妄爲臆斷，然以第一第二兩季過去情形觀之，至少當超過去年入超數，可以斷定。依據本年前半期超過上年入超之比例推算，（即半年間較上年前半期入超多百分之17.8）今年入超總計，至少在六萬二千萬關兩以上，亦未可知。若與1926年之入超每季平均比較，（64,981,620）則本年第一季，已超過百分之23.32，第二季已超過百分之191.64，本年來貿易之逆象，又可以想見矣。』半年內竟有三萬萬兩以上的入超，這是多麼驚人的數字！另一方面，中國對於外國並沒有任何非交換的收入，在航業，匯兌，郵電上，中國處處都處于被剝削的地位，中國所藉以爲入超之對抗的，卻祇有華僑匯回的款項。然而這項匯款，今年卻大大地減少了。據張公權氏在中國經濟學社的演講，『華僑匯款，因世界市面衰敗，從此大減……合起來最多不過一萬二三千萬元，比去年要減少六七千萬元，若是從嚴計算，恐怕今年匯款數目，不過一萬萬元，就要減少八九千萬元。』（中行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二）實際貿易額的減退 今年上半年雖然有這三萬萬元以上之鉅額入超，然而這不是輸入貿易的特別增進，而是由于輸出的激減。換言之總貿易額是減少的。總貿易

額的減退正表示中國對外貿易的衰敗。貿易報告上說：『本年歲首，承世界經濟凋零之後，復繼以一二八中日戰爭，全國貿易，頓受影響，上海以直接關係，貿易下落，自無疑義，其他重要商埠，如漢口九江等地，亦一落千丈，毫無交易可言。貨已到埠者，不敢提取，已定而未到者，亦紛紛退貨。』因此，所以本年上半年的進出口貿易，出口方面『以民國十五年（1926）爲基年，六個月之出口平均指數爲88.87，最低如二月份，僅57.60，即本年二月份之出口貿易，僅等于1926年57%。前半年之平均指數，亦不過等于該年88%。』入口方面，『除二月份指數，爲65.49外，各月均在一百以上。』然而這是與1926年，即六年以前相比較，若與上年（1931）之每月平均一爲比較，則『入口方面，一月份等于上年平均數 86.37%，二月份更落，四五兩月，均超過上年之每月平均，六個月平均爲 83.50。出口方面，則均在 88至100之間，即本年前六個月之出口貿易，僅等于上年每月平均 88%左右。貿易總計，六個月來，均不及上年之每月平均數，且平均僅 77.1%，本年貿易之衰落，及出口貿易之不振，可以推得矣。』不過也許有人說，貿易額價值之多寡，是不足以正確地測定貿易之衰敗與否的，因爲錢幣貿易乃根據商品價格計算之數字，但物價



隨時變動，貨幣價值，不能表示其真實的情形，有時實際貿易數量增加而以物價低落關係，數值反而下減的，那麼，我們再取國定稅則委員會之輸出入物價指數（固然，這一個物價指數僅限上海一域，不能代表全國，然上海一埠的貿易額常占全國貿易百分之五以上，且重要出入口商品，又多經過上海，故亦足表現一般的現象）來折合一下，則知所得的結果亦與前相同。貿易報告中說「物價近年以來，入口方面，增高頗大，1931年平均指數達150.2，本年前六個月，大都在130左右不動，與上年平均數較，則約減低百分之二，出口物價指數，上年（1931）平均為107.5，本年則在90至100之間，變動亦較上年為低，根據物價指數所折合之真正貿易數字，及與上年平均百分比，其增減之趨勢，與錢幣貿易之百分比，如出一轍，出口貿易亦不過等于上年平均百分之七八十。……上表雖為從銀計算，然最近一年來，美匯變動甚微，即折成黃金計算，其趨勢當亦無大差別。」總而言之，本年上半年貿易之衰落，及出口之不振，乃為不容諱言的事實。關於貿易額減退的原因，貿易報告中亦有所闡明，他在結論中說：「本年貿易數字。恐為最近五年來（1928以後）之最低數，其中出口貿易，僅298,920,000兩，尚不及上年全年三分之一（上年為

九萬萬餘關兩）。下半年出口，無論如何發展，本年出口貿易之不及上年數字，似可斷言。或且為近六年來之最低數，亦未可知。此尚在銀價低落之時期中。入口貿易，亦不過六萬萬七百餘萬關兩，不及上年全年之半數，下半年苟時局安定，恐至多亦不過等于上年之入口數字。唯入口貿易之增加，往往較出口貿易為速，事實上均可證明。其下落情形，吾國時局變動（如一二八滬戰）之影響多，而各國經濟恐慌之影響少。世界經濟恐慌，愈趨激烈，其保護報復之程度，亦愈深，對於東亞無抵抗良好市場之我國，其傾銷商品，亦愈為積極。故世界關稅壁壘，限制貿易，在各採用保護主義之國家，其出入口貿易，自受重大影響，但在吾國情形之下，則恐出口貿易之影響多，而入口貿易似無特殊影響也。至于出口貿易，則時局變動之影響，尚不及各國經濟恐慌所影響之甚。吾國銷售外洋之商品，有特殊優美品質，或為各國所必需者，而可勉力維持現狀，其稍能提倡培植或採用替代品者，已無不受各國抵制增稅之影響，絲茶桐油蛋品貿易之日趨下落，即其明証。」（報告P.71—72）。

（三）食糧輸入的激增 吾國為農業國，而年來衣食都要仰給于外國。製造品無論矣，因為我們是產業落後的

國家，想不到我們每天所要吃的米，麥，麵粉，雜糧，亦要外國輸進來，以農立國的國家，而農產品也不能自給，這是最可寒心的。本來，中國近幾年來，因農村的特別破產，農業生產力的減低，食糧是每年都是入超的，然而再

沒有像今年上半年食糧入超增加的驚人！查今年第一季與第二季五穀類的入口為91,032,671金單位，若以六個月內金單位與關平銀的平均比價1.144(註一)來折合，則值關平兩104,141,375兩，而同時期內五穀類的出口僅為16,949,439兩，入超達87,191,936關兩。此中尤以『洋米入口，較去年為增，(洋米多為仰光西貢等地產，而東亞米市，又幾全為日本人控制)上半期合計，入口已有13,453,923擔，值69,745,036關兩，而1931年全年共計，不過值64,375,851關兩，本年半年之數，即已超過上年全年。其中上海一埠，本年前六個月洋米入口，又已超過上年同期90%』(報告P.34)除米入口外，此外如洋麥進口，貿易報告中雖無說到，但我們根據上海銀行調查部發表之『二十一年上半期商情之回顧』(註二)則知今年上期的進口數雖不如去年同期之多(今年洋麥進口為7,382,853擔，1931年同期為9,022,078擔)，然去年尚有本麥出口492,964担，今年則因去年歉收，本麥出口完全絕跡。且因洋麥充斥，華麥遂無

勢力可言，一切麥價，幾全以國外的市價以及匯率的伸縮為轉移，實際的需供，反在其次，所以下半年麥價的高低，係乎國外麥收之豐歉，及匯率的上下，而全不由于本國麥收的大小。

產，農業生產力的減低，食糧是每年都是入超的，然而再沒有像今年上半年食糧入超增加的驚人！查今年第一季與第二季五穀類的入口為91,032,671金單位，若以六個月內金單位與關平銀的平均比價1.144(註一)來折合，則值關平兩104,141,375兩，而同時期內五穀類的出口僅為16,949,439兩，入超達87,191,936關兩。此中尤以『洋米入口，較去年為增，(洋米多為仰光西貢等地產，而東亞米市，又幾全為日本人控制)上半期合計，入口已有13,453,923擔，值69,745,036關兩，而1931年全年共計，不過值64,375,851關兩，本年半年之數，即已超過上年全年。其中上海一埠，本年前六個月洋米入口，又已超過上年同期90%』(報告P.34)除米入口外，此外如洋麥進口，貿易報告中雖無說到，但我們根據上海銀行調查部發表之『二十一年上半期商情之回顧』(註二)則知今年上期的進口數雖不如去年同期之多(今年洋麥進口為7,382,853擔，1931年同期為9,022,078擔)，然去年尚有本麥出口492,964担，今年則因去年歉收，本麥出口完全絕跡。且因洋麥充斥，華麥遂無

(註一)海關金單位與關平銀比價，一月份為1.112;二月份為1.098,三月份1.103,四月份1.159;五月份1.192;六月份1.199,平均數1.144係由此算出。

去年為增，(洋米多為仰光西貢等地產，而東亞米市，又幾全為日本人控制)上半期合計，入口已有13,453,923擔，值69,745,036關兩，而1931年全年共計，不過值64,375,851關兩，本年半年之數，即已超過上年全年。其中上海一埠，本年前六個月洋米入口，又已超過上年同期90%』(報告P.34)除米入口外，此外如洋麥進口，貿易報告中雖無說到，但我們根據上海銀行調查部發表之『二十一年上半期商情之回顧』(註二)則知今年上期的進口數雖不如去年同期之多(今年洋麥進口為7,382,853擔，1931年同期為9,022,078擔)，然去年尚有本麥出口492,964担，今年則因去年歉收，本麥出口完全絕跡。且因洋麥充斥，華麥遂無

(註二)見國際貿易導報第四卷第五期。

糧食而外，棉花的輸入，實占最主要的地位，查去年棉花入口，已躍居全部入口貨的第一位，值179,000,000兩，出口亦值26,900,000關兩，本年上期則出口大為減少，天津棉花出口減落三倍以上，上海較上年同期減落七倍，反之，棉花的進口方面，却較上年同期，增加七十餘萬担(今年上期為2,357,619担，去年同期為1,697,790担)即增加百分之39。

由出入口貿易主要商品類別的分析中，就可知道入口貨中占居最重成分的是棉布，棉花，棉紗，小麥，麵粉，糖，煤油，紙米等，即是說，年來入口值量最多的商品也就是與我們常日生活最有密切關係的商品。農產品的輸入

去年歉收，本麥出口完全絕跡。且因洋麥充斥，華麥遂無

就是與我們常日生活最有密切關係的商品。農產品的輸入

表示中國農業經濟危機的加深，輕工業品的輸入表示中國民族工業的衰敗！今日我們欲圖中國經濟之復興，非根本

從安定農村恢復農村生產，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不可！于此我願對於最近財政部爲限制洋米進口，救濟農村而擬實行徵收洋米進口稅以及實業部擬訂傾銷稅，以期防止傾銷保護本國產業兩事作一個批評：第一，我們既知道洋米洋麥之大量進口，並非純由于他們的價格低廉，而是因爲中國農村凋弊，每年所產實在不足供中國所需，故不得不仰給于外國，今若增稅之結果，則依關稅轉嫁之原理，最終負擔此項關稅的，並非某一特殊集團，而是我國消費之民衆，故進口稅之增加，非必能防止食糧之輸入，而吾儕小民先受其累。第二，縱使各國的商品傾銷者，不轉嫁其關稅于我國消費者，然而我們知道各國商品之所以實行傾銷，實緣商品之過剩，在傾銷者之目的，祇求商品之脫售，不必限于某一定的價格，即以低價售出，較之存諸倉庫，終爲有利可圖。第三，我國的經濟，無論窮鄉僻壤，都已爲帝國主義的商品所侵入，縱令關稅提高後，可稍斂其商品侵略的野心，然而他們仍可輸出资本，在我們內地開設工廠，購買我國廉價的勞工與原料，來肆行其對民族工業的進攻。所以結果無論徵收洋米進口稅或擬定傾銷稅，

怕保護的目的沒有達到，而實際上不過使政府多一筆收入而已。

（四）從『出入貿易埠別概況』中，我們又可以看出僞國奪取東北海關給了我們怎樣重大的影響。查我國對外貿易額，以埠別論，以上海爲第一，次之即爲大連。但上海是入超的埠頭，而大連是出超的埠頭。取今年上半年來說，上海出入口貿易總額爲343,506,000 關兩，占全國貿易總額百分之37.52，但他的入超爲223,632,000 兩。大連爲141,694,000 關兩，占全國貿易額百分之15.44，但他的出超卻達21,770,000 兩。中國的貿易平衡，差不多各地都是入超，就祇有滿洲是出超，因爲中國輸往外國的主要農產品，就是東三省的特產品，如大豆，豆餅，及豆油等，所以東三省輸出的總數，要占全國總輸出三分之一以上。現在『滿洲國』被日本一手所造成後，此後滿洲的輸出不能再算爲中國的輸出，同時自滿洲輸入中國內地的貨物，也要算他是進口貨，而中國輸往滿洲的貨反要被日本排斥了。貿易報告說：『東北各關，大多處出超地位，處第二位之大連關，每年即出超一萬萬關兩左右（1931），東北事件不能解決，各關出入口貿易數字，均須減少，下半年期東北各關之能否報告，尙未可知，否則出口，又當更

趨下減，而入超之數，又當更增高也。」

讀完了本年上本期的貿易報告，令我們感覺到中國今

日經濟的危機，真是壘卵不足以喻其危，燃眉不足以喻其急。一九三二，一一，一日

## 日本侵略政策的歷史背景

劉叔雅

——日本爲什麼要維新？——

甲午戰爭事隔四十年了，二十一條也是十六七年前的陳跡了，記憶力極強的人，也記不大清楚，並且誰有閑工夫去記他。去年九月十八日半夜日本關東軍的一陣地雷火炮，才把大家的好夢驚醒，於是乎就有許多人肯去研究日本。除去喊口號，貼標語的愛國青年之外，還有人用心用意的作精密研究，這本是很可喜的。不過一般人總以爲日本是明治維新之後，國家的財力兵力膨脹起來，工商業勃興，製造品急於要有銷場，加之國內的衛生醫療進步，人口激增，更要力求移民，以謀解決他們那每年增加幾百萬無處容納的人口問題。美洲和其他白色人種的世界又處處不表歡迎，所以纔不得已向滿洲求出路的。但是據我看起來，這些事固然也有相當的關係，未可一概抹煞，但是日本之處心積慮要侵略朝鮮東三省，甚而至於要吞併中國全部，其遠久的動機決非是爲要維持什麼既得權和消納人口

。世人都以爲日本是維新以後纔要侵略朝鮮，滿洲，蒙古，我以爲他們是因爲要侵略朝鮮，滿洲，蒙古，所以纔尊王，倒幕，變法，維新。這中間的因果關係，我和一般人的見解是恰恰相反的。大家如果不相信，我可以舉出日本維新以前，德川氏鎖國時代幾位維新先進的著作爲證。

遠在明治維新以前，德川氏幕府秉政的時代，有一位佐藤信淵先生著了一部混同祕策，說他們大和民族負着統一世界的使命，但看他這部書的名稱其野心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混」者是混一天下，再說清楚些，就是吞併全球的意思。「同」者是萬國來同，書同文，車同軌，再說清楚些，就是要同化世界各國的意思。至於「祕策」，就是怎樣併吞全球，同化世界各國的計劃了。他要用什麼方法去併吞別的國家，我們姑且放在一邊，單就併吞滿洲和中國全部說，有下面這樣一類的話：

「凡侵略他邦之法必自弱而易取處始。當今世界萬國

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無有過於中國之滿洲者也。何者，滿洲之地與我日本之山陰，北陸，奧羽，松前等處隔一衣帶水遙遙相對，距離不過八百里（譯者註，日本一里約合中國六里）其勢之易於擾亂可知也。故我帝國何時方能征討滿洲取得其地雖未可知，然其地之終必爲我帝國所有，則無可疑也。夫豈但取得滿洲而已哉，支那全國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遼東以後（譯者註，佐藤氏著書尙在前清盛時故稱滿洲爲遼東）則朝鮮中國皆次第可圖矣」

日本水戶地方的民風士習素來是樸質勇敢，輕死尙義的。這個地方出過無數的忠臣義士，至今還有所謂「水戶學風」，好比中國的永嘉學派，顏李學派一般，現在仍然有無數水戶的青年，稟承先輩的遺訓，在那裡拼命的作法西斯運動，要想奪取政權，償他們併吞中國，統一全球的宿願。水戶派鉅子會澤安著的新論開卷第一頁就說道：

「神州者大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暨，無有遠邇，而今西荒蠻夷以脛足之賤，奔走四海，蹂躪諸國，眇視跋履，敢欲凌駕上國，何其驕也。」這類的話，當然也和我們中國往年自稱「天朝」而斥歐美各國爲「蠻夷」是一樣的妄自誇大。所不同的，就

是他們能接受西洋文明，精神上，物質上都有突飛的進步。一仗打敗了中國，取得和歐美各國比肩的地位。第二仗居然能把西洋大強國俄羅斯打敗，替亞洲人爭了一口氣。這二三十年中，越發努力向前奮鬥，竟能爬到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地位。土肥原賢二公然說出要獨霸東半球的話來。

荒木貞夫大張口嚷着要懲罰歐美。國際聯盟固然無奈他何，就是有實力的蘇俄和英美也只好受他的欺負。而中國人到今天還是昏天黑地，自誇其精神文明冠絕世界萬國，擁抱着腐朽的枯骨談戀愛。近兩十年來，表面上雖然也有點革新，內裡還是一包腐爛的肉在那裡化膿，其結果恐怕要把心肝五臟都腐爛盡了完結。試看現在政治上，社會上何處不是舊勢力在那裡作祟，那一種舊勢力不是由舊思想產生出來，靠舊思想扶持着的呢？所以日本人說這樣的話，正是他們民族自尊心，自信力的表現，說得出，也就能做得到，中國人祇算是閉着眼說大話。從甲午年的慘敗到去年「九一八」無一次不是唱高調，發空言而受寃禍啊。

遠在明治天皇即位的十四年前，孝明天皇時代的安政元年（八十年前）吉田松陰冒犯當時的國禁，要跑上美國船，偷渡太平洋，到美國去留學，因此被捕下獄，幽囚了六年之後到底處了斬罪。吉田先生是日本維新的原動力，

明治以來許多功臣名將都是他的弟子，這是人所共知，無待細表的。他在監獄裡做的懺因錄上有這樣的一段話：

「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礮略足，則宜開墾封建諸侯，

乘間奪加撓察加，隴都加，諭琉球朝覲，會同內諸侯，

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灣呂宋

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圉，則可謂

善保國矣。」此外如獄是帖上，也有「培養國力，兼弱攻

昧，割取朝鮮滿洲，併吞中國，所失於俄美者可取償於朝

鮮滿洲」的話。吉田先生殉國之後，他的一班弟子們爲要

實現其先師的大理想，才拚命的奮鬥，打倒德川氏幕府，

建立明治維新的鴻業。假使德川幕府也懷抱着併吞亞洲各

國的野心，積極向外侵略，或者也不致於輕輕的就被這一

班人推翻。我敢斷言「席捲東亞，統一全球」的野心是因

，明治維新和日本今日的強盛是果。所謂「尊王倒幕，變

法維新」不過是「併吞東亞，席捲天下」的一種手段而已

，方法而已，決不是他們的國家富強之後才向外侵略，乃

是因爲要向外侵略，所以才發憤圖強的。這本是一件明明

白白的事實，無待鉤深探賾就可以知道的。要明白了這一

點，日本明治初年的征韓論和西南之役前幾次的內亂，中

日，日俄的兩次大戰，日本的參加歐戰，六十年來東亞以

及世界的風雲才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解釋。

關於這中間的消息，玄洋社鉅子的野半介說得最爲明

確透澈，他講到頭山滿的時候，有這樣的一段話：

「頭山氏奔走國事，目的是爲什麼呢？老實說起來，

王政復古，變法維新，其目的並不專在推翻德川幕府，是

想把幕府推倒之後，整軍經武，然後才好完成併吞朝鮮和

中國的大業。這是頭山翁之真正目的，也就是玄洋社同人

之共同目的。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政府當局，祇曉得

一味的改革內政，對於向外侵略的東亞政策沒有一點計劃

，於是西鄉隆盛，江藤新平，前原一誠諸公才斷然的和岩

倉，大久保等分裂，毅然下野回鄉，養晦待時，要想清除

君側的姦臣，實行併吞中國和朝鮮，完成維新之本來目的

。不幸西鄉和江藤都戰敗被殺，頭山翁看見西鄉那樣的人

物都不能用武力達到目的，於是翻然變計，要想用自由民

權之說爲武器，顛覆政府，來達到維新當初的真正目的，

奉戴「萬幾決之公論」的聖旨，以國民的輿論爲千盾，體

奉西鄉的遺志，作不斷的活動。」的野氏和頭山翁的關係

極深，共事最久，真能說出他的心事來。有許多人祇知道

辛亥革命前後受過頭山等人的援助，辛亥革命的期間他和

犬養毅又親自到上海南京來過一次，花言巧語的搗過一陣

鬼，誤認頭山犬養是真心想幫助中國革命，上了大當還不自覺，這豈不是痴人說夢，白日見鬼麼？

總而言之，日本這個民族，處心積慮要吞併中國，南非菲律賓羣島，北自黑龍江和俄屬極東勸察加，在八九十年前早已視若囊中之物，志在必得，日本歷年的內亂和對外戰爭其主因都全在這一點，什麼滿蒙政策咧，大陸政策咧，擁護既得權咧，都不過是一時講出來的口號罷了。當局諸公既昧於日本的國情，又不能力圖振作，把國家誤到這步田地，是不足責的，今日號稱知識分子的一班學者，

如果不能看清楚這中間的因果關係，專在什麼協定，什麼條約上作精密的研究，也還是枝枝葉葉，無關大旨，決研究不出一點所以然來，和那些專講究虛文的外交官之背誦非戰公約，九國協約是一樣的勞而無功。歷史這件東西，不僅是敘述已往的陳述，還可以用他判斷現在的情形，推定將來的結果，所以我才說了這一大堆的廢話。許多料想日本決不敢與全世界為敵的先生們，萬一因我這番曉舌，肯去翻翻那些明治維新前的陳編舊籍，那就是大幸了。

# 北晨叢書

## 日美戰爭

### 蘇俄軍備與俄戰爭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美國海軍上士 達威士著	(每冊五角)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日本十六部 著	(每冊一元)
第三卷	日美果戰乎	日本 軍少佐 石丸藤太郎著	(一元一角)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日本海軍專家 崎忠孝著	(印刷中)
第五卷	太平洋之戰潮	美國海軍上士 易理歐著	(印刷中)
第六卷	日美無戰事	日本清澤測著	(翻譯中)
第七卷	太平洋大海戰	日本海軍少佐 中島武著	(翻譯中)
第八卷	美國海軍戰略	美國海軍少將 馬漢著	(翻譯中)
蘇俄軍備與俄戰爭		日本陸軍大佐 佐佐木一雄著	(每冊九角)

總發行所：北晨社  
 發行所：北晨社  
 發行所：北晨社  
 發行所：北晨社  
 發行所：北晨社  
 發行所：北晨社  
 發行所：北晨社  
 發行所：北晨社  
 發行所：北晨社  
 發行所：北晨社  
 發行所：北晨社

北晨社  
 北晨社  
 北晨社  
 北晨社  
 北晨社  
 北晨社  
 北晨社  
 北晨社  
 北晨社  
 北晨社

## 鞭策週刊

第二卷九期  
 目次

政府和人民應認識自己的地位與力量

日俄戰爭勝敗之預想

中國新年風俗志序

訓詁學中之蒼雅派

康德關於藝術之明言(續)

玉傳諺探討(五)

不失一失

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XYZ

楊丙辰譯

不失

社址東城祿米倉27號

零售每冊四分預訂半年一元

一角全年二元國外加郵資二

元





## 又一個羅斯福進白宮

蔣廷黻

美國歷次的總統選舉沒有一次在我國報紙上得着如這次這樣多的新聞篇幅和社論篇幅。我們總管說，胡佛也好，羅斯福也好，美國的遠東政策是不會變的。我們總管自己勉勵自己，說，靠人不如靠自己，外援不如自助。但是究竟我們有點不放心。我們雖不願明認，心中總覺得美國這次總統選舉的結果與東北問題的前途有不少的關係。無論我們自己如何努力，我們很明白的知道在數年內東北的收復非有外援是作不到的。直到現在，歐美各大國政府對東北問題的態度還是以美國國務卿司汀生氏所發表的爲最明顯。司汀生的態度，據我們看來，還是不着邊際，僅限於不承認違反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的事實或條約，但英法兩國的政府，直到現在，連這句不着邊際的話，還不肯說。所以我們心中總覺得中國這次如要得着外援，雖不單獨來自美國，其主動及中堅必是美國。不但我們如此想，日本更明顯的認美國爲其目前的第一大敵。歐洲的輿論也承認這遠東問題的重擔，第一應由美國負擔。歐洲各國總管口口聲聲的講國聯，心中所想的是美國。

既然如此，那末美國政權從共和黨移到民主黨，從胡佛移到羅斯福，那能與東北問題沒有關係呢？我們的理想回答說，沒有關係。第一，因爲日美兩國在太平洋的衝突是當今國際基本事實之一，且是具有深遠歷史背景的，並不能因爲民主黨一登臺就消滅了。第二，因爲胡佛的遠東政策在過去這一年內並未遭民主黨的議員或報紙的攻擊。這次競選的時候，兩黨都沒有把遠東問題作爲黨爭問題之一。雖然，我們心中不能不有所過慮。第一，我們聽說民主黨主張放棄菲律賓，這豈不是表示民主黨對太平洋霸業的消極？第二，我們平素也聽說民主黨不與紐約銀行銜接近，且向來反對金元外交 Dollar Diplomacy。第三，一九一九年，美國討論維爾塞條約的時候，民主黨贊成而共和黨反對條約中關於山東各款。以後華府會議是共和黨召集的；山東條約及九國條約都是在該會議簽字的。並且在威爾遜的總統任內，美國與日本曾訂所謂藍辛石井協定，而共和黨後來宣布無效。第四，胡佛及司汀生的政策已公佈於世，只待推進；羅斯福至今對遠東問題沒有發表過言

論，而民主黨競選的黨綱，關於遠東問題，不着邊際極了。若依照中國人民的心願，無疑的，下一任的美國總統將仍是胡佛，不會是羅斯福。

大致上，我們的情感未免過慮，我們的理想較近事實，但是事實也不是這樣簡單。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是隨時代變遷的，但黨的傳統也有相當關係。並且現在美國的外交問題不僅過東北問題，還有裁軍問題，戰債問題，銀價提高問題，關稅問題等等。我們的理想和我們的情感都不免斷章取義。我們要了解民主黨的得權與遠東問題的關係必須首先了解美國近年全盤國際關係的變遷。

歐戰初發生的時候，一般美國人都說：「謝謝上帝，這個戰爭與我們無關係」；或說：「謝謝上帝，美國與歐洲之間有個大西洋」。當時威爾遜總統會勸勉全國人民不但政府在政策上宜嚴守中立，即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也要嚴守中立。這種對歐洲全不過問的態度當然是有長久歷史背景的，並不是一九一四年美國人民或政府忽然新創的。我們在這裏不能回溯這個歷史背景不過我們要指出在一九一四年美國仍舊誠虔的保守外交孤立的傳統。這傳統的經濟基礎是美國有絕大的國內商場；經濟上，美國那時幾乎是自足的。在這種狀況之下，美國對外政策的第一要義

是關稅保護政策。直到一九一六年的選舉，威爾遜仍以避免轉入歐戰旋渦爲其大功。但是次年，他就加入歐戰了。歐戰以後，他又親自出席巴黎和議，且以組織國際聯盟爲其使命。不但此也：盟約以外，他與英國協同担保法國的安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年之內，美國的外交澈底革命了。從完全不過問到全過問而且負責的過問；革命也不能不更加澈底。我們無暇來討論這大變更的由及過程，但讀者應認清這變更的大和重要。同時在歐戰期內，美國的經濟組織也經過同等的大變更。戰前，外國資本家在美國的投資多於美人的國外投資；她仍是個負債的國家。戰後，美國就變爲世界上最大的債主國，她的國外投資已超過英國人的國外投資。其次：在歐戰四年之內，美國工廠及工業品的長進真有一日千里的樣子。等到歐戰完了，美國國內的商場絕不足銷售其工廠的出品。國外商場以先是可有可無的，歐戰以後變爲必須的。換言之，美國亦不能經濟自足了。無論美國人願意不願意，國外投資及國外商場這兩件事使美國與歐洲，與全世界同禍福了。

在這個當兒，共和黨反標榜外交孤立的傳統來打倒民主黨。在一九二〇年的大選，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競爭，在外交方面，是傳統的外交政策與革命的外交政策的競爭。

這個傳統政策原先有牠的經濟基礎，這是上文已經說過的，但經過歐戰時期的經濟變遷而又想回到戰前的孤立，這是開倒車。這簡直好像父母硬要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穿他十二三歲時候所穿過的衣服。好了，在一九二〇年的大選，共和黨得勝了，次年起始執政直到現在。國聯不加入；法國安全保障條約不批准；連國際法庭也不加入。也像歐洲太髒了，值不得美國人去染髒。戰債除減輕利息和延長償還時期外，一五一十都要還的。

共和黨的運氣好。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九年，美國人民的富庶幾為曠古所未有。人人都在那裏歌頌共和黨的功德，而共和黨毫不客氣的以功自居。八年的富庶足証共和黨的政策，連外交在內，是完全對的。胡佛在其繼任之初，又批准過一個新海關稅則，其高度和其堅固可比我們明長城。胡佛的運氣真不好；共和黨的福運都被他前任兩個總統享盡了。他繼任的時候——一九二九年三月——美國的農業和少數工業就不景氣。共和黨的救濟方法不外這個新海關稅則。總統及國會都以爲國內商場若能完全留給國內的農業和工業，美國的富庶就可以世襲無替。他們的經濟哲學還是戰前的經濟哲學。一九二九年的十月，紐約交易所的股票狂跌。共和黨說這是一短時期的現象，是投機者

的運用，不出數星期就可復元。這數星期改爲數月；股票仍繼續下跌。直到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總統和國會始承認美國的經濟恐慌不過是世界經濟恐慌的一隅，其病根不限於美國，是遍及於全球。要救美國非同時救全球不可。世界諸大問題之中最與經濟恐慌有關係的莫過於德國賠款及相連的戰債問題，軍備競爭，及關稅的競爭。從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美國停付戰債及賠款的提議起，直到現在爲止，美國又步步的放棄她的孤立，協同歐洲各國來解決這些表面上與美國無關的問題。換言之，共和黨開了十年的倒車從去年夏季又起把車子開回來。十年前民主黨的外交政策，胡佛已於最近這一年內採納了。

正在經濟恐慌強迫着共和黨採納民主黨的外交政策的時候，日本派兵侵佔東三省。我們用不着說，日本從甲午以後就知道遠東問題的關鍵大半在歐美而不在遠東本區；所以泰西多事之秋就是日本在遠東前進的黃金機會。胡佛政府，因爲國情及國力的限制，也知道九國公約的維持非得英法兩國的協助不可。在美國的國策上，遠東問題雖佔主要位置，但在英法則不然。英國雖重視遠東，但大英帝國在目前還有許多更急迫的問題。法國更加。美國要英法協助來維持九國公約；英法就要美國出力來解決軍縮問題

，連帶着法國的安全問題，賠款問題，連帶着戰債問題，及全盤的國際經濟問題，內包括關稅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都得同時解決；想單獨解決遠東問題而擱置其他問題純粹是夢想。所以這個遠東更加督促胡佛政府放棄其孤立傳統。

如上文的分析不錯，那末，羅斯福進白宮與胡佛留白宮是無大區別的。不但遠東政策不會變，美國全盤的外交政策也不會變。因為在最近這一年內，共和黨已放棄其黨的立場而接收了民主黨的外交立場。大區別雖然沒有，小區別則不能說沒有。胡佛這一年內雖大變更其外交政策，但不能無顧忌。黨的傳統不能完全放棄。上下兩院本黨的議員的意見不能不相當尊重，而他們保守的傾向還在胡佛之上。試看去年十月十六日，司汀生給美國出席國聯理事會代表的訓令就可以知道胡佛瞻前顧後的狀態：

政府特授權與你參加理事會的討論，如果這討論有關非戰公約的實用，因為美國也是該約的簽字者。……  
：如果你遇着關於中日爭執其他方面的討論，你只能作旁觀者和旁聽者。

美國代表當日在理事會的言論更加明顯：

我的政府絕不企圖加入任何根據盟約所提的行動。

……你們討論如何實用國聯盟約的時候，我再說一遍，我們是不能參加的。

現在羅斯福一進白宮，他雖不能使美國加入國聯，他的顧忌就少多了。與歐洲合作，盡力的督促歐洲問題的解決，既是前任政府已經進行的事業，又是他本黨的傳統，他可大胆的前進。加之上下議院都在民主黨的手裏。他的政策不得像威爾遜第二任的政策，遭國會的掣肘。所以最後結果，世界諸大問題（遠東問題在內）的發展都更加聯成一片，（成敗當然另是一問題。）並且這遠東問題比以前更加離不了國聯。美國的單獨行動比以前更加要少。

同時還有一種發展加添國聯的重要。法國赫禮歐內閣已接收新賠款案。此時又將表示有條件的接收德國軍備平等的要求。這不是說赫禮歐已放棄法國安全保障的尋求。這個是任何法國政府所不能放棄的。德國不忘戰敗後的損失和壓迫，這是自然的，而德國的人口比法國要多四分之一強，且其加增率較法國為高。但法國安全的保障可有幾個方式。第一，可使萊茵河流域脫離德國而獨立。這個辦法已試過而失敗。第二，可由英美兩國担保，這也失敗了。第三，維持極大的軍備及勾結小協約國與波蘭。這個政策是法國近十年所行的。其結果法國徒得了軍國主義的惡

名而成世界提倡軍縮的衆矢之的。並且這政策使德國更走極端，或聯蘇俄，或不顧一切而與法國決裂。赫禮歐的政策是從國聯求保障。那末，法國必須使國聯的權威提高，且須使國聯具有軍備。近幾日的新聞好像戰債問題及軍縮問題都有相當的進步。這表現歐美政府間的接洽已到相當程度。

至於這種發展與我國的關係則是利害參半的。因為美國與國聯合作來解決這遠東問題，美國的立場與國聯的立

## 侮辱回教事件及其處分

胡適

場是要折中的。美國反日比國聯反日的程度要深刻。同時，美國不積極與國聯合作，則美國不能單獨行動，而國聯亦不能單獨行動。其結果全問題只有擱置。我國表面上有所選擇，實際上絕無所選擇。去冬曾有人提議我國用國聯不如用國際；換言之與其根據盟約而訴諸國聯，不如根據九國公約而訴諸九國會議。那時這個提議已不切實際，此時更離實際遠了。因為現在國聯與國際，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已打成一片了。

十一月十三日

十月廿四日下午，我到北平東車站搭車往天津講演，在車站上看見足足有一千多人有老的，有少的，有長衣的，有短衣的，都拿着旗子，旗子上有許多標語。我走過去細看，才看出大旗上寫的是『華北回民護教團歡送兩下代表』，小旗上寫着約有十種標語，其中我記得的是『封禁南華文藝』，『嚴懲曾仲鳴』，『嚴懲婁子匡』，『爲教爭光』。那一天，有一個火車頭出了軌，倒壓在軌道上，所以我搭的平津快車和回教代表搭的平浦通車都開不出去。天快晚了，歡送的回教民衆才整隊退出月台，前面行的

是軍樂隊，那一千多回教民衆搖着旗子，喊着很熱烈的口號，從月台的極東頭向西出站。四位回教代表在二等車上向他們揮手告別，另有一班人散發四代表答謝送行教友的傳單，聲明他們自誓力爭他們的要求。這千餘民衆走了二十分鐘才走完。聽說司法院院長居正先生也在平浦車上，當然他也看見這一次羣衆運動的熱烈與嚴重。

說也慚愧，我那時候還沒有見着南華文藝，也不知道婁子匡是什麼人，更不知道他說了什麼話得罪了回教徒，引起了這樣絕大的公憤。但我當時就感覺得這事件的重大

，因為這事件必定包含宗教問題，對待宗教信仰的態度問題，言論自由的限度問題，等等。所以我到了天津，見着益世報的記者，我就請他注意這件事。（益世報十月二十五日的社論，是全國注意這問題最早的一篇文字。）果然這事件後來成爲一個絕大問題。因南華文藝婁子匡文中引用了北新書局本年四月出版的一部『小豬八戒』的故事，回教徒認爲這故事侮辱回教最甚，故後來攻擊的中心就由南華文藝遷移到北新書局。十一月六七等日，中常會的談話會與行政院均討論此事，最後由行政院決議處分辦法：一是南華文藝已自行宣告停刊了，原撰稿人婁子匡交法院究辦；一是北新書局應即查封，並將發行人編輯人及著作人依法究辦；一是通令全國，申明民族平等，信教自由，以後各種刊物對於任何宗教，不得稍存侮視。

我們評論這事件，應分兩方面討論，第一應討論『小豬八戒』與婁子匡原文的內容，第二應研究政府此次處分此案的得失。

我們先討論婁子匡的『回教徒怎麼不吃豬底肉』（南華文藝第十四期），和北新書局出版的『小豬八戒』。『小豬八戒』的故事的大意是說豬八戒的兒子，小豬八戒，發願去尋他的父親，因爲牛魔王和羊角大仙和他作對，所以

小豬八戒仇恨牛羊；牛魔王並且殺死了他的母親，結仇更深。小豬八戒做了回回，立誓屠殺牛羊。這書中說：

回回殺牛的時候，還有兩句經語：「不該不該真不該，你不該弄死我奶奶。」

最荒謬的是說：

小豬八戒的豬父八戒就是回回的祖先，小豬八戒的母親就是回回的祖妣。

這兩句話，無論怎麼解釋，都是重大的侮辱。解作民族的祖先，那就是侮辱一個民族；解作宗教的始創者，那就是侮辱一個教主。回教徒認這個故事是侮辱回教，我們對他們表示同情。

據說這個故事是西北部漢回對峙區域內的一個民間故事。我們以爲，即使某地方真有這樣一個傳說，這種故事決不值得編印流傳，更不應該印作兒童讀物，使幼年兒童養成輕侮別人的宗教的惡習慣。近年來，國內學者漸漸知道民俗學的重要，到處有人搜集民歌，兒歌，民間故事，這自然是一個好現象。但因爲國內文藝的貧乏，和兒童讀物的需要，就有一班無識的女人把許多沒有整理，又沒有文學趣味或教育功用的民俗材料編作兒童讀物。這是大錯的。民俗學的材料是應該供民俗學者的研究整理的，不是

可以隨便用作兒童讀物的。兒童讀物應該由專家依據兒童心理去創作，意境不妨荒唐，而材料不可不慎重選擇。凡可以養成仇視妬害的心理習慣的，都不應該用作兒童的教材。

至於婁子匡先生的考據文字，那更使我們感覺到學術界貧乏的可憐可恥了。「回教徒怎麼不吃豬肉？」這個問題，稍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應該有一個依據歷史事實的答案。這歷史的答案是：回教徒不吃豬肉，和猶太民族不吃豬肉一樣，都由於民族長期的經驗承認豬是不潔淨的，容易傳染瘟疫的。豬肉的禁忌起於一種公衆衛生的戒律。宗教上的意義是後來加上去，使迷信的民衆因宗教而遵守更嚴。這本來不須詳細引證的；但爲了解除一般人對於這問題的懷疑，我可以稍稍引證一點可信的史料。回教禁食豬肉的條文見於哥蘭經第五篇第五節：

你們不許吃病死的東西，不許吃豬肉，……不許吃自己倒下的動物，或刺死的，或野獸咬過的——除非是你們自己趕快殺死的。……

我們看這幾種戒忌在一塊，就可以明白原意是防衛不潔淨的獸肉的傷害身體。這種衛生的意義，在猶太民族的經典裏格外明顯。回教起於耶教紀元後的第七世紀；以地域

論，以年代論，回教都逃不了猶太民族的絕大影響。哥蘭經時時提起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和教訓。回教中有許多教義和許多教禮是從猶太民族傳授來的，「割禮」和禁食豬肉是最無可疑的兩個例子。舊約的「利未書」第十一章專論「潔淨的和不可潔淨的，可吃的和不可吃的」，全文凡四十七節，列舉最詳細。我們只能引幾節：

在地上一切走獸中，可吃的乃是這些：凡蹄分兩瓣，倒嚼（即「反芻」）的走獸，你們都可以吃。……豬，因爲蹄分兩瓣，却不倒嚼，就與你們不潔淨。這些獸的肉，你們不可吃，死的你們不可摸，都與你們不潔淨。……

凡走獸分蹄不成兩瓣，也不倒嚼的，是與你們不潔淨，凡摸了的就不潔淨。凡四足的走獸用掌行走的，是與你們不潔淨；摸其屍的，必不潔淨到晚上。……拿其屍的，必不潔淨到晚上，並要洗衣服。……地上爬物與你們不潔淨的乃是這些：鼯鼠，鼫鼠，蚰蟻，與其類；壁虎，龍子，……這些爬物，在他死了以後，凡摸了的必不潔淨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甚麼東西上，這東西就不潔淨，無論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作甚麼工用的

器皿，須要放在水中，必不潔淨到晚上，到晚上纔潔淨了。若有死了掉在瓦器裏的，其中不拘有甚麼，你們要把這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潔淨；並且其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潔淨。其中已死的，若有一點掉在甚麼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潔淨，不拘是爐子，是鍋台，就要打碎，都不潔淨，也必與你們不潔淨。……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我是把你們從埃及領出來的耶和華，要作你們的上帝，所以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用官話譯本）（同樣的訓戒又見於『申命記』第十四章。）

我們看這一大篇諄諄的訓戒，最可以明白這種飲食的禁忌完全起於那個奇異民族的衛生經驗。猶太人從亡國的奴虜苦痛中從埃及出來，在那著熱的氣候裏流離遷徙，時時遭遇大瘟疫。（『民數記』第十六章所記一次瘟疫死者一萬四千七百人。第二十五章所記一次瘟疫死者二萬四千人。）他們的領袖從苦痛的經驗裡磨鍊出來，知道飲食衛生的重要，所以定下種種衛生規律，還恐怕民族不能遵守，所以又假托於上帝耶和華的命令。我們在三千年後讀他們的詳細衛生規律，真不能不佩服那個民族的一班先知的仁心

遠慮和他們的科學精神。（最可驚歎的如『利未記』第十三章以下所記檢驗大癩瘋的條例，其防禦之嚴，檢察之細，為任何民族所未有！）

禁吃猪肉的謎，不過如此如此，有什麼考証的必要！愛作考據的人，何不費幾點去讀讀古猶太民族遺留下的那幾篇詳細精密的民族流亡史料？何不看看猪肉是不是單獨的，唯一的禁忌食物？何不把猪肉排在猶太教人與回教人的各種飲食禁忌之列，然後看看『圖騰』『拜物』等等謬論是否可以用來解釋這許多的衛生禁例？不肯尋哥蘭經，不肯讀舊約，而徵引到那種無稽的『小豬八戒』故事，還要扳起面孔來談什麼『民俗學的立場』，這豈不是中國學術界的大恥辱！

○ ○ ○ ○ ○

我們對於引起這事件的兩種文件，也不免要動點感情，怪不得回教中人要大動公憤了。回教徒此次的公憤使全國人感覺此問題的嚴重性，並且使政府下申明悔視任何宗教的禁令，在中國信教自由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次的抗議可算是已有了絕大的成功了。然而我們對於政府此次的處分，終不能不感覺太過分了。南華文藝原撰稿人婁子匡應該由法院正式起訴，公平判決。『小豬八戒』的著作



人朱揚善沒有地址和職業可查，此人如尚在人世，應該挺身而出來自負文字的責任，聽候法庭起訴。如此人不肯出頭，責任應由北新書局的編輯主任或「民間故事叢書」的編輯人擔負，也可以由法庭起訴。起訴之後，一切應靜候法庭判決。判決之後，如有不服，回教代表儘可以上訴。我們以為最大限度的處分不過如此。這樣辦法還不失為一個希望法治的國家的行爲。

行政院此次不經法律手續，遽然決定發封北新書局，這是很錯誤的處分。發封財產是一種附加刑罰，政府不應在法庭判決北新書局整個法人有罪之前，就執行發封財產之處罰。某篇文字的著作人應負責，編輯人也許應負責，

## 教育罪言

旭生

我上一次已經說明現在的教育不大能養出真正的人才；其所養出的大部分是一班新剝削階級；雖說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用功學生，可是因為他們的推蕩排擠，畢業後無法爲社會安心服務。現在姑且讓一步，設想國家能够想出一種法子，使這一班用功學生可以安心服務，那是不是不久就可以有重要的發明或發現，使我國的科學界可以同先

但書局的全體股東爲什麼應擔負全部財產的大損失？書局中其他享有版權的著作家爲什麼應該替「小豬八戒」的作者擔負財產上的損失？回教民衆在羣衆心理憤慨的時候，提出幾種嚴厲處分的要求，那還是可原諒的。一個號稱法治的政府，不依法律手續，遽然下查封的處分，那是不能叫人原諒的。

現在北新書局已自動宣告停業了。上海書業公會已有呈請政府對「小豬八戒」案「依法持平辦理」的舉動。我們所盼望的也只是「依法持平辦理」而已。

廿一，十一，十五。

進各國度量短呢？那仍是不能，並且差的很遠。因爲：學校中大部分的工作爲求知識，可是知識是件什麼東西？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求？宇宙中間一切的現象不住地在那裏變化；這種變化雖說是不住的，在這變化的現象中間却有一種恒定的關係。吾人對於這些關係，具一種觀察，得到一種觀念，就叫作常識，再加一種比較與研究，得著一種

明了的觀念，就叫作知識或科學。然則知識的泉源是分散在宇宙中間的各處的；應該到宇宙中間的各處，自然界（Nature）的全體裏面去尋找的。幫助尋找的工具裏面，有一種叫作書籍。這書籍的本質是什麼呢？古人說得好：書籍不過是一種路程單子。古人辛辛苦苦到自然界裏面去求知識，把他所經過的路程寫出來，告訴我們：這便是書籍。詳細說一點，書籍不過是或簡陋或詳備的一種遊記。看點遊記，對於旅行的預備，也未始不無小補。可是求知識總要自己去旅行。就使能把頂好的遊記從頭背誦到尾，對求知識的自身真是還隔了十萬八千里！現在學校的受課，差不多全是教學生去念教課書；這一班用功的學生也不過是念教課書，把念路程單當作旅行！我看見一個在國內坐第一把交椅的大學裏面肄業的學生，他爲生物系（並不是文法各系）第四年級學生（並不是初進此系），並且頗用功（不是荒唐學生），他走到天然博物院，並不能分辨桑與榆！他們這樣學生的精力，已盡於念路程單子。將來指導青年，還不就是這一班先生。指導學生求尋求知識，他們從什麼地方能得著知識！我上面所舉的例子，或者少嫌極端一點，可是在中等學校教授自然科學的先生們，對於他們所住在地方的物產，氣候，土宜等事絕不了了者，則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我聽說主張直接教育的衛中先生，在山西時曾爲閻錫山辦一模範學校，他同閻氏約：閻氏對於學生畢業時成績有權過問，至辦理中間時則無權過問。學開的很久了，學生還沒有上課。他老先生終天領著學生們，到山顛水涯去遊山玩景。這個時候，自然有人報告給閻氏，講他的閒話；閻氏問他，他便以成約相抵。這樣玩到很長的時候，他的學生開始上課了，拿出來課本一看，那裏面所說的事情，差不多全是他們所已經知道的。真正的教育大約應該走這一類的道路。因爲發明與發現，並不是一件什麼神奇的，了不得的事情。你如果把學生引到知識真正的根源，自然界裏面，告訴他們說：你們看：這一類的現象，是照著這樣的規則變化的。這就是古人所知道的某某現象，某某定律，你們可以自己觀察實驗，就可以知道牠們並沒有錯誤。某某一類的現象變化，古人也曾研究到，也得到若干的知識，但是那裏面還有若干的困難，牠的困難點在什麼地方，還有待於你們的研究。還有某某部分，古人尙沒有注意到，有待於你們和將來人的努力。這樣一來，已經明白的現象，半明白的現象，未明白的現象，均羅列於我們的前邊，我們立時向半明白或未明白的現象去進攻，真可

以日有所發現，年有所發明。現在不這樣作，却終天在教課書裏面打圈圈，這種教課書，真正同詩賦，策括，八股，白摺大卷有同樣作敲門磚的功用，真是了不得的東西，可是距離學問自身，渺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所以我常說句笑話：自然界這本大書放在面前，我們却不肯讀，不能讀，却專去鑽研小書，摹擬小書！舉目一望，盡是些教小書，學小書的先生，那怎麼樣能行得了！我說自然界，也是廣義的，並不是要偏重自然科學，却忽略了歷史科學或社會科學。比方說：如果想研究歷史科學，不專在故紙堆中尋生活，却注意到地上或地下的各種遺物遺迹，以求得古人的生活狀況，那也是直接研究到牠的 Nature。按着社會的實在調查，精密統計，參互之以歷史上的經過，求得社會變化的階段和定律，那也是直接研究到牠的 Nature。可是這樣的辦法，絕不是我們現在中學或大學的一般先生所能作，所願作的。我常說出以下的比喻：我們現在要教西山，最好不過的方法是到西山去住些時。那邊住起來，每天出去，頂好是帶著科學的器械，觀察那邊的地質若何，地形若何，林木若何，水泉若何，……住了一月四十天以後，雖不見得對於西山的情形完全知道，可是同他人談起，總是親身閱歷之談，不同隔靴搔癢：那才是正當的辦法。

現在教書的人，北方起來，就是南方的人，不惟沒有到過西山，並且沒有來過北平。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對於西山是什麼樣子，連影子也沒有看見過。他們住在南方，搜集到十篇八篇關於西山的記載，聯絡起來，貫串起來，就要同人家談西山。也許有一小部分，聯絡貫串的還沒有大錯誤，可是已經是隔靴搔癢，道聽塗說的辦法。大部分雖然聯絡貫串的好像有點道理，可是實在講起，豈不是那一回事！沒有自己作過科學的工作，却去同學生談科學，那豈不是一件大笑話！可是現在大部分教書的人全是這樣辦法。那想我國的學術界有前途，豈不是緣木求魚！所以，即使這一班的用功學生得到安心服務的機會，我國學術的前途，仍是不能有大起色的。

要而言之，我國現在的教育情形，不是到民間去的，却是從民間出的。換句話說，是現在並沒有人把學者研究的所得，拿到民間去，幫助農人工人，改良他們的生活狀況。却是用教育的方式，把農人工人的子弟拔出來，使他們以後不能為農，不能為工，不願為農，不願為工。又因種種的關係，使他們不能好好的上課，不願好好的上課。就有一小部分很用功的學生，也因教育的不合法，使他們徘徊於學術的門外。這樣的現象，如果不趕緊變更，中





辦學的成績來看，可見我上面所說的不誤。自民十七以後，教育經費，少有增益，教育經費的情形也比從前較好一點，可是教職員獨立作事的精神日漸發展。已成的舊勢力萬不容易有所更動；未成的新勢力方日日有所擴張。不管學校的經費情形如何，止要我開了班次，招來學生，請來教職員，你教育部承認也得承認，不承認也得承認。教育界爲全國大混亂的一個縮影，到這一個時期也完全顯著出來。沒有法子往前辦，以至於把萬不能動用的款項——如學生入學之保證金等——也全行動用。商欠無限的積壓，商人自顧血本，遂不得不提高價額；學校想換商家，而積欠無法清還，也沒有權利換。重重搜刮，層層盤剝，而學校愈病！

對於這樣大不合理的事項，如果想有所改正裁併，那就要草起大閘，說我們學校有特別的歷史，千萬不要挨著！殊不知世界有現實與理想的兩端。漸漸離去現實，近

於理想，才有進步之可言。歷史就是現實的自身，牠本身就是不完備的，惡的。無論怎麼樣好的組織制度，如果貪戀著牠，牠一定要漸漸的變成一文不值的空殼子，以至於爲社會進化的障礙。並且，中國學校這樣的混亂，真是前無古人，中外歷史上那有前例呢？尤有甚者，却可以靦顏無恥，說我們學校有光榮的歷史！我們中國辦學三十年，不惟什麼大發明發現還談不到，以至於什麼少高等一點的科學書，還沒有能翻譯成中文，羞愧汗顏之不暇，還能談到什麼光榮的歷史！像這樣對於軍閥亦步亦趨的教育界，如果不及早回頭，我中國一定要萬劫不復。可是環顧四方，此作彼效，此倡彼和，這一校少好一點，那一校更利害一點；這一時少鬆一點，那一時更緊一點；浩浩蕩蕩，未知所極；障遏百川之橫流，尙未知何日也！萬一！

今天得罪人的話，說的已經不少。暫且打住，留待下次再談。

## 中 年

蘇 生

昨天我接到了一位朋友的一本新出版的詩集。在他那寥寥數言的小序中，有這樣的兩句：「那時候（十年前）還

是初出茅廬的小子，一轉眼快近中年了。」那時我恰好躺在廊上的陽光中，享受那秋末冬初的蕭條景色。小院中是

堆滿了落下的黃葉。有的還似乎不甘心就此埋沒，又掙扎看起來，在空中飛舞一回，方重新落到地上去。夕陽漸漸的掛上了落盡了葉兒的樹枝，留戀着，留戀着。我再低頭看看那本新接到的詩集，似乎也是充滿了幻覺消滅的悲哀與絕望，雖然同情心還仍舊存在。我不禁睜然驚覺，自己對自己說道，「怪不得情景是那樣的蕭瑟，心緒是那樣的哀惘，原來是季候到了深秋，白日變成斜陽，而十年前的少年也都成爲中年了。中年！深秋！在你們中間，不料却有這樣的一個和諧與同情！」

所謂中年的時期，各國人的看法也不一律。從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來，則三十歲至五十歲是中年，五十以後即是老年。至於年未四十而頭童齒豁的，却還不能不算是例外。從歐美人的眼光看來，則有時有五十歲的人，尙自稱是一個少年的，然習慣上則大約是以四十至六十爲中年。然對於這一點說得最好的，我以爲却莫過於下面所引的一個高麗故事。那故事說道：

「從前上帝造動物。他先造了一隻驢子，對他說，『你生命的任務，是給人役使。我給你三十年的壽。』驢子說：『太多了，給我十年吧！』上帝說：『可以』。其次，他又造了一隻狗，對他說，你生命

的任務，是給人役使。我給你三十年的壽。狗說：『太多了，給我十年吧！』上帝說：『可以』。又其次，他又造了一隻猴子，對他說，你生命的任務，是坐着做鬼臉，口中胡說八道。我給你三十年的壽。』猴子說，『太多了，給我十年吧！』上帝說：『可以』。最後上帝造了人，對他說，你生命的任務，是在役使萬物。我給你三十年的壽。人說：『太少了』。上帝說：『那麼，我把那驢子的，狗的，和猴子的壽，都加給了你吧。』人大喜悅，叩謝而去。所以到了現在，一個人雖然可以活到九十歲，但他的人生生活，却仍只有那原來的三十年。三十歲以後，他所過的是那背着重擔的驢子生活。五十歲以後，他所過的是那隨便叫叫咬咬的狗生活。七十歲以後，一個人便只能坐着做做鬼臉，口中胡說八道了。』

這故事，我以爲真抵得過一部人生哲學。他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凡是過了三十歲的人，都免不了要被牽到驢子棚，狗窠，以及猴子欄裏去的。雖然我們有時口咬腳踢的掙扎着，抗拒着，而結果却仍是被拉了進去，所爭的不過一個遲早而已。

到了中年的人，老年人嫌你氣浮心粗，火工未到；少年人說你暮木已拱，少說費話。假使你的心尚有赤血與火氣，年少的人便又有權利來譏笑你，說你人老心不老。故向來缺乏同情心的中國人，對於所謂中年的悲哀，却獨能有一個普遍的了解與同情。正是因為無論何人，到了中年，一切都已命定，絕對不能再容什麼「再磨再煉再調和」，像那位波斯詩人所希望的了。但這尚是淺一層的話。深一層說來，則我們的兩重人格——個人格與性人格——與年歲的比例，恰是一正一反的。個人格的立場，是人品，學問，與才能，故他的進步是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是可以與年歲俱增的。性人格却不然，他的唯一憑藉是青春，故他是不得不隨着年歲而退步的，也不是人力所能作主的。只有這兩重人格的衝突，中年便常有被捲入旋渦而從此沉淪的危險了。

但是，中年果然這樣的可悲嗎？李太白有兩句詩道：「我覺秋興逸，誰云秋思悲？」中年也和秋天一樣，雖是充滿了蕭條零落的情景，但那一種幽逸清高，瀟灑絕俗的境地，却亦惟有中年方能感到。

這個超拔的優越地位，乃是中年的一個特權，少年和

暮年是不能有的。第一，是因為中年是已經飽飲過人生之酒的——無論他是苦酒，或是甜酒，或是甜酸苦辣的酒——故注意力集中於自己的傾向，大抵能比少年為輕淡。他的那顆不羈的心既有了歸宿，那個流浪的身既有了安置；他便當以超然的眼光，和無我的精神，去為社會和文化，做一點儲糧的工作。這工作無論是做在學問方面，言論方面，行為方面，或是事業方面，都足以使世界文化的容量加增，都足以給青年們以一個人格的風範，和一個理智上的導引。第二，是因為中年離開青年的時期，正是不太遠，不太近。不太遠，故對於青年的企求與欲望，能靠了他自己的回憶而發生了解與同情。不太近，故能旁觀者清，故能利用他自己的經驗，去為青年指示迷途。總而言之，假如我們能把人生的目的，從小已移到人類的全體；把人格的中心點，從那個與年歲背道而馳的性人格，移到那個與年歲並道而行的個人格上去，而努力於他的改善與進步；假使我們能這樣的超度我們自己；那麼，即使等待我們的，是一個驢棚狗窠的生活，我們也可以絕對不必恐懼了。

努力吧，中年！落葉與斜暉，原也是好詩奇夢的材料。誰說中年不能有的貢獻？



# 赫胥黎「不善言詞？」（通信）

劉咸

編輯先生：

讀貴評論第二十二號楊亮功先生讀了孟真先生「再談幾件教育問題」以後，就中有涉及赫胥黎不善言詞，拙於教學之語，竊有所疑，願就先生質正之。原文云：『孟真先生又謂赫胥黎不善言詞，以其學問，能引出許多生物學家；但是假若以赫胥黎的學問，又能善於言詞，長於教學，其受教者所獲益，恐怕是更大罷。』又檢視孟真先生原文，（第二十號）僅云，赫氏以『說話太快，思想太速』之故，使初學者『趕不上』。楊先生對赫氏之批評，若係由孟真先生原文演繹而來，似亦有誤。

我個人因欽慕赫胥黎之為人，對於其生平事蹟，略有所知，試述一二，以見赫氏之善於言詞，善於教學。赫氏於哲學固有其獨立之創見，存疑主義（Agnosticism）亦為十九世紀之大生物學名家，但除此之外，赫氏尚不失為一有聲譽之辯說家，及有勳功之教育家。當十九世紀下半期，達爾文，種源論（Origin of species）出版後，為一般宗教家所反對，赫氏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此等人相搏

戰，至不以認猿猴為祖先為可恥，卒之達爾文之大擇學說，賴以昌明，演化論深入人心。論者謂赫氏演講，具貫徹，有力，清楚，懇摯，談諧五優點，非他人所能企及，要非虛語。鄙人正在作赫胥黎傳記，擬以一章題為辯說家之赫胥黎亦以此故。

復次赫氏以擅長言詞之故，其教學法特佳，善用平易句語，述高深學理，美國，奧斯朋（Osborn）者，赫氏之高足弟子也，謂赫氏演講時，不僅材料配置適宜，且聲音高下合度，為人所喜聽，又善用彩色粉筆，作繪圖之用，聽其講者，樂而忘倦。

不寧唯是，英國當一八七〇年前，各學校授生物科學者，大都無實驗。赫氏應皇家礦務學校之聘（一八七二年），首設實驗課程，使學生有實地試驗，訓練手術，理解思維之機會，而不必拘泥於講義及書籍。此法既行，收效甚大，各處學校均仿效之，一時稱為「生物學新法教學。」現今世界各國授生物學者，莫不注重實驗，不知創始者，實為赫氏，謂其不長於教學，其可乎？

赫胥黎勤劬一生，除對於動物學有特殊貢獻外，其餘大部分精力，實盡瘁於教育事業。學校授課之外，常作通俗演講，如工人演講，即其著例。意在將科學智識，輸入平民，致工人有以能一聽赫胥黎教授之演講爲榮者。其感人之深，爲何如乎？

當一八九三年之頃，倫敦學院林立，重復衝突，弊端百出，人才經費，兩不經濟，其情形極類我國今日之北平各大學。英政府因爲改組合併之議，組織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專責其事，此教育史上所稱倫敦大學改組運動者是也。赫胥黎以碩學重望，被推爲委員之一，因建議當局，有所條陳，並草爲計劃，期諸實行，其重要者，計爲：(一)改組後之倫敦大學，應爲整齊合一之團體，不得分開。(二)凡任大學教務，而合教授資格之規定者，概爲「大學教授」。(三)大學校務會應由多數「大學教授」組織之，規定任期(擬五年)。(四)大學爲自身起見，應徵收學雜各費，及接收各方協款。教授費得按等級高下，工作繁簡，在所收費內支出之。各學院間之具有商業性質的競爭教學，一概禁止。(五)教務，考試，訓育等大權，概付于校務會。此外對於各系之配置，實驗室之如何充實，亦多所指陳，大部分爲當局所採納。現今倫敦大學雖仍

爲學院分立，但上有大學總部，統攬行政，主管考試，及法定大學重要政策。緬今追昔，赫氏實爲此項改革運動之首功，非長於教育，具有卓識，能如是乎？

赫氏文集凡九卷，其第三卷題署科學與教育，大都係有關教育之作。就中有實現的與理想的大學(Universities: Actual and Ideal)一文，係赫氏一八七四年在亞伯丁(Aberdeen)大學就任學長(Rector)職時之演說詞。實爲赫氏對於辦大學之主張，及其教育理想。及今讀之，仍不失爲教育學上之名著，足爲吾國辦大學教育者之參詳。

總之赫氏一生對於教育所盡之力至多，造就之人才至衆，楊先生乃謂赫氏不善言詞，拙於教學，豈非厚誣先賢乎？

劉咸國立青島大學理學院

二一，一一，五，

我也是最崇拜赫胥黎的，當我讀了孟真先生的原文，就覺得赫胥黎不是一個好例子。後來楊先生拘泥了這個例子，話說的更重一點，就引出劉先生的抗議了。

孟真先生的本意不過是說，精通一種學問的人，雖不學教授法，也能做好教授。

楊先生的本意不過是說，精通一種學問的人，若學

點教學法，也許更有教授的成績。不幸他們一時都想不出更適當的例子，於是我們最崇拜的赫胥黎就做了犧牲品了。但因此引出劉先生介紹赫氏的通信

，使一般讀者認得這位偉大的教育家與雄辯家，這又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的一個例子了。

胡適。

## 莊士皇帝與趙閻王（書評）

袁昌英

Emperor Jones, Modern Librar y. New York.

洪深劇本創作集，上海東南書店

劇名家阿泥氏 (Eugene O'Neill) 的傑作。牠的劇情略述之如下：

西洋人有一個試人急智的謎，說是有一個大黑人，一個小黑人；小黑人是大黑人的兒子，大黑人却不是小黑人的父親；大黑人到底是小黑人的什麼？思想不迅速的人，不一定能信口答得出這大小黑人的關係。我近來讀洪深先生劇本創作集裏面的趙閻王，也碰上這樣的一個謎。沒得急智如我，如何能猜得中？不得已，祇好請大家來幫我猜。謎是這樣的：一個美國黑人，一個中國小兵；小兵是黑人的兒子，黑人却不是小兵的父親；他們到底是怎樣一個關係？這謎偶然聽來，似乎不通。然而事實却是如此：趙閻王的確是莊士皇帝的兒子。不然，他們斷不至於如此相像。人類思想斷不會像洪深先生與阿泥氏的這般偶合！

莊士皇帝 (Emperor Jones) 誰都知道是當代美國戲

第一幕 黑奴的後裔但是受了新文化洗禮的莊士，已在美國西方的野蠻黑人內，做了皇帝。這是一個無惡不作，無利不取，專以狡猾手段欺人的魔王。然他有他的偉大，使人不能不佩服的地方。他的臣民都恨他，不息地暗中謀叛。有白人斯密瑟士，專與莊士狼狽為奸，以榨取黑人的膏脂。由二人針鋒逼對的對話中，我們約略窺見莊士的已往：他如何因賄受騙，怒殺黑人節呼；如何因不堪苦辱，憤戕牢卒；如何投西遁逃，得為皇帝。他明知黑民不可久欺，故儘量勒索金錢，匯存異國；明知陰謀不易防阻，故揚言已有護符，祇有銀彈纔能致他的命；又明知一旦逃命，非經過附近巨林不可，故預先埋藏罐頭食物，以備不時之需。黑民林木果欲以術制術，搆起鞀鼓，跳起野舞，

趕造銀彈，務必置他於死地。莊士見侍從已經逃盡，鞞鼓聲作，知事不妙，不顧日已西斜，夜之將至，落荒而逃了。

### 第二幕 晚傍，林邊，莊士在地上尋覓預埋的食物：

可是天暗不易找着，刮一火柴，又怕被人發見，於是暗中摸索。一羣無形像的，陰森森的，象徵恐懼的小鬼，約約隱隱在他的左右，徜徉冷笑，與外面遠處的鞞鼓聲相應。莊士窘急中一鎗放去，打得跡影無存，纔敢向林中逃去。

### 第三幕 夜九時，林中做地上，節呼自擲骰子，容顏

寥淡。莊士亂步奔入，一眼見節呼，不勝之喜，熱情地與他打招呼。然而節呼不答一詞，繼續機械地擲骰子。莊士知是鬼，駭極，一鎗打去，萬景皆空。可是外面鼓聲更大，莊士嚇得往亂叢中逃命。

### 第四幕 夜十一時，林中一條大路，路傍大樹直立，

月光澄湛，一切呈幽冥景色。莊士慌張而入，衣着已經破碎不堪，疲極而坐。大路上忽暗然走一羣黑奴，被牢卒監看苦工。牢卒一眼見莊士，也逼促他加入工作。他勉強從爭。牢卒復見他傾泥土於道傍，以鞭打他的臉。莊士憤怒，舉起銚子擊牢卒而發見手中並沒有銚子。氣極開鎗，一切皆散。惟有鼓聲更加宏亮，把他嚇得往內狂奔。

### 第五幕 夜一時，林中大圓空地上有朽木根，圓而寬

大，像個拍賣台。莊士踉蹌入，面目憔悴，神情恐慌，廢然坐於朽木根上，喃喃作禱告耶穌語。圓地忽然悄悄地幻成一塊黑奴拍賣場。男女老少，貧賤富貴，鬧過紛紛不息，忽然叫賣人命令莊士立於台上，作種種拍賣手續。顧主正在估價時，莊士怒極，向叫賣人及顧主兩鎗放去，將一切打得烟消雲散。黑暗中莊士又聞鼓聲隆隆，慌得逃命不迭。

### 第六幕 夜三時，林中做地被四面樹枝交叉得織成緊

密的矮頂。月亮祇能由枝葉內漏些光亮，故全景幽暗。莊士暗然地失神地，坐於中央。忽然景象較明。兩排黑奴，手練脚棍，出現於莊士的後面。他們如同被囚在海船內，被逼着搖船的模樣，搖蕩的節奏中，雜着嗚咽的哀音。莊士睜眼一看，不勝悽惻，全身發抖。既而，如受催眠，他也加入同樣的運動，其聲更是悽愴。頃間，微光消去，一切如舊。鼓聲更濃，更表現勝利。莊士頹然拖着脚，向裏面走去。

### 第七幕 夜五時，河畔大樹下有神座，月色幽秘，遠

景濛濛，浮泛着淡藍煙霧。莊士與囚奴的悲音應和着興奮的鼓聲。不久聲息。莊士蹣跚而入，神情呆滯，如夢中行

；一見神座，不禁肅然拜跪；俄而又彷彿發見自己的錯誤，懊悔不已，呢喃禱祈上帝的保佑。樹後忽然湧出康哥（Congo）的巫師。巫師舞蹈起來。一路舞，一路唸呪。舞的節奏，呪的音板，與鼓聲互爭激昂與急促。莊士起先傍觀，既而漸漸接受舞蹈念呪及鼓聲的意義，口裏也唸呪，腰部也舞動起來，終於完全被魔力征服了。巫帥知道魔神要求犧牲品，并命莊士自獻。轉眼河中湧出一條鱔魚，一雙綠眼釘住莊士。莊士初如夢般，向之蠕行而前。巫帥聲調激厲，舞蹈狂惑，鼓聲更是如山崩如海瀉。莊士忽而翻然悲絕，祈禱上帝救命。他憶及身邊尚餘銀彈一枚，描準鱔魚的綠眼，砰然一聲，把一切都打散了。莊士覆地倒臥。

第八幕 明晨，如第二幕的林傍，黑人林木及其黨羽和斯密瑟士等都來找着了莊士而以自造的銀彈殺害了他。劇終。

莊士皇帝的劇情如此。趙閻王的情節却用不着詳述。

第一幕是描寫趙閻王在營長處當差，如何被老李告知營長藏餉銀不發，如何終於被引誘得殺營長捲款而逃入附近大林的行情。第二幕，趙大（綽號閻王）走到大樹林傍邊，夜深不辨途徑，略事休息時，見營長的鬼出現。他懼極放

鎗，將鬼打散。可是鐵笛銅鼓的追兵來近了，不得已，硬着頭皮，走入樹林去。第三幕，趙大在林子內，看見從前他在長辛店因圖財活埋了的兵士的鬼，和他算冤賬，他驚極放鎗。羣鬼打散了，可是追兵的銅鼓又逼住他奔前程。第四幕，趙大在林子內，得意洋洋數他捲逃的三千元鈔票，預算將來作些善事，以贖罪愆之時，忽有曾經以賭博騙過他的錢，而已經被他害死了的王狗子，又寂然出現於眼前，在地上擲骰子，邀他入局。他盛怒之下，一鎗擊去，打得全景皆空。第五幕是重演他曾見過或會幹過的放火打劫，強姦民女，枉殺平民的行爲。這些冤鬼都來找他，他連放兩鎗，一切湮沒。第六幕彷彿是演述一個判官以威刑逼供他的玩法行爲。第七幕，趙大在林中，精疲力盡，步履艱難，離開鼓聲逼近，却不能動彈，祇好臥倒於地，悽愴的追述他的生活史；述到他在家鄉被洋人欺負一段，洋鬼子果然出現，作種種欺侮的舉動。第八幕，趙大因欲報洋鬼子的仇，加入義和團，設神座，念符呪，手舞足蹈，大施法術。可是舞蹈呪語與追兵的銅鼓相應和。第九幕是追兵趕上了趙大，鎗斃了他，追搜了他的捲款而退。劇終。

這兩部劇本的結構及內容是如此的相似。然而若是將

裏面的細微末節，對話的聲態，動作的姿勢，一一對照起來，那相似的地方，更是數不勝數。姑無論別的，即就趙閻王這混名而言，也一見即知是莊士皇帝而取的。趙閻王既如此逼似莊士皇帝，誰敢辨駁他們沒有血脈關係？莊士皇帝是千九百二十年降生的，趙閻王遲八年出世，故我說趙閻王是莊士皇帝的兒子。這亦無非取長者居上之義。趙閻王是一個中國小兵，莊士皇帝是一個美國黑人。中國小兵爲美國黑人的兒子的謎語，固是有由來的。可是莊士皇帝不是趙閻王的父親，因爲趙閻王的創造者是洪深先生。在他的劇本創作集裏面，從頭至末尾，我們不見隻字半句提及阿尼氏或莊士皇帝，故我們不敢說莊士皇帝是趙閻王的父親。因而小兵是黑人的兒子而黑人却不是小兵的父親，就成爲一個千古謎了。

莊士皇帝是當代戲劇裏面一個不多見的特品。莊士皇帝是一齣悲劇。莊士的悲哀是命定的。命運不是一種外界的無定的勢力，而是個人人格的一種不可免的結果，並且是生命中一種不能避免的條件。莊士的悲哀是他祖宗遺傳給他的，是黑族千百年中所忍受的所包藏的恐懼心在他的性靈深處作祟。阿尼氏在非洲的康哥地方，親眼看見土民中的巫師作宗教式的舞蹈。那舞蹈的節奏及符咒的聲浪，

在土民中威力之大，使他驚疑異常，在他性靈上留下很深的痕跡。所以我們在莊士皇帝裏面所聽見的鼓聲，就是這種含着宗教意義的舞蹈與符咒的節奏。鼓聲初起時，祇是每分鐘七十二拍，與普通人的脈搏相等。莊士的恐懼心，一幕比一幕增加烈度，他的脈搏自然也隨着增加速率，因此鼓聲也一幕比一幕強烈。莊士雖然曾經受過新文化的洗禮，當他的靈魂在深林裏受着恐懼的威脅，一層一層剝下新文化的盔甲，鼓的聲浪裡漫溢着鬼神的威力，直至最後，他整個的非洲靈魂赤裸裸地在淡藍的煙波中披露出來。這淡藍的煙霧，就是由他黑族的悲運中滲濾出來的，也就是莊士臨危時最後一層靈魂的流露。

趙閻王，雖有些可佩服的地方，却遠不如莊士皇帝的充滿意義了。別的姑且不談，洪深先生的鐵笛銅鼓放在這劇裡，似乎沒大意味。以常識判斷起來，幾個兵士或一個隊伍，追趕一個捲款而逃的兵卒，斷不致吹鐵笛插銅鼓，讓他好好地聞聲而遠竄。鐵笛銅鼓在趙大的心理上是不是有如鞞鼓之在莊士心理上那樣大的威脅力，實是一個問題。然而祇要中國的軍隊裏有以鐵笛銅鼓追趕逃兵的特別習慣，那末其餘的都不成問題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武大。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統一的路

胡適

教育改革聲中的師範教育問題

叔永

鄉居雜記(一)

董時進

關中見聞紀要(上)

吉雲

拾親

楊振聲

每期定價

四分。預

定全年五

十期，連

郵費一元

六角；半

年九角。

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

元六角。

郵票代洋

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第二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

#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公司 東亞書局 佩

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

佩文齋(代定) 佩

雲書局 志遠書局 青年

書店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慶

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

學書局 天津書局 精華印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亞東圖書公司(代定) 精華印

上海 文元書局 新月書

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

書局 真茹新中華書店 花

樓山書局 中央書局 天

南京 大中華書局 西北文化書局

西安 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甘肅 派報社 胡正興

武昌 派報社 胡正興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無錫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濟南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廣州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重慶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雲南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漢口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汕頭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興寧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成縣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浙江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山東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徐州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 統 一 的 路

胡 適

這一期的本刊付印之日，正是國聯行政院會議開幕的第一天，也是日本政府發表對李頓報告的意見書全文的第二天。這次國聯行政院會議對中日事件如何處理，有何結果，我們此時還不能有可靠的推論。日本政府的意見書，我們沒有看見全文，只見了一篇短的摘要，但可以從這摘要上推知那是一篇很蠻橫無理的對世界公論的挑戰書。我們在沒有看見全文之前，儘可以不理會他。世界上雖然也偶有爲日本辯護的議論，然而在大體上我們可以相信這一篇意見書是不會變更世界譴責日本的公論的。

只有一點，在這個時期似乎值得我們的討論。日本此次發表的意見書好像特別注重「中國不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和「中國自民國以來迄今日係近於無政府的狀態」那兩句舊話。對於這種論調，李頓報告書（頁十七，外部譯本頁二二）已替我們提出這樣的答覆了：

中國過渡時代的景況——那不能避免的政治，社會，文化，道德的紊亂——雖然是很可以使她的缺少耐心的朋友們失望，並且引起足以危害和平的敵意

然而中國儘管有種種的困難，阻礙和失敗，却也做到了不少的進步。在這一次爭執之中，常常有人發議論，說中國「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或者說她「陷於完全紛亂和駭人聽聞的無政府狀態之中」，並且說，中國的現狀應使她失去國聯會員國的資格，不得繼續享受國聯盟約裡的保護條文的保障。

在這一點上，我們何妨回頭想想，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與會的列強所持的態度完全不是這樣的。然而，在那時候，中國有兩個完全分離的政府，一在北京，一在廣州；國內又有大幫匪亂，內地的交通時常受障害；而漫及全國的內戰當時正在準備中。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三日，華府會議還正在開會時，內戰的通牒竟送達中央政府；戰事的結果，中央政府於五月間被推翻；後來北京成立了新政府，張作霖上將在七月間竟宣告東三省獨立。當時中國至少有三個號稱獨立的政府，其他實際上自主的省分



還不算咧。

現在雖然在有些省分內中央政府的權力還是薄弱的，究竟還沒有公然否認中央政權的；若中央政府能這樣繼續存在，各省行政，軍隊與財政，都可望逐漸變成『國家的』性質。去年九月間國聯大會所以選舉中國入行政院，上述的幾點當然是其原因之一。

李頓報告書答辯此點，用華府會議時代的中國政治狀態來作比較，說，當日與會的列強（日本在內）並不會因中國有內亂而否認中國的國家資格；又說，中國今日的政治局況比一九二二（民十一年）好的多了，所以一九三一年九月有被選入國聯行政院的資格。其實日本人攻擊中國不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的論調，是去年九月以後才起來的，起初不過是一兩個阿世的法政學者倡出此說；十月中上海開太平洋國際學會，有一個日本代表提起此說，引起中國代表的責難，後來這位日本會員還當眾道歉，說他不過是引証一位英國法理學家的理論，他自己並不信此說！但日本的軍閥認此說為可以利用，在這一年之中，此種論調就屢次見於日本政府的公牘及宣言之中，成爲日本侵略政策的唯一辯護理由了！我們看這種論調在這一年中驟然變

時髦的歷史，可以明瞭日本軍閥政客的行爲真是藥死了人然後補開脉案，絞死了人然後搜求證據！

話雖如此，我們自己却不可不反省。我們不應該引李頓報告書中答辯日本人的話來替自己解嘲；我們不應該自安於這個過渡時期不可避免的紊亂狀態之中。我們明知道敵人詆毀我們的話是一種藉口，但我們應該努力不再給敵人可以有藉口的材料。我們固然不是一個完全沒有組織的國家，但我們的政治組織確有應該努力改進的必要。我們看此次山東內戰的發生與處分，我們看此次四川內戰的擴大，這都應該使我們低下頭來感覺莫大的恥辱，感覺我們真不敢抬頭的羞恥。我們應該承認自己太不努力，太不長進，所以過渡過了二十年還不會渡過這些不能避免的紊亂。

眼前就是中國國民黨的三中全會了。我們希望，在那個大會的席上，負有政治責任的諸公，應該把一切對人對黨派的小問題都暫時擱起，打起精神來想想中國當前的唯一大問題，就是：怎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怎樣組織一個可以揹負救國大責任的統一政府？日本軍閥政客詆毀中國不統一，無組織，無政府的議論，別人可以不保，負有政治責任的國民黨諸公却不可不讀，不可不銘刻在心上。

如果這樣空前的國恥與國難還不能驚醒我們的迷夢，如果敵人這樣的公然嘲罵還不能督促我們努力做到統一國家的目標，那麼，這個民族真不配自立於天地之間了！

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汪精衛先生在中央黨部紀念週的會場上有一篇演說，提出「用何方法達到統一的目的」的問題。他提出了三項辦法：

第一，能夠統一的各省，如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應替他們解決困難，極力整頓，建樹起近代政治的榜樣來。

第二，名義上服從中央而實際上不完全一致的各省，應該詳密考察他們的政治；其中有一部分較好的，應該打算以建設來求統一，以均權來求共治；但是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共赴國難的目的。

第三，民衆組織起來，如國民參政會以及各省各縣的民意機關。因為必須民主政治扶植起來，各省割據的局面纔能根本推翻。

這三項辦法，其實是一個辦法的三個步驟。我們認為這是國民黨的領袖人物第一次公然承認一個不必完全求一致的統一方案，這是值得全國關心政治的人的注意的。近年來談統一者的大病就在於妄想全國一色的統一，而不肯

虛心承認事實上的不能一致。因為夢想一致，所以一面要用武力去統一，一面對於鞭長莫及的省分又只求名義上的「易幟」，而不復計畫逐漸「國家化」的步驟。汪精衛先生這篇演說的精采地方在於老實承認一個不一致的統一國家，把全國分作兩個大門類，一是「能夠統一」的直轄省分，一是「名義上服從中央而實際不完全一致的」遠道省分。前者譬如德意志的普魯士，是必須努力整頓成一個近代政治的榜樣的。後者他又分作兩小類，一類是政治較像樣的，應該「以建設來求統一，以均權來求共治」。一類是政治落後的，應該至少也要能共赴國難。

在這裏，我們可以指出，汪先生的計畫在實際上就是一種聯邦式的統一國家。若有人嫌「邦」字刺眼，不妨說是一個聯省的統一國家。其實這是一個文字上的爭執，不成實際上的問題。如羅文幹先生在他的「獄中人語」裏曾有反對聯邦論的話：

北美：各邦或人種不同，或宗教不同，或言語不同，法律不同，風俗不同。簡言之，大抵皆先有邦而後有國。我則何如乎？我則先有國而後有省，人種，宗教，法律，言語也文化，無不同。彼由邦而必使成國，今我已成國而再強分爲邦，予期期以爲不可

也。然而他在同書裏又說：

省之組織，亦宜予以多少之權，自定制。二十二行省，情狀貧富不同，地勢及人才互異，若強爲一律，詳細規定，事實不能。

其實新疆與廣東福建的不同，何止美國羅得島與烏爾芒（Rhode Island and Vermont）的不同？美國最初之十三州何嘗有人種言語風俗等不同呢？（法律有小差異。）羅先生也承認各省「貧富不同，地勢及人才互異」，所以也主張各省應有多少「自定制」之權。我所謂「邦」，也不過如此而已。至於「已成國而再強分爲邦」之說，事實上也不然。今日之大患正因爲五六十年來，離心力超過於向心力，分崩之勢遠過於統一之勢，二十二省無一省不曾宣告過「獨立」，今日雖有名義上的服從中央，事實上各省自主的程度遠過於美國與德國的各邦：軍隊是獨立的，是可以自由開戰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區軍人派的，稅收是各地自爲政的，貨物過省境是須抽重稅的，甚至於過防區也須抽重稅的；省久已成爲邦，所以有「由邦再組成國」的需要了。（但我已說過，邦與省只是文字之爭，我決不願固執。）

言歸正傳。汪先生提出的「以均權來求共治」一句話

，最可以表示他心裏確有聯省式的統一制的意義。均權的意義應該是把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明白訂定：或中央列舉權限，而其餘權限都歸各省依各省的情形自行訂定；或明訂地方權限，而其餘權限統歸中央。依現在國內的情形，似應該採用中央列舉權限而以餘權歸地方的方式。汪先生所謂「以建設來求統一」一句話的意思不很明瞭；依我的揣度，他的意是要用鐵路，電綫，無綫電，航空等等交通上的建設來連貫那較遠的省分，使他們逐漸和那中央直轄的區域打成一片。

最後，汪先生的第三項辦法，「扶植民主政治來根本推翻各省的割據局面」，我們也認爲很重要。現在統一的最大障礙是在各地割據的局面之上絕沒有一個代表全國或全省人民的機關，所以割據分裂的趨勢終無法挽回。挽救的方法只有在各割據防區之上建立全省民意機關，在各省割據區域之上建立全國民意機關。只有國會和省議會一類的民意機關可以超越一切割據的區域，造成一個統一國家的最高統治權的基礎。也只有這一類的民意機關可以領導民衆在法律的軌道內逐漸造成制裁割據軍閥的勢力。（關於民意機關的問題，將來另有討論。）

所以汪精衛先生的三項辦法，可以歸納成幾個原則：

- (一) 從近處下手，先造成一個模範的中央政治區。
- (二) 發展交通，以造成統一國家的物質的基礎。
- (三) 中央與地方均權，以造成共治的統一。
- (四) 建立民意機關，以造成超越割據局面的『全國的』最高統治權，以造成統一國家的政治的基礎。

## 教育改革聲中的師範教育問題

叔永

改革教育，似乎是現今政府很想嘗試的一種事業。在三四個月前，有陳果夫先生在中政會裏的改革教育的提議，有教育部改革北平各大學的計劃，最近又有取消師範大學的傳說。我們雖不知道這些計劃或動議實行的可能性怎樣，但至少我們曉得在政府當局的腦經中，曾經有過這樣一番擬議。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改革方案和教育部的改革北平各大學計劃，已成過眼的雲煙了，改革師範教育的事件，則正為教育界所注意，鬧得甚囂塵上。我們因為這個問題的重要，甚願以局外的觀察，貢獻一點旁觀的意見。

這個問題所以在今日引起這樣多的注意，除了師範教

我們覺得這個方案是值得認真的考慮與試行的。我們希望在三中全會中有這一類的議題與討論。倘使日本人的冷嘲熱罵能够使中國從分裂紊亂之中爬出來走上統一的道路，這一年的苦痛的代價也還不算完全沒有結果。

廿一，十一，廿一夜。

育的本身外，至少還有歷史經過和地方環境的關係。就歷史方面說，在民國初年，全國本有六個師範教育區，設立了六個高等師範學校。至民國十年學制改革以後，這六個高等師範，都漸漸地合併到當地的大學裏面去了，（瀋陽高師歸入東北大學，南京高師歸入東南大學，廣州高師歸入廣東大學，武昌高師歸入武漢大學，成都高師歸入四川大學，）僅留下一個北京高師的後身——北平師範大學，成所謂僅存的碩果。所以現在談到改革師範教育，同時不能不想到這個碩果僅存的師範大學，不過是歷史演進的繼續和學制改革的尾聲。

說到地方環境，我們不要忘記了北平是國立大學最多

的所在。近年來，雖然經過了相當的裁減合併，但除了城外的清華大學外，城內還有北京，北平及北平師範三個國立大學。這在教育不發達和教育經費常鬧飢荒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奇異的現象。記得一年前國聯派來教育調查團在北平調查的時候，他們對於這個現象，曾經表示懷疑。最近我同新由德國來平的某教授談到大學問題，他也說在德國沒有一個城裏有三四個國立大學的辦法。也許因為我們大學的程度幼稚，三四個大學，敵不上他們一個的質和量；然唯其如是，愈不能不有斟酌損益，使全個的組織近於合理化的必要。因此在這個改革教育的呼聲裏，這個碩果僅存的師範大學，時時感覺岌岌不能自存的危險。

除了這兩點之外，最主要的自然還是那根本問題，那便是，師範教育的本身，是否必須要一個特殊的大學來實施與進行。換一句話，現今師範大學所施行的訓練及研究，是否可由普通大學來代替。因為這個問題的重要，所以師範大學的三十八教授聯名具呈教育部，力爭變更師範大學制，即根據此點，陳述五大理由。他們說：（一）中學師資，非受師大之專業訓練，不能勝任也；（二）教師之教師，尤非受師大之專業訓練，不能勝任也；（三）師大之課程，與普通大學之程度相當而性質全異也；（四）師大之環

境，又與普通大學之環境不同，不能以大學之教育學系代替之也；（五）師範年限亦應延長，不能縮短，大學畢業而僅受一年或二年之師範訓練，定感不足也。（見本月十日北平各報）這些話，說來似乎都有相當理由，但細按之，沒有一個理由可以說是十分確定不易，因其所謂「專業」，所謂「性質」，「環境」，皆不免失之於攏統，不容易得一個明確的觀念的原故。

我們以為要討論這個問題，應從師範教育的內容入手。所謂師範教育的內容，依我們想來，應該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智識的本身，如外國語，國文，算學，物理化學等等，這是所以為教的。一是技術的訓練，如某科的教授法，某種教材的選擇運用等等，這是所以行教的。一是教育學的研究，如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教育社會學等等，這是教授法，教材選擇等等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成為少數學者的專業，普通做教師的人，自然不能不有相當的了解，但不能作為一種普通的訓練。要是我們這個分析，還不十分錯誤的話，我們可以看看，甚麼是普通大學所能做的，甚麼不是普通大學所能做的。

第一，智識的本身。我們實在看不出普通大學的物理，化學，或英文，算術，和師範大學的物理，化學，英

文，算術，有甚麼性質上根本不同的地方。要說普通大學務「博」而師範大學務「專」嗎？我不曉得所謂「專」的意義是怎麼樣。若所謂「專」是指單簡而言，這是一個規模的問題，普通大學的「博」正不害於師範大學的「專」。

若所謂「專」是指高深而言，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不但師範大學要「專」，普通大學也必須要「專」。所以拿「專」與「博」來分師範和普通大學的課程性質，是不對的。

我們以為目下國內大學的大病，正在沒有做到「專」的一個字。我此處所謂「專」自然是指高深的「專」，而非指那單簡的「專」。高深的「專」，我們要假定他對於基本的功課，有澈底的了解與確實的訓練。對於專門的功課，曾做過廣博的搜討與獨立的研究。這與所謂「課程的統系化，常識化，精攻不令偏枯，深入方能淺出」，根本有點不同。我們以為一種學問，無論是自修也好，教人也好，必定要有心得，有源頭，方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如單靠了口耳分寸，展轉傳述，自修固不能有成，教人尤不易發生信仰。拿任何一種科學作例，必須自己作過一點獨立的研究，然後對於科學的原理和精神，有一個深切的了解，教起書來，自然頭頭是道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在文學一方面，亦莫不然。除非自己能讀能做，是不易得到學

生的信仰，指導學生的途徑的。所以我們以為目下大學的教育，既然同是向專的方向走，那末，他們對於智識本身的目的，可以說是一致的，更不必有甚麼普通大學師範大學的分別。

第二，技術的訓練。技術的訓練，自然要有特殊的環境，不過環境還應該加以分析。我們以為一個學校所能給與學生最大的環境影響，莫過先生的學問與人格，其餘的都可以說是次要。就師範教育說，一個善於教學的先生，他自己教學的方法，就是一個活的榜樣。從他受教的人，當然在不知不覺中，得到許多好的教授方法，這豈不比讀幾本教授法的書強得多嗎？又如要養成學生讀書用功的習慣，必須有好學不厭，誨人不倦的先生。所以我們以為若是教學技術的養成，有待於環境的影響，那末，先生的良否，實為造成環境的最大關鍵。說到此處，我們又覺得這個問題，不是普通大學或師範大學的分別問題，而是某大學的教授是否良好的問題。除此之外，所謂環境問題，大概尚有實驗學校的一件事。可是據我們所知，凡從前高師或現今師大所辦的附屬實驗學校，不到幾年，都漸漸地宣告獨立。研究教育的先生們，既然無法過問，學生們要去實習，簡直同到外面不相干的學校一樣的不受歡迎。所以有

的附屬學校，儘管辦的成績甚好，但與其稱之為實驗學校，不如稱之為模範學校之為確切。無論如何，他對於教學技術的養成，是不發生多大影響的。

第三，教育學的研究。從人性發展的方面說，從社會影響的方面說，教育學都有蔚成專科的可能，所以我們對於教育的科學的研究，認為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不過就人性研究說，教育學只是心理學的一種應用；就社會的關係說，教育學又是社會學的一個旁支。在合理的編制上，當然須與純粹心理學及普通社會學合在一起，最能得到研究上的便利。可是我們所不明白的，有的大學竟把心理學分成兩組，在理學院有純粹的心理學，在教育學院有教育的心理學。這不但是重床疊架，於經費上很不經濟，恐怕於研究上也很不便利吧。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若是不願聽其自然，則應裁併教育心理學以就純粹的心理學，不應裁併純粹心理學以就教育心理學，當然是一定不易的道理，即小喻大，教育學在普通大學中研究，不比在師範大學中研究吃虧，似乎是可以斷言的。

從上面所說的種種方面看來，我們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那便是，凡現今師範大學所施行的訓練與研究，無不可拿普通大學來代替。自然，我們所謂拿普通大學來代替

，並不是說普通大學的功課，即等於師範大學的功課，而要經過相當的斟酌損益，方能適合於師範教育。不過，以現在國內較好的普通大學，和現在唯一的師範大學相提并論，而說師範大學所能授的功課，所能給的訓練，普通大學不能授，不能給，設非別有成見，恐無人下此定論。即就延長師範教育的年限而論，與其行之於師範大學，不如行之於普通大學。因為在原則上，師範教育，既可以在普通大學中進行，則其教育的效率，當然須以其設備程度的高下為標準。設備好，程度高的，自然可以事半功倍，反之，則徒勞而無功，這也是事實的顯而易見的。

末了，還有一層，我們希望大家注意的，便是所謂歷史的觀念。旭生先生在他的「教育罪言」中說的好：「這樣不合理的事項，如果想有所改正裁併，那就要羣起大鬧，說我們學校有特別的歷史。……殊不知……歷史就是現實的自身，牠本身就是不完備的，惡的。無論怎麼樣好的組織制度，如果貪戀着牠，牠一定要漸漸的變成一文不值的空殼子，以至於社會進化的障礙」這個話是完全對的。我們看見近來一班中學程度的退化（這是近年大學入學試驗所指示的）和小學教法的不好（這是我們一般有小孩的人所同感的），不能不對於這些教師，及教師的教師的

訓練起了疑惑。我們以為師範教育確有大大的改革整頓的必要。我們上面所說的，都是就原則上立論，至於實際改革，應該如何着手，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二十一，十一，二十一。

## 鄉居雜記 (一)

董時進

我素來認為要知道鄉村的秘密，和農民的隱情，惟有的到鄉下去居住，並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鄉本土去居住。攜着表格到鄉下去從事調查，祇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確的答案。我因為要明瞭鄉間的情形起見，早想回到我鄉下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鄉村調查，祇是去居住，希望藉居住，自然而然的認識鄉下。今年暑假，我果真回到四川我的老家所在，並且幼時曾經居住過好些年年的鄉間，去居住了一月。在這一月之內，無意之中得悉了鄉間許多情形，聽見了不少的故事，並且因此引起了一些感想，現在拉雜寫出來，供獻給留心農村問題的人們。

我們還未到鄉下，就感到一件麻煩，這便是用錢的事。從湖北宜昌起，幣制就受川省的支配。宜昌用的銅元是當五十的，每銀元一塊，要換錢七吊（每千文為一吊）我把一個當二十的銅元給叫花子，他還不肯收，他要當五十

的，因為那才是錢的單位。溯江而上到萬縣，用的是當一百的銅元，洋錢每塊換六吊七八百。我們由萬縣起坡，走到萬縣和梁山交界的地方，就開始用當二百的銅元，斬成兩塊就各當一百，斬成四塊各當五十，每洋一元約換二十吊上下。我說二十吊上下，因為錢價變動極快。在我們到梁山縣城的三四日以前，洋元曾經換到二十七吊，但是我們到該處的一天，就只換十七吊，並且以白銅元為限，黃銅元兩枚作一枚。由梁山往西便是執江，即我們的目的地。但是還不等走出梁山的境界，洋價便是二十四五吊，黃白銅元一樣通用。一天的路程，銀價和幣制要改變好幾回。一直等到我到了家鄉，纔將洋價的變遷打聽清楚。據說，前數月銀元約換十七八吊，端節後不幾日漲至二十一二吊，後來有一天當日由二十一二吊漲至二十四吊，午後即有人拒絕使用新二百黃銅元。原來四川當二百銅元，第一有大小之分，大的係白銅製，比洋錢還稍大些，小的與北



平當二十銅元一般大。在多數地方，大銅元已將絕跡，市上通用者均係小的。小銅元之中，再分黃白二種。黃之中又分新舊，新的比舊的稍小，據說是隣近某縣新製，連日運到很多，所以價格大跌。製販銅元是四川軍閥發財的一個法子，他們收買破銅爛鐵，隨時製造。所製的銅元，是一塊形狀不整，字跡不清的破圓板。銅元的價雖賤，然而總比破銅的價高得多，所以製銅元是很賺錢的。等到市上充斥，銅元價暴跌，或被拒絕使用時，已經早到了老百姓的手上，這是老百姓被剝削的一個方法。

洋價由上面所說的二十四吊，到下一場，（即一集市日，每三日一次，例如初一，初四，初七）便漲至二十七吊。（此時我已到鄉下）並且凡是黃銅元，不拘新舊，都被拒絕使用。後來由官廳出示，規定黃銅元換二十六吊，白銅元十六吊，但是花用時，黃銅元實際又是二作一。從那天起，黃白的價錢，紊亂非常，一日數變，忽而二作一，忽而十作八，忽而又二作一。甚至於同時同地，甲用是二作一，乙用又是十作八。反正吃虧的總是老百姓，佔便宜的總是也有人。試為一般作小買賣下苦力的着想，則拿到手的錢，馬上就大跌價，甚至於用不出去，是何等苦惱。當這幾天，官廳似管非管，所以洋價的變動，格外的大

，後來才正式的規定，黃銅元一律十作八。當時在隣接的梁山，已經早是二作一，但是人民還是服從，可見人民之馴。不過大家都知道這局面不會久，所以凡是拿到黃銅元的，都趕快把他用去。當時也就有一種傳說，說是官廳之所以規定十作八，是因為城內各機關，還有許多黃銅元未用出去，等到他們花出去之後，就會二作一。那時我聽見殊不肯信，但是過了一星期之後，果然改為二作一了。

當二百銅元的使用，各地也不同，單說我們的附近各縣，有黃銅元通用，而白銅元須打八折的。（據說黃銅元是該地製的，白銅元是外來的，所以被排擠。）又有只用老大二百，而新的不拘黃白一概不用的。

四川的苛捐雜稅，是全國最著名的。吾鄉農民出款，大約可分為一種，一即糧稅，二即煙款。還有隨時勸派的指名捐，以及各種特別捐，因其係臨時性質，姑且不說。

本鄉的田地，據說是康熙時丈量的，以水田五十方丈作收穀一石論。每石田納糧一升，原先納穀，後來改為納銀，每年臨時照市價合銀，隨後規定，每穀一石，改作糧銀一兩。到光緒二十年左右，每兩糧實納銀約五六兩，後來因川漢鐵路募股，加派五六兩，至今未取消，現時每兩

糧實納正稅約十七元半，加上附稅，每兩約五十元（附稅在鄰縣有更多的）。正稅每年繳納次數不定，近幾年每年約四五回，現列已繳至民國四十年。按本地穀價，歉收時每石可達十元以上，豐收時每石祇值三四元，今年豐收，頃間祇值三元半。百石穀可值三百五十元，若上五次正糧，即須納八十餘元，加上附稅約百二十元，逾總值三分之一，其他特別捐款不計。（例如本年即有所謂救國捐者，全縣須出七萬餘元。）收百石穀的，本算富翁，但是生活還不易維持，從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何鄉下土地並未減少，而人民都會變窮。這便是由於一，人口增加，土地分散；二，即使土地多，而土地的出息要被人家拿去，不能歸自己。這樣焉得不窮。（在綏定地方，聞每兩糧正附稅約四十元，外派軍費約二百元，他種雜款三四十元，合計約三百元。許多地主，棄田逃走。軍隊中人，即將錢在本地高利放債，每百元每場——即每隔兩日，取息二三元。）

煙款全縣每年約出十餘萬至二十餘萬。這是專指種煙者出款，運銷稅不在內。（本縣人口約七萬餘戶）但是人民實際所出，總要加倍，所加的，即是中間經手的人，例如保甲，役吏等，中飽了。

煙款分三次徵收，第一次約在頭年九月開始，至十一

月或十二月止。隨着即徵第二期，至陰曆年底為止。第三期自三月起至鴉片收割為止（約在五月）。在第一期徵收時，因種煙面積尙不確定，所以繳納數目，是任意攤派。到第二期方始決定每家應出幾何。派款辦法，名目上是按每家種煙面積分攤，實際上是極不公平的。在一縣之中，各鄉鎮的負擔，輕重已不一律，在一鄉鎮之中，各閭鄰又不同，在一閭鄰之中，各家亦不同。有勢力的，可以多種煙，少出款，愚弱的種煙少，出款還是多。繳款屆期如果未交齊，馬上就會有隊伍派到本村鎮，坐索，押着保甲，向未交款的農民催逼，食宿零用一切，全由被押者負擔。那次當我在鄉下的時候，正遇着這回事情。許多鄉下人，真是被壓迫得苦，但是有的怎樣也逼不出錢來，因為他們實在是乾涸的，而且整個地方也是乾涸的。所以即使出高利，到處挪借，也借不到，即使在市場上搜，也搜不出多少錢來。鄉下括錢的殘酷，要使軍事領袖看見，也未必無動於中，不過他們一則看不見，二則是要錢用，沒辦法。他們想增加資財擴充實力的時候，那還顧得到鄉民的呻吟，好似我們吃肉的時候，誰還去想起豬的叫嘍。至於直接逼款的下級人員，好比屠夫，他們早已習於殘忍，視酷刑如同玩意。所以要想軍閥不刮地皮，決非哭泣請願所能辦到

的，必須有一種使他們不能刮的力量出來才成。

農家所出煙款數目，就本年說，平均收百兩煙的，約出七八元。煙價本年在鄉下收穫時只二角零，出款約當煙價三分之一。煙價高時，出款的比例較少。但種煙的花費，非常之大，除去煙款，很少賺頭，所剩的不過一家人勞力的一點兒報酬，有時連這一點兒報酬也拿不到，那就簡直是替人家白作了。

和煙款一類的，還有一種癮民捐，每月抽三千餘元。這項捐顧名思義，當然是吸大煙的人才出，然而實際上是大家公攤，吸煙與否，毫無分別。這正可以代表四川抽款的辦法，名目是名目，實際是實際：實際即是要錢，用什麼名目，誰出錢，或出多少，都是可以隨便定的。

正是我在鄉下的時候，聽說本縣又奉到命令，要籌軍費三十萬，半年以內繳足，人民都在那裏呻吟恐懼，正預備派人去請願。

煙款固然弄窮了許多人，但是同時也有不少人因此發財。凡是經手的人，沒有不從中剝削幾文的。官廳差員固不用說，地方上的區長，鎮長，閭長，鄰長，都是肥缺。一個窮光蛋，當了幾天公事，就會闊綽起來，並且可以買田地，一下台又會不得過活。這是極普通的現象。這般當

公事的人，並不全是地痞土棍，（比較重要的差使，多半是這類人，好人不肯，也不敢出頭。）也有許多是真正的農民。但是他們一樣的會剝削人。鄉下的好人實在太少，大概不剝削人的，就是被人剝削的。祇要有剝削人的能力和機會，他們決不會客氣。

他們剝削人的辦法是很拙笨，很簡單的。比如某一閭（百家人）派款百元，閭長可以向各家收到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何以人民許他收那樣多呢？簡單一句話，人民便不知他共收了多少，也不問是多少。他向不報帳，一切不公開。反正可以說話的人叫他少出，他自然不會說話，馴愚的不拘叫他出多少，他也是不會說話的。鄉下的黑暗，鄉下人的愚蠢，真令人想不到的。在我動身之前，附近有一鄰，——十家人——原派款二十七元，被鄰長徵收至五十元，因手段太笨，被人攻出（這是很少的）。但處罰辦法，不過將多收的款，交出請區長鎮長等吃酒席。

官廳除徵種煙稅及吸煙稅而外，運銷稅尤重。例如涪州鄂都產上等煙，在本年七八月在本本地每担值四百餘元，過萬縣上稅即須四百餘元，到宜昌上稅六百九十元，到漢口上稅一百四十元。宜漢等處均有中央所設之特稅局，局長為全國最肥之缺，每任至多不過半年。鴉片由宜運漢

，係由特稅局派輪包辦，輪上有兵隊機槍保護，不慮危險。

政府對於鴉片的貿易，既然這樣的維護，還說什麼禁煙！煙之難禁，局外人真不容易領略，比如不吸煙的人，天天喊吸煙的人戒煙，他那裏知道戒起來的困難。種煙的農人，販煙的商人，抽煙稅的政府，都好比吸煙的人，是上了癮的。單就農民說，種煙嗎，因款太重，煙價也不很高，固是不了。不種嗎，更是不了。因為種了煙，到底有些指望，比較的還可以活動。借錢去貸款，買肥料，或除米糧，都還能辦到。收煙之後，或者能勉強歸還，不過不容易有錢剩罷了。假使錢不修還帳，重新挪借，或許也可以通融。總之，地方上的金錢，有了煙比較的還可以流通。要一禁革，小農民就只有幾斗雜糧可收，拿去幹什麼也不够。那末鄉間金融馬上就會停滯，各種困難都會發生。正好比有癮的人，忽然一下斷了煙，各種毛病都會出現。

。至於政府方面，原是靠鴉片爲一最大宗之財源，在此財政萬分困難，無源不開之時，若要去堵塞這道財源，何異叫政府立時破產，政府那裏肯呢？所以我們相信，中央政府儘管天天說禁煙，不過是爲敷衍人民，一定不是誠意的。即使中央有此誠意，然而拿到產煙地方，也是決行不通的。近來各地煙價跌落，煙款又太重，許多地方的農民確不願再種，結果鴉片的栽培，大致可以減少。因此便有人以爲軍閥們所標榜的寓禁於徵的話，真要實現，其實這最多祇能救治鴉片的生產過剩，即使不甚適於種鴉片的地方減少栽培，結果是促煙價上漲，維持其他地方的繼續栽培。有效的禁煙方法，必須嚴禁販運與吸用。大開公賣之門，而喊禁煙，那是騙人的。同時在鄉下必須尋覓並推廣利益優厚，可以代替罌粟之作物，要農民將煙田改種雜糧，也是很困難的。

（未完）

## 關中見聞紀要（上）

吉雲

從前讀古書的時候，因爲受了「關中天府之國，沃野千里」一類話的影響，腦經裏總以爲關中非常險要，非常

富庶。近十年來看報紙，時時見到許多軍閥，土匪，在那裏打進打出，旱，蝗，瘟疫，繼續不斷，死起人來總是成

千累萬，又叫我覺得關中比各處還壞，是人間地獄！古書同報紙正成反比例。但是關中實在情形，我沒有親眼見過，所以心中疑團，總不能解決。近來隴海鐵路通到潼關，旅行關中，不比從前那樣困難了。加之去年，遷都到洛陽，把西安也做上一個「陪都」，以備「不時之需」。於是乎冷淡了將千年的漢唐東西都，忽然也時髦起來了！今年夏天，隴海路局同陝西省政府，又發起西北實業考察團，西北的問題更被全國注意了。我因為有點職務，夏天也會到關中走了兩個多月，所見所聞，雖然不能完全解決我一向的疑團，但是至少使牠消失一大半。現在我把牠簡略寫在下面，讓同我從前一樣懷疑的人參考參考。

### (一) 地土

我走的路線，是舊關中道沿渭河兩岸的二十多縣，就是所謂「渭河平原」。東自潼關起，西到寶雞止，東西長約六百里，南北寬約百二十里，南界秦嶺山脈，北頂黃土高原，拔海高度，約自七百至一千公尺，除渭河南北許多黃土坡外，地勢平坦，大的河流，有涇，渭，洛，灃，澆，澇，灃，瀉八水，所謂「關中八川」，涇，渭，洛三河源流四季少斷，其餘五川早就淤涸了。河床極淺，砂礫平鋪，從兩岸耕地到河底的距離，深處不過幾尺。一到夏秋

兩期，山洪暴發的時候，四邊汪洋，洩決大川，一過此期，乾涸如常。就是涇，渭，洛三河的上流，在水淺時期過河，既無需用船，更無需脫鞋，關中河流淤淺，由此可見。

本區土壤比較簡單，大致可分做四類，牠的分布同地形有密切關係。距河較遠，位置較高的地方，總是原生黃土。距河稍近，位置稍低的地方，大概是次生黃土，或壤砂質的舊沖積土。河的兩邊低地，是新沖積土，牠的質地大都為壤砂或純砂。此外緊靠南山一帶，有點紅色粘質壤土。就面積說，原生黃土約占十分之六七，其餘三種土類約占十之四三。就肥力論，原生黃土也比較強些。不過沖積土地勢低下，便於灌溉。加上關中連年大旱，弄得「原上」九料荒歉，「原下」每熟豐收。目前「原下」這種優勢，不是土壤比「原上」好，是占地利。各類的土，總帶有鹼性，潼關朝邑大荔一帶的土，更含不少的鹽質。黃土裏含的棕色腐植質很豐富，石灰質也很多，因為幾千年的耕種，熟土厚度總在六十公分以上。照牠的理化性質判斷，所謂「厥土為黃壤，厥田為上上」的話，似乎不十分欺人。

### (二) 農產

關中的重要農品，除「特產」鴉片外，要算小麥，棉花，玉米三項。小麥，玉米是那裏的主要口糧。棉花是出口貨大宗。小麥止有很小面積靠河邊的沙土同黑油土不長

。黃壤土裏種小麥，產量既豐，質地也好。棉花玉米不論

高低地都長。黑油土裡種玉米，比別的土地更好。新墾的灘地

種棉花最適宜。從潼關到寶雞，沒有一處不種棉花。出產

頂豐富的區域，還算潼關至咸陽渭北的一段。二華，磬，

鄂地勢較低的地方，也出大米。產量不多，品質平常。稻田

大概依靠泉水灌溉，泉水位置總比稻田高多，只要把水

槽做好，泉水會自然流到水田裏來；費力少，收入多，所

以水田的價值，在關中也是頂高。其餘如大麥，燕麥，高

粱，黑豆，碗豆，蕎麥，粟，黍，芝麻，花生，番薯，煙

草以及一切北方農作物，可算應有盡有。花生同薯番只產在

新沖積地。蔬菜中有白菜，菠菜，韭菜，茄子，黃瓜，豆

芽同番椒（辣子）一類的東西。關中的辣子在肴菜中占第一

把交椅。聽說中國最喜悅吃辣子的地方，要算四川，湖南

，陝西三省；上邊兩省我沒有去過，單就陝西說，他們不

論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愛吃辣子；還有人沒有辣子，簡

直不能下嚥；因此他們種得也特別多。乾縣的梨，涇陽的

棗，藍屋的西瓜，在水菓中很馳名，柿子到處總有，桃子

，杏子極普通，蘋果也有。鳳翔的燒酒，可比徐州高粱，是關中名產。

### （三） 農村

關中的土語，村庄叫做堡子，顧名思義，就知道那裏的村庄，一定有個土牆圍繞住。圍牆的外表，以及牆內的街道，完全同普通縣城一樣，不過規模略小。所以一向也被稱為城，譬如進村子，總說進城，或是進堡子。城牆是黃土打的，城門同城門樓子是磚石砌的。每一個村庄築城的目的，不言而喻，在防禦盜賊。每日天黑，把城門關上，至少別處的小偷夜間不容易光顧；倘若遇到成羣的盜匪，也可以「登陴固守」，不致束手受害，用意本來是很周到。但是我們曉得事實往往同理想相反，十幾年來，關中匪亂不已，我以為鄉村的城牆也要負相當的責任。因為土匪或散兵起事的時候，總是先佔據一兩個堡子，做他的根據地，有險可恃，然後蔓延滋長。因此城牆越好，堡子越被蹂躪得利害。

關中的房屋，不論城市鄉村，比較軒朗，土牆瓦蓋，裏邊沒有土炕。還有一種特別建築，牠的式樣就是將普通平房從正梁左右分開的一半，這種房子只有三架梁，一邊高，一邊低；高的一邊朝外，開門；低的一邊朝裏，做滴

水簷。從遠處看，覺得很高，其實屋內很窄。上古的人民，穴居野處，想不到二十世紀，我們貴國還有很多的同胞，守着這種「遺風」！關中人民住「黃土窯」本來就不少，加上十幾年來，天災人禍，弄得農村破產，他們的房屋，不是被兵匪打毀，就是因為苛捐同饑餓拆賣了。所以現在那裏的住宅，大部分只剩了黃土亂墻，屋頂同木料早就拆光。這亂墻裡的舊主人，不要說得，死的死了，逃的逃了。還有留下來的，住到那裏去呢？當然是最便宜的「黃土窯」了。所以關中可以掘洞的黃土坡，差不多總變成「鴿子窩」式的村莊了。這種土窯的式樣，正同帆船篷子相仿，大約有一丈高，八尺寬，一丈五尺長，弧頂平底，洞裏桌炕等物也是土墩砌成的。聽說講究的「黃土窯」可以分做幾進幾層，這種好的原始建築，可惜我沒有看見過。美國的高樓有七八十層，我們的「黃土窯」也有幾層，可稱東西媲美，不過一個從地面向上，一個向下罷了！

家畜有騾，馬，驢，牛，羊，豬，雞，鴨，貓，狗。農家種地，騾，馬，驢，牛，四種兼用。拉大車大都用騾，馬。耕田用牛。馱人同東西用驢。驢價錢，吃草少，男女喜用牠代步，所以特別多。農具同普通北方用的相仿，犁很少，耕地太淺，土中的植物營養，不能完全利用。聽說農

業界已有人注意到這點，想不

，興平，鄠縣一帶，雖有不少的農家，在農閑的時候，無事可做。他們一家數口，終年衣食費用，苛捐雜稅，完全靠田裏的出產。收成好的年頭，省吃減用，還可勉強對付，儲蓄一層，當然談不到，一遇凶年，就難免饑餓。

關中田畝的分配，比較均勻，上千畝的地主很少；平常一個農家，總有幾十畝地，本算有地可耕；但是四五年來大旱不已，雖然有地也不能種。在潛水比較淺的地方（四丈以上）還可以勉強鑿井灌溉，深的地方，就無辦法了。那裏灌田的井有兩種，一種用人力，一種用畜力。用人力的井，形式同普通水井一樣，每天一個人工作不息，只能澆四五分地。普通每塊地至少要澆五次，即是每畝地要十個工，一個工拿五毛計算，就費五元；另外種子，肥料，人工，畜工以及一切也需五元；總共種一畝地的真本要十元，而每畝地的收入，就拿一担五斗玉米來說，照平常市價，還不及十元，所以所得常不償所失。況且這種用水桶從井底汲水灌地的工作，勞苦萬分，倘若稍許有點辦法，我相信沒有人肯幹！用畜力的井在地勢低的地方纔有，牠比普通的井大三四倍，井口上邊裝設一個輪盤水車，駕

上牲，把輪盤在井的周圍循環拖轉，水從井底用木桶練汲上。潛水面高的地方，每井每天可灌三四畝地，比較人力灌溉，已屬進步多多。但是這種井同水車裝置費，要一百六七十元，不是普通一班農民所能辦到。近來陝西建設廳很提倡打「洋井」，但是實現的地方還是很少，聽說這種新式井每天可澆四五十畝地，若能力行推廣，也許是關中農民的一線希望。

關中的風氣還不十分開通，岐山鳳翔一帶，更覺閉塞。年輕的婦女腳小不及三寸，五六歲的女孩子還在繼續纏足。鄉村婦女普通都穿青布衣服，女孩子穿紅的也不少。田裡工作大都由男子擔任，女子專任內務。關中教育很不發達，農村的學校更寥若晨星。近幾年來因經費困難，從前開辦的學校大半停閉。占人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現在關中人民救死猶恐不及，又何來餘力教育子弟！

#### (四) 市鎮

關中的市鎮，也同農村一樣，都極蕭條，除省城市面比較可觀，其餘縣城同大鎮全很衰落。城鎮的房屋多倒塌不堪，街道也極穢污。我們每從一個街上經過，看到許多高大的房子倒了，或者離倒的程度不遠。很少看見一次新的建築。各地市鎮總有集，逢集的日子街上雖然比較熱鬧

，但是他們交易的東西大概不出食糧，菜蔬，同其餘日用所需，很少有能够影響地方上經濟的買賣。聽說去年鴉片十分收成，烟商雲集，市面還有點起色。今年鴉片收成不好，因而更覺得冷淡。關中市鎮衰落的原因雖多，其最重的要算以下三種：一，近來農村破產，農人沒有購買力，貨物無銷路。二，長久的土匪擾亂，客商既然裹足，當地店舖又多被搶空。三，歷年政府苛捐雜稅，不顧商民血本。這三種原因的成分，有天災，有人禍，兩種比較起來，還是屬人禍的成分多，所以要想復關中農村同市鎮，應先從去人禍的方面着手！

#### (五) 宗教

陝西的宗教比較複雜，釋，回，耶三教散布全省。回教人數頗衆。耶教分新舊兩派，凡市氣同大的村莊，總設有天主堂同福音堂。他們兩派勢力不相上下，總深入民衆。聽說他們的外國教師，竟有人在各地放債，有條約同官廳做他們的護符，當然不愁債戶欠他們的款，因此他們的產業一天大是一天，他們的勢力也一天膨漲是一天。天主教到關中的歷史很早，他們的根據地是高陵縣的通遠坊，傳說那裏的天主堂，在明朝末年已廢。坊的居民，完全是信天主教的，他們的



社會一樣，一切都聽他們主教指揮！他們的城牆很堅固，槍械很銳利，所以土匪不敢擾害他們，還有許多怕土匪同軍隊的人，去求他們保護，歸順他們，所以他們那個地方幾乎同租界一樣。

### (六) 交通

關中交通情形與北方各省完全相同，陸路交通器具全靠大車。大車分有篷無篷兩種，有篷的稱爲轎車，專用載

## 搶親

島上的居民都睡酣了，只有海岸上一家小酒店的紙窗上還閃出熠熠的燈光。

辛大吃的半醺，把酒杯向桌子上一摔道：「三百吊大錢，四疋毛藍布，她媽本來答應了。周三這混賬小子又託人同她爹說，他出三百五，她媽便一口咬定沒有答應過我，硬賴媒婆傳錯了話。看我辛大能讓周三這小子得到手！」

同桌圍坐着十個粗臂大拳的漁子，都代辛大抱不平。一個年紀較大的，抽口旱烟，用手理一理黃硬的鬍子說：「嗨，我們那個時候，十八歲的大姑娘，也不過二十吊

人，無篷的專用載貨。大車路非常普遍，所以在舊式交通中尚稱便利。渭河下流自武功起，亦可航行帆船，但因水淺，載運不暢。近幾年來，關中所築的公路，不下四五百公里。自潼關至西安，自西安至鳳翔，有定期汽車載運客貨。其餘各路無定期的開駛。路既不平，車也破爛，車價賣得太高，要想真能便利客商，應大加改良。（未完）

### 楊振聲

錢，半疋布。他媽的，我們還嫌貴呢！我家裏那件貨，只用了四疋布，一個大也沒化。現在什麼都貴啦，女人也長價！」他說完在地上磕磕煙袋。這位是黃鬍子李三。

「可不是！孫家的小姐——那個三半嘴——才十五歲，就要四百吊大！」這位很年輕，大概也是碰過釘子的。『現在的人，都是海蜆養的，沒有骨頭，就讓那些王八蛋下女兒的打槓子！』一個連腮鬍子嚷。

「唉，也得讓他們吃個蒼蠅才行，太他媽的不成話說了！」黃鬍子又裝上一袋煙。

「誰有這個肋氣！」連腮鬍子在激將。

滿屋子沉寂了，只聽到窗外潮打岸石的聲音。

停了一回，黃鬍子李三站起來，走了一週，在大家耳邊低語一番，大家面上立刻顯出緊張。

遠遠的聽到村裏的梆子正打三更，大家出了酒店，外面是漆黑，全村不見燈光，天上陰着也不見一顆星斗，只有幾點漁火，稀疎的在海上明滅。

四更剛起，趙家莊外白楊樹底下忽然出現一片火光。有十個人左手擎着火把，右手握着木棒，後頭還有一個人牽着一匹掛紅的小黑驢。火把如一條長蛇蜿蜒着直奔趙二的門口而來。

來到門前，大家發一聲喊，驚醒了趙家的人口。趙二朦朧中摸了一把魚叉，往外便走。趙二嫂揪住他不放手。他摔開了她，去找梯子，門外又是一陣喊聲。

趙二將梯子磕在牆邊，挺身站上牆頭，喝一聲問道：「什麼事？」

門外的人等向後退却一步，推出黃鬍子李三來講話。李三擎起火把，仰頭瞪着趙二道：「看清楚我們有多少人嗎？快把你女兒交出來。」

「我女兒已許了周三。」趙二截然的說。  
辛大向前罵道：「呸，你一女許二家，貪財圖利。告

訴你說罷，我們一不作，二不休，不快把你女兒交出，我們就「搶親」。」

「女兒是我的，我要給誰就給誰。」趙二還要往下說，大家一陣喊聲把他打斷了。

黃鬍子叫道：「趙二，這就是你的不是。凡事都有個先來後到，不能今天應這個，明天又應那個。我勸你把女兒趕緊的裝扮起來，我們和和氣氣的接過去。不然，我們就搶了走，你也沒法子。」

「搶！搶！搶！」大家一齊吶喊，火把都跳動起來。

「住了！」趙二沈吟了一會說。「讓我商量商量妙媽再講，」於是他下了牆頭。

此時四隣都已驚醒，大家不敢開門，都爬上牆探頭望，火把的紅光照着他們驚疑的面孔。

趙二又站在牆頭。叫道：「先交出錢同布再說。」

辛大從驢背上解下了一捆錢同四疋布，攀與趙二。趙二竊下腰接了錢物，在火把光中點清，然後下牆來開了門。大家一擁進了門，在火把光中，看出他們面上的緊張已變為得意。

趙二的女兒小絨剛十六歲。先聽到門外的喊聲，嚇的用被蒙了頭，後來知道她爹拿着魚叉出去，又嚇的發顫。

再後來知道是搶親的，她倒不顧了，只是哭。

的散了。

她媽替她拭了淚，換上件新衣，又替她抹了一臉厚粉

辛大進了房，見新娘在炕角邊靠牆垂頭而睡，淚在粉

。媽又扶她上了小驢，一羣火把前擁後護的離開了趙家莊

面上乾成一條條的交流。

，穿過一個樹林子來到辛家。

過了三日，小絨臉上也見了笑容。辛大便是這樣的成

新娘放在裡間，辛大滿面笑容的出到外間對大家作揖

了家。

道謝，又留大家吃了一回酒。看看天快放亮，大家才漸漸

# 北晨叢書

## 日美戰爭

### 蘇俄軍備與俄戰爭

日本陸軍大佐佐木一雄著 (每册九元)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美國陸軍上佐達威士著 (每册五角)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日本十六專家著 (每册一元)

第三卷 日美果戰乎 日本軍少佐石丸藤太著 (一元一角)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日本海軍專家油崎忠孝著 (印刷中)

第五卷 太平洋之戰潮 美國海軍上佐易理歐著 (印刷中)

第六卷 日美無戰事 日本清澤冽著 (印刷中)

第七卷 太平洋大奮戰 日本海軍少佐中島武著 (印刷中)

第八卷 美國海軍戰略 美國軍少將馬漢著 (印刷中)

蘇俄軍備與俄戰爭 日本陸軍大佐佐木一雄著 (每册九元)

購書寄費五分，以上郵票九折，發行所：北晨社，及外埠各店。

北平晨報社發行，每月一元，國內每月一元，國外每月一元，郵費在內。

# 外交月報

第四期要目

序文 胡適之先生對於報告書之簡評  
卷頭語 王坐言  
評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次筠  
對李頓報告書所載日軍狀況之質疑 陳淵  
我之調查團報告書觀 徐仲航  
中國對於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應取之態度 編者  
我國對於國聯調查團解決東案意見應取之態度 編者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檢討 承武  
讀國聯調查團報告書 承武  
報告書各章之批評 承武  
中國批評 承武  
日本批評 承武  
國際批評 承武

零售每册四角，國外五角，預定半年六册，國內連郵一元五角，國外二元五角；全年十二册，國內三元，國外五元。郵票代價，不折不扣以一角以下為限。



## 對於三中全會的希望

叔永

在目前黨治制度之下，三中全會掌有全國政治上無上的大權。可是權與責是對等的。三中全會既對於黨國的大計，握着左右可否的大權，同時就對於國家的前途，負了不容旁貸的責任。這在平時是如此，在國難嚴重，危急存亡的時候，尤其是如此。在黨治下的國民，平時對於黨的甚麼大會全會，以為這是君家黨事，與我們沒有甚麼相干，其實棟折榦崩，誰也免不了覆壓的慘痛。我們現在對於行將開會的三中全會，陳述一點希望，大約不算十分出位的言論。

談到此次三中全會，不能不使人迴想到一年以來黨事的紛糾與經過。我們似乎還記得在去年十一月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未開會以前，曾經有過國民黨的京粵團結會議。這個京粵的代表於十月二十七至十一月七日在上海開了十天的會議。開會的結果，除了解決黨內歷年的紛糾，使中央與廣州非常會議所發生的衝突現象，得用和平方法告一解決外，對於中央政制的改革，也曾經有具體的決議。接着便是十一月十三日南京國民黨第四次全體大會和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四屆一中全會。在這個會議中，通過上海會議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選舉統一政府，都是他們的重要工作。而在人的方面，則改選林森為國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三人為中政會議常務委員。所謂「黨內的和平團結，中央政制的改革」，就算以這幾個人選為點睛的一筆。自然，我們不要忘記，四全大會及四屆一中全會，都是在國難發生後召集的，所以他們的議決案，也少不了一些應時的點綴品。如像所謂國民救國會會議，武力收復失地，均曾上過議程，得着部分的通過。但是有的是通過而不實行，有的是實行了也沒多大關係，我們此處并無重述的必要。

在上海戰事緊急，國難最為嚴重的時候，四屆中央執行委員們又曾在洛陽開過一次二中全會。但此次可以說是個黨內的國難會議，除了發表宣言及打電慰勉抗日將士外，并無甚麼可記的地方。

以上，單簡說來，便是黨的當局一年來對於國難的努

，而提出『黨』與『政』的關係來做討論的中心，則我們對於此次的三中全會，至少有以下兩個希望。

第一，我們希望三中全會，對於黨的地位與能力，有一個澈底的認識。我們雖於黨的理論，不會有過深切的研究，但是曉得黨以為國，不是國以為黨，這是從中山先生救國救民的出發點看來，應該是不错的。因此我們以為三中全會此次開會至少應該有一個反省的機會，反省這一年來所標榜實行的救國設施，是不是與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黨的便利暫置不論。單拿一中全會的議決案來說吧。

他們因為不滿意蔣介石做國府主席，把他推翻了，同時又不能不聯絡實力派，以舉所謂和平團結之實，於是有中政會議常務委員三人的設置，而恰恰有蔣，汪，胡三位一體，來完成這個組織。這在當時看來，是再好沒有的調和方法，可是牠的不能實行，自始即已彰明顯著了。胡漢民自回廣東之後，始終不曾北返。後來蔣介石到漢勦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這樣一來，中政會就形同虛設了。這在平常裝飾品的機關，原來不算甚麼，可是黨治下的中央黨務機關，那能如此。果然，在八月初旬汪精衛與張漢卿決裂，憤而辭職之時，中央黨政機關，竟無一個負責之人。

這個事情又恰巧發生在日人尋釁，熱河吃緊的時候，真是

危險萬狀。我記得當時，與南京的一個朋友，說：『好像諸葛亮失了街亭之後演的空城計。我的朋友回信說：『你說空城計，還是太恭維了，其實只是空城，並沒有計。』

說到汪精衛行政院長辭職的問題，更是令人惶恐。在這樣緊急的時候，我們以為這樣關係政府工作的問題，應該由黨的機關出來三言兩語，短時間內加以解決。但因為中樞空虛，無人主持，累得元老先生們，南奔廣東，西飛漢口，梭擲不息的鬧了幾十天，纔勉強強得一個結束。這其間，設如國事發生危險，不曉得黨國諸公誰負其責。即使國家幸而沒有發生甚麼大事，但中間政事的耽誤，機會的錯過，又誰能計算他的損失？這豈不是因黨的組織不善而使國家擔受最大的危險嗎？

此次三中全會開會，這個問題當然是應該首先解決的問題之一。我們希望三中全會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之前，乾乾脆脆致慮一下本黨的地位和能力。那就是說，國民黨還有組織政府的力量嗎？我們說這個話，自然不是想推翻國民黨，並且現在的國中，也沒有第二個組織可以代替國民黨來組織政府。不過國內團體有沒有力量來代替國民黨是一事，國民黨自己考慮一下對於中國應負的責任又是一事。國民黨不是沒有人才，沒有能力，但是他的大病，在

黨的意志，已不能團結他們的人才，指揮他們的才能。在這個當兒，國民黨還是痛痛快快，承認自己的毛病，做一個根本的解決呢？還是敷衍敷衍，重演一次一中全會的失敗，仍令明知不能合作的三位首領（我說三位首領，不是說他們中間的任何兩人）來支持場面，而讓國事去自尋他的命運呢？這是三中全會應該解決的問題。

第二，我們希望三中全會對於現下的國勢有一個真切的了解。中國現在國勢的危險，是人人知道的，何況黨國的領袖們。不過黨國的領袖們如有真切的了解，便應該對於救亡圖存的方法有一個具體切實的計畫，不應該還拘拘於甚麼軍政訓政的時期，五權憲法的門面話，或作徒託空言，大而無當的快意論。我們看見一中全會通過上海會議

的『使政治系統與組織單簡化以增加政治效能』，而同時又主張維持五院制，及會院階級制，不免發生矛盾的思想。我們又看見一中全會有人提議十萬大兵死守錦州，而結果僅得到一個令某將領盡力抵抗的決議，不免對於提案者及議決者的誠意發生疑問。這樣的一派矛盾現象與空言高論，已經把嚴重的國難，弄得嚴重到無可如何的地步了，不知道此次的三中全會，能不能給我們一點新的轉機與希望。

我們很慚愧對於黨國最高機關的三中全會，只能發表一點『卑之無甚高論』的議論，但我們至少希望他們能容納這一點逆耳之言。

二十一，十一，二十九

## 國民黨的內部團結問題

勁扶

國民黨因容共而有左右的紛糾。分共以後，黨的理論方面不復有紛歧的見解，實際方面，政治的方向與主張亦漸歸於統一。但內部的不能團結如故，誠令人不易索解。在國民黨既握政權以後，因實際政治無何成績表現，在一般人失望聲中，漸漸落到對外自衛不暇之地位。其內部舊

有各派亦漸漸消失其派系之意識，不復顯示其派系色彩甚濃厚之爭訐。吾人自局外觀察，覺該黨自身之依然未能實現其團結，實由於三數領袖個人間之未能推誠相與耳。

此三數領袖間未能融洽之故，論者謂在各人欲建立以自己為中心而形成黨的惟一的最高勢力。據吾人觀察，殆

不盡然。蓋此三數領袖中，有武人，有文人。武人建立武功，依歷史先例，自必以國政之重心自居，事實上亦非達到實際爲重心之地步不止。況在「軍政時期」，黨的理論固默許軍權高于一切！又有中山先生遺囑明明示人以創始新國須賴能建立武功之人！彼文人等，不惟人不期其排艱鉅，創大業，即自己似亦未嘗作超過武人而居黨的最高領袖地位的思想。如此局勢，民國十六七年間本已形成。不幸因武人領袖未釋防共時代之疑慮，致文人領袖無法効力于黨國，於是成一「反側」之局。復因武人領袖涵容之程度不够，致已在効力之文人領袖無法繼續効力，於是又促成另一「反側」之局。此類「反側」並非起于文人領袖的欲爭最高霸權，乃由于不見容于武人領袖，不得不出此耳。試觀文人領袖在「反側」之後或「反側」之前，肯在現成狀況之下，居附庸地位而貢獻其能力，此足以證明彼等並無爭霸之心矣。

武人領袖不能容納文人領袖而與之合作，其故殆在武人領袖尙未認識本身已到達實際成爲國政重心之地位，因而仍保存其排拒性。吾人年來習聞造成黨國中心力量之說

矣。今日仍彈此調，且彈得愈高，竟有謂應明白宣布現在尙在「軍政時期」，甚至有人倡導組織「藍衫黨」，行法西斯蒂迭克推多制者，此足以表示當今軍事最高領袖之左右親信，仍未認識或不敢自信彼等所期望之中心力量早已成功。現在仍未脫「軍政時期」；此許是事實。年來「訓政」是虛有其名或虛偽的；此也許是事實。然如果重心早已形成，事實是軍權仍高于一切，迭克推多雖無其名早已有其實，而且已成事實早爲各方所默認，則必欲戴上尊號究有何益？

故關於國民黨自身之團結問題，吾人首望已成黨的重心之蔣介石氏能在此次三中全會中懇切表示歡迎全體中委合作，對於憤猶未平之胡漢民氏及其他粵委尤宜表示歉意，然後以全會名義，速其來中樞負責，並令其負與其資望及財力相當之責任。黨國要人慣說「精誠團結」，真有「精誠」，斷無不能「團結」之理。吾人爲是言，并非自命爲國民黨排難解紛，不過冀吾國從事政治者，有政治家風度，俾政治道德增高，政治力之運用得以增敏耳。



# 人才與政治

衡哲

記得十數年前，我們還在外國當學生的時候，大家對於做官的一件事業，都有一種避之若浼的心理。我還記得那時有一位朋友回國，我曾寫信給他，勸他不必到政界裏去。他回信說，「家母也是這樣的意思。我一定不做官，請你放心。」但我們知道，那時正當推翻袁世凱帝制之後，中國在政治上，也正是需要建設人才的時候，爲什麼一般有志的青年，反有這樣的消極態度呢？依我看來，有三個重要的原因。其一，是因我們中國的讀書人，向來是以不做官爲清高的；雖然在實際上，做官又是他們讀書的最大目標。其二，是因爲革命後的政界，雖然與亡清的政界站在不同的地位上，但不幸又另有他的昏濁的地方。他不能使那時熱心救國的青年們，加添什麼希望。其三，是因爲那時的青年，都是深深的受過「實業救國」宣傳的影響的。故在他們的心目中，總仍以爲救國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學與教育，實業與學問。政治乃是一件極無聊賴的事，他們是不屑去做的。

近十年來，我們眼見因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致使實

業不能發達，教育日益腐敗，各種的學者，也因生活的不安定，不能安心去研究他們的學問，大家便漸漸覺得從前觀念的錯誤，以爲政治的改進，原來也是建設事業中的一個基本條件。於是從前立誓不入政界的人，也開始談起政治來了。但談儘管談，實行却又是一件事。因爲議論政治得失之權，固然在我們的自身，實行我們主張的機會，却又不能不有待於當局的意嚮。

這個當局對於一班人才的意嚮，以前的不去說他。自從國難以來，却不能不說是漸漸的改爲友誼的，虛心的，甚至于誠意的了。雖然他們對於黨外人才的徵求與引用，仍不過是一個微之又微的開始。同時，這些人才或狃于潔身自好的成見，或感于朋友的勸告，或因原來的職務重要，不能分身，遂又常常不能毅然決然的去接受這樣的一個機會。我對於這些人的清高的人格，以及他們的責任心，除了十分的敬意之外，是沒有第二個意見的；雖然我仍以爲一個真正的人才，也不應該專以消極的態度，來表示他的人格的清高。積極的政治工作，也未嘗不能增加他的人

格。從國家的全體看來，則這個消極的情形，似乎也不應該讓他繼續的存任，因為他是決不能去幫助中國走上政治軌道的。

但上面所說的一班智識界領袖們的困難，也是不容忽視的。比方說吧，此次地質調查所所長翁詠霓先生，被政府任命為教育部部長之後，他的朋友們聽見了，有的便欣欣歡呼，說這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可喜之一事。即自民國成立以來，亦為特可紀念之一事。」（見國風半月刊胡先驥先生文）有的却又充分的反對，但反對的理由，却又與贊成者的理由一樣，那便是對於翁先生的學問與人格的愛重。我們學界的老前輩，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葛拉伯（Graber）先生，即是反對翁先生出山的一位。他說道，「做教育部部長的人才，中國也還有幾位，而做地質調查所所長的人才，却只有一個，他便是達克托文灝翁！」我以為這個理由是極有力量的，因為我們一方面固然希望教育部能得到一位有才有學，又有高尚人格者，去做他的部長。而同時，我們也不願眼見國內幾個學者幾十年來所辛苦經營的地質調查所，因翁先生的離去而有陷於沉落的危險。

凡是與翁先生處在同樣境地的人，若真能覺悟到這個

矛盾情形對於國家前途的危險，而憬然于一味消極不幹的不是根本辦法，則我以為他們至少應該注意到下列的三點。

第一，他們如經知道當局的請求，是出于至誠的，那麼，在相當條件之下，他們便不妨要求一個施行個人政策的絕對自由權。這不是要挾，這是做事與做官的分野。假使當局連這樣一點的自由尚靳而不與，則被徵求的人才們，那時再掉頭不幹，也不為遲。一個人若是不願意單單的去做一個點綴品，無論在自己的良心上，或是從公民的責任上看來，都是無可批評的。

第二，假使當局能同意於上面的條件，而予他們以行政政策的自由，則我以為這正是到了他們施展抱負的黃金機會了。所謂好人政府的實現，豈不正是期待著這樣的一天？我現在再請問我們智識界的領袖們，到了這樣的一個時期，諸位還是從容不迫的，以庖丁解牛的手腕與精神，去利用這個機會，以求達到向來所抱負的高遠政策呢？還是措手不及，耳鳴心驚的，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驟然被拋入了大洋之中呢？所以我以為一班智識界的領袖們，對於自己的抱負與政策，在平時都應當有一個預備與修養。這決不是小小的一部一局的政策乃是對於政治及社會全體的

一種鳥瞰，一個對於國家治病的脈案與藥方。假使他們連這一點也沒有預備，那麼，服務國家的機會來到之後，除了庸庸碌碌的循例去做一個官之外，還有什麼旁的用處呢？這樣，中國的前途還有光明的希望嗎？而所謂智識階級，也就難逃誤國的罪名了。他們平常的危言高論，也就沒有價值可言了。

第三，我以為現在教育界的領袖們，平時還當注意于繼任人才的選擇與培養；俾一旦有更大的責任臨到自身時，自己原來的職事，可以不致繼承無人。這一件事若辦得到，則不但如葛拉伯先生所懷的恐懼可以消滅，並且還可以養成一羣後進的領袖，使有用之才，日益加增。因為一個人是要老廢的，要死的。居於領袖地位的人們，即使不加入政界，又那能跳出老病死的三個範圍？故對於繼任人才的養成，正不必限於做官的預備。不但如此，一位人才

被當局徵求時，不妨再向當局要求這樣的一個條件，便是，繼任自己原來地位的人，必須是由自己推舉的。政府的任命，不過是完成一個形式上的手續；他們絕對不能隨意命令一個人來作為他的繼任者，即使那個地位是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的。這事初看上去，似乎不免有點把持與要挾的嫌疑，其實不然。因為一個簡單的，窮苦的，專門的學術機關，是絕對得不到那些志在升官，刮地皮，或是出風頭的新官僚的青睞的。猶之紅樓夢上的李紈，她是決不會去招引游蜂浪蝶的。故所謂把持與要挾的嫌疑，都可以不去管他。何況一個真正的人才，當然還有社會上向來對於他的尊敬與信任？有了這樣一個人格的保障，這樣一個防身的利器，一個人還不好好的去做一點事業，說幾句有斤兩的說話，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 ○ ○

## 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

蔣廷黻

在社會科學家的眼光裏，中國簡直是個新發現的大陸。發現雖然發現了，開闢則尙待人。無論我們向那方看——政治也好，經濟也好，風俗制度也好，及這些事件的來源

與發展也好——處處是問題，是材料，是一片大處女地。開墾者雖已有人，因為地方的大，一望簡直看不見了。他們的成績，他們所已開墾的地與未開墾的地相比較不過是如

幾方里和幾百方里相比較。除了一些零星知識外，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盲目的，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中國人對於中國的無知而不求知，等於喪失土地而不求收復一樣。喪地之罪首在於有守土之責者：這是全國一致的議論。

要謀社會科學前途的發展，我們首須認清現狀的根由，尤須攷察大學裏的社會科學的現狀。因為無論在那一國，新知識的貢獻是應由大學負其責任之大半的。論到大學裏的社會科學這件事，實不知從那處說起，因為處處都是弊病。第一，中國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牠們的歷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須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他們還不相信新大陸的存在。他們看見英美各國的大學有些什麼社會科學的課程，也就照樣設立這些課程。論課程的多寡，那我們貴國的大學很像堂堂「最高學府」的樣子。論其結果則很可疑。在我們貴國的大學學市政的或者知道紐約，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漢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學「政制」的都學過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點的連蘇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學過，但中國的政制呢？大多數沒有學過；就是學過，也就是馬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學政治思想的，

那一定上自柏拉圖，下至拉斯基，都聽過一遍；好一點的，還對於某派某家下過專門的研究。至於中國的政治思想，普通不過看了梁任公的講演集。學經濟思想的，學銀行幣制的，學會計的，學經濟史的，學社會史的，學民俗的：那一個不是這樣？我們的大學不是在這裏為中國造人材，反在這裏為英美法造人材。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倘若髮變黃了，皮膚變白了，外國語說得流暢了，很可以在歐美各國，尤其在美國，作有用的國民。走進中國社會裏去，畢業生好像僑居異邦，社會也不大歡迎。我們年復一年如此過去。教育部長，校長，院長，教授，學生都不以為怪。我們面前的新大陸攔在那裏，不去過問。

有些教育界的人雖然知道了在中國社會科學有個新大陸可開闢，但實際上又發生種種阻碍。一個留學生在外國研究了幾年，假若他是張博士；又假若他在外國的學術成績很好，對於學問絲毫不願虛冒，不願苟且。他在外國所學的雖然很好，仍是外國大學所有的課程。回國以後，這位張博士就到某大學去教書。按這大學的章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程，每星期必須教九點或十點的功課。那末，他只能擔任他在外國所學過的功課。假若張博士是個有智識良心的人，他一定很努力的授課。結果，他對所授的課

程的興趣和心得與年俱進；學生對他也很佩服。張博士遂

了。

成了一位名教授，全國的大學都想延聘。他對中國的教育確有貢獻，但是他對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或歷史的知識則毫無貢獻。平日他也想過作點關於中國的研究，預備將來教一門關於中國的課程，但一動手，問題就多了。假使他的興趣是市政，他一看中國的市政簡直不是市政，換句話說，比他在西洋所學的，所看的，完全不是一樣。或者他因此就想中國的市政值得研究，就中止他的研究了。假若我們這位張博士是個有奮鬥精神的人，也知道研究不能限於完好的事體。上級動物與下級動物，文明社會與原始社會，「無」市政的市政與最新式的市政，均有研究的必要和價值。張博士本此精神往前去作。他發現中國的市政學幼稚萬分，既無目錄，又無專門的雜誌。大都市——特別市——雖然發表了幾部報告，都是些官樣文章，連統計都是些官樣統計。至於內地的城市，連這種官場的報告也沒有。同時這位張博士還須在學校擔任三門功課，所以研究的進行也很慢，並且研究與功課發生衝突了。張博士回頭一想：他所授的功課既然有趣，值得他繼續努力，而大學也應該有他所授的功課。對人對己，他大可以種植他的

舊園地，無須辛苦的去墾荒。於是他不再開闢中國市政

假若這位張博士抱定志向要把中國的市政作一個澈底

的研究，他覺得非離開大學去辦一個市政研究所不可。第一個問題是經費。這位張博士的聲名很好，國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市政專家。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就活動起來，運動政府或中外的基金團或慈善家捐款。他們的運動成功了，研究所也辦起來了。他的困難也從此左右橫生了。為維持研究所的經費，他必須作兩件事，一是出版，一是繼續在外活動。出版要多，他必須多聘研究員，調查員種種幫手。有時捐款的人既限期交卷，又指定題目，而有時所指定的題目並非張博士的專長，而張博士在限期內又不能延聘一位專家來幫助他。於是許多出版品不但無新知識的發現，且連調查的正確與否也顧不到了。張博士在研究所裏日夜忙於行政，反無時間研究市政了。建築房子，收買圖書，編預算，造決算，寫報告，延聘人員，接見找事者，疏通董事，推銷出版品，代表研究所出席各種會議，甚至研究所的工友和水電諸雜務都須張博士去照顧。他不但無工夫研究，連看書都沒有時間。新土未開闢，舊園子已經荒蕪了。

如果一位有學術根基而且有魄力的張博士有這樣的經

驗，其他可想而知。市政學如此，其他各種社會科學亦復如此。

爲謀社會科學的發展，我以爲我們必須有三種心理的改革。第一，我們應認清開闢新土比種舊園子要難好幾倍。假若一位經濟學者沒有研究過英國的中古經濟，也沒有研究過中國的唐代經濟，而學校忽然要他擔任這兩門課程。那末，英國的中古經濟已經有了不少的專門著作，他可以參看八九種就可以勉強起始授課。至於中國的唐代經濟，以往無專家，幾至全無專著。他要研究必須全從原料下手，而這些原料不但零散，且多不可靠。他非有二三年的專門研究不能起始授課。學校的行政當局絕不能機械式的勉強人人担任三門或四門功課，不問這些功課是新闢的土，還是舊有的園子。

第二，我們應認清舊園子原先也是荒地，因爲經過若干代人的開闢和種植然後成了舊園子。開闢的工作，不論中外古今都是苦的。我們不但不可怕苦，且不可眼光過高。我所讀的這部英國中古經濟史當然很好；牠所以這樣好，不但因爲著者是一傑出之人，也是因爲著者之前已有了無數的著者替他開了路，立了根基。我所講的這門中國唐代的經濟誠然是很不完全，但我不講，則後人永無完全的

唐代的經濟史可出世。

第三，我們絕不可迷信一個大學之大或一系之好，在乎課程之多；或一個大學生之所以成爲大學生，在乎所學課程之多。大學之大，在乎新開知識疆域之大小。大學生之所以成爲大學生，在乎有無開闢知識疆域的能力。

有了這三種的心理改革，然後可以談辦法。我以爲學術工作，不應從行政上下手。換句話說，不應從定條例，籌組織下手。學術工作只能從學者和問題下手。有了一位真正學者，而這位學者對某有研究價值的問題有最高的興趣，我們就有了新知識的種子。這個種子是學術界的至寶。學術機關必須負培養的責任。減輕授課時間，減少行政責任，充分的設備，助理，旅行等等；凡是培養這種子所必須的都應該給他。但以利祿來引誘學者是無須的，也是不能有成效的。我所講的培養，專指研究工作的便宜。

提倡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等容易引起一種誤會，而這種誤會又容易發生一種流弊。我這種的提倡，並不是要中國人以後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史學。我以爲不通西洋政治學的人絕不能對中國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貢獻。其他社會科學亦然。我們必須中西兼顧，然後能得最大的成功。在舊園子

不要荒蕪的條件之下，我望社會科學界的人勇往直前，來開闢這個新大陸。因為這個新大陸是我們的田土，我們不

開闢，牠將永為荒地。

○ ○ ○

## 鄉居雜記

(二)

董時進

因為有上面所說的種種剝削方法，鄉下人確實是十家有九家都弄窮了。許多從先的紳士，現在都自己在田地上操作，自己的田地賣完之後，只好租地耕種，到了沒有資本去種地的一天，就去做散工，賣苦力。（這次給我們抬轎的，便有一個曾經讀過十幾年書。）這是一步一步的被逼往死路走的情形。一個人到了抬轎挑担，一定活不很久，因為那是最勞苦傷身的；抬轎的人，幾乎無一個不抽大煙，無一個有翻身起來的希望。

鄉下鬧窮，連和尚廟宇，也是遭殃。四川原有許多宏麗的廟宇，但是就我這回所經過的地方說，所有的廟，多半已經傾圮或毀壞，不是天樓地板都被撤去，便是門窗戶壁概不完全。這固然有的是由於駐兵的結果，不過也是因為大家沒錢去修理。我們有一天跑到附近鄉下一個廟子去乘涼，那廟子原來雖不甚宏麗，却是很整潔的。廟的周圍有許多的樹木，和很密的叢林。那知道回一走到，纔令人

大失所望。那廟的房屋既是倚側欲倒，內部尤其腐爛，骯髒不堪。背後的林子，稀不遮日，矮的叢林雜草，全被拔光。地上只是石子泥沙，都給水冲起很深的溝漕。這是一個很可慮的現象；河流的淤塞，山坡的荒禿，都是這樣來的。這可說是人們在自掘坟墓而不自知。那天我們買了一些生玉米去交給和尚煮，那和尚無柴燒，臨時拿起一把刀，一個筐子，到林子裡取柴。你道他去取什麼柴？原來林子中，只有若干大松樹，別無柴可取，但是大樹是不能隨便砍的。他原來纔是去修樹幹上的皮。到此時我方明白，為什麼那些樹幹上概有刀劈的痕跡。可憐括盡地皮括樹皮，括盡樹皮又將如何呢？

人民窮，兵士也很苦，四川兵士生活之苦，是大衆皆知的。我此次會見一位本家，他曾經在外頭當過六七年兵士和小軍官。據他說，兵都不願意幹，祇是逃不脫。一則監視很嚴，一則是因為路費和衣服的關係不能走路。假使

逃出去被捉回來，那就非打個半死不可。並且即使逃開了本軍的駐地，到別處遇着其他的兵隊，也會被盤查出來。因爲久當兵的人，手上臉上，都容易認辨，一經查出，仍舊要被扣留住再去當兵，不從便要吊打。據他說，他本人想回家已經好幾年，直到這次費了許多事，又由家裏人想法，纔得走脫。現在的隊伍，募兵很不容易，因此當兵的要想走，愈更困難。

鄉間金融困難，利息自然奇高。大宗放款，概是以田作抵，由放債者收租，名爲穀利。這是有田地的人借債的辦法，其利息約合三分。短期的小借款最普通的利息是五分上下。許多農民，在冬季須借錢去種煙或繳款，借銀一錠，即十四元，至收煙時（約舊曆四月）還二十元，中間約隔五月。但即在舊曆正二月借洋十四元，至收煙時仍須還二十元。又有不放銀而放煙的，此係因債主一時無現款，或不願放出現款，而欲藉放債以脫售存貨之故。普通放法，即以去年實情爲例，放出時期在舊曆十，冬，臘，或正二月，其時煙價每兩在四五角之間，放出作八角計，至舊曆四五月還款，不另算息。不拘在何月放出，煙土作價略同，即借款時間愈短者，利息愈高。

以上均係普通放債情形，並非例外。至於遇緊急需要

還有奇高的利息。不過此種放款，不如穀利可靠，常有放不能完全收回的。

國民政府限制年利不得過二分的命令，在鄉下也會經貼過告示，但是誰去管他？即是官廳也不過奉行故事，並不會真心去執行。可見改革須從根本上着手，不切實際的法令，徒隨政府的威信罷了。

地方既是民窮財盡，教育自然不會發達。鄉村小學，多半是在破廟的偏角，（好廟好房間要駐兵）地上大概很潮濕，光線雖有很充足的，但多半是因爲沒有牆壁的緣故。普通一個學校有十幾個學生，和一個餓不死的先生。他們在一兩間破房裡，楚囚相對，不知道的，真要當是一個叫化院。縣立的高等小學規模較大，然而也是簡陋不堪。教職員多半是未成熟的青年，不能得鄉民的信仰和尊重。他們穿起短褲，光着腿，赤着腳就可以出來會客。一個人告訴我，縣裏一次開教育討論會，某君起立說：「我們縣裏的教育，真是瞎子牽瞎子，」另一位更正他道：「我說是娃娃引娃娃。」（即小孩帶小孩）由此可見鄉下教職員是何等人物。所以一般人都不要送子弟入學校，他們寧可不教讀書，或送去進私塾。比較有錢的，就會將子弟送到遠方去了。但是所謂娃娃引娃娃，又何只本縣的教育，



近年以來，中國的事體，那一件不是這樣。國家大事，省市要差，那處不是一些極幼稚，極膚淺，極缺乏常識與經驗的所謂青年革命家在包辦。即使他們富於熱血，然而事情不是單憑熱血所能辦好的，即使他們有些智識，然而多是不切實際的空理論。老年人的經驗和智慧，完全被拋棄在一邊，不拿來利用，這真是國家的大損失。

鄉下人送子弟入學的目的，是要他們成「讀書人」要他們在地方上可以站出來說幾句話，到縣衙門可以同知事會面，在鄉下可以使別人畏懼；他們不但要受人欺侮，而且要說的話人家都依從。在鄉下人看來，這纔是教育的用處，至於學什麼職業，他們倒反不重視。即使某種職業真合實用，真可以賺錢，他們也會另用一種眼光去看，不會把他當作教育。鄉下人對於教育的觀念，自然不合現代思潮，並且從一些智識份子的眼裏看來，或許是卑鄙的，虛榮的。不過對於鄉下人說，這却是最切實用的。鄉下人生產非不努力，手藝非不高明，然而他們是終身痛苦，到處受氣，一輩子抬不起頭。在他們想來，手藝再學高明些又怎樣，別人要欺侮起來，還是抵當不住。即使能多找幾個錢，還是要給人家的竹槓敲去。倒不如調皮一些，什麼事不用作，整天在茶館煙館裏混，又有勢力，又有錢拿。

他們好比山林的野羊，不恨身體不再肥些，只怕沒銳利的爪牙。鄉下人的這種觀念固是不好，但這並非鄉下人的錯處，社會的實在情形是如此。

四川向來是一個匪窟，但是近一兩年來，大股的土匪，已經少見，因為他們有的當了官，有的打死了。因此綁票的事件也不多於發生，但是小搶還是時常有。這般搶人的，據說不是正式的土匪，多半是以前或現時辦團練的人。他們有的是槍械，到了夜間，三五成羣，七八成隊，出外搶劫。鄉民往往知而不敢報，他們知道這般人不好惹，得罪了他們，有性命的危險。他們可以說你是匪，殺了你纔去報案，或者可以殺了你，說你是被匪殺了。這類事情，在我們的鄉下，曾經發生過好幾次。

不久以前，本地方曾經舉行過戶口調查。不等調查員來到鎮上，地方上已經給他預備好了禮物。調查員一來，將賄賂接過手來，隨便填一個八百戶或一千戶就了事，連調查的形式也絕對不舉行。後來有一次派款，就以這戶口為標準，於是惹起了紛爭。因為有的地方瞞得多，有的地方瞞得少，瞞得多的地方大家所攤的款輕些，瞞得少的地方攤的重些。擔負重的地方，就起鬨了。於是他們要求重新調查，由各鎮互相派人監視（例如調查甲鎮時由乙鎮

派人監視，調查乙鎮由甲鎮監視）但是甲地的情形，乙地人不熟悉，乙地的情形，甲地人也不熟悉，本地人總是可以隱瞞的。於是他們想出一個方法，即是以灶為據，有一個灶算一戶。雖說灶未必是與戶完全一致，但灶是不能藏匿的，在無他種可靠的標準之時，到也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這次的調查，因為互有利害關係，挨門挨戶搜查爐灶，總算是認真。但是被調查者，也會有逃避的法子，他們的法子是真不怕麻煩的，即是乾脆把灶挖去，等調查過後再去修造。於是那幾天的灶神，大遭其殃。調查的結果，仍然是有幾層不對。至於鄉下平時報戶口的辦法，即使不漏報，也是幾戶算一戶。我舉一兩家最隣近的自家來說。某家有六個弟兄，年齡最小的已經是五十幾歲，他們多數已經死了，他們的孫已經長成人了，他們分家至少已有三四十年的，但是這六個弟兄，至今還是算一家。（實際可以算十幾家）又有一家，兩弟兄已八十餘歲，分家有三十餘年，孫輩已經結過婚，他們仍然是算一家。這所說的，祇是指調查戶數，並非指調查人數，若是調查人數，那一定是更難真確了。

因此我想到中國的人口確數，恐怕只有天纔知道。什麼民政部的調查，內政部的調查，海關的統計，郵局的統

計，以及專家的估計，都不過是瞎猜，或者簡直是騙人的，那裏靠得住。大家瞎猜也罷了，還要打筆墨官司，真是無味。反正你也沒有可靠的根據，我也沒有可靠的根據，誰對誰不對，終是沒有法子判決，又爭得出什麼輸贏。也許是大家以為差得遠的，反而差得近，也許是都差十萬八千里。還記得前年美國一位統計學教授，Wicox在太平洋學會裏，說中國人口不到四萬萬，竟惹起許多爭論。其實他又何嘗知道中國人口有多少。他既不知道中國的情形，而且他所根據的也就是你我所根據的，他不過也是瞎猜一下罷了，那值得我們注意。然而因他是一位藍眼睛的人，竟使凡談中國人口的，都要把他的話提一番。這正和談中國農業富源的人，總離不了O. F. Baker一樣。其實Baker又那裏知道中國的情形。他定全是根據紙上的記載，即使他能知道中國的氣候土質，他也不明瞭中國的農業情形，及土地利用的情形。以美國人的眼光判斷中國的事體，畢竟是不會很對的。

中國的學術，概是和講人口問題一樣的。農學哲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美術學，以及政治的本身，概是離開實際的。本來真實的學問，應該是由環境發生，但是如今的中國學問，概是外國學術的聯枝。講學的講學，辦政

治的辦政治，都是盲目跟着外國人幹，與本國的事實全不相干。結果學問盡成清談無裨實用，政治也是越弄越糟。尤其可憐的是大家的錯誤，自己都不知道。談人口問題的，很少人知道中國人口的統計，是如何得來的，調查的方法，究竟腐敗到如何地步。這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從小就

在城裏，在學校裏或機關裏，很少真去過農民的生活，幹民間的事情。即使到鄉間去也往往帶着學校或機關的牌子，並且限於很暫的時間，這樣那能深悉鄉間的真情實況。

(未完)

## 關中見聞紀要(下)

吉雲

### (七) 災害

關中從十七年到現在，旱荒不已。當十七，十八年災情最重的時候，除極少數低的地方能勉強維持，其餘沒有一個村庄不會餓死人的。地勢越高的地方，餓死人越多。

鄠縣岐山，扶風，武功一帶，受災最重；從前一百幾十家的「堡子」，現在只剩了三五家以至十家二十家不等。聽說當時遺屍遍地慘不忍觀，一直到十九二十年，纔經國內幾個慈善機關雇工掩埋，不過在那裏破屋亂牆底下偶然還看見餓死的枯骨。誰知饑荒還不會鬧完，接着又鬧狼災。十八，十九兩年之間，忽然從南山北山來了許多野狼，各縣人畜被害的日有所聞，尤其是小孩子死得最多。到十九年的夏天，興平，終屋二十多縣，又產生蝗虫，苗禾被傷，不計其數。今年七月間又遭虎疫，起初在潼關發現，以

後漸漸蔓延到關中全部，不問鄉村城鎮，沒有一處不曾被「瘟神」光顧。因為他們久經饑荒，身體的抵抗力本就很弱，一染時疫，十九免不了死。加上缺乏常識，不知預防傳染，如一村有一人患病，不到幾天，全村都傳染起來。所以這次有全家死光了的，全村死去大半的。當虎疫最劇烈的時候，我們剛在那裏旅行，常常看見路旁遺屍被狗噬食，血肉狼藉，臭氣撲鼻。地方官既忙於「逼款」，沒有功夫來理這沒出息的死屍；居民也因為貧病交加，自己性命旦夕不保，更無暇顧到死人。況且自十七年到現在，那裏餓死的人可算常有，屍骨被狗吃的事，早已司空見慣，所以安之若素，不過我們行路的人看見，心內難受罷了。

關中十幾年來禍亂相循。在民國十六年以前，老百姓有餘蓄的已屬很少，經過十七，十八兩年大旱，十九年的

蝗災，今年的瘟疫，人民相繼死亡的，估計有百幾十萬，幸而餘剩下來的，不過苟延殘息。當我們八九月間在那

裏旅行的時候，每天總遇到許多老百姓把這幾年沒有拆完的房料拆下來，運到街上當廢柴賣。這種木料劈下來的乾柴，一塊錢可以買三百斤，但是一斗（二十八斤）小麥到要值兩元，所以一間房屋的木料，常常換不到二斗小麥。房子拆了還可以挖黃土洞住，這幾斗小麥吃完，再沒有辦法了。照常例說，農家夏秋二季，無論多窮，總有飯吃的

。然而我們這次在鄆縣，武功一帶看見斷糧的農村，到處皆是。他們那個時候，靠着渡命的東西，是青高粱。因為今年夏天關中還是很旱，秋糧十有八九乾死，高的地方居民，要想青高粱渡命還不能得，所以聽說，那個時候就有人餓死，今年冬天，更可想而知了。他們家具賣完了賣房子，房子賣完了再沒有東西賣，只好賣兒女。聽某公安局長說「從十七年大旱的時候起，關中十三歲至三十歲的婦女，賣到河東去的，經山西方面調查，有三萬多口。這種人口買賣，在十七，十八兩年之間，完全公開的，現在是半秘密的。」又某建設局長說「這種人口買賣是不能禁止的，因為一家賣出一個女兒，目前她自己的飯碗固然有着，她的家屬也可以得着十幾元養命；反是，她同她的家

屬總得餓死。」這位建設局長是老於世故的，也許他的話有道理。

官廳對於這垂斃的老百姓，非但不設法救濟，反想出種種苛捐雜稅，在他們身上剝削，其中最刻毒，最殘忍的，要算鴉片捐。聽說陳樹藩做陝西督軍的時候，就提倡種鴉片，抽「烟畝捐」「烟土捐」「烟燈捐」種種名目的捐，飽他的私囊。陳樹藩倒後，繼他握陝西政權的人，雖然督軍，督辦同主席更換了多少次數，鴉片政策，總是很忠實的牢牢守着。經這些督軍，督辦主席的熱心提倡，成績當然是天字第一。凡我經過的地方，儘管買不到飯吃，鴉片煙總可以過癮，真不愧「深入民衆」的四個字。不但成年的男子多吸鴉片，就是婦女小孩也極普遍。我們有一次在澄城縣的尙村，雇了三個人，幫我們取標本，一個四十多歲，一個二十多歲，一個十七八歲。那位二十多歲的工作了不到一點鐘，因為癮到，放下掘土的鐵鎚，沒精打采的就走了。其餘兩位，勉強支持了三個多鐘頭，把我們要求的工作做完，但是也早呵欠連天，鼻涕橫流了。我問那位十七八歲的朋友：「你也吸煙嗎？」他笑而不答，似乎嫌我不識時務。我再說：「你年紀這麼輕，爲什麼也吸鴉片呢。」他答：「我們這裡十個人之中，有六七個吸鴉片

，你不要再問了。」我得到這個懇切的答覆，自己覺得有點慚愧果然沒有話再說了。我記得林文忠公說：「煙不禁數十年之後，非但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練之兵」現在看看關中的同胞，這樣窮困萎靡，令人不得不佩服林公的遠見。

大凡有鴉片嗜好的人，總是很懶，不顧廉恥。懶是窮的根源，不顧廉恥是做盜賊的要素。關中播種罌粟，既有很長的歷史，吸鴉片的人，又如此其多，就是沒有軍閥摧殘，天災流行，人民也決不會飽暖，地方決不會太平。所以關中的饑荒，表面上看起來，是旱災作祟，事實上還是鴉片造成。因為種罌粟，所以本地吸鴉片的多。因為吸鴉片的多，所以地方上越弄越窮，土匪越弄越多。因為土匪太多，所以地方一切破產！況且鴉片產量愈多，食糧產量愈少。食糧愈少，市價愈高。市價愈高，儲蓄愈少。加上土匪橫行，道路不通，外邊糧食不能源源接濟，所以一遇到十七年的大旱，惟有束手待斃！從這樣推想下去，鴉片確是關中的禍根！假若不種鴉片，我相信決不會有這樣窮，這樣土匪多，餓死這許多人！

關中從前抽「煙畝捐」的辦法，是誰種罌粟誰出捐不種的不出。這個辦法，比較麻煩，因為在煙苗未熟的時候，必須派員清查，然後纔能徵收。況且這種自由播種的辦

法，農民可種可不種，則「煙款」收入，毫無保障，所以那裡的當局，不得不急急改良。現在的方法比較進步得多了，就是每縣每年派「煙款」若干萬，再由縣政府按全縣田畝分配，無論你種不種鴉片，派給你的「煙款」你總是要繳的！這種新辦法，對於抽收「煙款」的，確實省了許多手續，得了相當的保障，可算盡善盡美！但是可憐虫的老百姓經這種「法律」一來，要想自己拔出地獄，不種那害人的鴉片，也不得能够了！

「煙款」的派法，各縣多寡不等，例如盩厔縣六十五萬，鄠縣三十五萬，鳳翔十四萬，咸陽八萬……。聽說這種派法，是根據民國十三年各縣「煙畝捐」的收入去年減，鄂等縣鴉片十分收成，土價也高，除派定額數如期繳足外各縣公安，財政，教育，建設四局，還得充分分潤。今年鴉片收成很壞，土價復跌到八毛一兩，雖經各縣政府毒刑「逼款」，「派定的額數，一直到我們在那裡的時候，還大多數無法繳足！今年四五月間，鄂，鄂等縣農民因無力繳納「派款」，大家曾一度齊心赴縣政府繳納農具，表示抵制。後經地方當局，一半勸誘，一半壓迫，風潮纔漸漸平息。農民赤手空拳何能同快鎗飛機抵抗！除哀求而外，有什麼別的办法呢？哀求儘管哀求，不繳款總是不行的！

一方無力繳，一方想法逼他繳，「逼款」這個名詞，就因而產生！

「逼款」用什麼法子呢？第一步派許多公差到欠款的人家，把他可以變賣的東西，自耕牛到碗筷，一概拿走！第二步把他捉將官裏來，先打五百「晝板」，限三天繳款！過三天沒有，加上五百打一千，又限兩天，限滿沒有，再打一千，加上一副鐐，改限一天，如此演進下去！我記得我們從蓋屋向西到了一縣，因為那個地方荒僻得很，沒有靠得住的店，不得已到縣政府借宿。我們住的房子，就是法庭前邊的西廂東廂是收發處。我們因為一天奔走疲倦了，早就睡覺。剛要入夢的時候，忽然聽到那位收發先生大聲叫傳人。不到一刻，果然聽到脚步和鐵鐐雜亂聲，差役呵喝聲，「堂上」拍「驚堂」呼打聲，杖責聲，數一，二，三，四，五聲，哀求聲，號哭聲，嗚咽聲！我起初想被訊的那一班犯人，不是土匪，也是犯殺人罪，不然決不會帶鐐打板子的。跟後又聽出「堂上」怒罵，限張三一天內繳五十，李四兩小時內繳二十，過限不繳加倍打的一類話，我方纔明白這一班被審的人，不是土匪，盜，賊，是一班無力繳「煙畝捐」的可憐虫，不是訊罪犯，是「逼款」！他們這樣鬧到半夜，纔慢慢沉寂下去，我聽了那種號哭哀求

，悽慘的嗚咽，心理上忽然起了一種作用，不知不覺的，一夜也不能睡着，第二天偏又下雨，不能前進，到了晚夜，還是照樣這一套！叫我們腦海裡，又增加不少人間罪惡的印象！後來日子久了，我們走的縣分也漸漸多了，我們眼所看見的，耳朵所聽見的，知道他們「逼款」的情形，各縣差不多一樣！某縣長說：「現在關中做縣長的人，只能稱為替上司辦捐稅，民政方面談不到」。他又說：「各縣提款的委員，常有三四個坐索，但是我們打人家一百板子，逼不出五毛錢來，就是逼出五毛錢來，還是繳上給人家花，我們何苦作孽，逼死多少沒冤伸的人，真不如拉洋車，一天賺五毛錢，身心俱安的好。」這位縣長是北平朝陽學院畢業，已經做過一任縣大老爺，當我會見他的時候，正是地方住軍向他急迫索餉，他這番議論，在當時也許是從心裡說出來的，不過過了這索餉難關，縣長還是十二分願意做的！

他們這樣「逼款」，經不起毒刑的人，賣房子賣妻女贖命的不少還有的不願意賣妻子同沒有妻子可賣的人，那他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某建設局長告我，在他那一縣，為「逼款」投井，上吊同直接死於杖下的，他所知道有三十多人，他不知道的，比比數當然還多。又某公安局員告我

，他有有一次旁聽提款委員親自「逼款」，那委員向一個可憐虫說：「你承認明天繳兩元，我今天少打你一千板子！」

那個可憐虫想了一想，哽咽的答道：「明天沒有法子弄出兩元，與其拿不出加倍打，不若今天認了！」岐山，扶風，武功，郿縣一帶的高地，有許多送給人家，都沒有入敢領。因為平常一畝地的糧，稅，雜捐，每年已在兩元以上；再加上「煙畝捐」，則每畝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在普通情形之下，農人的田，是養命之源，在今日的關中，有田反是送命的禍根。有許多農民情願把他的田交出，自求生路，總不可得。因此扶老携幼，秘密逃向南山的，絡繹於途。因為南山裏頭，今年收成好，食糧很有數餘，所以他們總想到那裏繼續他們將斷的生命。他們離家的時候，盤費有限，沿路又無飯可討，只好省吃忍餓！加上婦女腳小，不便行走，每天只能趕二三十里；自他們家鄉岐山，武功等縣到南山，雖算不遠，然而照他們這種速度計算，沒有七八天不能達到。因而他們在半路上就病下來的很多，婦啼子哭，慘不忍聞。這種進又不能，留又不可的地獄生活，我自愧描寫不出。「逼款」逼不出的縣分，也有不少的縣長同民衆，把地方困苦情形，稟陳上峯，請與免徵減收的。每次得到批示總是：「該縣所陳全係實情，但官

兵不可以一日無食，所請免徵減收一節，着無庸議」，一類的話來了事；就是說老百姓餓死，逼死不算什麼，官兵沒有飯吃可是了不得。陝西當局既然知道有兵不可以無餉，爲什麼在這老百姓餓死的時候，招兵的旗幟，還到處飄揚呢？聽某秘書長說，陝省正式軍隊有七萬多人，其餘駐紮省內外，歸西安綏靖主任節制的尙不在內。從前中央協餉每月約三十萬，自九一八事變後，中央協餉即告斷絕，現在餉需完全由陝省自己擔負。以一個窮省，養十萬大兵，要想不逼死老百姓，也不能够。況且西安同華嶽廟的兩個兵工廠，也在急急擴充之中，這些地方的經費，動是幾十幾百萬，沒有一點一滴，不是直接或間接從老百姓身上榨出來的，真不愧「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我們根據上邊的事實，可以得到簡單的結論如下：關中十幾年來，禍亂相循，死亡載道，可算完全由於惡政治造成！所以要想復興關中，非澈底改革政治不可。第一，須把軍隊減少到極低限度，能維持治安爲止。第二，禁絕鴉片，鏟除一切禍根。第三，慎選廉明官吏，招撫流亡，免除一切苛捐雜稅，「與民更始。」第四，鑿井開渠，振興農業，修築道路，使漢中陝北的豐富物產，得暢運關

中。辦仿織，煤炭，石油一類的實業，開發利源。如此，人民的困苦，自然會解除，公家的財源也自然會充裕。否

則，若照現在方法辦下去，非弄到同歸於盡不止！

## 對於「侮辱回教事件」一文的抗議（通信）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二十七號裏邊那篇尊著，至少有一半話是認錯了目標。此文給了讀者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曰：婁

子匡簡直是個愚不可及的傻小子。想「考據」回教禁吃猪肉的「謎」而不讀可蘭經和舊約，已經够傻了；且竟「徵引到那種無稽的「小豬八戒」故事」其愚尚可及乎？孰不知婁之記載該故事，完全是受了我要打聽那種故事的影響。您所引的一經一約，我早在筆記裏引過或提起過，此外

我還譯了引了與本問題有關的旁的文籍。我的筆記本非爲他而作，雖則北平有一個週刊替我把它們發表以後，他確已讀着。他不至於像您想像的那麼蠢，以爲用這個侮辱回教徒的民間故事，便能打破不吃猪肉的謎。其實他是和我一樣，想知道那般從沒讀過聽說過可蘭經，或雖明知可蘭經而僞爲不知的漢人，居然會講出一些什麼故事來講解這個食忌？這種故事有多少？哪些是基於錯誤判斷的？哪些

是別有用心的？故事起於何時？流行於何地？受了什麼刺激而造故事？故事曾經引起過多少糾紛，增加過民族間多少惡感？我（和婁子匡）所抱的旨趣和所要解決的謎，蓋如是，先生知道嗎？不知道而痛斥婁子匡懶惰愚蠢，可恥可憐，先生大大失言了呢！把經典引給一般社會看，自然很好。婁子匡却早看過了，無須乎勞先生。先生不察，冒冒失失的「扳起面孔來」專教訓他一人，所以我說您認錯了目標。

婁子匡只顧忠實的記載那個故事而沒說一句辯正的話，固然可以說是一種疏忽。但我怕他的文章即使附有辯正語，回教同胞仍未必放他過去。他們決不許人把那個故事，或那種故事寫出來印在紙上，我現在明白了。不獨婁子匡並非不知可蘭經裏面，有不少關於食忌之文。上海清真會的董事還說「江紹原」一再施教於婁而婁不悟，先生怎倒斷言他「不肯」讀經呢？您寫文章之前，爲什麼不把



一切有關的文件搜羅齊全，至少粗粗的看一遍？

順頌 教安摺祺。

江紹原上書。

妻子匡沒有任何團體爲他作後盾，他又不是總長次長

二十一，十一，二十二，北平市。

之類的要人。把不經意侮辱了回教以至引起回民反感的罪

名加在他頭上，自然既不至有後患，也不至於喪失政府的

### 敬答江紹原先生

臉；他本人或者也很願意犧牲自己，以維持漢回間的感情

。但是 先生所給他的那不讀經書，妄談考據，拏假當真

我很感謝江先生的指教。我更感謝他說明婁子匡先

，殊屬荒謬的罪名，却完全不能成立。我懇切的希望您所

種故事的影響。我很誠摯的向真先生道歉。江先生

代表的知識法庭，把這紹與婁子匡小子即日釋放，放出去

發表的幾篇筆記，我不幸沒有得讀，將來讀了之後

時，無疑應對他說幾句相當的話。

若有什麼意見，我也願意寫出來請江先生指教。至

此外我還有四句話要說：（1）北新書局出版的小豬八

於我的食忌起於衛生經驗說，我雖然不否認有討論

戒故事，我沒看見過，所以不談。（2）先生的食忌起源於

的餘地，但我的主張是這樣的：（一）回教的食忌

衛生經驗說，我認爲很有討論的餘地。（3）先生只感覺到

是從猶太民族的食忌傳來的，而（二）猶太民族的

保護信教自由的必要，而我已感覺到不信教自由之毫無保

種種食忌，若把他們排列比較看看，顯然是公衆衛

障。（4）我這封信正是會著所說的「挺身出來自負文字

生的戒忌。

上的責任，聽候法庭起訴。」所亞勞德駕，給登出來吧。

胡適。二十一，十一，二十三夜。

## 外交評論

第一卷第六期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關於李頓報告書的討論  
 引言：對於報告書之態度：周鯁生  
 對於調查團對於中日紛爭之認識如何：周天放  
 報告書之一般的觀察：吳昆吾  
 調查團是否完成其使命：漁隱  
 報告書與國際歷次決議

所謂「滿洲自治」與九條  
 關於日方利益之中日條約問題：徐公肅  
 關於領事裁判權問題：湯中  
 關於貨物之責任問題：程滄波  
 所謂一九〇五年中日密約問題：王德輝

最近國際形勢之分析：且復  
 日俄關係之歷史的研究：高宗武  
 斥李頓報告書：林於譯  
 紀念白里安氏與國際政  
 治：陶樾輯  
 外交文件介紹與批評：冷漁輯

每月出一冊零售  
 大洋四角郵票  
 十元連郵用預定  
 國內半年二元  
 國外全年四元  
 四角六分  
 五角六分  
 三元



## 多言的政府

孟真

西漢文景時，魯人申公以詩學負一時的盛名。漢武帝在初即位時，正是年少氣壯，好務務大，又是走儒家一條路的，所以請了申公來，很想他能爲朝廷做幾個宣言，獻幾個計畫，制幾套標語。誰知這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大大與一般的好說話的儒家不同。他對武帝說，「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武帝聽了真掃興，只好稍遲送他回家了。本來文景兩代都是儒家與黃老明爭暗鬥的時候，儒家總受些壓迫。武帝初即位，真是個儒家揚眉吐氣的時候，真可以大大花稍一下子。然而申公偏偏這麼老實。今之修廟救國論，長安王業論之桂國大儒，真要笑這老頭子太不會做文章了！

漢武帝還不是一位說空話的呢！他要雪國恥，便和匈奴混戰了幾十年，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設度遼將軍以斷匈奴左臂，到底把匈奴「抵抗」得筋疲力盡，幾十年後便降中國。河在瓠子決了口，他便自己截堵去。他的一生雖也有不少過失，但竟然造成了中國不亡于匈奴的局面，竟把現在漢人所居的地方都給漢族佔住了。他沒有空言

長期抵抗，他沒有空言努力救災。申公對他還說這樣話，如申公生到現在，不知更要作何樣感想呢？

中國的統治階級之喉舌——即大人——向來是好說空話的，因而中國的政治無論在如何昏亂的時候，總有一篇好聽的空話。近年來開會宣言貼標準語的風氣更盛，所以說空話更說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真所謂「顏之厚矣」。在九一八事件以前，我們在最大的典禮時發宣言，簡直要以全世界之前途自任，現在稽顙泣血於國聯之門，不用「一切帝國主義」一類的名詞，而用「友邦」「公道」了。這樣在固有文化論者，猶可說君子居安而安，履危而危，真個是國粹的大道，然而凡百庶事，又何必都大吹特吹，吹時全不想到實行，吹完登時忘記了呢？這樣的把戲，出之於口，等於念咒，寫之于紙，等于畫符，作之不已，等於發狂。這真是一個民族智力德力墮落的象徵！

現在姑舉兩件事爲例，以論「爲政不在多言」的道理。

第一件是所謂行都，所謂陪都。原來一國有好幾個都

，似乎是帝王家的風度。若在民國，只有政府所在可以稱都，其實帝王時代一國數都的風氣，到明清已經改了。明有南京應天府，同時便在那裏虛設六部各衙門，清有盛京小天府，同時便在那裏虛設五部。即在更遠各朝，也每在牠的所謂陪都所謂方京留守，可見對於沒有政府的都，雖皇帝對之，也頗歉然。我想，現在決不會因陪都行都而設政治分會，以數次大戰取消的東西決不會再如此容易出來。然則所謂陪都，所謂行都，當不過是「開發西北」，「恢復中原昔日文化」，若干口號下的一個藻飾，一種盛典。我們何幸生此聖明之此，稽古右文，猗歟盛哉！就是在這樣的藻飾盛典上，我們也還希望他力行一下子，不必多口。行都陪都不是一個委員會一篇計畫書便能出來的，也不是修廟修陵便可將西北繁榮了的。姑無論破產的東南決無餘財傾於西北的荒漠中，即令有之，而不自然的發展，如所謂沙漠種田也者，也決無維持，繼續，發展之理。總要先使得西北有可以發展的環境，然後人民自己可向發展的路上走。使得人民自己向發展的路上走，政府所負第一步的責任是：一，維持社會的秩序，二，澄清政治的腐惡，三，給與人民以一種蘇息，四，便利交通。這個人民自行發展的先決條件，在各處皆適用，而在活地獄的西北

爲尤甚。我們試問，西北軍人對人民之榨取如何，鴉片煙之強迫耕種如何，楊虎城的力量在西安城幾十里外之效能如何，西北人在這樣貧困生活中所供給之稅賦如何，人民生產事項之被軍，政，匪兵毀壞者如何，共產思想及組織在民間乃至軍中潛伏之狀況如何，這樣問題當局者正不容易回答罷。據自西北來的人說，西安數十里外簡直有地獄的世界。有一個旅行者，住在一個縣署裏，親身聽見受拷人民的夜間苦楚，少交一元便是幾十板子，遲交一天便是幾百板子，而所交者非賦非稅，而是迫派種植的煙苗捐。在這樣的現狀之下，而非佛者夢想樂遊原上清秋佳節，裝點以楊家姊妹，好古者幻造咸陽府庫，金匱石室，充實以周漢彝器，明清簿錄，我誠不知我們貴國大人物之腦筋是世界上古往今來何種痴癡樂浸過的！在這個問題之下，政府還是少說幾句空計畫，在最低範圍之內先做出一二件事來給人看看，例如恢復秩序，稍紓民困之類。若一直的總是說空話，說自己並沒有意去實行的大話，將來縱是說真話時，也要沒有人相信了。

第二件是所謂建設。雖在最富的國家如英美，若建設專靠政府便也有限了，總要靠人民自己去建設，政府不過立於從旁協助的地位而已。在窮困到極度的今日之中國政

府那有力量建設多種事業，而中國政府已往之成績，並鐵路航運都弄得這麼糟，真不配再多量的去嘗試國營事業。今日之政府，以人力，以財力，都不是能够「百廢具舉」的。他若盡他的責任，他的建設事業第一項是建設出社會的秩序來，社會有秩序，則人民自己可以去建設，不待政府去做這個，做那個。第二項是建設出官署及公務員服務之秩序來，有了這一層，然後國營事業不致一舉便淪落為腐化的結晶品，而舊有事業，亦可在這一層的大前提之下整頓。這都是政府本分以內的事，都是可以做到的事，都是其他的大事所憑借的事。幾年前北伐到了北平時，全國統一，引起人民的很大希望，而侈談建設者，更弄了好些文章出來。從今天算來，似乎在無線電以外成就的事項很少，這些固有一部分是政局不安定負責任，然而其最

## 日本的財政

丁文江

自從日本政府新預算決定，國內許多報紙都有批評。大多數的意見，以日本爲明年的預算不敷有十萬萬圓之多，財政上必致崩潰。但是由事實看起來，這問題不是如此單簡的。

大弊病仍在說話太多，計畫太多，開會太多，宣傳太多，而過於不問實際，過於不求步驟。到了今天，國家已墮入這個無底深淵中，那裏還有再說大話的顏面？且把本分內最淺近的事做出來，不必再高談建設事項咯！

中國人真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人羣！我們中國人中，嘗見有時有人受人扯謊的指摘時，似乎並不充分的生氣，若在西洋，則言一個徽號一經加之於人，恐免不了受人之掌。所以官府文章，說時本不是預備實行的。今政府之多言少行，似乎本不違背我們國粹的大道理。不過，立國於現在，而這樣子做，既墜落官常，又敗壞民德，還是擇該能做的事，切切實實做幾件，不要「危不忘安」的總是說大話罷！

○ ○ ○

六個月以前我討論日本的財政（獨立評論第二號）結論以爲（一）本年的貿易入超至少有四億，（二）紙幣發行額或者要增到二十億，（三）匯兌價格要落到二十五元美金以下，（四）國內的物價恐怕要增加到一倍以上。而

這六個月以來的事實證明我的四項預測，除匯兌落價以外，都沒有實現：貿易的入超以十一月中旬的情形看起來，本年大概不到一億；紙幣發行不但沒有增加，而且有時還依然減少；國內的物價增加不過百分之二十。然而匯兌的低落不但過了二十五元美金，最近竟落到二十元以內！

### 高橋的財政政策

要了解這種意外的結果，而且很矛盾的現象，先要明白齋藤內閣成立以後的財政政策。

第一是六月的議會通過一個新關稅案；凡進口貨一律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的進口稅。同時圓的價值從三十元美金跌到二十七元左右。下半年本來又是出口最多的時期，所以六月的外國貿易，還有入超一千四百萬圓，到了七月就變為三千九百萬圓的出超；進口貨從一億一千一百萬圓（六月分）減到六千八百萬圓；出口貨從九千七百萬增加為一億〇七百萬圓。自此以後，每月都是出超。這一方面是中國抵貨的能力減少，一方面是關稅政策的成功。

第二是齋藤內閣決定在本年度內用款一億七千六百萬圓為時局事業匡救費來救濟失業的工人。此外還有一億元為增加收量剩米費。再連補助地方政府土木工程費用總數在三億圓左右。這種款項大部分是發公債，但是用途為公

共建築，修軍港，商港，造船，築鐵道，購剩米等等，可以算是建設用的。享受這種款項的利益的當然不但是失業的工人。獲利的人或是把款存在銀行裏面，銀行可以用來購買新公債，或是自己來買公債。

第三是大藏省用四・二厘的輕利從預金部借出二億九千萬元的鉅款于勸業，興業，農業等銀行及地方政府來救濟地方和農村的經濟，並供給私人所辦救濟失業的事業。于是農民和中產階級所欠的重利債可以用輕利債來償還。這種債務大部分原是在銀行手裏。這樣一來，各銀行可以把抵押的不動產變為現款，再用現款來購買新公債。大藏省所以能支出這樣輕利的鉅款，因為預金部（大部分為郵政儲金）是日本最大的儲蓄機關，有存款三十億之多（在東京社會銀行存款的總額不過二十億六千萬圓）。尋常預金部所給存戶的利息是四・二厘。因為要放出鉅大的輕利債，同時把存戶的利息減為三厘。

多放輕利債款是「膨脹」(Inflation) 手段之一種。要實行膨脹政策，或是增加紙幣的發行，或是增加放款Credit。其結果是貨幣或是放款多於貨物，物價當然增加。增發紙幣危險較大，所以高橋以增加放款為膨脹的第一步。結果物價增高了百分之二十，而市面有了大宗的款項

流多，許多事業可以振興。人民購買公債的能力也同時增加。

由此看來，我們可以了解，日本政府實行膨脹政策的手續。本年度的公債發行額原定爲六億一千萬圓，其中二億圓是用于侵略東三省的。但是到十一月爲止已發行的不過二億。而同時大藏省的支付證券已經增加到二億四千萬。所以雖然日本銀行的紙幣還不過十億，連支付證券計算，紙幣流通的實數已超出十二億圓。這都是能一面發行公債，一面不增發日本銀行紙幣的原因。

### 匯兌的跌價

高橋的財政政策在國內雖然一時成功，而國外的影響則返出人意料之外，我們看見，日本國內的物價增加了不過百分之二十——就是紙幣的購買力，在國內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而國外匯兌，一年之中從每百圓換美金四十九元五角落到美金二十元——就是圓在國外的購買力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左右。普通講起來匯兌的跌價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入超過多，國際債貸的總賬不敷，二是紙幣發行的太多。但是我們看見本年日本的入超還不到一億圓，而紙幣的發行絲毫沒有增加，日本銀行所存的現金也並未減少，依然是四億二千多萬金圓。初起看來，很不可解。不過仔

細研究起來，國外的匯兌，根本是信用問題。目前日本的紙幣雖沒有增加，但是人人知道不久就要大加而特加。這種預計，就足以發生很大的影響。第一因爲日本侵略東三省的結果，世界上人都認爲日本的政治前途很黑暗，軍費一定要無限制的擴張，總有一天財政要破產。例如十一月十一日倫敦的金融泰晤士報勸美國，有日本債券的趕快出賣，說日本軍備的費用，遠非日本國力所能担負。日本總有不能付息的一天。第二日本人也是同樣的觀察；知道紙幣要落價，大家都要把圓趁早換成外國貨幣——就是所謂資本逃避的問題。不但如此目前日本輸出的商人，都不願承受圓的紙幣。譬如上海中國商人向日本購貨，照例是自大連購金圓的匯票來付價。最近日本商人都意願要這種匯票，而要求用美金交付。如此則國外貿易儘管有許多出超，而出超已經變了外幣，存在外國銀行，不肯拿出來運用。國際借貸結賬的時候，依然要另外用圓的紙幣來購買外國貨幣。這種變相的資本逃避恐怕是匯兌落價最大的原因。此外日本本年度軍部自歐洲購了不少的軍械，這種進口貨，是不公佈的。所以本年實際的入超比公佈的數目要大。

下年度（一九三三）的預算

昭和八年的預算總數爲二十二億三千八百萬圓。全國人民的負擔每人要攤到三十一圓之多，比三十五年前（明治三十年）恰恰增加了十倍；比兩年前（昭和六年）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增加的原因是：（一）所謂東三省事變費，（二）兵備充實費，（三）時局匡救費。統計新規經費的七億〇千萬圓，其中：

東三省事變費

一億八千六百萬圓

陸海軍兵備充實費

二億三千七百萬圓

時局匡救費

二億七百萬圓

貨幣交換差損金

七千八百萬圓

新公債利息

二千六百萬圓

以上五項間接都與侵略東三省有關。直接的支出（事變費和兵備充實費）在四億圓以上。加上陸海軍兩省經常的預算明年的軍事費合計爲八億二千萬圓，佔預算全部百分之三十六以上。時局匡救費就是接續本年已經興起的各項救濟事業。原定爲三億。因爲軍事費數目太大纔減爲二億七百萬圓。所謂軍備充實費，陸軍爲一億六百萬，海軍爲一億三千多萬，內容極其複雜。概要是積極預備戰爭。

同年的歲入預算經常部不過十二億八千八百萬，加上

臨時部普通收入，一共不過十三億四千萬圓。收支相抵，預算不足在九億圓左右。全部都要發行公債；就是國家的歲出百分之四十要靠公債。

#### 日本財政的前途

照上篇所列的數目字看起來，日本財政的前途當然是很可悲觀的。最近匯兌的暴落就是世界上人對於這種悲觀的表現。但是我們所要知道的是在這種狀況之下，明年日本的財政是否有崩潰的可能。

第一是發行公債問題。歲出的不足共爲九億但是此外尚有特別會計項下的公債，一齊算起來明年公債的總額在十一億圓左右。日本國民的財力是否能承受這樣的巨額，實在是疑問。本年度的公債數目是六億，不過明年的十一分之六。本年紙幣沒有增加的原因，我們上面已經討論過了。目前大藏省的預金部的準備金已經減少，明年未必能如今年，有多量的輕利放款。而且因爲郵政儲金的利息由四、二厘減到三厘存款已經少了二千多萬。預金部是大藏省財政活動的大本營，目前已經不十分健全。而且這九年來每年的新存款也不過三億。縱使明年不減少，因爲放款多的關係，預金部恐怕不免有相當的困難。至少不能再利用預金部的存款來購公債（日本內債的五分之一在預金部



手中)。日本國民全部的收入大概不過二百十億。除去了納稅，所存不過二百億。十一億的公債就是作國民全體收入的百分之五。無論如何國民是不能消融的。

第二是匯兌問題。公債既不能希望國民全部來消融，紙幣的增加是絕對不可免除的。假如十一億的公債有一半是要用紙幣來填補則日本銀行的兌換券一定從十億有零增加到十六億。再加上本年末發行的公債，和大藏省的支付証券實際上紙幣恐怕不能在二十億之下。紙幣從十一二億增加到二十億，物價一定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以上，人民的生活狀況，一定要不能安定。

紙幣既然不能不增加，匯兌當然還是要落價的。不過我們看見目前匯兌的暴落，已經超過國內購買力的減少。如果政府能够設法安定匯兌，或者有救濟的可能。目前政

府提議強迫收買日本國民所有的外國貨幣証券。如果成功，則資本逃避可以有相當的制止，匯兌暴落的大原因可以減除。

此外就是國外貿易問題。我們看見，因為進口稅增加，匯兌落價，中國抵制日貨效力減少，日本本年下半年貿易轉好，由入超而變為出超。這種狀況是否能夠繼續也是疑問。如果世界經濟不能恢復，各國對於日貨增加關稅，貿易的出超當然又要變為入超，財政上，匯兌上都要發生不良的結果了。

總之日本財政的前途當然是很危險的，但是明年是否達到崩潰的程度期要看（一）紙幣增發的多寡，（二）政府防止資本逃避的效能，（三）國際貿易的狀態。目前還不斷言的。

## 教育罪言（三）

旭生

我前一次本來是想把學生的受課情形及成績，學校的管埋，學校經費的支配，功課的編制，各種情形，陸續撮要一說。現在學校經費支配及功課編制的大不合理，學生受課情形及成績的一團糟，已經簡單指明，止贖了學校管

理的問題，其實也很可以不必說了。因為學校設立的目的，是叫人研究學問的，並不是要把學生招來，排列整齊，教大家看著好玩的。真正的目的既達不到，其餘的又何必說。雖然如此，學校的管埋，有些直接影響到受課和研究

學問，有些對於這些雖無直接的影響，而對於學生心理和行爲却有很深的關係，所以我們也不得不說一說。

管理的事項大約可分三類：（一）查課及考試；（二）徵收費用；（三）普通管理。這些問題在中小學裏面，比較簡單。學生年齡小，容易管理，並且也必須管理，所以各學校的管理方法，雖良否不齊，大約總還可以說有管理。就我們耳目較親的天津來講，除了若干的野蠻中學，專以收學費爲目的，應該實行封閉外，大多數總還說得下。帥大女帥大的附中附小，尤爲良好。——這些附屬學校，如有不滿人意之處，却在教課方面，管理方面須要改善之處，並不甚多。至于大學方面，不管公私學校，幾乎可以說是全無管理。隨便上課，隨便考試的習慣，我前面已經說過。外國大學的上課是沒有查考的，實在也很可以不必查考。可是我國無論何校，無不有點名簿，點名或由教員擔任，或由註冊課擔任。由教員擔任的，點名後學生仍可陸陸續續的來；等到下堂的時候，大家圍著教員，補行簽到，甚且很高誼的爲未上課的朋友簽到。由註冊課擔任的，學生更隨時可以到那裏查考改正，可憐的小課員，那裏敢說一聲不允許！像這樣點名的結果，是：教員耽誤工夫，註冊課多養不必要的職員，浪費紙張——大半是從

外國買來的——而頂大的壞處，却是獎進學生欺騙不誠實的心理。至于好處，我却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出有一點。考試制度，雖說前幾年因爲牠太偏重機械記憶，大家對牠作一種嚴重的攻擊，但是牠的自身却並不是怎麼樣的要不得。並且牠這一種社會制度，頗關重要。如果找不出來另外一種比牠好的制度來替代牠，絕沒有廢棄牠的理由。尤其是畢業的考試：學校既須要給他們一種憑證，向社會證明他們已經取得充足的學力，而學校自身却沒有一種考核的方法，那豈不是對社會行欺騙麼？我國現在各大學考試的實在情形，也不必詳說。只要看各大學無不有曠課超過三分之一，不得參與考試，即當休學的規定，而學生仍可以隨便不上課，隨便不讀書，並且可以隨便不到堂，却是升級的仍是照樣的升級，畢業的仍是一批一批的畢業，就很可以明白了。徵收費用的自身，實在是很有問題的——我們理想中的學校，並不徵收費用，這箇問題等將來再說。可是現在的各大學，對於這些全有很詳細的規定；單就學生的經濟能力說，無疑義的，我國現在上大學的學生，差不多全是些小資產階級的子弟，沒有拿不出這幾塊錢的道理。現在除了私立大學，特學費爲生命，非交納不能上學外，大多數國立學校的學生，無論學校催的怎麼

樣嚴緊，他們可以大部分的有錢穿西裝，却沒有一小部分人拏錢交學費。這件事情，學校給學生一種極壞的印象。因爲入學時候的費用必須要交，入學以後就可以隨便不遵守學校的軌則，那無異乎告訴他們說：你們未入學以前，學校無論怎麼樣苛刻，你們無奈學校何；你們既入學以後，學校已經無奈你們何了！至于普通的管理，好在有「大學生均已具有自治能力」的一句話作護符，就完全談不到。大多數的教職員，對於學生夙具戒心。以不引起風潮爲目的，以敷衍爲手段。即使眼看學生行動的大不合理，未嘗敢加以糾正。學生未嘗以師長待之，彼等亦未敢以師長自居也。甚且揣摩學生的心理，而謬爲之說以便利之。詎以取容，曲學以求悅，與學生酒食徵逐以聯歡。青年何知，對於此等大便私圖的「師長」，雖無敬意，却含憐心。他們的受課作事，無論如何聊草，風潮亦可徼倖不起。學風日漸頹壞，而教育界之綱紀愈不可問矣！因爲社會的麻木，無制裁，政府的頂顛，無保障，使這一班寄食于教育界的先生們，不得不仰承學生的意旨以爲容悅，勢誠可悲；而這些先生們，忝居師長的重任，却不惜降身辱志，作學生的箠片以求餬口，品誠足羞！並且，近數年來，政治不就軌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青年鬱悶，充滿

革命的情緒，同民十三四年時青年的情緒大約相仿。可是也頗有不同的地方。現在全國人民，對於國民黨，情感更劣，實不亞于當時人民之對於北洋系。對於共產黨的原則，卒表示若干的同情，也有同當時對國民黨相似之處。但是，溫熱的程度，僅可與民九十之間相仿。雖亦知其爲真正政黨，並非洪水猛獸，却尚不敢懷很高的希望，與民十三四五年間對國民黨的情緒大不相同。並且，民國三十四年在北方的革命活動，大多數的教職員與幾乎全體的學生是參加的。現在革命的情緒雖頗濃厚，而今日之教職員與學生自身，其生活情形均仍屬于小資產階級，對於其過去，雖有些人明知其不合理，却也不能無若干的留戀。所以此次活動，教職員幾于全體不參加，學生參加者亦極少數。即在這些實際參加活動的學生裏面，對於共產理想有真正信仰的，還不能算很多，所以更引起外界的疑慮及不同情。這一班參加實在活動的學生，因爲政治的動機，惟恐學校無事。稍遇機會，即張皇幽渺，興風作浪；又有百分之一二十的懶惰學生，利用機會，搗鼓吶喊，而學校事遂愈不易處理。其餘之大多數學生，也知道他們別有用意，不肯出來附和。但因爲事情的發展，充滿革命的情緒，所以他們雖因有所疑慮，不肯爲共產黨作前鋒，而在他

方面，又因有所厭棄，不願爲國民黨作後盾。在這大多數學生猶豫觀望，徘徊歧路的時候，共產活動不易成功，學校風潮不易息止，風潮的漲退，遂與政府實在的勢力和決心互爲消長。此時有熱心的教育家，想引導他們暫時捨棄實際活動，專心研究學問，也幾乎勢不可能。最近學校幾陷于無治狀態，而學生中仍有打倒教育界法西斯蒂的呼聲，其實在的背景大約如此。我們確信：如果法西斯蒂執政，自然不能任學校這樣的一團亂糟；即使共產黨真正當國，也一定要竭力整頓，不能任學生這樣的任意胡爲。可是在這箇時候，學校管理雖然也有相當的重要，却不知道應該從何處說起也！

要之，青年的不誠實爲今日最大的災禍。舉凡學校風潮，以至於大規模的匪患，內戰，全無法同牠比擬。因爲那些全是邊緣的，可以量度的災禍。至于青年的不誠實，乍一看覺得沒有甚麼了不得，而散佈各處，無縫不鑽，爲一切災禍的派出所。如果這樣的心理不能逐漸改良，不僅國民黨的憲治沒有法了成功，就是什麼共產黨，什麼法西斯蒂黨，什麼……黨，即令牠們一日上台，也全不能有法子。無論什麼學問也全談不到。可見，現在的社會環境，學校中的授課，尤其是學校中的管理，全是

燒進他們不誠實的好辦法也！嗚呼！

以上數節，我已經把我們教育界大不景氣的現狀，約略說過。看見這篇文章的，不免有人跳得八丈高，大罵：傻子！瘋狂！那些也全不要緊。也許有人說：談的痛快，大快人心。那我就回答說：我說這些話的時候很痛心，並不是要罵人來快意。或許有人看罷，就覺得教育界這樣黑暗，異常悲哀，以至於絕望。那我却很抱歉，並趕緊安慰這些位先生說：千萬不要絕望，還不至于那步田地。要而言之，我說了這許多不順耳的話，不是使人快意，也並不要使人憂悶。所希望大家的，是大家看罷以後，仔細考慮一番，看我這幾次所說的話，是否是真實的，是否是過分的。如果這些話還不大錯，那就希望大家嚴重的考慮，時時的考慮，想出來一種什麼補救的法子。千萬不要說：我們人微言輕，萬找不出辦法，得過一日且過一日。我們堅決的相信：無論一個社會怎樣的繁榮，如果大家全玩曷度日，存「追悔我後」的念頭，那箇社會一定要頹敗下去，反過來，無論一個社會怎樣的緊迫不安，只要大家能鼓起勇氣，奮勵的向前走，那一定可以找出一種辦法。我今日說話暫止于此，下次再將我們所找出中國教育糟糕的原因，詳細寫出來，請大家的指正吧。

# 鄉居雜記

(三)

董時進

四川本是很富的省份，吾鄉又是處川省最肥美的區域，交通也比較方便，在以前是由長江下游各地上重慶必經的旱路。所以人民原來很富庶，文化也比較的發達。尤其是因為經過明末大屠殺之後，人口稀少，後來的居民多擁有廣大的田產，以故富翁頗多。宏壯的房屋，闊綽的墳園，大麗的牌樓，輝煌偉大的廟宇，到處都是。不過這些建築物，概是距今五十年或百年以前所遺下來的，最近幾十年修建的極少。（也有少數人曾經在軍政界找到錢的，但是他們多半不在鄉下修造。）所以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建築物，多半是在坍塌殘朽之中。在一二十年以前，至少還有人去加以修理，現在一般人民連修理的能力也沒有了。

不過四川也另有一些新建設。許多縣城和市鎮的街道，都展覽了。街旁的房屋，多半帶西式樓房的模樣，——鄉下人就叫他們做洋房。這種改造運動，在川省成了風氣，很是普遍的。改造的結果，頗有一些好處，尤其是街道展覽鋪平後，光線空氣都充分些，並且顯得乾淨些，住街的人也得了散步的地方。（即是街上，因為別無空地）這

些都是對於市民的生活及衛生有益的。只可惜這改造運動仍然是太敷衍，太不切實。在很小的村鎮，大家也愛起兩三層或三四層的「洋房」，不但不合用，而且材料單薄，樣式醜陋，都現出搖搖欲墜的樣子。至於內部的潮濕黑暗，完全沒改良。大多數的房屋，只是將臨街一面，刷上一些石灰，加上幾塊木板的天樓，或者使原有的樓露出外來，就算是洋房了。這樣的改造，可以代表中國近年來的，切改造。

但是，如我剛從所說，至少街道的展覽，是有益處的。我還記得數年前，展覽街道，在四川開首實行時，人民很是反對，並且犧牲確也不少。但是展覽之後，大家很感舒適和方便。看慣寬街的人，一到未改建的市鎮上分外感覺不痛快，所以現在人民自己也樂意改造了。我常說，中國人的惰性很強，鄉下人尤甚，一切事情，總是苟且偷安，因陋就簡，說聲改革，總要反對。你單單改革給他看還不成，你必須使用一點兒壓力，打他兩鞭，他纔肯動。等他嘗到滋味之後，他就會贊成了。我相信鄉下一般人的程

度忤情，尙不够自動改革，所以要改造建設，暫時只好由上而下，施一點兒強迫。等你改革之後，他們自然會知道好壞，會表示贊成。因此我們可以說，要到鄉下作事，必須有實權。一個青年學生，除非有特殊的能力和環境，要想以私人資格，到鄉下去從事建設改造，是不易辦到的。

一般學生都要在機關找事做，不肯到鄉間去，這裏是一個大原因。

神權在鄉下頗有一些威力，鄉下許多無法解決的糾紛，算不清的賬目，都是憑神道來解決的；這即是發呪了事。此次我們在一個客店裏吃飯，突然店東娘子賊失掉一塊包小孩的舊油布，她一口咬定是一個轎夫偷去了。她雖是沒有證據，並且也搜不出證據來，但是她硬說沒別人進屋，一定是那轎夫馬上拿出去賣了。她不許那轎夫走，他也沒辦法。這事體到底如何解決呢？最後就須得用神權了。店東娘子出了一個難題，對轎夫說：「你要能發一個呪，我就許你走。」轎夫祇得應從她說一句：「誰偷你的油布，拿去裝冷尸。」於是一場糾紛，纔解決下來。還有一個同樣的故事：某甲欠某乙債，係憑交情借到，未立約據。某乙急病死去，某甲思賴脫此一筆債務，與其最親近之某丙商量，求某丙贊同。（因某丙曾參加借債事情，知悉

甚清楚。）某丙當謂，假使他（指某乙之後人）要你發呪怎樣好？某甲說，現在的神已不靈，發呪怕什麼。這段話是某丙親自告訴我的。現在的神權雖已經失去不少的威力，然而對於多數人還是很有力量，這是觸處可以觀察出來的。

我因此連想到，中國缺乏有效的宗教，確是一件不幸的事體。尤其在近些年，學校教育已經放棄或失却了進德、懺行、培養人格的作用，宗教的功能，更覺重要。普通人，總是傾向於放縱的，他們必須時常有人去警誡規勸着，方始可以收斂一些。我們知道，人家的子弟，若是聽其自然，十九會漸漸的懶惰放蕩起來，其實大人也是一樣。古人修養的方法，如像懸座右銘，以及每天念聖賢格言、遺訓等，用意正在這裡。外國的教堂，每星期必做禮拜，請人講經說法，演講道德博愛，雖不免爲老生常談，然而他能有規則的、普遍的、完成警惕規戒的功用，確是對於世道人心，很有裨益。這是值得我們長思反省的。鄉間的人民，多半一輩子無機會與古今聖賢哲人接觸，叫他從何改過修身。在道德方面能稍約束他們的，全靠迷信，但是到現在迷信的勢力漸漸縮小，而且迷信所寄託的廟宇又不像教堂那樣能有規則的盡職責，所以效力比較很小。我是

一個未奉教的人，同時也並非願意在中國宣傳洋教，不過我以為宗教的作用，確是社會上所不可少的，我們即使不要宗教，似乎也須得有一個別的方法，去代行他的作用。

城市裏的人，尤其是智識份子，動輒說鄉下如何好，鄉下人如何好。但是他們到底不肯到鄉下去。究竟鄉下和鄉下人好到如何，或不好到如何，非深知鄉間情形的不能明白。暫時的，表面的觀察，決不能得到真情。偶爾從城裡下鄉，看見鄉下的空曠，草木的茂盛，空氣的清鮮，沒有不感覺愉快的。又看見鄉下人胼手胝足，恭敬老實的模樣，沒有不喜愛的。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到鄉下建起別墅，（設立機關，更不用說。）住起來固很舒服，並且也不會有人敢去惹他。但是這不能算是真到鄉間，只能算將城中伸展了一部分到鄉下。真在鄉間做鄉下人，那情形又不同了。那末，你就會發現鄉下不是純粹的好地方，鄉下人不盡是真正的好人。就我的本鄉說，並且我相信各地鄉下情形都差不遠，那便是一個毀人的地方：吸煙，賭錢，偷竊，欺騙，姦淫，搶劫，都是日常的事情。青年子弟，十九都要染上。他們在鄉下住的時間愈久，愈難救藥，還不如早送入都市的學校。在都市即使求不到很多學問，至少

可以救到他們，使其不至於墮落的那樣厲害，不至於染到惡習慣那樣的多，而且可以使他們的身體強壯些，活潑些。這是我看見了許多人家的子弟，而確信無疑的。我向來對於學校不滿意，也是認為學校是誤人子弟的一個地方，我現有的觀念，却改變了。學校雖有很多不滿人意的地方，但是還沒有鄉下社會或許多鄉下家庭誤人之甚。兩相比較，城市的學校還要算全國一線的光明和希望。祇是我們還須要力求革新改進，纔能帶着普通社會往上走。不過從近年來的情形看來，似乎在隨着普通社會往下降，這是極可憂慮的一件事體。

鄉間也是一個生存競爭極其劇烈的地方。因為這緣故，所以各種毒辣的手段，殘忍的事情，在鄉間都可以看見。鄉下正好比非洲的荒野，鄉下人正好比各種的野獸，弱的便是豬羊，強的便是豺狼虎豹，他們無時不在表演弱肉強食的慘劇。兼之鄉下法律的或任何種的制裁均缺乏或無力量，因此強者無所顧忌，而弱者失却保護。（弱者找保護，惟有投降強者，為之效力，正如歐洲古時農民對於武士或地主一般）所以在鄉下弱者對於強者之恭順畏懼，強者對於弱者之欺侮壓迫，都比城市的情形更加厲害。我們通常以為鄉下祇有少數的土豪劣紳纒壞，並且我們心目中

的土豪劣紳，一定是四體不動，穿靴襪，有智識，或整架不馴，兇悍霸道的份子。其實許多穿粗布短褂，草鞋赤腳，看來十分老實馴良的朋友，也會剝削人，剝削更不如他們的人。

鄉下爲什麼有這樣殘酷的弱肉強食的現象？最大的原因，還是窮。因爲生活不容易，生存競爭纔這樣的激烈。大家的資產都有限，生產力也有限，生活的空邊極窄，稍一鬆手，就有跌出邊界以外的危險。所以祇要見到有抓錢的機會，沒有不去抓幾個的。中國人自來是窮怕了的，怕餓死已經成了天性，因此括錢和守財也成了天性。

我們對於鄉間弱肉強食的現象，不能專責備強者，也要責備弱者。猶之老虎咬山羊，不能只說老虎可惡，也怪山羊太無抵抗。在這整個世界的弱肉強食的時代，我們的弱者，縱不供自己的強者宰食，也要給外國的強者宰食；弱者終歸沒有生存的餘地。所以我們不要單痛恨強者，因爲即使將強者斃，除盡淨，祇留下一些馴良的百姓，那末，這整個的國家，也很難有立於世界。我們固然要同情於弱者，但不贊成祇管保存他們，必須改造他們，使他們強健起來，強健不起來的，恐怕終歸要遭淘汰。現在這種淘

汰的工作，已經在迅速進行，各種侵掠剝削，都是在吞食這些弱者和不幸者。我們很可憐他們，但是實際上很少辦法。中華民族的歷史，向來是繁榮若干年必經過一次大洗劫，騰出空地，供後代的蕃衍，至一定程度，再洗劫。目前的洗劫，不知何時方能終了。一般領袖的責任，是在如何縮短此洗劫的時間，減少洗劫的犧牲。要達到這目的，根本的辦法，是改造那些供犧牲的弱者，否則他們總免不了掉被犧牲。

這一些弱者，乃是一般人所呼爲真好人的。不過我以為他們實在不能算好，祇能說是馴，不能算道德高尚的，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德，只能算愚蠢無用。而且在這般弱者之中，比較的強者，仍要欺服更弱者。最弱分子對於自家的婦女小孩，或家畜，鳥獸，也是不講仁慈的。這般愚弱分子，對於國家或社會，也并沒很大益處。他們雖是生產者，然而生產能力很薄弱，不過可以養活自己。他們的最大用處，是供人家宰割，替別人當奴隸。他們的最大價值，是能消極的吃苦，並非積極的能幹。講起禦侮來，他們祇能比做小嘍囉，決比不上上海的青紅幫，有許多小嘍囉也比不上（我相信當義勇軍的，決不是這一些最弱的分子）甚至於亡了國，他們也未必知道，知道也未必有什麼



感觸，因為他們根本上就不懂什麼叫國家，什麼叫亡國，並且他們的境遇已經壞到不可再壞的地步，所以死亡了國，他們也未必受什麼大影響。然而這般人畢竟是國家的主人翁，他們既是這樣愚蠢無用，國家的政治，又焉得不糟。要想中國好，必須將這般愚蠢馴良的鄉下人化爲有意識的好人，化爲真誠實而且可以反抗惡勢力的人。（目前北平寓所遇賊，次日發現，大家談論許久，一老媽很從容的告訴我們：「我昨夜裡看見兩個賊在院子裏過去哩。」我們問她，「你爲什麼不喊？」她說，「我那裏敢喊，我的房門沒上鎖，我一喊，他們不進來打我一頓嗎？」我們說：「等他們走過之後，你可以起來叫人呀！」她纔不言語了。鄉下的所謂好人，便是如此類的人。）

餘話

由這一個月的觀察所得到的感想，現在可以用簡單幾句話總結起來。第一，農民在消極方面所有的障礙，必須先除去。其中頭一個障礙固然是土匪；防匪是地方當局的第一個責任，如果不能盡此責任，應由長官嚴厲處罰。土匪以外的最大障礙，恐怕就要算官廳的本身了。官廳和兵隊的搔擾剝削，是人民最大的痛苦，他們都是因爲這樣弄

窮了的。許多地方的當局，現在頗似在想法救濟人民，其實他們不必想別的方法，祇要能維持治安，自己不去擾民，就夠了。不然，即使施一點兒小惠，又何異乎將一個人緊緊網綁，剝去衣服，再餵他一點兒米湯。這能算是仁政嗎？

解除了人民的束縛，除去了他們的障礙，他們就不難自己活動，自己發展。政府祇須再幫助他們一下就夠了，毋須去給他們吃，或去替他們做事。在積極方面，鄉間所急要的，不外乎幾件老生常談的東西：即一，教育，不僅是職業教育，尤其重要的是治愚的教育；要使鄉民全都調皮起來，別人纔不敢欺服。二，法律的保護，防範鄉民自己裡面的欺凌與壓榨。三，醫藥及衛生設備。四，發達生產，減少生存競爭的劇烈，使得大家容易找飯吃，不必你吃我，我吃你。五，宗教。鄉下所需要的東西這樣多，所以我們認爲應該到鄉下去的，不祇是學農的人；醫生，教育家，法律家，工程師，傳道師等各種人材都應該集中視線於鄉下，並且多多的到鄉下去服務。同時鄉下人對於他們的服務，也是願意而且能夠給與相當報酬的。

# 東三省鑛產在東亞的地位 (一)

侯德封

從九一八以來，東三省的鑛產問題在報紙上常常見有討論，但是材料都不很完備，數字也不很可信。

侯德封先生是地質調查所的職員。這幾年來專門研究中國的鑛產。東三省的重要的鑛他都親自去看過。本文是根據最新的材料，做一個有系統的敘述，所以很值得介紹。

丁文江

一，煤之生產與消費

甲，儲藏量

黑龍江省約計儲煤量爲一·〇一七兆噸，其中札賚諾爾三三二兆噸，鶴崗五四七兆噸。吉林省儲量爲一·一四三兆噸，其中穆稜七五兆噸，密山二一四兆噸，額穆四五六兆噸。遼寧省儲量一·八三六兆噸，就中撫順佔八三九兆噸，本溪湖二二六兆噸，西安一〇四，八道壕二〇〇兆噸。合計三省儲量爲三·九九六兆噸，內三·二五四兆噸爲煙炭及褐性煙炭，一九五兆噸爲無煙煤，五四七兆噸爲褐炭。以東三省煤量與東亞各地及世界較當如左列。

(千兆噸)

(比例數)

東三省	三·九九六	一
中國本部	二四四·二九一	六一
日本	八·二七六	二
西伯利亞	三五八·六五八	八九
印度	七九·九九二	二〇
安南	二〇·〇〇〇	四
美國	一·五六〇·〇〇〇	三九〇
加拿大	一·二三四·〇〇〇	三〇八
德國	一〇〇·〇〇〇	二五
英國	一八九·〇〇〇	四七
法國	一五·〇〇〇	四
蘇俄本部	五八·〇〇〇	一四

察上列亞洲各重要儲煤量共爲七一五兆噸，東三省僅佔其四，日本有其八。與世界各國較，假使東三省儲量爲一，則其比例數當如上表下排所列。在總儲量三八七〇千兆噸中，日本朝鮮臺灣僅佔八千兆噸。縱欲攫取東三省煤以自益，亦不過一萬二千兆噸。與將近四十倍之美國較固屬

懸殊，即與煤量較貧之歐洲各國較亦相形見拙。故以東三省煤量之數字觀之，似未足輕重世界各國之大勢。然目前之供給，確可藉以培養相當勢力。近年日俄華三方競相經營，成績突進，茲述其生產情形如後。

乙，生產量

現規模最大的煤鑛當首推撫順，產額最多，銷路亦廣。餘如木溪湖以煤質勝，西安，八道壕，穆稜，鶴岡，扎賚諾爾，火石嶺，奶子山等均漸具規模。此外遼陽，烟臺及撫順，南昌均為滿鐵附屬事業，產出亦盛。茲將各鑛產狀列左以見梗概。

鑛別 民國八年 民國十九年

撫順烟臺三·〇三八·九五九(噸)七·〇四二·三〇〇噸

本溪湖 三九三·七八二 五八二·〇〇〇

東北鑛務局 (四五·〇〇〇) 四九七·四九五

穆稜 ————— 三二二·六〇〇

扎賚諾爾 二三一·八一九 五·八〇〇

鶴岡 ————— 一八七·五七四

奶子山 ————— 七五·四五九

其他(計入總數) (a) (a)

共計 四·〇一九·三二四 九·五四五·七八八

觀上列，知東省煤產在近年中由四百萬增至九百餘萬噸。查十九年各國產煤額，中國為二六兆噸，日本三一兆噸，印度二一兆噸，英國二四八兆噸，德國二八九兆噸，蘇俄四〇兆噸，美國四八二兆噸。是則東三省煤產量之地位，可比較而得矣。東省之煤產，每年有一部出口，區內消費量約六百萬噸。其供需情形略如下述。

丙，消費情形

上節所列各大鑛產額各有銷場。如扎賚諾爾供給中東路西段。近年扎賚停產，多以蘇俄煤代替及收用鶴岡穆稜煤。鶴岡煤銷場為松花江沿岸至哈爾濱及呼海世沿線。穆稜煤銷場為東鐵東段，至哈爾濱。火石嶺及奶子山供給吉敦古長沿線各城市。八道壕銷場為北寧大通沿線。西安煤則銷潘海吉海路一帶。撫順烟臺本溪湖銷滿鐵安奉線各城鎮，區域最廣。總之東三省每年其產煤約九百餘萬噸，除三百餘萬噸出口，區內銷費約為六百萬噸左右。輸入東三省之煤，蘇俄煤約三十萬噸，北票煤四十萬噸，朝鮮煤開灤臨榆煤各數萬噸。其消費率與世界各國較當如左列。(以一九三〇年為準)

消費量 每人消煤率

美國 四六二·五七二(千噸) 四·〇噸

德國	二六三・二二九	四・一
英國	一八八・八七一	四・〇
俄國(亞洲部在內)	四六・〇〇〇	〇・三
日本	三二・〇五七	〇・五
中國(東三省在內)	二四・九九八	〇・〇五
東三省	六・一二四	〇・二五

煤爲原動力主要原料，一國之國力及經濟之盛衰，每可觀其消煤率而評定甲乙。如前表所列，美德英均在四噸以上。俄國數率之低，由於合西伯利亞在內，若僅計其歐洲部分，約亦在二・五噸以上。反觀亞洲，則日本僅半噸，中國更爲落後。東三省消煤率爲〇・二五噸，與日本僅六四分之一噸，似乎該區之工商狀況與日本國內相近。其實不然。蓋東三省消煤率較高之原因，一由於外來勢力急謀生產上之努力及工商的建設，如南滿鐵路及中東鐵路區域幾成東三省生產及消費的中心，尤其是南滿鐵路。例如東三省煤產，由南滿路經營的產額約佔百分之七十三，而其消費量則又佔全消費量百分之二十五。此種外來勢力之畸形發展，實爲提高消費量數字的重要原因。另一個反面的原

因，就是因爲人口稀少。以外人勢力圈內極力鋪張的產消費分配至全體人民的頭上，若處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影響於數字者尙少，而在平均一方里只有五口半人的東三省，自然使其數率特別增高。此僅爲帝國主義者侵略的結果，並非東省事業統系的進步。

以東三省個體言，共有面積約四百七十萬方里，僅有二千五百萬人，以後不談開發則已，若想經營，第一要增加人口，縱不似江浙之每方里七，八十人，冀魯之六，七十人，就以每方里二十人計，則三省約得達一萬萬人。其工商業之發達，果能迅速進步而與歐美並驅，則其煤產率必亦隨之突進。每人每年若達三噸，則東三省之消煤量將爲三百兆噸，而與英德相伯仲。今試觀東三省之儲煤量僅可自給十三年，與美國之可供三千餘年，德國之三百年，英國之六百年，相差數百倍以至數千倍。況日本之亟圖東三省，非僅使其自養，且將予以吸收。是此後東三省之鐵產，不久將成爲更重要的問題。

(未完)

# 小婦人

(新書介紹)

衡哲

書名 Little Women 小婦人

著者及譯者 Louisa M. Alcott 鄭曉滄

譯本出版者 杭州浙江印刷公司 民國二十一年

一二年來，在一般人士對於教育的態度上，似乎是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那便是他們對於兒童教育的重視。還有許多關心教育的人，竟有承認兒童教育是現在中國的唯一救亡工作的。這實是一個最好的現象。而兒童教育之為救亡的基本，凡屬留心國內現狀的人，也是不能否認的。

我也常以這個問題與朋友們討論過，我們的相同意見是，兒童教育在智識方面，尚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比智識的啓發與加增尤為重要的，乃是兒童人格的陶鑄。而用來陶鑄兒童人格的利器，最重要的，亦有兩三種。一是優良的環境，包含小朋友的模仿在內；二是父母師長的指導與榜樣；三是有趣味而又有教訓的讀物。在我們這些不在直接辦教育的人看來，則除去自己的孩子以外，對於一般兒童們在環境與指導上，都是無可為力的，我們所能為兒童全體盡力之處，也只在兒童讀物的一件事上。

正在大家感到這樣一個需要的時候，忽然接到了鄭曉滄先生所譯的一本美國名著「小婦人」。我不禁跳起來說，好極了，那有這麼巧的事！難道我們近來對於教育的一點外行竟見，恰也正是教育大家如鄭先生者心中所慮的一個問題嗎？不然，他那能以百忙之身，來譯一本小小的兒童讀物呢？何況這讀物的中心點，又正在人格的陶鑄呢？

不錯，這本書所昭示的，大半是待人持己，處接物的庸德庸行。但我們能說這些庸德庸行是二十世紀所能廢棄的嗎？真正的庸德庸行，比不得長袍短袖，口紅眉黛，他們是沒有時間性的。不信，請看本書中馬夫人教訓她的小女兒艾美的一段，我們能說這是二十世紀的青年所不需要的嗎？現代青年的大病，正是驕妄與誇大，所以我想，馬夫人的教訓，恐怕還是我們的對症藥呢。

「你近來頗有點兒自大，寶，這你應該從早設法糾正。你頗有不少的小才能和好德性，但却無須把他們誇耀起來，因為誇大祇能損壞了最高的天才的。」

真正能力和好處，也不會久自藏着而不爲人所知道的；即使人有不知，自覺具有這些美點而能善用他們，也自有一種樂趣。一個人最能動人敬愛之處，即是謙卑之德性。」（七章十二頁）

原書是一本第一等的文學作品，文筆美麗，言辭談諧。譯者也是一位富有文學天才與修養的人——似乎也有四位挨肩的令愛！有了這樣的一個根本上的相似與了解，無怪譯者要感到『心與物化』的愉快與和諧了。雖然譯者對於白語的運用，似乎尚有一點不甚純熟之處，但這個精神上的愉快與和諧，也就很容易的把那一點表面上的不和諧掩蔽起來，使讀者不致感到生硬與枯澀。

這書的譯筆也是十分忠誠的，而對於原文的幾個字戲（Pun），譯者也能很滑稽的把他們傳達出來。比如勞笠說『我的名原是齊朵，但我不喜歡他，因為我的同學便戲呼我爲「一朵花」，因此我使他們改稱我爲勞笠。』（三章十二頁）。又如把Maid與female的兩個字戲，譯爲『魚雁往返』和『沉魚落雁』，都是很有趣味的譯法，也足以見譯者的一番苦心。

不過此書在形式方面，似乎還有改良的餘地。第一，本書頁數的計算，是以每一章爲單位的。全書凡二十三章

，便有二十三個頁的單位。這在檢查上是很不便利的，似乎不如把全書作爲一個單位爲好得多。第二，譯者是一位愛好文學的人，故他便以一個含有詩意的兩字短句，作爲每章的標題。不幸這類的標題在我們的心目中，常已經有了一個聯想，故也常易使我們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比如第八章的標題曰『焚稿』，試問有幾個人看了這個題目，而不聯想到林黛玉的？故我以爲不如把每章的題目直譯出來，或者反可以加添一點力量。第三，此書的書名，我以爲直譯不及意譯的好。因爲你把他譯爲『小婦人』也好，譯爲『小女子』或『小女人』也好，但因中英文在語言習慣上的不同，無論你怎樣的譯去，總不免要把一個值得女孩子們得意的名辭，變爲一個不甚恭維女子們的名辭。所以我希望譯者能採選了全書的精采，另外去製出一個書名，來給予他的這個美好的譯本。

至於誤Raphael爲古希臘畫家，或其他類似的小錯誤，却都是不甚重要的。只要譯者在再版時，肯再費一點時間去仔細校看一下，那自然就成爲白璧無瑕了。

總而言之，此書雖免不了有點小毛病，然從全體上看來，却是一本很成功的譯作。因爲譯書的最大困難，是一方面要傳達書中的神情，一方面又要不失原文的意義。我

們讀了此書之後，既感到譯筆的忠誠，又覺得筆筆生動，字字傳神，真不能不向譯者道賀了。所以我希望鄭先生能再以同樣的精神與興趣，去續譯爾珂德女士的其餘作品，

「小賢妻」與「小男子」，俾一般喜愛閱讀的兒童們，能得到幾種又有益處，又有趣味的讀品。

### ◎本刊啓事

本刊現已將第一號至第二十五號 論文題目及作者姓名編成索引兩種，凡定閱本刊者，隨本期附送，不取分文。零售每份二分。

## 北晨叢書

### 日美戰爭

#### 蘇俄軍備

#### 俄戰爭

日本陸軍大學校長木一雄著 (印刷中)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美國陸軍上佐達威士著	(每册五角)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日本十六專家著	(每册一元)
第三卷	日美果戰乎	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著	(一元一角)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日本海軍專家油崎忠孝著	(印刷中)
第五卷	太平洋之戰潮	美國海軍上校易理歐著	(印刷中)
第六卷	日美無戰事	日本古澤列著	(印刷中)
第七卷	太平洋大戰	日本軍少佐中島武著	(印刷中)
第八卷	美國海軍戰略	美國軍少將馬廷著	(印刷中)

購寄費五分 以上者 每份五分 郵費在內 郵票代付 折行九五 發行所 北晨社 總社 上海 各埠 均有代售

北晨叢書 每册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 鞭策週刊

第二十二卷 第十一期

十一月廿一日

東三省案如何解決？  
 李季谷  
 我對於葛德所著「浮士德」一劇的一點  
 楊丙辰  
 陰乎陽乎誰壓誰？  
 江紹原  
 王傳說探討之六刊誤  
 江紹原  
 美學管見  
 民

社址北平東城祿米倉二十七號  
零售每册四分 預訂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國外加郵資二元

## 南京鍾山書局

### 國風

半月刊

第九號 十一月廿四日出版

劉伯明先生紀念專號  
 共和國之精神  
 論學風  
 憶先夫(劉芬資) 憶先兄(劉經邦)  
 九年後之回憶  
 劉師伯明  
 通訊及定報處  
 城本總局 中央大學門前秦巷巷口  
 每册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南京的機會

蔣廷黻

這次的國聯大會

孟眞

『民間疾苦』

叔永

如何改造中國的社會科學

燕客

東三省礦產在東亞的地位(二)

侯德封

關於『侮辱回教事件』的討論

(通信)

江紹原

每期待價

四分。預

定全年五

十期，連

郵費一元

六角；半

年九角。

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

元六角。

郵票代洋

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 獨立評論

第三十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北平圖書公司 | 東亞書局 | 佩文齋(代定) | 景山書社 | 志遠書店 | 青年書局 | 神州國光社 | 良友公司 | 立達書局 | 民智書局 | 神州國光社 | 朝野書店 | 慶登教育社 | 各書局 | 市場書攤及各大學 | 南開大學(代定) | 天津書局 | 精華印 | 亞東圖書館(代定) | 新華書局 | 上海 | 亞東圖書館(代定) | 新華書局 | 光華書局 | 真始新中華書店 | 花牌樓書店(代定) | 正中華書局 | 南京 | 樓書店(代定) | 正中華書局 | 中央書局 | 西安 | 大中華書局 | 西北文化書局 | 甘肅書報社 | 西北文化書局 | 新生命書局(代定) | 胡正興 | 開封 | 華新報社 | 統一派報所 | 安徽 | 和豐報社 | 安徽省立圖書館 | 濟南 | 中華書局 | 春記報社 | 遠東書局 | 中山 | 廣州 | 神州國光社 | 南華書局 | 書消費合作社 | 現代書局 | 重慶 | 朋友書店 | 文化書店 | 新時 | 雲南 | 開明書店 | 現代書局 | 漢口 | 代書店 | 現代書局 | 汕頭 |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 興寧書店 | 新民書局 | 梅縣 | 新時代書店 | 長沙 | 現代文化社 | 成都 | 開明書店 | 甘肅 | 甘肅書報社 | 青年圖書社 | 太原 | 晉民書報社 | 青年圖書社 | 山東 | 荷澤書報社 | 辦部 | 蕪湖 | 滙源書報社 | 文藝社 | 蘇州 | 現代書局 | 徐州 | 振華書局 | 振華書局 | 常州 | 徐華書局 | 振華書局 | 汾陽 | 振華書局 | 振華書局 |
|----|--------|------|---------|------|------|------|-------|------|------|------|-------|------|-------|-----|----------|----------|------|-----|-----------|------|----|-----------|------|------|---------|-----------|-------|----|---------|-------|------|----|-------|--------|-------|--------|-----------|-----|----|------|-------|----|------|---------|----|------|------|------|----|----|-------|------|--------|------|----|------|------|----|----|------|------|----|-----|------|----|----------|------|------|----|-------|----|-------|----|------|----|-------|-------|----|-------|-------|----|-------|----|----|-------|-----|----|------|----|------|------|----|------|------|----|------|------|



## 南京的機會

蔣廷黻

經過這二十年的革命和內戰，我們政治的勇氣和理想已喪失大半。在戊戌，民元，民十六諸年，我們都會過了短期的改革蜜月，好像新天新地已在目前。現在我們知道這些都是海上蜃樓。自由主義不講了。約法憲法的爭執也過去了。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口號也不時髦了。任何新標語都不出色了。新出的雜誌都沒有勁，都喚不起任何運動和潮流。隨便你講什麼主義，提什麼方案，聽者都不置可否。我們革命疲了，戰爭疲了，失望疲了。

幾年前，我們對國家的統一抱無窮的希望。現在呢，我們也不談統一了。因為談有什麼好處？我們倘表示對統一的渴望，軍閥們又會利用統一的美名來行所謂武力統一。那些想以武力統一中國者，雖曾一時的名震天下，一個一個的都失敗了。他們的遺跡就是遍地的軍閥和飢寒交迫的民衆。這樣的求統一不如不求統一。我們有了這多年的經驗，再加上日本的侵略及共黨的活動，於是對內的企圖，由統一而轉移到暫時的安寧。如果廢止內戰大同盟有民衆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民衆求苟安的心理。

這種心理產生了一種思想。一般民情以為南京所代表的統一是無數代價換來的，絕不可使之搖動。沒有人說南京好或國民黨好，但是人人都怕南京倒了以後的不可收拾。就是極不滿意南京的人——這種人並不少——也不願，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的來破壞南京的基礎。這種思想是中國當前政潮的一個大潛伏力。

上面所講的民衆心理和思想又產生一種方案。不少的人把中國的政治病看作肺癆，不能開刀，只能徐圖補養。他們想中國的政治是中古式的，因為中國的社會是中古式的。倘若我們能得到妥協的割據，我們就能慢慢的養成近代式的社會。所謂妥協的割據，就是割據雖割據，但一方面不打仗，一方面讓一個中央政府存在，使他能辦外交，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文化事業，和建設幾件全國有關的事業如粵漢及隴海二路的完成。這樣的割據雖不能免養軍之費，但戰費及戰爭的破壞可免，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可因此作點建設事業，而人民因為時局的穩定也可以進行他們的私營事業。這樣一來，元氣能漸恢復，體內的抵抗力能漸提

高，瘡痍就可制止了。縱使將來這種割據的妥協不能永久維持——我們也不希望牠永久存在——經過相當時期的休養，以後的戰爭或者不至於如以往的之無意義，無成績了。不然，我們簡直無希望了。如果內戰還繼續演下去，我們這個社會不但不能脫離中古式，恐怕簡直要回到史前式。交通也要「復古」了，從火車交通回到大車。住宅也要從房屋回到穴居。我們這個社會崩潰的趨勢已經很明顯，當局者絕不可大意了。

依我的觀察，上文所說的是目前全國最普遍的政治意識。這不是一個積極的運動，沒有口號，沒有主義，只能說是一種意識 (Mood)。少數青年或者因此不滿意而恨生活田沉悶；多數革命專家或者也不滿意，因為在這種空氣之中，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所謂英雄——用不着說——就是指他們自己。照我看來，中國今天有這種意識就是中國人的政治知識的大進步。因為實在說起來，一個民族生活的演進不能有突變的。民族的進步不能靠少數領袖的號召，也不靠一個萬能的藥方。實際的進步還是靠無數人，不動聲色的，努力於他們日常的工作。革命不過提出一種目標，其實現往往有待數十年的努力。就是最震動世界的蘇俄革命，還須第一個第二個，將來必有第三第四個五年計畫，

然後能產生一個健全的共產國家。這種五年計畫當然是很好的宣傳資料，但是在蘇俄一般工人農夫的生活上，五年計畫是什麼呢？是多作工，多出汗。一個民族能看穿政治的浪漫而又繼續努力不浪漫的工作，那個民族的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了。

這種意識是南京目前的大機會，第一，因為人民現在降價以求了。我還記得民國十六年西湖的一個老船夫和我的談話。我對他說，現在革命軍已經收復了浙江，老百姓總好過日子一點罷？起初他不願意回答，後來他僅說什麼好處都沒有。過了許久他又說：「蔣介石沒到杭州之先，人人都說革命軍一到，米價就可落到五塊。現在米價反漲到八塊。你看革命有什麼好處？老船夫的奢望是人人有過的。有些奢望革命給他們官作，有些奢望革命替他們免除苛捐雜稅，有些奢望革命能賜給中國三民主義，有些奢望革命能取消不平等條約。這種奢望也難怪，一則因為這件事情是人民感覺的需要，一則因為國民黨曾給過人民這些支票。革命軍到了以後，他們當然要兌現。經過這幾年

的失望，人民知道這些支票是廢紙，早已不要了。人民的奢望已經掃乾淨了。所以現在南京要得人心是比較容易多了。只要政府能實地去做，就是成績慢一點，人民也就滿

意了。

第二，因為現在民情及局勢似乎可防止內戰的發生，南京大可利用這個機會來作建設的事業。究竟中央直轄的省分是全國最富的省分。中央在國內國外的活動能力比任何地方當局的大。我們這個民族受過幾千年的帝國訓練，總覺得一統是國家的常態，是治世，割據是國家的變態，是亂世。所以我們雖不希望南京這時完全統一中國，我們確承認南京是法統所在，也是真正統一的基礎。所以南京在物質上，精神上，均佔優越的地位。

南京的前途要看南京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利用的好，南京的優越地位不但可維持，且可發展。不會利用，南京也可變為將來的「南平」。奢望當然不必提；幾件事情是南京必須作的：

第一·直轄各省的地方行政必須比其他省分更加廉明

，更加現代化。新收復的匪區的人民尤其要撫綏得法。

第二·軍民須分治。這是政治現代化的第一個條件，也是中央防止羽翼軍閥的方法之一。

第三·黨不可成爲人民的負擔。民間討厭黨的程度不在討厭軍閥程度之下。黨部，中央的及地方的，衰衰諸公切不可執迷不悟。南京事實上不能無黨；非南京直轄的省分可云有黨而實無。這是這些省分的大便宜，這是南京的大困難，因為人民免不了把黨的罪惡移到政府身上。一個黨外的人當然無資格來談黨的改革，但他可以，他應該報告民間實在的議論。據我所知，一般人民見黨就頭痛。

總而言之，南京的地位不可單靠法律和軍隊來維持，來發展。中國現在固然是百端待舉，但歸根起來，還是一件事，就是國家的現代化。南京的政治設施必須表示牠有領導中國近代化的本領。

## 這次的國聯大會

孟 眞

我們的東北事件在這次國聯大會裏不得解決，原來是毫無疑義的事情。這次的國聯大會不作任何決斷，並不承認所謂「滿洲國」之一着也做不出，也許是對所謂調解一

條路上有益的辦法。這都不足使我們懊惱，然而這次結果我們却不能不懊惱。且國聯之解決東北事件，我們竟可以此次之大會斷定其爲絕不可能之事，則正以其一般空氣之

惡劣，問題之複化，注意點之轉移，而看出。以前國聯雖無多幫助于中國，然而他的道德的同情正在我們這邊，沒有人公然以日本爲是的。這次除西捷瑞愛四國提案外，竟少原則的公論，而英法加拿大代表之瀾言尤見日本宣傳之成效。大會如此，十九國委員會之情形可以推想了。

平情而論，國聯此時本解決不了這件事。國聯既拿不出武器來，則日本無讓步之理，所以只有拖延，而拖延正是日本人所最樂者。然而拖延也要是有原則有立場的，不便任在日內瓦取防衛態度的日本轉取進攻的態度，而大國竟爲其攻入。事情所以糟到這步田地者，一部分由於環境，一部分由於我們自己。現在隨便分析一下：

甲，由于環境者。美國大選之結果，使現在的政府失其權威，而新政府未出來，若干事件不得不取一個等待的態度。歐洲又以戰債及裁兵問題鬧得一塌糊塗，自顧不暇，國聯也頗有因這些大題目而瓦解的象徵。原來支持反對日本行爲之立場者，以美國爲首，而美國政府正在待交代中，又以戰債問題與英法等弄得七上八下，大大不是今春今夏法美日趨親密，英美頗有走一路的趨勢之環境了。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若希望英法等國舍了他們目下之絕大難關，先走上騎虎不下之一步，也是不盡人情的。

乙，由于我們自己者。以如此的國難，我們的統治者固不必論，即人民又何嘗有振作的景象。以重創未補之上海，以首當危險的平津，都是如此醉生夢死的景象，更何論其他。而況山東及四川的軍閥以向自家開火之一着記念九一八，這風氣現在又傳染到貴州去。這般人們似乎惟恐日本人在國際上詬訾中國的話不得一個最近最精的證據一般。自己如此，何所望，何所責于友邦？我想，最和中國講交情的和最能主張正義的，也不覺心中要問，「幫助中國，中國自己可有辦法嗎？」？日本人看破這一層，于是乎便在這一點上「大放厥辭」，而這個策略在這次國聯大會中竟獲得這樣的效力了。

在日本承認了僞國之初，我們會揣測過，日本要對國聯取如何一個態度呢？當時朋友中頗有人相信日本退出國聯之成分甚大，而也有人以爲日本決不下愚至此，蓋必出於以胡鬧爲手段，以拖延爲目的者。當日本方才派了松岡，他尚未赴歐時，我有一天與一位朋友談，「看來日本人在下次會中必然橫搗亂，將以「中國不是近代國家」一口號移轉世界在東北之視線於中國全部政治上。這却是可怕的。因爲這樣一弄，可以弄得假問題遮蓋了真問題的地位，而東北問題便在左右出岔的局面上的僵着。我們何不就在

他這個講臺上與他相遇，老實不客氣的把日本累次破壞中國統一，助長中國內亂的事蹟，一齊托出。這樣我們自然也有很丟臉處，不過或可迎頭杵着他這邪說。」我的朋友說：「看來國聯現在真正沒有可以生效的辦法。日本要取這個戰略現在也是很明白了，不過中國原是怎樣，全世界都知道，他這話也難得有過量的效力」。以這次國聯大會經過及空氣看，松岡所代表的這個邪說似乎收了一個過於常情的效果。其所以助成松岡等這一套人面獸語者，還有兩個形勢。一是我們貴國的內戰重興，二是國聯中的大國既無辦法，恨不得借口拖延，此一邪說固可為若干國家去說「中國問題太複雜」之引子，而拖延從此便利了。若中國的軍閥不這般的不爭氣，或者國聯的大國不是在一個沒有辦法的場所，則這個邪說正無多人理會他，這是可以推想的。現在既已決了這一個大口子，我們非截堵不可了。我們必須將日本人二十多年來破壞中國統一，助長中國內亂的事跡，無保留的，有証據的，布之於世。如民國初年分頭助革命黨與宗社黨，設法去倒袁世凱，（中國人反袁與日本人反袁全是兩個作用，這是不可混的），與鼠竊狗偷的安福賊徒勾結禍國，在東北之各種破壞中國中央與地方行政系統之企圖，對北伐之打擊，以及與各地軍閥勾

結之陰謀，如七肥原與石友三之關係，等等，皆是不可不露布的材料。這個正面向內田松岡之誣護主義之反攻，與其出於我們的政府之口，毋寧出於我們的國人中之有國外名望者，尤其好是出於友邦學人的著作。我希望政府對這件事切不可再忽略了，其實這件事早該做了！弄幾個中國無名人士辦幾個無名英文報，是毫無效果的。應該多找有能力有地位的外國人出來說話，而材料却是我們供給的。國聯大會推到十九國委員會，而又附以請美俄參加，這很可以看出國聯中大國的情緒來，便是無辦法時推給別人的把戲而已。中國推給國聯，國聯推給美俄，美俄坐看國聯，同時日本人表示其不可動搖，中國人顯露其毫無辦法！恐怕最近幾個月中，都要在這個循環推轉之圈中。現在看來，這次美俄參加十九國委員會的可能很小。美國既對國聯有一個特別的情緒，又在政府不上不下中，又不能預得英法與她之一致，似乎參加之機會很小。蘇俄尤其樂得作壁上觀。蓋蘇俄新得到一個和法國同簽之不侵犯條約，情形好轉，然不可過恃這個好轉。彼既不便在會中大放宣傳式的辭調，亦決無分英法等國之謗之理，故不參加之機會絕大。如此說來，此十九國委員會之結果，仍是拖延與推諉而已。



兩省人民的疾苦，有十分之八九是由於人禍，其中不過十分之一二是由於天災。我們曉得四川在近四五年來，並沒有過普通的天災，但是據董先生說，『因為種種剝削方法，鄉下人確實是十家有九家都弄窮了』。陝西民國十七八年的旱災，死人百幾十萬，是遠近皆知的一個大天災。可是據吉雲先生說：『關中播種罌粟，既有很長的歷史，吸鴉片的人，又如此其多，就沒有軍閥摧殘，天災流行，人民決不會暖飽，地方決不會太平。所以關中的饑荒，表面看起來是旱災作祟，事實上還是鴉片造成』。這是兩位先生的遊記中概括的說到民間疾苦的幾句話。其餘的詳細敘述，可以說都是這幾句話的注腳。

記得幾年前美國紅十字會討論救濟中國災情的時候，這人禍與天災的分別，曾經成了辯論的問題。當時所謂人禍，大概是指兵禍匪禍而言。目下兵禍匪禍，既然有加無已，而據董吉兩先生的考察，我們於兵禍匪禍之外，至少還要加上兩禍——那便是煙禍與官禍。這樣四禍一齊降臨，老百姓還有生路可走嗎？不過兵禍匪禍，是容易看得見的，也是大家所注意的；煙禍官禍，是不容易看得見的，也是大家所不注意的。因此，我們覺得有提出來說說的必要。

鴉片煙是川陝兩省的重要出產。這樣害人的東西，兩省的人民偏要拚命去播種，所以要是他們爲了種煙或吸煙的原故弄得傾家破產，窮困死亡，旁觀的人也落得說一句風涼話：『活該』。不過我們仔細考查一下人民的苦痛，與其說是人民『活該』，不如說是，政府『該死』。我們要曉得人民的種煙，并非由於人民的自願，而實由於政府的強迫。許多讀者，大約還記四川有一個『嬾捐』的新名詞，就是爲強迫人民種煙而設的。強迫種煙的情形，董吉兩先生的遊記都有詳細的記載，而吉雲先生關於關中的敘述，尤爲委曲詳盡，我們徵引一段如下。

關中從前『抽煙捐』的辦法，是誰種煙誰出捐，不種的不出。……這種自由播種的辦法，農民可種可不種，則煙款收入毫無保障。所以那裏的當局，不得不急急改良。現在的方法，比較進步得多了，就是每縣每年派煙款若干萬，再由縣政府按全縣田畝分配，無論你種煙不種，派給你的煙款，你總是要繳的。這種新辦法，對於抽收煙款的，確實省了許多手續，得了相當的保障，……但是可憐的老百姓，經這種『法律』一來，要想自己拔出地獄，不種那害人的鴉片，也不得能够了！

我們看了這一段記事，除了對老百姓表十二分的同情外，還有甚麼話說？

鴉片煙的爲害於老百姓，不但是占去了他們種糧食的田土，使他們一遇天災，便非餓死不可；毀掉了他們謀生的能力，使他們除了爲匪搶人之外，便非坐以待斃不可。除了這兩種結果之外，還給了官廳一個魚肉人民的機會，那便是吉雲先生所說的『逼款』，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官禍』。吉雲先生關於『逼款』的事實，有以下段記載。

我們從慈厚向西到了一縣，因爲那個地方荒僻得很，沒有靠得住的店，不得已到縣政府借宿。我們住的房子，就是法庭前邊的西廂，東廂是收發處。我們因爲一天奔走疲倦了，早就睡覺。剛要入夢的時候，忽然聽到那位收發先生大聲叫傳人。不到一刻，果然聽到脚步和鐵簾雜亂聲，差役呵喝聲，堂上拍驚堂呼打聲，杖責聲，數一，二，三，四，五聲，哀求聲，號哭聲，嗚咽聲。我起初想被訊的那一般人，不是土匪，也是殺人犯，不然決不會帶簾打板子的。跟後又聽到堂上怒罵，限張三天內繳五十，李四兩小時內繳二十，過限不繳加倍打的話，我方纔明白這一班被審的人，不是土匪，盜，賊，是一班無力繳煙捐的可憐蟲

。不是訊罪犯，是「逼款」！

無論何人，看了這一段文字，不能不要發生一個疑問：這樣的官廳，與綁票的土匪究竟有何差別？一樣是捉了無罪的人去逼着要款，似乎綁票的土匪，還不至於今天打着要五十，明天拿不出加倍打罷！綁票橫行的地方，我們叫做匪禍，這樣暴官橫行的地方，我們叫他做官禍，想來也不是過分罷。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各處的匪禍，總有人想法去懲治，唯有這些捉了無辜的百姓去打着逼款的官廳，任憑他逼着百姓賣妻鬻子，懸樑跳井，却沒有一個機關出來加以彈劾制止，難道我們真正承認這些官吏尚在執行國法嗎？我們能承認我們的國家是匪國家嗎？我記得小的時候，曾讀過道咸間四川詩人李西澗的一首詩，題目叫做『賊來猶可』。因爲這首詩說的很深切沉痛，所以至今還記在心上。現在說到官禍的問題，忍不住要寫出來作一個參證。他的詩說：

賊來猶可，官來殺我，賊猶可避官難躲。蛟鼉不在深淵，豺虎不在深山，堂皇一何峻，怪風凜凜白日寒。杖底號聲杖頭血，生死直在呼吸間。同然爲暴客，官更殘於賊，治賊不治官，賊竟何由滅。嗚乎，世愈亂，官愈劣；賊不盡，人且絕！



道咸時候的賊勢未成，但因當時的官吏過於惡劣，終竟造成了太平天國的大亂。目下社會的亂象，比前清道咸時代怎樣，我想有識的人都能看出。而各處官廳的惡劣，

又不減於當時，這不是逼着百姓往亂的方面走嗎？我們希望正在開會的內政會議諸公，多注意一點淺近的事實，不要儘管高談政制。

## 如何改造中國的社會科學

燕客

所謂社會科學，老實不客氣的說，是西洋的產物。因而一直到現在，在中國所講授的與所鼓吹的社會科學便都是些舶來品。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過社會思想，政治理論，法律名詞，經濟觀念。這些中國都有，並且還不少。這也不是說中國的思想方法與西洋的有什麼不同，因而只有西洋產出了社會科學。實在說，人類的思想方法，只有一個，凡背乎這個的便是不合理，不邏輯，便不能成立。這更不是說中國缺乏社會科學的對象，因為中國的民族既然生存了這樣長久的時代，他的生活的任何方面都可供研究，都可成科學研究的對象的。

我們所以說中國的社會科學是舶來的，因為他有他的一套或幾套的概念以及代表這些概念的若干的名詞，而這些名詞與概念便都是在西洋產生，並不是在中國產生，至少他們以先在中國沒有十分的清楚的確定。我們試從社會

科學上隨便找幾個名詞，如財富，生產，分配，自由，權利，責任，賠償，在字面上看來，誠然是中國的，但是他的意義，他的「外包」與「內含」，他所代表的概念，各有歷史的背景，各有事實的憑據，則完全不是中國的，而是西洋的。中國本土也不乏與以上所舉的相類的名詞，如王道，霸道，恆產，恆心，三綱，五常，但是這些名詞在我們這裡所討論的社會科學，完全不適用的。我想除了瘋狂的人還標榜要在東北實施「王道」外，現在精神常態的人，不會再用這些名詞了。講三綱五常的倫理學者，講王道霸道的政治學者，講恆產恆心的經濟學者在現在的中國的社會科學界是沒有他們的地位的。

社會科學不單是有他自己的，非中國的名詞與概念，並且他的概念還有一定的組織，一定的系統。凡是讀過任何社會科學課本的人都知道一種社會科學都有一定的領

域，在這個領域之中，有若干基本的概念，而各概念之間又形成一種有機的關係。這樣的一個構造便成爲一門學科。換句話說，利用一定的概念，將社會現象的某一方面或屬於同性質的部分，條分縷析，辨明關係，作成系統的認識的，便是現代社會科學的特色。或者有人說中國也未嘗沒有系統的社會科學，古代如周秦諸子，近代如黃黎洲的著作，都是將社會現象的討論，作成一定的構造。我們回答這種主張就是，我們現在找不到按着管子的概念與系統講政治學，或按着韓非子的概念與系統講法律學的人了。現在無論是大學教授所授的講義，坊間所出的出版物，以及一般人討論社會時所用的名詞與概念，都已不是周秦諸子的國貨而是舶來品了。

因爲近代的社會科學本來不是中國的，所以這幾年來中國一切屬於社會科學的教科與著作，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販賣洋貨。所謂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工作不外下列三種：

- 一，講授外國的教科書
- 二，鈔襲外國的著作編成教科書或講義
- 三，將外國書譯成漢文

所謂中國社會科學家大概也都脫不了這個窠臼。

## 二、

最奇怪的，這個販賣洋貨的把戲，行了二三十年居然還沒有破產。年復一年的各大學的社會科學教授們，將他們在少年所販來的洋貨，零售給一般恭順的，專喜歡口貨的學生們，造出一批一批的一知半解歐美而不認識中國社會的畢業生。結果，每年的畢業生都沒有出路；就是有出路的，也與他所學的不發生關係，不能用其所學以處置實際的社會。中國的社會科學釀成了這個局面，推求原因，不過是供求的結果。有些人是要入大學的，而大學的教授們是專門販賣洋貨，不賣國貨的，那末，大家只好買洋貨罷了。但是這個局面竟可以這樣的長久的支持下去，我們似乎不能不說因爲中國的社會科學教授們缺乏好奇心，求知心與責任心了。

近幾年來，北平有些大學設立了什麼研究院，專門收容大學畢業生作專題的研究。社會科學的研究院便也應運而生。研究院設立的動機何在，我們不得而知。或者是爲安插失業的畢業生，或者是因爲外國有名的大學都設有研究院，於是我們的大學也不得不設，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敢說絕不是爲增進國貨的社會科學。聽說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學生所研究的題目，雖然不全數，至少十之八九，都是

些理論的與歷史的題目。如同盧騷的民約論，里加圖的地租論，拉斯基的非主權論，這一類洋貨的題目，都是爲專販洋貨的教授們與專照顧洋貨的學生們所高興的。研究這一類的題目有不少的現成的參考書，勤他認真的學生或者還將盧騷，里加圖，拉斯基的原著，細心校讀，至於懶惰性專等學位的學生只找到一兩本較好的政治學史，經濟學史的本子，便可以照貓畫虎的振筆直書，將一篇論文寫好了。次於這些洋貨的題目，當然還有不少的研究國貨題目的學生。但是這些題目大部分都是理論的或歷史的題目，如管子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的社會政策，或者是中國學生在克命比亞大學作博士論文一類堂哉皇哉的題目，中國的土地稅，中國的財政，全是九通，或者二十四史的食貨志的撮要罷了。

這類的研究，我敢說對於國貨的社會科學幫助甚少。我們要知道科學是活的東西，並不是古董，而研究科學的人，應該認識現在，以便計劃如何應付現在的情形。學化學的人現在都是專研究某種物質的化學作用，或化學程序，並不是拿巴斯德的理論，或是拉瓦西葉的學說作專題的。同樣的，學物理學的人現在都根據最近的進步的學理與方法，在試驗室裡作試驗並，不是在那裡爲牛頓全集（

Isaac Newtoni Opera quae exstant Omnia）作考據的。

自然科學的目的，在認識自然以支配自然。社會科學的目的也應該是認識社會以支配社會。中國社會科學的教授與研究生們似乎不承認他們的科學應該有這個目的，他們背誦或鈔寫外國的課本，他們鑽入理論的叢林，不顧現在的事實，他們作些與實際生命毫不相關的歷史的考據。老實說，我們不知道管子的政治學說與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政治情形，尤其是中國的外交情形有什麼關係。我們也不知道馬夏爾的邊界效用說對於中國現在農村破產的情形可以發生什麼光明。

所謂理論，不過是現象的縮寫，一種經濟的認識現象的公式。洋貨的社會科學理論是根據理論者當時所見到的情形得到的結果。中國與外國的情形固然不同，就是一國情形在這二十世紀也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拿經濟現象來說，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情形便與馬夏爾時代不同，而馬夏爾時代又與今日情形不同。現在世界上的經濟學的出版物，都講失業，生產過剩，合理化，幣制與此時此地之現狀有密切關係的問題，一般經濟學教授與經濟系的學生也都在專心認識并討論這些問題。我們若用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情形或馬夏爾時代的經濟情形，做研究目前問題的參

考，或者追溯歷史的背景，固無不可，但是現在若只把理論的或歷史的題目，認為可以或應該研究，那末，中國的社會科學界真要變成古董界了。

### 三，

以上說了許多消極的，破壞的話，我們似乎應該討論點積極的，具體的辦法了。辦法說來甚長，此處只簡略的指出一二點罷了。負改正現在社會科學教育與研究責任的當然是在各大學裡。除了大學，現在雖然也有所謂研究所，在那裡製造國貨，但是他們比起大學的勢力來渺乎小矣。全國大學的社會科學教授以百計，學生以千計，假使他們都肯一齊提起精神來提倡並且實行中國社會現象的認識與研究，必然對於我們社會有偉大的影響，絕非一兩個半死不活的研究所能企及。所以我們相信，我們的希望還是在大學裡，只要教授與學生有了覺悟與決心。

第一，我們主張對於功課要合理化。重複的功課，如既有比較政府又有比較憲法，既有經濟學說史又有經濟思想史，既有政治學又有政治學選讀的怪現象應該取消。不必要或虛設的功課，如學財政學的學生，為充滿學位起見要學法律哲學，學法律的學生為同樣原因要學經濟思想史，也應改正。此種無意識的耗費光陰是不合理的。

第二，我們主張一切功課應該切實與專門化。大學的功課不應該是每樣東西都學一點，而應該對於一樣東西都要學的透澈。假使學政治的人，他便應該於學畢政治學大綱以後專攻一個題目。譬如選定國會制度這個專題，他便專選讀與此專題相關的學科，此處所謂選讀係指教授的講演與教授指定的讀書兩者。現在的大學畢業生，什麼都似乎知道一點，但按其實則又什麼也都不知道。不特我們看了，就是他本人也未嘗不覺着可憐。這個毛病在選科與讀書上是可以救濟的。

第三，我們主張第三四兩學年的大學生在教授監督之下，應該作些粗淺的認識與研究中國社會的課業。假使一個學生是研究市政的，最初步的工作，教授可以指定他讀些各市政府的公報，作簡單的報告。大學所在地一定是一個都市，教授也可以指定某一範圍的問題（問題不妨極小），使學生到市政府去調查，搜集材料，作一篇論文。諸如此類的與實際社會接觸的辦法甚多，只在教授們肯負責任的向這一方面進行罷了。

以上三點是我們的卑淺的意見。我們知道大學教授們看了我們的意見一定可以舉出多少的正大光明的理由來說他實行的困難，說這不過是外行人的「紙上談兵」。我們的

回答是世上一切的事都是因襲容易而創行難。從那些每年只背誦舊講義，舊課本，而終年不讀專門的雜誌，與新書的大學教授們看來，這個意見當然是難如上青天的。假使有些教授們覺悟他們的職業不專是要把他們所知道的傳授給青年，還須使青年們認識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使他們由

認識而預備將來改造那個社會，那末，無論這個意見在實行上有如何的困難也應該設法打破的。終結一句話，中國社會科學的成功專看大學教授們的好奇心，求知心與責任心如何而已。

○ ○ ○ ○ ○

## 東三省鑛產在東亞的地位 (二)

侯德封

二，東三省煤的推銷問題與東亞煤業

東三省煤在區外的推銷以撫順煤爲主，每年到日本一百七十萬至二百萬噸，到中國南部一百二十萬噸，一小部到朝鮮台灣南洋。此外本溪湖煤及復州灣煤亦出口共三四十萬噸。故東三省之煤業盛衰，只看撫順之業務順調與否。假使撫順煤不能出口，則只撫順煤已足供給東三省之消費而有餘，至少南滿一帶不容他人置喙。撫順煤對區內的銷場，可云毫無顧慮，但生產過剩又非推銷海外不可。海外的推銷問題比較複雜。

茲先以煤質論，東三省適於煉焦的煤有木溪湖，田師付溝之一部(木溪)，杉松岡(輝南)，大窑溝之一部(錦西)，老頭溝之一部(延吉)，密山等。西安，鶴岡(湯

原)煤雖能煉焦而質不佳。撫順煤不適煉焦而能攪用，故銷路上不無影響。尤其是日本國內缺乏煉焦原料，每年仰賴於開灤者五、六十萬噸。日本之不甚需要撫順西安八道壕一類的煤，第一是因爲煤質不宜，第二就是成本關係。

據民國十六年的記載，日本產煤每噸成本五元六角至六元五角。其後經礦業界之努力，漸趨減輕，然仍在五元以上。至民國十九年國內事業極端不振，年底存煤二百五十餘萬噸。二十年仍無起色，於是一面限制撫順煤入口，一面減低國內供給額百分之二十七。但二十年底存煤額仍與十九年彷彿。礦業界大受壓迫，致二十年煤礦工僅十四萬人，較十九年減少三萬。二十年共產煤二千七百萬噸，價值一三五兆元，較前年數量減少百分之十四，價值減少

百分之三十。然礦業界經此壓迫，力謀減輕成本，結果採煤工率由二·一噸增至二·四噸，每噸成本由五元有零降至四元九角，較之十八年平均五元九角，十六年平均六元二角者減低百分之二十。雖然，以現在之成本及煤質尚不能抵制撫順及安南煤（無烟煤）之輸入。蓋撫順產煤成本民國十八年平均為三元四角，十九年為二元三十八錢（以上均日金）。露天採掘成本僅一元五角弱。現露天產額佔半數，將來預備佔百分之八十，則成本將更低，實非日本國內各礦所可及。茲將撫順煤對日本中國及南洋等地推售情形略述如左。

#### 甲 東三省煤與日本

日本國內劣質層煤售價雖低至每噸日金四元一角，而烟煤塊仍須十一元。內地煤價尚須八元至十二元。撫順煤運至日本海口，售價僅日金五元至七元五角，遂使日本國內礦場及鑛工大受壓迫，頗有難於維持之狀。日本礦業者於是聯合起來，防止撫順煤進口以爭此生活的出路。結果限制撫順煤二十年輸入不得超過一百六十五萬噸（十九年為一百七十餘萬噸），本國煤產定為二千五百六十九萬噸，暫維現狀。至二十一年上半年，計輸入東三省煤九四〇·九五二噸，開濶及其他中國煤二二五·二五五噸。但限

制輸入額終非長久辦法，因為以十二元一噸的煤排擠五元錢的煤，水高於隄，早晚是要崩潰的。若然則日本所受的結果，是國內煤業根本破產，凡由煤業資產所負擔的一切國稅地方稅產銷稅資產利息稅等完全喪失。且鑛工方面造成二十萬人民的失業，而煤的供給完全依東三省為來源。故東三省煤產開發，對於日本的影響第一步是如此。

如果日本國內大約三百兆元的煤礦產業從此塌毀，約三十兆元應繳的稅從此無着，二十萬工人從此失業，在日本無論如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於是商民政府亟謀善後之策，但以立場不同，見解亦異。蓋若禁止東省煤之輸入則無異封鎖東三省，初違開發之主旨，且燃料仍然昂貴，亦無補於日本之工業。反之若絕對開放東省煤之限制，則本國煤業受其壓迫立刻破產。兼籌並顧，殊非易事。近來擬議救濟辦法，大要不外兩途。第一法，是利用日本資本去開發東三省煤礦，惟東省捐稅輕微成本亦低，須課以相當稅率，使與本國出產併存不傷。此種辦法，以日本為主，來吸收東省原料，他的利器就是資本。第二法主張絕對開放東省煤之輸入以減輕原料費，而國內劣質煤礦當然關閉，於是將所有的財產及工人，一齊搬到東三省來經營。此種辦法，即將日本現在被壓迫的環境完全拋棄，而到東

三省另起爐竈，預備以東省爲一切的中心，並認爲現在的恐慌是當然的過程。

試察上述兩種辦法，第一法以資本爲利器，以營利主義而採用東省的煤，其辦法較爲穩健。結果打不破日本的難關，而於東省則無異予以極肥的營養料。且本國勞動者及經濟方面均難免受東三省的壓迫，是則佔有東省之後，有得不償失之感。第二法主張根本改換境遇，將資本及人工都移到東省。資本移動較易，數十萬勞工家族移動可能與否，及其個性習慣能否戰勝當地工人而立足，似成問題。且資本及人工遷移上所受的損失，公私總計，當不在少數，在過渡時期日本之資本能力是否能貫徹到底，似亦爲疑問。退一步講，第二種辦法幸而成功，則以滿州爲中心的國家，當然有自己的消費，自己的國防，再益以日本所要的消費，必全取於東三省，因爲日本煤是不能與東省煤爭衡的。故以偌大面積國家，經營不成則已，一旦成功，則日本煤貧的問題，立刻移到東三省來。蓋東三省儲煤量按面積比較尚不及日本之五分之一也。（日本全面積二六〇，六四四方英里，每方哩得煤約二萬八千噸，東三省每方哩僅七千七百噸）

乙，東三省煤與中國及其他

現在之撫順煤以華南爲主要銷場之一，年達一百二十萬噸。我國南部煤量貧瘠，供不應求，將北部產品運銷南方每不能與外煤抗。今將撫順煤運至上海之價格列左。

每噸成本	三·一二	元	（以日金二，四九計但露天產額增加尙可減低）
火車運費	三·五九		（特殊情形之下有特別運費）
船運費	一·一〇		
裝卸及其他	一·〇〇		
共計	八·八一		

上列至上海每噸成本八元八角一分，爲大致之平均數。其最低的煤可售至七元五角，高者至十一元，若火車特別運費時尙可減低。近日本煤到滬傾銷，撫順層已減至七元五角，尙無所謂傾銷。最近我國對撫順煤加一·三五兩關稅，則平均到上海每噸成本亦不過十元有零。以與我國北部之煤較，可與爭衡者，首推開灤，次爲山東淄博一帶，其到滬成本約十元左右。他如井陘磁縣六河講及山西煤，到滬成本均在十三元以上，不易與撫順匹敵。近年中國擬以長江爲工業中心，從事建設，果能見諸實事，則該區煤之消費必大增加，東三省煤之侵入，必成中國煤業之致命傷。察長江流域蘇皖贛鄂湘等省，每年共銷煤五百餘

萬噸，而產額僅一百六七十萬噸，相差已甚鉅。銷額若繼增，又將何以補不足。按該五省煤儲量約達六千兆噸，每年產出六百萬噸，似不應成爲問題，再益以山東河南之煤，在生產方面當可力求自給。工業中心當設於原料富便之區，方爲合理，故就銷費方面言，宜求近於原料之華北以便供給。於此庶不使東三省煤得以橫行國內。不然，則工業中心之長江區，銷費日增而產額不振，華北煤又不克與外煤爭，是不啻給東三省及日煤擴充市場，工業的生命反操於他人之手矣。同時華北煤不能南去，本地銷費再無起色，堆積呆滯，只有頻於破產而已。東南沿海各省，爲撫順開灤與安南印度煤接觸區，每年消費量尙不到二百萬噸，本地產量約六十萬噸。撫順煤銷於華北者只山東烟台一帶，爲數無多，不足爲慮。最近撫順煤對華傾銷，華北各煤均已屯集，而開灤煤決不肯替華煤作先鋒，反折回向內推銷，以致華北各煤鑛業均無法可施。故謂急宜造成長江一帶之生產以圖與工業並進而能自給，并極力造成華北工業中心而增消費。是全待國人之努力，亡羊而補牢，尙未爲晚也。

南洋羣島亦撫順煤銷場之一，每年二十萬噸左右，但成本低廉的澳洲煤爲其勁敵，故不易發展。

東三省煤業中心的南滿煤不易到北滿與本地鑛相爭，這是已往事實。但黑龍江省面積雖廣，煤藏確是比較貧乏，所以北滿工業發達程途中，至少似要引起蘇俄煤一部侵入。

#### 結論

東三省之煤以量言，並不足供給日本之野心，造成所謂以滿蒙爲中心的大陸政策。若必行之，則不久所感受的壓迫及引起的糾紛必更甚於今日。且開發之初，第一個結果就是國內煤業的破產，工人的失業。第二是造成東三省人民之反感不安及業務停頓。在此過渡期中，日本之經濟力量能否送得過去，恐爲最大問題。

東三省之煤對中國當然有切要關係，前已述及。但東省煤能否握中國煤業的命脈，只看中國今後的建設，是否各處消費與供給相携並進。

總之東三省煤爲日本之必需營養品，而不足爲其大陸政策之供給品。至中國對東省煤源之得失，固不足生生死中國之煤業。但欲救濟今後之頹境及預防東三省與日煤之壓迫，則於國內工業的強健發育，不可不注意也。

(未完)



## 關於「侮辱回教事件」的討論

江紹原先生來函

叔永先生：

獨立評論第二十九號，頃已拜讀。個人對於所謂侮辱回教事件，還有幾句話要說。適之先生尚未返平，故將此信寫給先生，倘承發表，幸何如之！

我的第一句話，是感謝評論發表我上次的通信。事件發生以來，確有不少的人希望我說幾句話。然我因為說話的地方不易得，所以一直守靜默。（有一兩個刊物是我願意投稿的，但他們談虎色變，表示不願意登載我的這種稿件或通信。另外一兩個刊物，未嘗不想我投稿，雖則我又不喜歡同它們發生關係。登廣告必須自己花錢，且有好事的嫌疑，所以我也不肯。）現在都好了：適之先生的大作，已給我一個「抗議」和表示個人意見的機會了。

第二，我想把妻子匡最近的來信，摘錄一段給先生們看：

杭州，事件非常嚴重。「法」內却有辦法與範圍；法外行動，述之大足驚懼。我已離杭矣。或隱或現

，或在國內，或赴國外攷察我心愛的民學，此刻未定。經過情形，將來待機會奉稟。（信封上郵局鈐記，作「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十五。」）

「攷察」二字，我看了不喜歡（婁君是和我一般年紀青青的人，研究而已，何「攷察」之足云？）；其餘的話，則我根據數年前署名S.K.向晨報副刊投稿時所得的經驗，覺得至少有幾分可信。叔永先生請注意——這種法外行動，已經完全是，或近於，「迫害」（Persecution）了！

第三，我上次只覺得妻子匡沒有團體做後盾，將不免過分吃虧；但我現在多想到一點了——他背後沒有團體或羣衆，於社會倒或許是一樁幸事。假使他也有羣衆，這羣衆恐怕要和回教同胞們衝突起來，於是發生流血的慘劇。諒參看以下一段書：

近代回教世界中，的確有莊嚴的殺生祭，每年至少一次。這祭是在所謂Bakri-Id或「牛節」中舉行……印度所用的常牲是一隻母牛，這選擇，一部

分或許是要對印度教表示抗議之故，而且時常釀成事端。(T. H. Robin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London, 1926, p. 197.)

我姑且譯爲「事端」的一字原文是RIOT(法文譯本，作MEUTES, Paris, 1929, p. 196)。慈悲的天方真神Allah, 請你保佑我們，我們這裡不要這riot, émeutes, 事端。我們永遠不要！(中國境內，必定早已發生過類似的「事端」。有哪位担任研究一下嗎？)

第四，我要對回教同胞們公開說以下幾句話：你們這次和這種舉動雖然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另外却有一部分人很表示不滿——不滿於你們的缺少幽默和做事失當。但我個人和我以外許多人却很原諒你們。不過你們假使要非回教人了解你們的回教及其中的一切，尚須另採治本的辦法。這辦法，我早想過了，但不知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肯採納，等我把這辦法發表時。

最後我要聲明：回教徒和旁民族爲甚不喫豬肉，無疑是箇學術上的問題——宗教史學、民族學上的問題。這問題也許不過是黃荳般大，但解決它所需要的知識却得比黃荳大得多。適之先生的話，固然可備一說；得當與否，我現在無暇討論。我只趁他不在北平時，偷偷再說一句：舊

約裡面的話，不折扣便承認下來 (to accept Biblical statements at their face-value)，是件危險的事呢！

叔永先生，勞你代表適之先生讀並發表此信，很對不起。

順頌 撰祺。

江紹原手上。廿一，十二，五，北平市。又前信措辭嚴重，頗唐突胡先生。我自己當時自然覺得，所以在倒數第二段裡擊婁君開了一個小頑笑。我寫「懇切希望憲所代表的知識法庭，把這紹興婁子筐子小子早日釋放。」校對先生把上句刪改了幾個字，我雖然感謝，却並不十分。紹原附注。

## 附答江紹原先生

胡適

我今天回北平，讀了這信，還想附加幾句答覆的話。

第一，關於婁子匡先生的受法外的「驚懼」我們對他深表同情。我的原文的主旨(想江先生一定看得出)只是要「依法持平辦理」。一切法外的行動都是我們反對的。

第二，怎麼叫做「依法持平辦理」呢？一切應該

由司法機關研究本案事件，如有法律條文可引據，如有犯法行為的證據，那麼，檢察官應該提起控訴；一切人應該靜候司法審判的結果。如檢察機關認為無法律條文可引用，或者檢察官認為不應該起訴，政府和回教同胞都不應該用法外行動要求法外的懲罰。

第三，江先生說：「舊約裏面的話，不打折扣便承認下來，是件危險的事」。這種教訓，我最肯領受。但我要回敬一句：打折扣是得隨時隨地細心考慮的，不可以用一種折扣來評估一部舊約。例如說上帝七天造完宇宙和人，這裏用的折扣不應該適用於利未民數諸篇。 卅一，十二，十。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出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附「社會學時」、「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界」、「藝園」各欄，分佈詳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份百分之六十，其餘電人特訊，則佔估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伴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

「本報」每月一元  
「內報」每月一元  
「外報」每月一元  
「週刊」每月一元  
「副刊」每月一元  
「學界」每月一元  
「體育」每月一元  
「藝園」每月一元  
「社會」每月一元  
「經濟」每月一元  
「新聞」每月一元

## 學風

第二卷第九期  
目要

中學校圖書館之辦法與規律問題  
宋代的科舉與教育  
王維的詩與教育  
安徽清末的新教育（中）  
懷寧著述人物考（上）  
安慶舊藩署名勝古蹟略考  
昌報評介維丹美術論（李黎非）  
安徽圖書協會消息

劉華錦譯  
陳東原  
徐正之  
高正方  
蔣元卿  
東原  
汪蔭祖

發行處：安慶舊藩署內 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冊零售一角 全年十冊連郵一元

●新唯識論 熊十力先生所著。是書初稿，曾致於北大及中大，後經根本改造。其立義則持抒創見，持說則系統精嚴。誠者謂宏闊深遠，實中興哲學界殊特之創作。凡究心哲學，欲窮宇宙人生之實際者，不可不讀。

總發行所：杭州浙江省立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大學出版部售書處  
國立北平圖書館

## 女青年月刊

內容  
討論婦女切身問題  
灌輸家庭實用知識  
介紹世界最新思潮  
提倡全國婦女運動

全年十冊 定價一元  
國內及日 本郵費二角  
歐美另加 郵費一元五角

發行：上海圓明園路十九號 女青年協會



## 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

胡適

十二月十五日國聯的十九國委員會通過了兩個決議案和一個理由書的草案。這三項文件至今還不曾正式公布，因為委員會還正在徵求中日兩國的意見。但據今天日內瓦發出的路透社和新聯社的報告，我們可以知道這三種文件的內容是這樣的：

第一個決議案只是對李頓調查團表示感謝之意，承認李頓報告書是一種良心的公平的製作。

第二個決議案大致分幾段：

(一) 本會有努力解決本案的義務，而不必擬具報告書。

(二) 本會回憶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的決議，確認任何解決必須不違背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的旨趣。

(三) 本會的任務是要得爭執的雙方的參加，由本會辦理交涉，以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為基礎，而參考其第十章的建議。

(四) 本會主張成立調解委員會 (Conciliation

Committee)，並付以邀請美俄兩國參加之權。

(五) 調解委員會應於三月一日以前提出報告書。

理由書(用十二月十八日北平晨報譯新聯社電文)是說明第二議案的，共分四段：

一，十九國委員會相信其任務在於第十五條第三項之下達成調解，因此設置調解委員會求迅速考究調解手續。

二，調解委員會以東請美俄參加十九國委員會而構成之為適當。

三，調解委員會於必要時，得東請或設置一名乃至若干名之專門委員分科委員會，徵求其意見。調解委員會根據三月十一日之大會決議，以黎頓報告書第一章乃至第八章為基礎，實行審議。本該報告書第九章所示之調解諸原則，考慮第十章，而講求解決案。

四，雖不期待滿洲原狀之恢復，而相信滿洲現政

權之維持及承認，亦非解決。

因爲十九國委員會嚴守秘密，又因爲國內報紙往往不願意登載日本通信社所傳的消息，所以這三項文件的內容直到今天我們見了新聯社的詳電方才明白。例如兩個決議草案之外的理由書，我們若不見新聯社的電文，竟全不知道有此一項很重要的文件。若不讀此理由書，議案主文就不易明瞭了。我們現在明白了這三件的內容，可以嘗試指出他們的意義，供國人的考慮。（以下的討論只限于第二議案和理由書。）

爲什麼議案開首就說，「本會有努力解決本案的義務而不必擬具報告書」呢？我們須先讀國聯盟約的第十五條的第三第四兩項：

（三）行政院應盡力使此爭議得以解決；如其有效，須將關於該爭議之事實與解釋，並此項解決之條文，酌量公布。

（四）倘爭議不能如此解決，則行政院經全體或多數之表決，應繕發報告書，說明爭議之事實及行政院所認爲公允適當之建議。

倘使十九國委員會，或大會或行政院，在這時候認本案爲

不能調解，那就需要引用第十五條的第四項，繕具報告書，說明事實並提出一個「公允適當」的解決方案，請求公決。公決時，即適用第十五條約第六項，除相爭兩造的代表外，只須其他各會員國有一致的贊成，就成爲正式議決案了。如相爭的一造不服從議決案而開戰，那就可以引用第十六條的各種制裁了。

所以這回議決案的第一個意義是要暫時避免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的引用，只依據本條的第三項，試作調解的努力。本來這次國聯會上中國代表團要求引用第十五條第四項，而日本代表團極力反對第十五條的引用。這回理由書中明說「於第十五條第三項之下達成調解」，這雖然不能滿足中國的要求，也可算是一進步，因爲第三項的失敗是必須走入第四項與第六項的。我們看十七日日本政府對其代表團的回訓中申明「日本保留關於本案適用盟約第十五條一事，堅持到底」，就可以明白這一步驟的國際意義了。

第二，這個議決案回顧到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的決議案，「確認任何解決必須不違背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的旨趣」。這句話的重大意義，我們沒有注意，然而日本政府早已注意了。十七日日本政府的回訓的第一點就是說，國聯儘可以單獨確認（affirm）國聯盟約，但

「此次提出九國公約，則全然不能承認。九國公約字句應行刪除」。要明白這種抗議的意義，我們應該回憶這兩件事：

(一)本年一月七日，美國政府正式宣布，「凡用違反巴黎非戰公約的規定與義務的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條約，或協定，美國均不承認。」

(二)本年三月十一日，國聯的五十個會員國在大會上一致決議：「凡用違反國聯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條約，或協定，國聯會員國有不予承認的義務。」

現在再加上第三事：十二月十五日的國聯新決議草案，又把九國公約也連鎖上去了。非戰公約的簽字者有美國和蘇俄，九國公約的簽字者也有美國。這個新議案加入九國公約的意義在此，日本政府的嚴重抗議的意義也在此。(參看獨立評論第十九號胡適的「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第三，這個新議案的方式是調解；是要由十九國委員組成一個調解委員會，並邀美俄兩國參加，共同進行中日兩國爭議的調解。怎樣調解呢？就是由調解委員會辦理中日兩國間的交涉(路透社電文爲Conduct negotiations)，

以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作基礎，而參考第十章的建議。

這是這個新議案的最重大的意義。自從去年九一八以來，國聯屢次勸告兩國在國聯調處之下進行交涉，但始終不曾成立何種調解機關，也不曾提出何種交涉基礎。去年十一月中日本幣原外相提出五個基本原則，但中國代表施肇基公使表示不能接受第五原則所包涵的民國中日條約一項。後來施代表有正式公函送達白里安氏，願意將此條約一項交付國際法庭仲裁。但不久中國政府改組，日本的若槻幣原政府也倒了，軍閥的氣餒更囂張了，交涉的機會就成過去了。現在李頓報告書發表了，其中前八章陳說本案的事實與歷史，第九章提出十條解決的原則，第十章提出一個進行調解的方案，「期於國聯之適當機關因欲提交於相爭兩造而擬具某種提案時有所幫助」。李頓報告書不會擬議何種「適當機關」，十五日的新議案始提出一個「調解委員會」，由十九國委員會組成，並有權可以邀請美俄兩國參預。此種調解辦法，初看去頗像本年春間的上海停戰會議，但有一點不同：上海會議是中日兩國在國際調處之下直接進行交涉，而這個調解委員會的任務却是要來辦理中日間的交涉。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所以日本政府的回訓要求「新委員會的任務應限定爲促進中日間的交涉。若

予新委員會以交涉任務，當絕對反對。」（世界日報譯十七日東京電通社電）我國政府對於這一點的回訓，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依我個人的推測，由調解委員會來負責交涉的任務，恐怕中國政府也不能承認。日本怕的是小國會員的主持正誼，中國怕的是大國會員的牽就既成事實。所以這個新委員會的任務將來在事實上至多只能做到促進交涉，而在交涉進行中盡一點調處勸解的責任，略如上海會議時的國際特別委員會。

第四，新議案裏的調解委員會可以邀請美國和蘇俄參加。這一點的意義與上文第二點援引九國條約的意義相同。這一點是中國政府必然贊同的，也是日本政府必然反對的。果然，十七日電通社說日本政府的回訓已反對東請美俄兩國的參加了。

第五，新議案既然接受李頓報告書的第九章為交涉基礎，其中已含有不承認「滿洲國」的意義了，因為那第九章裏明白指出雖不主張恢復原狀，也不主張維持滿洲偽政權。但十九國委員會似乎要特別聲明這一點，所以在理由書的第四項明說：「雖不期待滿洲原狀之恢復，而相信滿洲現政權之維持及承認亦非解決。」這就是於概括的承認報告書第九章之外，又特別提示不能承認滿洲偽國。這一

點是日本所最反對的，所以電通社所傳日本政府回訓中對於理由書末項要求修正，又要求對於報告書第九十兩章，附以明確的限制。

依照今日的消息看來，這一點已成為中日兩代表團爭論的焦點了。日本方面說，凡與「滿洲國」之獨立及日本之承認相背馳者，當絕對反對。中國代表團發表宣言說，日本之放棄所謂「滿洲國」，乃是調解之最低必要條件。但我們相信，如果調解委員會的進行是要依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作基礎的，那麼，否認「滿洲國」是這一章的主腦，決無丟棄之理。如果新議案的修正本刪去了附加理由書的末項，或者限制了報告書第九章的條文，那就是十九國委員會自己丟棄了調解的資格，還有什麼調解可說呢！

\* \* \*

以上所說，都只是根據報紙所傳的新決議草案的內容立論的。此文的目的只是要指出這草案的幾個重大意義。如果電傳的內容無大錯誤（我相信無大錯誤），如果將來十九國委員會不至於因日本的反對而根本丟棄我所指出的幾個要點，那麼，我個人以為這個新議案是一大進步，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我的理由是：如果調解成立，我們可以在國際調處之下試作一度外交上的解決，這總比現在這種



不戰不和不死不活的局勢強一點。如果調解不成立，或調解成立而交涉中間決裂，那麼，依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的程序，自然走到了那一條的第四項與第六項，國聯如果還想謀自身的存在，也不能不被逼上第十六條的裁制之路，那

## 中 俄 復 交

蔣廷黻

也是比現在的僵局進了一步，雖然我是決不願望這個世界同我們一齊走上地獄之路的。

二十一，十二，十九夜。

復交不是聯盟：這是很顯明的，我們不應誤會的。聯絡邦交是常態，斷絕邦交是變態。由變態復常態本值不得大書特書。不過在現今這個縱橫的世界，就是所謂第一等

消息傳來，我們不知不覺的得着不少的精神安慰。我說得法，因為我們素嫌政府多言，如孟真先生所說，但此舉竟是無言而行了。

的強權都在那裡大事聯絡，以求敵人的減少。牠們外交的目標是一個時候只可有一個敵人，同時希望這個敵人是世界的公敵。牠們如此，我們更不消說了。我們處於兩大強國之間，在平常的時候，就不應該同時兩個都得罪。那末，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之中，一面與一個強鄰處生死對抗之中，一面又與第二個強鄰彼此不通信問。這是違反了外交的 *ad hoc*。就原則上說，這就是不應該的。所以中俄復交的消息一傳出來，全國的報紙，不分黨派和背景，均一致贊揚政府此舉之得時得法。我說得時，因為這正是國聯在那裡敷衍推諉的時候。在這個當兒，忽然有中俄復交的

其實中俄復交所以備受國人的歡迎還有一個理由。

我們雖知道復交不是聯盟，我們心中都在那裡推測和希望這個復交或是聯盟的初步。這個希望是可實現嗎？現在世界情形萬分複雜，蘇俄的情形也是萬分複雜。不但我們無從推測，就是各國政府的當局者大部份恐怕也是今天不知明天事。不過此中有幾種事實是顯明的，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日本佔據東三省不但是我們的大患禍，也是蘇俄的大患禍。日本此舉直接危害蘇俄在東三省北部的權利。「滿洲國」只能騙小孩子；全世界都知道此刻哈爾濱及中東鐵路的實際的主人翁就是日本。倘在帝俄時代，不

等到日本兵到齊齊哈爾及海拉爾，日俄的戰爭早已爆發了。間接日本這次的侵略危害了俄國在拜喀爾湖以東的一切領土和權利。蘇俄的人用不着參看田中的大陸政策；只要一看地圖，一回憶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日本在濱海省及阿穆爾的行動，就知道日本之禍是腹心之禍。前不久，報上還登過外蒙政變的事情。蘇俄已發表過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帝俄在外蒙努力的秘密外交公文，其中有好幾件是講日本派密探到外蒙去的。（這些公文不久將在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譯英發表，以便公諸全世。）此間蛛絲馬跡不難尋找。日本的宣傳常說她的行動不是以中國爲對敵（因中國不够資格），是以蘇俄爲對敵。其實此刻日俄利害的衝突比日美的衝突還要深刻。

第二，我們看得很清楚蘇俄目前無能爲力。在過去這一年中，不但我們在東北抱不抵抗主義，蘇俄也是抱不抵抗主義。兩國的不抵抗且是同等的澈底。其根本理由是一樣的。兩國的不抵抗均因無能力抵抗。或說蘇俄之不抵抗別有原故在，如第二個五年計畫之未完成及斯他林派恐怕戰爭搖動其在國內的地位。這些原故倘屬實，也不過解釋無抵抗能力的根由，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政情的。至於說蘇俄因爲行共產主義的原因，根本就不與資本主義的國

家作帝國主義的競爭；在共產主義的立場，國家根本無意義，這一套話一方面與歷史的趨勢相反，一方面又與蘇俄近五六年的發展不符。人類在歷史上試驗過無數種的社會及經濟的組織，從來沒有一個民族不想在世界上佔優勝位置的。蘇俄近來之努力於國際地位之提高並不在彼資本主義的國家之下。有人甚至說現在蘇俄人民的愛國心遠在帝俄時代之上。所以我認爲這一年來蘇俄之示弱於日本，非甘願也，實出於不得已也。

如以上的分析不錯，那末，從中俄復交到中俄合作以抗日是可能的，但非短期內所能實現的。其實在短期內，東北問題絕無解決的希望。我們倘求速反而要吃虧，因爲此時惟一可能的解決是不利於我們的解決。現今世界最熱烈的擁護國聯盟約，非戰公約者均不贊成以武力制裁日本，只贊成輿論的調解。此種論調一日不變，日本一日不得悔禍。我們現在根本要放棄短期內的解決的希望，而咬住牙根作長期——五年或十年——抵抗的計畫。在此計畫之中，蘇俄的合作必須佔一重要地位。成功與否，一方面要看我國政府及人民的努力，一方面要看國際形勢。促合作的實現並使其無流弊：這是中俄復交給我們的使命。

中俄復交 在國內及國外的輿論界得了偌大的注意，

還有一層理由在。日本人已說破了：「這是世界上兩個大搗亂份子的携手」。日本人以為他們深知世界的輿情，尤其是英國人的輿情，所以拿這種論調來恐嚇世界，中傷我們。中俄復交就是中國要行共產，俄國要行世界革命。還不如讓日本維持遠東的秩序，作世界資本主義的文化之保護者。這種宣傳是日本的慣技，復交不過又給了她一個機會。我們對於復交與共黨活動的關係，固然應有相當的防備，但大可不必神經過敏。第一，蘇俄現在所注重的者是國內的建設，不是國外的宣傳。第二，蘇俄在中國的宣傳投資沒有得到相當的收穫，這是第三國際所深知的。天津大公報提議復交以後中國應多派人到蘇俄去攷察。此舉固然很好，但我以為比這個還要緊的是多請第三國際的主要人物到湖北江西各省去攷察一下，教他們看看馬克斯主義在中國的成績。我固不奢望我們有法能使第三國際相

信一部馬克斯，加上列寧的註解，不足以治國平天下，但是第三國際倘有機會多認識中國的社會，或能找出些情形是無所不知的馬克斯和列寧所未想到的。在我們這方面，我們也不可因為怕共產革命，怕日本宣傳我們要行共產就不利用復交以後的機會到俄國去攷察，去學習所可學習者。究竟惟一防止共產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設一個比共產主義還好的社會。此外都是治標，惟獨這個方法是治本。蘇俄的經驗可資借鏡者正復不少。計畫化的經濟是其最大端。我們不要忘記：一個勞工與農民生活較好的國家就是在國際中一個比較強有力的國家。倘若中俄復交以後，我們能從蘇俄得到些解決農工問題的方法，那這復交便更有意義了。

十二月十八日

## 女子的自立與教育

楊振聲

託爾斯泰在他年老的時候，有人問他對於女子的意見，他說是等他把一條腿踏進了棺材，纔能發表。我猜他不過是怕說了出來挨打，預備躲在棺材裏頭。他決沒有「彼

哉彼哉」的意思。雖然在他初次接見高爾基的時候，提及高爾基的「二十六個男子與一個女子」，他對於女子的意見并不文雅，把高爾基都弄氣了。我只疑心現在大家放大了

聲音來討論教育問題，而女子教育獨獨沒有問題。這是不  
是因爲棺材沒預備好，所以不敢開口？或者是女子教育不  
成問題，反正是附屬於男子教育的。有了男女同學，也就  
各得其所了。

託爾斯泰的確是有點無禮。假使他說的對，女子中並  
不少比男子還明白的人；假使他錯了，他早就該爬進棺材  
去，不是？

不過不能不使人有些懷疑的，是自古以來，男子要把  
女子當作家庭的玩物也好，捧作學杪的皇后也好，反正女  
子是執行男子的意見，從沒反抗過——從沒自身有一種激  
底的自覺因而努力造成一個自立的地位。男子要閨秀，女  
子就纏了足坐在床上，見了人羞搭搭的低下頭。男子要街  
秀，女子便放了足，剪短了裙子滿街亂跑。男子好細腰，  
在中國餓死了多少人，在西洋也留下了一副腰刑——Cor-  
set，至今還時髦！曾見過一篇小說，開頭是：「醉人的春  
風透入衣袖，像小女的手一般溫柔的摸撫着，」聽見了  
罷（這肉麻的口吻，分明是個男子寫的——無論如何我希  
望不是女子寫的）。以前這叫作「手如柔荑」，現在是  
叫作手如春風了。同樣的以前叫作「水蛇腰」，或更文雅  
點叫作「柳腰」，現在是叫作「曲線美」；以前是「弓鞋

鳳頭窄」，現在是「皮鞋後跟高」，如此而已。名詞改了  
，觀念并未改。

不，我并不反對女子好看點，這也正如女子并不贊成  
男子醜着點，同是生物學的自然道理。（在低于人類的多  
數動物中，兩性間的美的引誘，是由男性負責的。自然他  
們的美得靠天然不能靠藝術，除了看見過如貓一類的睡醒  
後用吐沫洗洗臉外，沒有胭脂粉可抹。）不過在這個好看  
以外——或可說是以上，女子更應有使男子低頭的地方。  
也就是說，人類除生育以外，還有人類生活的責任在。女  
子除了同男子共負這責任以外，沒有其餘的道路可以達到  
平等自由的目的。若單只是男子要女子作家庭之花，女子  
就裝扮起來坐着給丈夫看；男子要女子作社會之花，女子  
也就裝扮起來走着給大家看；那平等自由，不過是男子欺  
騙女子與女子欺騙自己的一種把戲而已，那裏是真的！真  
的平等自由，不在男子口頭的詭譎，而在女子手中的證券  
。這證券就是：女子對於人類生活的需要，也負起一部份  
供獻的能力。養成女子體力與腦力所適宜，以及在某種社  
會裏所需要的這種供獻能力，就是女子的教育。

此處有點小小的誤會，而形成並不少的錯誤的，是  
在供獻二字的解釋。一般的總認爲了不得的科學發明才算

供獻，了不得的學問家才能供獻。其實這只是誤會。把生米作成熟飯，與把蒸汽變為馬力，其範圍有不同，其對於人種生活的需要上，為供獻是一樣。織成一條毛巾與造成一架飛機，其應用有不同，其對於人類生活的需要上，為供獻也是一樣。一個掃街的清道夫，其供獻不必亞於一個衛生部長，還得那個衛生部長真能有供獻的話。一個採桑的女子，其供獻也並不亞於一個大學的植物教授，假若那位教授真能作點研究工作。我們必須明白這一層，才能講到分工合作，也才能作到真的自由平等。所謂分工者，就是各人以其體力與腦力之所勝任，而以相當的自由選擇其工作。所謂合作者，也就是各人以平等的身分，在各方面供獻人類的需要以維持及增進大家的生活。假若有高下的話，那不在工作的不同，而在工作的盡職不盡職。一個盡職的校工，在職業的道德上與精神的安寧上都比一個不盡職的校長為高。雖然在人類的誤會上，校長無論如何總比校工高，因為校工見了他得立正。

如此看來，不必一定男子學探礦，女子最少也得學冶金，才算平等；也不一定男子學政治，女子必得學經濟，她才能對他講自由。平等要在供獻於人類的需要上找，自由是因為她的供獻而得到自立的地位。不寄生于男子也就

不必作他手中的石膏，在他捏造。但今日根據于男女平等自由所立的教育制度，以及女子自身所走的平等自由的方向，都還是像中國人作『對子』的一套把戲，什麼『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由男女平等所發生的一切制度與觀念，都合這對子一模一樣！

有一次碰到幾個大學的男女同學在一塊討論婚姻問題，這自然要算是再適宜沒有的場合了。據男子的表示，是要個太太治家；而女子的表示，又是要同男子一樣的在社會作事。男子反對女子的作事，女子也反對男子的治家。更怪的是：在場的男子都是一個看法，在場的女子也都是一個看法。她們且說：『若只要我們管家，我們入大學學這些無用的東西作什麼！』這是多深刻的一種異性衝突，多矛盾的一種社會現象，又多悲劇的一種女子的歧途！這癥結當然在中國的社會並未進步到整個的工業化——上帝知道幾時有那一天！不，尙且整個的建築在家庭制度上（並沒有兒童公有機關，且完全是『一夫八口之家』的經濟生活），而女子教育的觀念，却像似早已脫離家庭制度，進步到工業化的社會了！這就是這齣悲劇的由來。我說在某一種社會所需要的供獻，就因為教育不能離開社會的實際需要以及其進化的步驟，而只憑空的去造一座海市蜃樓！在

社會還以家庭爲單位的時候，男子既要負「八口之家」的經濟責任，他不能兼及家事，於是乎要一位太太管家，這當然不能說是男子的自私。女子既然跟着男子入了中學，又跟着男子出了大學，男子學的是文理法工等等，女子最少也學了文理法等等，既然所學的是一樣，她就要像男子一樣的作事，這當然更不能說是女子的不對。那末這個錯誤在那裏？基於一般平等的誤解生出來的一種不著實際的女子教育。我重新聲明中國在社會的演進上，還沒有走出家庭的階級，家庭就是社會最重要的組織，爲什麼在一般的觀念中，家庭不放在社會事業中？爲什麼管家務就不及管校務或國務，既然都是社會的需要？一個在田間工作的女子，何以不及一個機關中的「花瓶」？這是女職員在南京普通的名詞，不是我造的，不敢掠美？更有，在兒童未能公育以前，對於教養小孩子最神聖的責任，何以偏不是社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供獻？女子在身體的構造上及對嬰兒的情感上，負這個責任都比粗魯的男子相宜（這是很普遍的動物界的現象，不獨人類爲然），就是將來作到兒童公育，也是得請女子去負責。爲什麼這種神聖的責任，女子看來比不上男子的作官？是了，有些地方的結婚，本有「漢養」與「養漢」的分別。假若女子願意的話，又何妨「

桌子掉過來」試一試，讓女子在街上推土車，男子在家裏抱小孩？我想，假若女子沒有懷妊及其他的不便，或小孩子在家裏哭的時候，男子放一個大拇指在它嘴裏，它就可以不哭，那這個「養漢」的制度，也未嘗不可風行全世界，最少也會風行于俗們這「懶漢」的全中國。

不幸這制度沒通行，女子在學校畢業後出到社會上，是「四顧茫茫，不知所之」。因爲教育不適合社會的需要，男子出校後，還有十分之七八是失業的，女子也學了同樣的東西，那裏去找職業？煩惱的追求，失望的彷徨，把理想都打成粉末後，找到一種職業了——還是幾千年的舊業，嫁人！嫁人何嘗不是「終身大事」，只可惜學了這「滿腹文章」與這「滿腹經綸」結果在這管家婆的職業上有什么用？便是學理科的，也不能拿廚房當實驗室不是？故性情沉靜的，不免抑制，性情浮躁的，不免憤怒。這家庭幸福的基礎便早已動搖了！更有一些，就說是少數罷，她們也許是因爲生的漂亮，也許是因爲看多了那肉麻的文學和電影，家庭簡直是她們的獄牢！那「辜負香衾」的丈夫一早出門作事去了，她懶懶的睡到十點鐘，沒奈何懶懶的起來梳了頭，又懶懶的坐着感覺沒事做。廚子作的飯不好，懶得吃；裁縫作的衣服不時髦，也懶得穿。到公園去罷！

又懶得動；拿本書來解悶罷，又懶得看。只好懶懶的對着鏡子出神，這說不出的人生的空虛，青春的煩惱！好不容易等到丈夫回家吃了晚飯陪她出去看電影。在結婚的第一年，他堆着笑陪她去，在結婚的第二年，他垂了頭陪她去，在結婚的第三年，他嘆着氣陪她去，在結婚的第四年，他簡直就恕不奉陪了！她只好找位仗義的朋友陪她去。第一次看電影，夜十一點回家，丈夫坐在那裏看良友。第二次聽戲，十二點半回家，丈夫面朝裏躺在床上假裝睡着了。第三次跳舞，早晨三點鐘還沒回來，丈夫急的在床上亂蹬腿。

這口過誠然該挨打，但這事實如何塗抹得掉呢？這並不是女子的權利，而是女子的自殺！我曾聽到幾個大學畢業的男生說他們不能結婚，因為他們畢業後，就找到事業，也不過每月百元上下的收入，供給不了一位摩登女子，尤其是大學畢業的女生。這自然，他們說出的是一種事實；說不出的還有一種心理！如此看來，除了女子在職業上有一種自立的能力，便沒有法子保障她們自己的地位。她們既然放棄了家庭的地位，跑到社會上又沒找到旁的地位，這豈不要懸在空氣裏吹風嗎？

要有職業上自立的能力，不能不有待於教育的養成。

但除了教學及美國人在中國辦的看護班與圖書館班，養成幾個有職業能力的女子外，中國的女子教育辦了這些年，似乎未曾注意到這上頭。教女子學些與男子一模一樣的學問，而畢業後却沒有機會與男子作一機一樣的事，讓她們放棄了家庭，社會上却又沒有地位來替代，豈不是「賊夫人之子」嗎？其實女子在高小畢業後，或者再理想點，說初中罷，除了少數有財力與能力入普通高中以便升入大學外，為其餘的計，應當多辦女子職業學校——正牌的職業學校（有名無實之職業學校不如不辦）。不但如家事，刺繡，縫紉可為專科；而蠶業，產科，護士，師範，以至圖書館，商業，醫學等皆可作為專修。女子有了職業上的能力，經濟獨立，總使出家，也不至由「處女」而變為「流女」了。

歸納起來，有以下兩個結論：

一，我們要把人生服務的道理看清楚。只能對於人類生活的需要上有所供獻，無論是擔糞掃土，或是挽水洗衣，也無論是男子作或是女子作，都是人生最正當的工作。反之，終日暖衣飽食，無攬事事，你高談男女平等也好，低談戀愛自由也好，無論在男子或在女子，都是寄生，都是人類的廢物。所以，在社會的演化上，家庭若仍是社會

的重要單位時，則家庭總要有人管理，無論是由男子或女子擔任。不然便談不到社會的秩序與發展。在兒童未能公育以前，對於教養兒童最神聖的責任，總要有人擔負。對子擔負此責者，無論是女子或是男子，我們當盡其十二分的禮敬與佩服。因為這是社會的生命所寄託，人類的進化所發源。然則女子正不必以作賢妻良母為恥辱，也正如當官吏商賈本不是男子的榮耀，一樣淺近的道理。

二，女子不願担任家務及教育兒童者，必須有其他職業上的預備。其有財力與能力者，當然要與男子無分別的

## 女子教育的根本問題

衡哲

入大學，以求將來對於學理或政治上的供獻，但不能先存靠此吃飯的思想（男子也是一樣）。其不能或不願入大學者，在高小或初中畢業後，則正不妨學習家事或其他與自己相宜之職業。當然國家必須有此等適應社會需要之教育，而女子職業指導及介紹，更為不可少之設備。如此則無論女子在家庭中或社會上，皆能有她們對於人生需要上的供獻，因而也自然有她們自主的地位。不必講平等，而不平等是自然的結果，不必要自由，而自由是她們能力的取得品，証券是在自己手裏，任何男子也搶不去。

現代中國的社會，是一個畸形的社會，教育自然也是

畸形的，而女子的教育，則尤為畸形的畸形。對於這個問題，我早已想發表一點意見，只因他不僅僅是一個學校制

後的一點零碎感想，待將來把我的思想整理清楚之後，再把他詳細的寫出來，請大家指教吧。

度或課程的問題，乃是一個全社會的問題，牽涉的方面太多，範圍也太大，故始終未敢動筆。今早讀了楊振聲先生的『女子的自立與教育』一文，不免又把我這一點壓在心頭的意見引了出來，忍不住要說幾句話。但是，因為時間與篇幅的限制，此次所說的，只能限于讀了楊先生文章之

楊先生的意見，簡括起來，有這樣的兩層。（一）女子應該有一種技能，來作為她自由平等的證券。（二）這個技能並不在乎高深，從社會的需要，及女子的性格上看來，這個技能最好是施用在管家及教育兒女方面。對於第一層，我的意見與楊先生的，完全相同。但對於第二層，則我覺得一個女子的生命情形，決不能那樣的簡單。因為



一個人的個性——天才與稟賦——是不能因為他是女的或是男而發生不同的。家務與育兒之為凡百職業之一，猶之一個大學教授或看門者之為凡百職業之一一樣。故一個女子的不願以她的職業限于家務與育兒，亦猶之一個男子的不願以他的職業限于做教授或做看門者一樣，並沒有什麼異常的地方。不過在實際的情形上，則已結婚的女子，對於職業的選擇，却又不能不受着上面所說的限制，她是絕對沒有選擇的自由。這實是女子教育的一個根本問題。

這問題在女子身上的嚴重程度，亦是每個不同。在天性喜歡家事及教育兒女的女子看來，則這個情形不但不會發生問題，並且反可以增加她的生命的滿足。因為在結婚之後，她是可以把職業與嗜好合在一起，而得到一個和諧的幸福。不幸有許多女子的嗜好與天才，有時是要逸出這個範圍之外的。一個男子的嗜好與天才，若是逸出了大學教授與看門者之外，他是仍舊有旁的路可走的。而一個女子的天才，若是逸出了家庭範圍之外，則她的唯一出路却只有獨身主義了。不幸獨身主義亦是一種違反人情的制度，可作為例外，不可作為常態。故我們論斷的根據，仍須在已結婚女子的自身上去找尋。

在現在中國社會情形之下，已婚女子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依我的觀察，有以下的三種。其一，是犧牲了自己的野心與天才，以求無負于她的家庭與兒女的。這雖不是天生的賢母良妻，但正因她是困而學之的，我們對於她的同情與敬仰，應當比對於任何女子的為深而且大。雖然我們仍希望社會進步到某種程度時，這類的犧牲可以逐漸的減少，以至消滅。其二，是犧牲了兒女與家庭，而到社會上去另作旁的事業的。這類的女子，無論是天才或是庸才，他們所做的事業，無論是大的或是小的，我以為社會上是不應該獎勵她們的。因為一個人若是有了家庭而不治理，生了兒女而不負責任，那個人對於社會與家庭，便是一個負債者，對於她自己，也便是一個偽君子。

第三種的解決方法，是想同時顧全到家庭，兒女，以及女子自身的三方面的。採取這種方法的女子，大抵是個性甚強，責任心甚重，而天才又是比較高明的。因為她們不肯犧牲任何一方面，故她們的內心衝突是特別的強烈與深刻。假使她們對於這個衝突沒有辦法，她們便將如楊先生所說的，弱者抑抑，強者憤怨，以終其身了。但假使她們能戰勝這個衝突，則亦未嘗不能找到一個人已兩全的辦法。這樣，一方面既能靠了她們的努力，使她的兒女與家

庭，成爲她的人格與風範的寫照，俾一般人士不得不相信，女子的高等教育不但不能妨害她的母妻的責任，并且能使她的成績格外優美。在又一方面，她又能不忘修養她自己的學問與人格，使她所發的光明，不僅僅照及那家庭的四壁。這豈不是青年女子們所值得做的一個美夢？也豈不是關心女子教育的先生們所值得注意的一個目標？所以我說，女子教育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應當在此着眼。因爲比智識的加增，及技藝的訓練，更爲重要，更爲根本的教育問題，乃是一個人格的教育，一個正確人生觀的養成。忽略了這一層，而來談什麼智識，什麼人才，什麼自立的能力，都免不了有舍本逐末之感。

女子教育的第二個根本問題，爲楊先生所不曾注意，而我以爲最不能忽略者，乃是幾千年來奴性的剷除。這當然也是一個人格教育的問題，他的實施的地方，當然也不能以學校爲限。但他的重要，似乎還在前面所舉的一個問題之上，故也應當爲關心女子教育的先生們所注意。記得從前曾與兩三位朋友談起此事，當時大家都覺得女子們的自己摧殘，自己壓迫，以及種種嫉妬忌刻的行爲與心理，實在是女子解放的最大障礙。我們又大家同意，以爲這樣的一個卑賤習性，乃是幾千年來女子不平等的地位所養成

的奴性。我們若不把這個奴性從女子的心之最內角剷去，剷得乾乾淨淨，那麼，什麼教育，什麼解放，什麼學問與才能，自由與平等，都是等于痴人說夢了。譬如一株樹，在他的根上，若是已經生滿了小蟲兒，那麼，無論他是開花，或是結子，無論你是怎樣的去澆水添肥，無論有多少的雨露日光去滋養他，他的花果總不免是畸形的，總是不會康健的。女子教育的問題也是如此。除非我們能先幫助她們，使她們能自己解放自己，使她們能從那個陰暗霉臭的古老奴牢中跳出來，站立在青天白日之下，光明磊落的重新做一個人，則我們在她們教育上的努力，都不過是給那些小虫兒添一點肥料，加一點滋養，使那株樹更加畸形，使他們的花果更加不康健吧了。這豈不正是合了俗語所說的，愛之反而害之嗎？至于如何才能剷除這些小虫兒，則因題目太大，只好待到下次再說了。

至于楊先生所說的，丈夫嘆著氣去陪太太看電影之類的喜劇，我以爲却不過是些枝節的問題。我們頂多對那位丈夫說一聲，「誰叫你選她做太太？這不是活該，還怨誰？」不過寫到這裏，我又忍不住要向青年男子們說一兩句話了。我以爲男女間的影響，是交互的，此方以那樣求，對方便以那樣應。有思想的男子們，對於女子們的希望，

若不單單在滿足他們自己的飲食男女的欲望上，則我想，他們是應當在行爲上把這個意見表示出來的。比方說吧，若是一校的男生，都去捧那「社會之花」，那麼，一校的女生，除了那極少數有堅強意志者之外，又那能不「裝扮起來走着給大家看」呢？所以我們若希望女子們的自身改良，一般青年男子的態度，也是應當注意的。不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做愛的時候，你死想活想的想一朵社會之花，結果是社會之花滿天飛，滿街跑。待到結婚之後，

你又希望養出來一個奇蹟，把那一朵飛與正濃的花變爲一位兒女的良師，家庭的賢婦，自己在學問與人格上的切礎畏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不可能的程度，並不亞于雖然使一位「纏了足坐在床上」的太太，一變而爲一位理想的伴侶的不可能。這一層雖不一定是教育家的問題，但教育家也未嘗不能在無形之中，移風化俗，使一般社交的標準，能漸漸提高起來。故附贅數言于篇末如此。

## 談「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

何淬廉

讀獨立評論二十九期所載蔣廷黻先生「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深覺蔣先生之言，切中時弊。其後段所舉三種心理上之改革，尤有見地，惜其語焉不詳，故不揣謏陋，以申其說。

蔣先生文中首言中國社會科學有如一片處女地，無論政治經濟社會學等，處處均待人開闢新土。次則描寫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現狀，語多諷而中肯。最後則揭舉所謂三種心理之改革，爲社會科學研究之前提。至於蔣先生對於中國社會科學之研究「辦法」有謂：

「我以為學術工作，不應從行政上下手。換句話說，不應從定條例，籌組織下手。學術工作只能從學者和問題下手。有了一位真正學者，而這位學者對某有研究價值的問題有最高的興趣，我們就有了新知識的種子。這個種子是學術界的至寶。學術機關必須負培養的責任。減輕授課時間，減少行政責任，充分的設備，助理，旅行等等；凡是培養這種子所必須的都應該給他。……我所講的培養，專指研究工作的便宜。」

從此段及全文其他各段推蔣先生之意：社會科學之研究，重在個人研究而不在團體或有組織的集合研究。

團體或有組織的集合工作，是否適宜於研究社會科學？誠爲一大問題。蓋社會科學研究如普通調查及統計工作，殊難獲科學上之真正貢獻。今有一社會問題於此，純爲事實問題，研究有一定之途徑，進行有一定之方法；而又可有一定之結論。例如今日中國農村經濟之枯竭，農民生計之困苦，此盡人皆知者。吾人所欲知者，爲農民困苦之程度與情形。此時採用有組織的團體研究方法，固比較便利。蓋材料之搜集與解釋，可以由研究生循規進行。整理與計算之各部工作，可以由書記爲之辦理。猶之工廠製造，購置原料，經過工程師所固定之幾種步驟，即可得其所希望之結果。但有問題甚大，非一人之力所能顧及，必賴分工之法，始可達到完成之境。此則有組織的團體研究，較爲便利，事實固甚明顯。第團體研究，利少弊多。因學術研究之進行，有時絕非工廠製造之步驟可比。研究工作雖亦有屬於例行者，——如有系統的有組織的之材料搜集——然大部分則遠超過於例行工作之上。蓋社會研究工作之重要部分，在如何能使用研究結果以解答社會各種富有意義之問題。而擬定此種問題，必先本諸確定之假設。

故假設與問題二者之擬定，實爲主持研究者最重要之職分，亦即其研究事業成敗之樞紐。且吾人從事研究工作，倘於搜集材料之時，所得者處處能與所有之假設相符，即可肯定其研究工作之進行，而獲得其研究問題之適當結果。反之，則必須另覓其他假設。亦有於搜集之材料中，發現其從未預料之相互關係，可得重要推論或須作進一步之研究者。因此舉凡新創之研究工作，無論其規模之大小，其全部必經主持者智力之忖度與抉擇，始能明其真相。對於材料之搜集分析與解釋，主持者尤須具有清晰精密之想像力與見解，以及準確敏捷之觀察力與判斷。至於勤奮與技術二者，爲其次焉者也。故曰，社會科學中之特創貢獻，鮮有爲團體研究之結果者。過去如是，將來亦然。蓋團體研究，指導者雖竭發縱指示之能事，然實際工作，悉委諸他人，使之一遵成規。於是上焉者蕭規曹隨無所發明，次焉者敷衍了事，潦草塞責，此種例行的機械式的研究，其所得者亦不過爲例行的機械式的結果而已。量多而質劣，欲求科學上真正有價值之特創貢獻，自不可期。

中國近年來社會科學事業已在萌芽，此固爲可慶之現象。惟其趨勢似專重視團體研究，以實地調查爲時髦，編製統計爲新穎。雖所謂調查報告統計圖表，梓行者日見增

多，然其品質如何？可議之程度又如何？則每有不可思議者在。甚至歷史上專題研究事業，亦間有採用團體或集合方式者。賴此以求科學上之特創貢獻，即在學術先進國，得富有研究智力研究經驗者爲之主持，亦憂憂乎其難矣。何況在學術幼稚之中國，負指導研究之責者，雖不乏社會名流，成名學者，然大率爲留學歐美，歸國不久之學子，以之任個人之專題研究，其貢獻或無限量；以之負指導集合研究之責，其成績自難樂觀。此不待智者而知也。

學術上之特創貢獻，多賴個人研究，而個人之研究事業，則有賴於大學教授獨任其責。中國大學教授研究便利之缺少，授課時間之過多，固爲今日社會科學個人研究事業幼稚之主要原因。（此點蔣先生文中已詳論之）而吾儕同業之求智慾淺，致無研究之毅力魄力與決心，正亦不能獨辭其咎。蓋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研究而缺少相當之便利，固難望其成功。然苟研究者視研究事業爲第二生命，

毅然決然，轉身從事於茲，亦未始不能期於有成。三十年前之歐美大學教授，論其授課時間，研究設備，當不能優於我國之現時，而現時我國基礎穩固經費充足之少數大學，或且過之。然而彼此研究學術之空氣與夫研究成績又何如耶？

曾閱某書，憶昔英國經濟學大師馬夏爾（Alfred Marshall）每趁劍橋大學暑假休息之時，必獨自負一書包，赴阿爾卑斯山旅行，於優遊林泉，坐臥山石之際，尙一卷在手，孜孜於思想學術，年至八十，從未間斷。故其高深之學理，往往於此豁然貫通，爲天下後世所宗仰。又如美國耶魯大學之蘇姆納教授（Prof Sumner）死後其學生爲之整理其手抄之筆記，凡數十大箱。歐美學者，其刻苦淬勵，有如是者。吾人景仰前賢，亦嘗鑒馬蘇二氏之行述而思有以自勉乎？

## 東三省鑛產在東亞的地位

(三)

侯德封

三，東三省的鐵鑛石油及其他

鐵

東三省鐵鑛儲量約爲七八九兆噸，其中遼陽弓長嶺二

七〇兆噸，鞍山四一二兆噸，本溪湖七〇兆噸。以與東亞

及世界各國比較，大約如左。

東三省	七九（十兆噸）	中國內部	二一（十兆噸）
日本	九	南洋羣島	八
俄屬遠東	二	印度	二，三八三
澳洲	九六	英國	一，二一七
美國	九，四三二	法國	一，二二五
德國	四一六	蘇俄	二六七

觀上表知東三省鐵礦儲量與歐洲各國較，遜各三倍以至十五倍，僅美國一百二十分之一。故將來建設大規模之工業國家，似不足恃。然環顧東亞，則東省鐵礦量僅讓印度一頭。中國內地僅當其四分之一強，日本尚不及其八分之一，在太平洋東部尚佔首席。故以礦量言雖未足與歐美爭雄，而在東亞則有舉足輕重之勢。

東三省製鐵機關為鞍山本溪湖。鞍山年產鑛石七，八十萬噸，生鐵三十萬噸，本溪湖產鑛石十五萬噸，生鐵八萬噸。（詳閱鑛業紀要）鐵鑛石除自己消費，尚須供給日本。查民國十八年日本共需鐵鑛石三，四六三千噸，其中本國產僅一七八千噸，朝鮮五五九千噸，東三省七八一千噸，中國中部九五〇千噸，馬來九五九千噸。是東三省之供給量已達百分之二十三。近年更以南洋滿洲朝鮮為其主

體以免受中國鑛石之影響。

東省生鐵產額年約三十餘萬噸。入口鋼鐵十九年為一二四一四噸，十八年一九七四四三噸，合以產額則每年供給額為四十八，九萬噸。鞍山生鐵運出本區者十九年為一五四七九六噸，十八年一八三〇五四噸。其中運往日本者十九年一一九五五六噸，十八年一五九九四二噸。運往中國內地一萬餘噸。本溪湖鐵銷日本朝鮮年約五萬噸。如是則東三省十九年鋼鐵消費量為二十九萬噸，每人消費率為一公斤強。茲與各國比較如下：

	消費量	每人消費率
美	五五·兆噸	四六八·公斤
德	一二·	一九七·
英	九·	二〇〇·
法	八·	二〇三·
日	一·八	三〇·
中國（東省在內）	〇·七	一·五
東三省	〇·三	一·

若每人消費率以二百公斤計，中國內部之鐵量尚不足一年之用，日本僅可自給十五個月。若以東省與中國內部合計則可延長壽命三年，東三省與日本合計則可供給十一

年。滿洲鐵礦之於中日，其關係之重要有如此者。

中國內地製鐵機關，現僅有揚子廠及保晉廠。但產出甚少，對外鐵輸入毫無抵抗能力。日本產鐵能力年約一百五十萬噸，鋼產曾達二百十餘萬噸。故日本不僅需要國外的鐵石，還要吸收印度及東三省的生鐵為原料。

鞍山製鐵成本民國二十年為二四·九八日金，二十一年上半年二四·三四日金。本溪湖成本二十年約為二十八至三十日金。日本生鐵成本二十一年前半季為二五·六五元。日本國內生鐵每噸捐稅四·一二元，東三省鐵往日本有入口稅一·六七元及國稅三·三元。印度生鐵運到日本海口的成本，每噸三五·六五元。由此觀之，印度鐵價最廉，鞍山次之。印度鐵之量豐價廉，當為亞東之重要供給者。而以地位言，東三省處於中日之間，當需要之衝，現日人亟謀開發以自補，故東三省為東亞鋼鐵之中心，不久將成為事實。

我國內部鐵業極為凋敝，雖稍有出產，其成本常不低於舶來品，是或由於經營不善的原因。惟可慮者鐵礦儲量太貧，若果能從事工業及國防上的建設，消費必日廣。以每人平均不到半噸鐵礦的力量來談建設，則捉襟見肘，窘狀立見。若然則東三省之鐵礦其將為中日爭奪之目標歟。

### 石油

東三省已知石油產物，以撫順之含油頁岩為主，礦石儲藏量約五千五百兆噸，含油百分之五·五，當有油儲量二，一〇九兆桶。此外滿州里之瀝青儲量約不過二十餘萬噸，含油約僅十餘萬桶。世界主要儲油量如左。

	儲量	比數
美國	七，〇〇〇兆桶	一
蘇俄	六，七五五	〇·九六
南美北部	五，七三〇	〇·八二
南美南部	三，五五〇	〇·五一
波斯	五，八二〇	〇·八三
日本及台灣	一，二三五	〇·一八
中國內部	一，三七五	〇·二〇
東三省	二，一一〇	〇·三〇
英屬印度	九九五	〇·一四
荷屬印度	三，〇一五	〇·四三
其他		
世界儲油量四五，一六五		六·四五

觀上表可知東三省（即撫順岩油）之油藏量為東亞的首席，幾為美或俄三分之一，世界總量二十分之一，其地位之

重要可知。惟鄰境的蘇俄擁有豐富煤田，滿州似非其敵。中國的儲量數字，為美國地質調查所的估計，尙待研究。

日本儲量為一千二百兆桶，數字似嫌過高。但日本煉油的消費劇烈增加，民國十五年只須五百餘萬桶，而近年則須八百萬桶以上。中國每年需要五百至六百三十萬桶。據民國二十年世界油產量共一，三七〇兆桶，消費量為一，四一四兆桶。北美消費量佔其七〇%，歐洲二〇%，亞洲及太平洋各地佔六%。產額則美國佔百分之六十二，蘇俄佔百分之十一，日本僅產二百萬桶，中國只一萬桶。

撫順煉油廠在滿鐵經營之下於民國十八年十二月起始製煉。計築容五十噸爐八十座。預計每年可產重油五萬三千噸，硫酸鈣一萬八千噸，焦炭四千八百噸，粗臘九千四百噸並揮發油八千噸。其十九年度產量列後。又由煤之乾餾而得之油類，在撫順鞍山本溪湖亦年有產出，茲並列其十九年產額如左。

撫順頁岩油	粗油	四二七，〇〇〇桶
鞍山煉焦廠		二二，〇三四桶
撫順煤礦		三三四，七〇二桶
本溪湖煉焦廠		二，八七六桶
共計		七八六，六一二桶

觀上列可知東三省油產突起之勢。煉焦副產油雖不與自然油絕對相同，但一部用途頗可代替。查海關報告二十年出口數目計石油精（Benzol）三三七，三〇四桶，頁岩油三六，〇〇八噸，粗石臘一九七，六八三担，均由東三省輸往日本。東三省入口油額十八年汽油六百九十萬加倫，煤油二六四七萬加倫，紫油二萬一千噸，共計九四三，七五四桶，十九年六七七四一〇桶，其消費量約與此數相近，是則東三省之油產可以自給矣。

日本每年消費石油八百萬桶以上，有人估計其海軍每年重油需要量為二百萬噸，若戰事時期每晝夜即須五萬噸（此數未免過誇）。而日本年僅三十萬噸，其中半數為重油僅可供作戰三日。今撫順油廠已成功，第二期計劃為年產三十萬噸之煉油廠。縱年產三百萬噸尙可延長一百年壽命，詢東亞之命脈也。

#### 其他鑛產

東省鑛產除上述煤鐵石油最為重要外，次為金鑛，產地甚廣。俄人曾估計三省儲金量約有三百五十萬公斤，數字雖未易盡確，亦可証蘊藏之富也。近年經營未能進步，然產量尙不下三，四萬兩，約當亞洲十八分之一，世界四百分之一。此外金屬礦之銅鉛銀鋅（燐台復州灣之礬土頁



岩質最純(非金屬之滑石，藍石，印石，綠玉，磷礦，石棉，自然硫，菱苦土(菱錳礦質甚佳)，白雲石，瓷土，碎石，長石，石灰石，食鹽等，均為重要產品。其

中尤以自然硫(日本需礦甚盛)及白雲石(日本需礦甚盛)為重要，然均不似煤鐵石油之關係國家命脈，茲不贅述。(完)

# 鞭策週刊

第一二卷 第十四期

年一廿 日四月二十

國聯果足恃乎……  
 柿本人丸之返歌……  
 社會形態學是什麼(續)……  
 松尾芭蕉(曠野紀行)俳句……  
 吹皺春水錄……

社址北平祿米倉二十七號  
 零售每冊四分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  
 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設「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設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目價報定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每月一元  
 「日本」每月一元  
 「香港」每月一元  
 「南洋」每月一元  
 「海外」每月一元  
 「每月四元一角

# 外交評論

第一卷 第七期  
 出版日十二月二十

## 價閱訂

全年十二元  
 半年六元  
 三個月三元  
 零售每份大洋一角

## 目要

抵貨辨：日內瓦形勢之解剖：修改凡爾賽和約  
 由民四中日修約說：到修改凡爾賽和約  
 外國人在蘇俄之地位：日內瓦形勢之解剖  
 英人目光中之中日事件：日內瓦形勢之解剖  
 日人論西藏獨立運動之內幕：日內瓦形勢之解剖  
 美國外交政策中之政治因素：日內瓦形勢之解剖  
 蘇俄與各國簽訂之互不侵犯條約：日內瓦形勢之解剖  
 蘇俄介紹與批評：日內瓦形勢之解剖

吳頌泉 徐公肅 樓桐孫 王齡成 阮毅成 宗辛 果徵 鍾徵 陶徵 冷徵 景徵 等

## 版出社論評交外

號三里康壽口街土京南

## 行發局書明黎

里德大路都成南海上

# 主與張 批與評

錄日期三第

短評九則  
 共產主義之路也不通  
 農民的痛苦與救濟  
 言論自由的請求  
 美國對滿的外交政策  
 日本對滿的政策  
 新文化運動的動向  
 復興新文化運動  
 教育出發點錯了  
 通信：胡立夫判決沒有？

彭文應 潘大德 魏寒鐵 金通燕 王英生 劉大杰 王造時 孫冀平 劉襄

日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出版：每月一期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  
 半年：六角  
 三個月：三角  
 郵費在內  
 發行所：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分銷處：本埠及各省市縣各大書坊